武俠世界

白骨灘（民初獵王小五子傳奇故事）　東門白・文

海關高級關員「鐵卡」徐朗齋，因屢破走私販毒案，毒梟恨之入骨而殺之，又因販毒路線須經過嶗 山灣某鎮，而必須控制鎮上重要人物，小五子以孤敵衆，在步步危機中，終於殲滅了以日本人爲首的販毒組織……



$4.00

第27年

9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選刋一部民初故事——「白骨灘」，東門白作品。題材取自民初時代作背景，叙述一個傳奇性人物的英勇事蹟，內容講及當時一個高級海關人員，因屢破走私販毒案，引致毒梟恨之入骨，他又鑑於毒販路線範圍星羅棋佈，首先要控制重要人物實在不易，徒呼奈何！小五子目覩情況，親身出馬，以孤敵衆，在步步危機中，終於殲滅了一個以日本人爲首的販毒組織，詳情請參閱今期本刋第3頁。

*　　*　　*

黃鷹的詭異中篇「幻魔」今期終結，情節高潮迭起，引人入勝，幸勿錯過。由下期起，馮嘉的司馬洛故事「寶球」隆重刋出，愛好刺激緊張閱讀讀者，屆時敬希購閱。

*　　*　　*

龍乘風下期貢獻一部社會俠情倫理小說給各位，是一個江湖爭霸、黑幫火併、再加上一段奇妙愛情的故事，事情發生在洋場十里、處處充滿危機的上海灘，緊張刺激，鬥智鬥力，兼而有之。敬請留意下期隆重刋出的「爭霸的人」。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9期
（總號1349）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初獵王小五子傳奇故事

白骨灘

東門白·文
可　飛·圖

花轎底下滴鮮血

今天是徐、呂兩家的喜事，整個鎮上就顯得和往常不同，就好像這喜事和每一個鎮民都有關連似的。

從昨天傍晚，座落在鎮西頭的徐家大莊院，就已經張燈結綵，另有一番氣氛了，今天一大早，門前就擠滿了人，加上馬車，人力車和三五輛汽車，使這不算狹窄的大街顯得十分擁擠。

有些第一次看到汽車的人，眞有點不敢相信，這種漆黑發亮的小房子會滿街跑呢！有個司機捉狹地按了一聲喇叭，嚇得圍觀的鄉下人尖叫而哄散。

喜事的男方主人徐朗軒，早在他任職省府專員時就博得清廉的美譽，而他的胞弟徐朗齋的被刺，也更提昇了他們的名氣，贏得了更多的同情。

提起「鐵卡」徐朗齋，凡是忠貞愛國的中國人，誰不說聲「了不起」，而豎起大拇指？他的鐵面無私，一介不取，而且嫉惡如仇，私梟和走私的日本浪人，眞是聞名喪胆，在列强的不平等條約之下，關稅權益幾乎盪然無存，而這位衆濁獨清的國家棟樑之材，深深地砥礪了民心士氣，但也觸怒了處心積慮的帝國主義豺狼，所以「緝毒司」徐朗齋的被刺，有血性的中國人，除了一掬同情之淚，無不把這件事當作爲自己復仇的責任。

喜事的女方家長呂建舟是本區區長，也是最受省方重視的一位區長，家大業大，和徐家伯仲。前年嶗山灣一次大海嘯，徐、呂二家同時懸賞救人（救一命大洋一元）而善名遠播。

在齊、魯部份地區娶媳婦，是新郎乘轎，於前一日傍晚到達岳家，第二天上午和新娘的花轎一起抬回，而徐、呂的喜事也正是這樣，兩家相距七華里，大約是巳時尾，午時還不到，街頭上就有人大叫：花轎來啦，花轎到了……」於是人潮又湧向花轎。

八抬花轎（前後各四個轎伕抬着）前面新郎的花轎四角上是金龍，轎衣上也以金綫繡着蟠龍，後面新娘的花轎轎頂四角上是彩鳳。（和其他省份的轎子那麼小而轎衣又簡陋絕對不同。）

這種轎伕是受過專門訓練的，只要來到了喜主門庭附近，抬得特別慢，轎子上下顫動，坐在轎中的人眞有如騰雲駕霧一般。

在這洋溢着喜氣的人潮中，[illegible]個面孔並不像一般人那麼輕鬆，尤其[illegible]首的年輕小伙子徐步雲，他那烱烱有神和永遠帶着不屈服神態的嘴角上，有一抹嚴肅和不敢怠慢的神色。

人潮隨轎子往徐家大門前移動，轎伕邁着小八字步，觀衆的目光全盯在轎衣和龍鳳上，但是徐步雲的目光却突然盯在轎底下的泥土上。

那是滴滴鮮血，而且兩乘花轎都是一樣。

「完了……」徐步雲一拉兩個伙伴胡隆和婁良臣，他低聲說道：「喂！快看轎下……」

胡隆一看到滴滴鮮血，正要驚呼，已被徐步雲捂住了咀。

「快點！」徐步雲說：「以最快速度，向來路追追看，雖然遲了些，但是不能不試試看！」

「走！」胡隆一拉婁良臣大個子就擠出人叢，而徐步雲立刻就退出了人叢，遠遠地監視着任何一個可疑的人物。

他的族叔徐季堂是本區的鄉團教練，近日風聞有人想擾亂呂、徐二家的喜事，即使如此重大的事，他也僅告訴了老妻，而不告訴徐步雲，因爲徐步雲愛管閒事。

可是徐氏夫妻交談，還是被徐步雲聽到了，所以徐步雲今天也是一位有心人。可惜他的預知此事的發生，却於事無補。當喜主發現了兩轎內是兩具屍體，早已被人放了血時，喜事立刻變成了喪事，哭聲代替了樂器聲。

在徐家作客的鄉團總練徐季堂，正好就近處理，他發現新郎和新娘都是被人用青子（刀子）捅死的，而下刀的部正是左頸的大動脈，他也首先急派五六個部下分頭偵察去了，兇手怕大量流血而被提早發現，所以靑子沒有拔出來。

徐季堂一邊擦汗一邊檢驗屍體，並下令轎伕一個也不准離開，徐家主人徐朗軒淌着淚吩咐李管家：「李泰，你馬上到呂家去一趟，發生了這種事，他們可能還不知道。」

「是的，老爺。」

「徐兄，您看他們遇害是在什麼時候呢？」

「大約一個時辰以前，是在路上遇害的。」

「徐兄，除了轎伕，您以爲其他人逼近轎子有可能嗎？」

「在高手來說，很有可能，現在小弟還不敢武斷，不過小弟有一點可以初步斷定……」

「徐兄的意思是——」

「轎伕殺人的成份較少。」

「爲什麼？」

「這很簡單，轎伕殺人，不管在轎前或者轎後，都不必刺那部位，要一刀致命，不使他們發出呼叫，必然是心臟部位，況且，八個轎伕我全認識的。」

「對，徐兄，的確如此，那麼兇手要不是轎伕，他們如何接近轎子殺人，居然能神不知鬼不覺？」

徐季堂說：「一是在轎伕中途放下休息時，另一可能是兇手太……」他發現[illegible]步雲也在轎子附近東摸摸西看看[illegible]

了侄子一眼。

徐步雲也知道他的族叔一向不准他插手鄉團的事，也就識趣向鎮中心區匆匆走去，他以爲由喜家而變成了喪家的徐家，暫時巳不會有問題了。他要看看今天鎮上有沒有陌生人物落脚。

在此同時，本鎮（徐鎮）大街上的「如歸客棧」來了兩位陌生人客。（此鎮和五里外的呂鎮，都因喜主有名而代替了鎮名）。

先進門的三十出頭一點，皮膚白皙，穿了一件素羅大衫，漆黑的頭髮抹了油，顯得更黑更亮，提了個大皮箱，累得他彎腰駝背，不停地用手帕抹着臉上的汗，儘管十分勞累，却仍然笑嘻嘻地打量着四周，此人不是舞文弄墨的人，也必是個生意人。

另一個後進門的完全不同，三十多四十不到，虎背蜂腰，儘管一臉風塵，却沒有一點倦容，而且一看就知是個桀傲不馴的人物。

「老闆……」前面那個文弱客人把大皮箱放下：「儂有房間嗎？」敢情還是江浙口音呢。

李掌櫃去過大江南北，還能聽得懂：「有是有，不過好的房間巳經沒有了！貴客您多包涵。」

「迭格事體沒有關係，阿拉無所謂，有個單邊間就行了。」

「有，貴客，」掌櫃的推出旅客登記簿，說：「貴客！這是本區鄉團規定的，凡是新客光顧本號，都要偏勞登記上芳名、年齡、籍貫、職業和貴幹等等。」

「沒關係，迭格事體，到那裏都是一樣的……」接過毛筆寫着：汪瑞，江蘇無錫，三十三、醫、訪友。

那知訪友的「友」字只寫了一橫一撇，手中的毛筆突然被人奪了去，而且把他推到一邊，弄了汪瑞一手的墨，汪瑞回頭望去，正是後來的那個桀傲不馴，一身汗臭，而且除了上額及鼻子部份，全被絡腮鬍子佔據了臉部的漢子。

這漢子拿了筆，正要登記，見汪瑞看他，牛眼一瞪說：「入你姐！大爺臉上有花？」

汪瑞身子一弓，低聲下氣地：「儂那能？儂要用儂就先用，阿拉無所謂……。」一此人的身子有些佝僂，加上永遠作出謙恭的樣子，好像隨時都要準備向人鞠躬似的，大漢哼了一聲寫着：鮑雷、河南、三十六。寫到這兒，突然瞪着掌櫃的說：「掌櫃的！本區的團練是那個？」

李掌櫃堆着笑臉說：「是徐季堂徐大爺。」

「徐季堂就是徐季堂，什麼大爺二爺的？」

「是……是的……」掌櫃的涵養是夠火候的。

「掌櫃的！我的職業沒法登記。」

「鮑爺您……」

「掌櫃的！我長了這麼大，也沒有作過什麼事？反正我老爹剩下了不少的錢，有我吃穿的，也不缺花的，這叫我怎麼塡呀？」

「哦！鮑爺！既然這樣，你就隨便塡吧！」

「狗入的團練，可眞會折騰人！」鮑雷在職業欄中塡了「隨便」二字，又在「來此貴幹」欄中塡了個「玩」字。然後把毛筆向汪瑞手中一塞，汪瑞不以爲忤，還連連說：「謝謝儂！謝謝儂！」就把那個未完成的「友」字寫好，居然寫得蒼勁有力，力透紙背呢。

「掌櫃的！我也要個單邊間！」鮑雷似乎樣樣都不能比別人遜色，就算花錢不比人多，也要獲得較好的待遇！

在民初，初廢帝制，民知未開，百姓還不太明瞭自己和其他任何人都擁有同樣多的自由。像汪瑞所表現的，就十足的代表了多數的百姓，汪瑞很識趣，站在梯口處讓鮑雷先走。這工夫徐步雲走進來。他只是掃了一眼，就知道這二位是初來乍到的客人，他走向櫃枱，掌櫃的哈腰走近：「徐大少！您沒有去吃喜酒嗎？」

徐步雲揮揮手，目光就盯在登記簿上，對於鮑雷的職業欄內塡「隨便」，貴幹一欄內塡寫個「玩」字，不由皺皺眉頭。

「徐大少，您好像有什麼心事，俺能不能知道？」掌櫃的打招呼。

「能！」徐步雲低聲說：「兩乘花轎抬回來兩具屍體……」他是徐朗軒的親姪子，比徐季堂和徐朗軒更近。

掌櫃的好像腿上裝了彈簧，差點彈了起來，失聲說道：「大少！您……您說什麼？」

「別緊張！新郎和新娘在半路上就給人捅了！刀子還留在身上。」

「這……這……」掌櫃的是個老實人，對於這種突然其來，凶終隙[illegible]事件，一下子就被震住了。

徐、呂二家造福鄉梓，善行多不勝計，發生了這種事，鎮民如同身受，李掌櫃的眼眶都紅了。

「唉！徐大少！這個兇手簡直不是人嘛！」

「能把他歸到畜牲之中，也就不錯了。」徐步雲一轉身，門口衝進兩個人，徐步雲不必看他族叔表情，就知道必然是一頭大汗。

徐季堂並非沉不住氣的人，主幹鄉團總練也有十年之久了，辦過綁匪案，搶案及姦殺案，也曾因圍捕走私者和八九個好手力搏，而且只跑了一個，生擒了八個。他的身手、胆氣和責任感，深受鎮民和區方及縣方的倚重，好像只要他不退休，沒有人會動這位子的念頭。

李掌櫃的迎上：「總團練！是不是喜主出了岔子？」

「嗯！喜主變成了喪主！」徐季堂雙眉緊鎖：「李掌櫃的！貴棧有沒有剛到的生客？」

「有……有！」李掌櫃的指指樓上：「剛到了二位，一位是江浙人，一位是河南人。喏！這是登記簿。」

徐季堂只看了一下，就要上樓，但他又回過身子說：「步雲！大叔的紕漏不算輕，可是大叔自信還能應付得了，你別插手！」

「是，總練！」徐步雲低聲說：「你知道兇手是在什麼地方下手的嗎？」

「我會知道的。」

「在轎頂上！」徐步雲低聲說：「但不管是停止時或者轎子進行時下手的，這人的身手都很了得。」

徐季堂微愕了一下，也顯示在此之前，他未必巳知兇手是在轎頂上下的手。但他仍然固執地說：「大叔只堅持一件事，這事不要你插手。」

「大叔！轎頂上有塊木板是活的，轎頂上的轎衣也有個活口……」

徐季堂大力揮揮手：「你少在我面前自作聰明，你要是插手，我就可能先把你關進去。」

徐季堂由掌櫃的陪着上了樓，門外早巳擠得水洩不通了。因爲除了兇手，無不關心徐、呂二家的不幸，而這緝兇的希望，自然寄託在鄉團總練身上了。

這工夫婁良臣自門外人叢中擠了進來，個子太高，加上名字的諧音，都叫他「樓兩層」。

老「樓」高大的身子往裏晃，擋住了不少的陽光，汗水早巳濕透白細布褂子和藏青紡綢褲子。

「步雲，俺順着大路一口氣走了五六里路，都快回到呂家的鎮上，沒有發現什麼。」

徐步雲也知道，派他們去是不會有什麼發現的，這兩個人是忠心有餘，機智不足。只是因爲他們夠義氣，甘願聽候差遣，毫無怨言，這工夫胡隆也回來了。這小子的家境不錯，對徐步雲更是崇拜得五體投地。這小子身材矮小，幾乎只有婁良臣一半高。

「步雲！眞他奶奶的！甚麼也沒有看到……」

此刻樓上的徐季堂在汪瑞的客房內：「汪先生，貴客到本鎮來，本是我們的光榮，可是抱歉的是，今天鎮上發生了不幸，小弟身爲鄉團負責人，不能不扛着，所以對貴客有干擾之處，請多担待……」

「迭格事體，儂那能客氣，阿拉初來乍到，遇上迭格事體，也交關難過……徐總練！有話您自管問。」

「也沒有什麼，也不過是例行公事，」徐季堂說道：「汪先生第一次到小鎮來了？」

「是的。」

「不知有什麼貴幹？」

「阿拉祖傳鍼灸之學，巳經三代，阿拉在家鄉，不怕儂見笑，也小有名氣，只是阿拉總以爲，生也有涯，學無止境，所以阿拉經常遠行藉行醫濟世，以便尋訪名師，精益求精。」

「噢！汪先生眞是有心人！如果每位大夫都像汪先生這樣，中國的醫學必能發揚光大。」

「儂那能！過獎！過獎！」

「汪先生在本鎮沒有熟人？」

「沒有，迭格事體，還請總練代爲介紹推荐。」

這時候徐季堂的助手進屋說：「總練，姓鮑的客人要外出，要不要叫他等候一下？」

徐季堂向汪瑞告辭出來，姓鮑的正好走過來。

「鮑先生！」助手說：「打擾你一點時間，我們總練想和你談談。」

鮑雷不耐地斜睨了徐季堂一眼，說：「你就是鄉團總練，有話快說，大爺要去吃飯。」

「正是在下。鮑兄剛才也是跟花轎一路入鎮的？」

「不錯。怎麼？這個你也要管？」

徐季堂苦笑一下，掌櫃的怕鮑雷口出不遜，搶着說：「貴客！只是因爲徐家的喜事出了紕漏，新娘和新郎死在花轎裏……所以總練不能不問問來客。」

鮑雷大大地震動了一下，忽然又狂笑起來。

「鮑先生不以爲此時此地，笑得不是時候嗎？」徐季堂涵養好，說這話的語氣很平和。

「哼！我爲什麼不笑？狗入的！我鮑雷這次隨花轎到這鎮上來，可不是湊什麼熱鬧，而是傳說有人要冒我的名，擾亂徐、呂兩家的喜事。怡你姐，我還以爲只是謠言啦，想不到還眞幹！」

徐季堂說：「有這種事，鮑先生在那裏聽到這謠言的？」

「就在附近。」

「鮑先生既是河南人，在附近怎麼會結了樑子？」

鮑雷牛眼一瞪，說：「大爺不在乎別人要和我結樑子，你可別把這件事扯到爺們頭上來。」姓鮑的這粗綫條作風，橫看豎着，不大像個凶案的殺手，可是話又說回來了，三國誌上的張飛那副德性，後人不也有人說他是粗中有細嗎？

「當然，這種事怎可隨便扯上別人？」徐季堂說：「鮑兄剛才說！風聞有人要冒你之名擾亂徐、呂兩家的喜事，依鮑先生你看，這凶案是不是放空氣那人所做的呢？」

「放空氣的人是老幾？大爺怎麼會知道，你這不是白問？」

「那麼，鮑先生隨轎來此，一路上也未發現可疑之人了？」

「沒有……沒有，要是問完了！大爺可要去吃飯了。」

「鮑雷，接受訊問，態度要和氣點！這是縣裏根據省方的要求下達命令的，旅客都要登記或接受盤查，總練不過是奉命行事，你說有人要冒你之名干擾喜事，證明你和此事不無關連，鮑雷……」助手冷冷地說：「你最好說話客氣點！」

「什麼？客氣點！大爺生下來就是這副德性，縣裏，省裏又怎麼樣，難道他們會踩着我的小肚子，把我的老二拔下來當橫笛吹嗎？」

這話簡直粗卑透頂，也下流到家了，助手們正要有所行動，哼……徐季堂連忙揮手禁止。

而鮑雷巳經大步下樓去了

「總練！」一個助手忿然地說道：「就算他沒有嫌疑，像他這無禮的態度，也該……。」

「算了，」徐季堂喟然說：「我們要辦的事太多，犯不着惹事，派出兩個人，一個人在此插旗杆（暗椿之意），另一個追拖（追踪）。」

「是，總練！」最得力的助手是姜文輝，在總練身邊巳有十年以上。不必問，就知道旗杆要插在汪瑞身邊，「[illegible]

目標自然是飽雷了。

徐季堂帶着姜文輝等人返回徐家，大宅門外的紅綵早已取下，已有工人在紮素綵及松柏旗門，雖是晚輩死了，以徐家的身份，也要出個大殯，這當然也有安撫呂家之意。

徐朗軒的姪子徐步青，素日在徐朗軒面前比長子徐步高及次子徐步天還得寵，因爲他本份，用功，加上愛屋及烏心理，看在小弟徐朗齋不幸被刺份上），自然更受到呵護了。

事實上非但徐朗軒本人對徐步青好，二子和愛女徐錦心素日也敬重他。尤其是徐錦心，素日功課常請教徐步青，今天她哭得最厲害。

「徐伯伯！」徐錦心的眼泡紅得像桃子一樣：「過去都說您緝兇抓賊最拿手，這次可要看您的了！」

「錦心！」徐朗軒斥責着：「妳怎麼可以對徐伯伯如此無禮。」

「爹，我說的是實話，爹，我忍不住！有一天抓到這個血賊，我要親手捅他千刀萬刀。」

「錦心，我比妳更恨這個賊。」徐季堂一臉肅煞之色，說：「朗軒兄！我估計縣裏的件作也該到了。」

「縣裏會協助偵緝嗎？」

「不會的，但小弟爲了愼重，特別派人請縣屬的件作再來驗屍一次，因爲這是一件大案子。」

屍體要等縣方複驗，仍然連花轎暫放在第三重內院，而未敢移動，徐步青偏向右後角倚在轎內。新娘呂愛莉則倚在左後角上，由他們的面部看來，在他們臨死的瞬間，並沒有留下悸懼的表情。這顯示殺手的動作快逾閃電，乾淨俐落，被殺者連害怕都來不及。

× × ×

今天鎭上發生了這麼大的凶案，「青蓮居酒館」中的生意並未受到影响，事實上這些關心凶案的鎭民，正好到這兒交換一些消息，抒發胸中的同情和憐憫，有不少的人一聽到這不幸的消息就哭了。

「青蓮居」這家酒館很特別，負責人喬嬌，並不是本地人，來此落戶也不過是兩三年前的事，有人說她是寡婦，也有人說她是很難捉摸的女人。

看來二十七、八，三十不到，艷是她的特長，身材妙，走路的扭擺姿態撩人，屁股蛋兒豐滿而上翹。

有個現象可以測出她的魅力，喜歡喝上兩盅的鎭民是越來越多了，就連縣裏的秘書來出差，未辦事之先，得先到「青蓮居」來喝兩盅，除了人艷，這兒的綠豆燒也很出名，是百十里外即墨城一家燒焗送來的。

這兒很特別的原因是酒地道，人有吸引力，但並不太重視菜餚，只賣小菜，如蛤、魚、蝦、海礪子、海蟹等等。而且並不加以煎炒烹炸，大多數是煮熟端上，吃個新鮮，只有魚稍作去腥處理，所以這兒不賣大菜，至於飯食，只有餃子、饅頭和乾飯。

這兒也沒有豪華的設備，却有個令人好感的長處，桌椅一塵不染，徐步雲坐在樓下臨街窗邊角落處，面前一壺綠豆燒，一小盤長生菓（花生）和一小盤炸魚子，他慢慢地嚼着，目光有時掠向那些食客。

偶而也會盯在喬嬌這女人身上，儘管她的打扮並不花里唿騷地，很少穿綵料的衣裙，都是細布料子。但一般人對她的印象，却未必因她的衣著樸素而改變，她的綽號叫「三色荷包」，又叫「小辣椒」。而她這時看到了徐步雲，就裝着有一搭沒一搭地走了過來。

「喲……徐大少，鎭上翻了天，總團練這時八成頭也大啦，你可好，在這廝蹭眼兒。」說着豐隆的屁股一掉，就要坐在他側面櫈子上。

「不要坐下！」徐步雲低聲說：「我的刀子不快，可割不動那麼多的靴子。」這是說動她腦筋的男人很多，所謂「割靴子」是指同走一條路。

「哼！你少在這嚼舌頭，老娘二十七不嫁，就是圖個自由自在，高興怎麼就怎麼樣，誰管得着我？」

「那是你的事！當然囉！妳『三色荷包』怕過誰來？」

「別人這麼火辣辣地叫，我可不依他，你嘛！算了！我說徐步雲，大家都在窮嚷着徐、呂二家的事，你說這件凶案到底是……」

徐步雲再度揮手打斷了她的話：「有話待會客人少了再談，少在這兒煩人！」

「是！大少，」喬嬌一甩屁股，冷笑着說：「大少你是初一吃素，十五忌葷，雙日子燒香？單日子拜佛！都已經是半仙之體了。」氣唬唬地走了。

徐步雲笑笑，知道她這人的脾氣，但今天有很多生客，都在注意她[illegible]步雲可不願意變成所有客人眼目中的[illegible]玉啦。

況且，在喜事變成喪事，表面上人人談起來不免嘆氣甚至流淚，就算是有點頭腦的人，也不過是想到「恩怨仇恨」方面去，能够深入一層去想的人，大概全鎭不超過五七個人，所以鎭上的熱鬧雖暫時蒙上了一層哀戚，誰知道又蘊藏着無限殺機呢？

汪瑞弓着蝦身子走進來，別看他脾氣好，凡事不與人爭，坐下之後，那一雙細眼倒是有神的掃視了全屋一匝，眞是焦不離孟，飽雷大步衝進來，好像有緣似的，在汪瑞的桌子對面一坐。

「飽兄！又是儂？」

「怎麼？怡你姐？這座位大爺不能坐嗎？」

「儂誤會了，阿拉是說，下走和儂很有緣啦！」

飽雷又照汪瑞所叫的酒和小菜同樣叫了一份，他說：「小汪，你這小子脾氣倒是蠻好的，你看這娘們怎麼樣？」

汪瑞打量喬嬌一會說道：「飽兄，迭個小娘們交關好，艷而不騷，明快而不輕佻……」

那知隔壁桌上有個漢子偏過身子，一臉諂笑，說：「這位老兄你是剛來的吧？」十足奸佞小人的嘴臉。

汪瑞說道：「對，阿拉今天才到貴鎭的。」

「要不是剛來，怎會不認識『三色荷包』這個尤物。」

「噢！『三色荷包』？」汪瑞說道：「迭格綽號交關有意思，一定有什麼出典吧？」

這漢子是地頭蛇劉大裕的腿子，外號「五腿狐」，他曖昧地回答說：「當然有出典啦！三色者，白臉，黑心，血手紅是也……」

「狗入的！這麼一個大美人，你偏偏把她說得這麼難聽，你八成是皮緊欠揍了吧？」

「五腿狐」素日倚仗劉大裕的勢力飛揚跋扈，他雖然不是塊硬料子，却也沒有把飽雷估得太高，他的臉一板，說：「老兄，你的咀乾淨點！」

「怡你姐！你要怎麼樣？」

「老兄，光是樣子長得像周倉嚇唬不了人，可惜你老兄的招子不亮，風子也不夠尖。」

「我的招子不亮，風子不尖，把你這塊料看走了眼是不是？你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呀？」

「你不妨打聽打聽，劉大裕是什麼人物，他是我的朋友……。」話沒說完，飽雷可沒有這份耐心去聽，伸手一抓一拉，「五腿狐」有那麼兩手，想以攻代守，那知這個周倉不是簡單貨色，「蓬」地一聲仆在地上，「五腿狐」放平地上，四周立刻傳來了笑聲，可見他的人緣之壞了，飽雷一脚踏在「五腿狐」的背上，一手端酒，一手挾菜，這工夫他身後有人說：「打得好，劉某先謝過了……」

地上的「五腿狐」一聽，不由愁喜參半，主人來了，這個周倉要倒楣，但他自己的洋相可出盡啦，飽雷回頭望去，一個和他差不多年紀的紳士，站在他的身後，一身香雲紗褲褂，粗大的金錶鍊子把口袋都壓歪了。

「你就是劉大裕？」

「正是區區在下，這位是……」

「我叫飽雷，第一天到貴鎭，想不到這小子欺生，想掂掂我的斤兩。」

「飽兄！你高抬貴手，他只是小弟的一個跑腿的。素日喜歡吹牛，唯一的特長是跑得快。

「噢！狗入的！無怪他叫『五腿狐』了！原來多了一條腿！」飽雷收回脚，「五腿狐」狼狽而去。劉大裕坐下來，小二連忙過來招呼。

「劉兄！『五腿狐』剛剛說這小娘們叫什麼『三色荷包』，這是什麼意思？」

劉大裕可不像飽雷那麼毛燥，他說：「荷包嘛！這是對女人的一種下流稱呼，飽兄您是知道，男人通常都犯一個毛病，喜歡的女人要是不能得手，或者碰了釘子，就會說她的壞話，或者爲她起個外號什麼的……」

飽雷說：「難道這娘們不是那樣？」

劉大裕深沉地笑笑：「這可沒有人開保單。不過眼見爲眞，耳聞是虛，你說是不是？」

「對！劉兄！這個小娘們，我第一眼就覺得很順眼。不知道要多少錢才能夠辦事？」

「辦事？」劉大裕的臉色一變說：「飽兄府上那裏？」

「河南。」

「可惜飽兄的鄉音太重，我聽不懂你的話。」

飽雷大聲說：「辦事嘛！就是拉舖、關門和過夜嘛！」

劉大裕霍然站了起來，丟下一塊大洋說：「小二！酒錢……」掉頭就走了出去。看來他挺護着本鎭的人。

飽雷楞了一下對汪瑞說：「小汪！你看這小子是不是有點毛病？」

汪瑞甜着臉說：「迭格事體，阿拉不便置喙。」

這時窗外一喑，徐步雲發現「樓兩層」站在窗外，當然必是有事，在內談不大方便。

徐步雲出了「青蓮居」，發現有人在「如歸客棧」門外牆上貼告示招貼之類紅紙。有不少的人在圍觀。

「老婁！有事嗎？」

「樓兩層」說：「鄉長李德想和你談談。」

「李德在什麼地方？」

「興記包子舖。」

徐步雲往東走，「如歸客棧」是必經之途。在貼告示的人好像是呂建舟的總管呂崑，已經貼好，退出人叢，手中還拿了三四張要到別處去貼。

「啊！大洋五萬塊……」有人在喃喃地唸着：「凡能逮住兇手交到呂家，或因通風報信而生擒兇手者，均可領奬金大洋五萬塊……。」

後面還有兩位見證人，一位是鄉長李德，另一位是縣府秘書。足見懸賞五萬大洋鄭重其事，絕不含糊。

這工夫青蓮居的客人也都聞風出來看招貼，其中有汪瑞和飽雷。那知道飽雷看見，馬上就嚷嚷着道：「李掌櫃，李掌櫃的……。」

「如歸客棧」的李掌櫃連忙應着：「飽爺有何吩咐？」

「快！拿筆來，我要把這件生意包下來。」

汪瑞笑笑說：「飽兄！儂包脫了！阿拉沒話講。拆那！儂的噱頭，弗是一眼眼哩！」

飽雷接過毛筆，在那紅紙招貼上寫了「飽雷包了」四個狗扒的爛字。

由於他的德性頗威猛，也無人敢輕視或攔阻。

「樓兩層」說：「他奶奶個熊！現在八字沒有一撇，就連老手都是一頭大汗，誰敢說『包了』？」

「走吧！就讓他包好了！反正吹牛不犯死罪。」

「徐步雲！這頭刺蝟（因飽的絡腮鬍子太濃）會不會有問題？」

徐步雲苦笑了一下，沒有出聲。事實上，在目前來說，千頭萬緒，誰也不敢把話說死說絕。但有一點，觸覺靈的人，却能看出，這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前奏。

殺人者絕對不會僅撂倒一個新郎和新娘就滿足的，那不過是牛刀小試，一個序幕而已。

「李鄉長……」在興記包子舖李二的後屋內見到了鄉長李德。此人四十三歲，和徐步雲很談得來。

「以後不要這樣稱呼。」李德說：「我剛去過徐家，也到過呂家。你對這件頭痛的事有什麼看法？」

「和你有同感……頭痛！」

李德苦笑一下，說：「徐總團練的頭痛可能比我們厲害。你總不能袖手吧？」

「我大叔不要我管，但是我是非管不可。」

李德猛敲自己的前額，說：「如果是仇殺，這兩個大善人那會有仇人？要是爲財，似乎也沒有人向兩家要過錢。除了這些，還有甚麼大不了的原因下這種毒手？」徐步雲把弄着杯子不出聲，他隱隱猜到，也許既不是爲了仇，也不是爲了財。到底爲了甚麼？他也不敢武斷。

「你剛才說非管不可，我很高興，徐老伯的能力和經驗是有餘的，可是他一個人的實力太單薄了。」

「殺人者似乎也看準了這一點。」

「如果有需要的地方……」李德說：「步雲！你隨時叫胡隆或者『樓兩層』通知我一聲。」

「可能有些地方還要請你幫忙。」徐步雲說：「有你這句話，就安慰多了！」

李鄉長說：「呂家懸賞五萬大洋緝兇，徐家爲甚麼不跟進？或者多少也出點賞額同時招貼公佈？」

「稍後徐家也許會懸賞的。」

李德走後，胡隆也來了：「步雲，外面來了一撥賣藥的，要不要去看看？」

「樓兩層」說：「今天湊熱鬧的人眞多，他奶奶的！眞是怪事，我們快去看看吧。」

× × ×

在徐家門前不遠的晒穀場上，賣藥的已經準備就緒了。總團練助手姜文輝找主持人談話。這主持人四十出頭一點，矮小精悍，對姜文輝很謙恭：「姜爺您多關照，小的這個小藥舖子，可已開了三十多年了！不論到甚麼地方，就是不會給人家捅漏子，惹麻煩，這個你儘管放心！」

姜文輝苦笑說：「藍班主，你不知道，往常你們來作生意，本鎭也圖個熱鬧，可是今天……」

「姜爺！今天怎麼啦？莫非地方上出了甚麼事？」

姜文輝也懶得多說：「藍班主！你們作生意吧！可不要惹事生非，在離開之前，要說一聲！」

「當然，當然！謝謝姜爺……」

除了藍班主，還有他的弟弟藍老二和女兒藍小秋。這妞兒最搶眼，身段本就窈窕，小腰又勒得緊，更是細不盈握，一套絳紫色紡綢衫褲，合體貼身，使那胴體凸浮有致。

她正在掛那藥旗子，甚麼河北倉州回春老舖。旗下端有些流蘇式的布條，上有藥材名稱。像七厘散、拔毒膏、接骨丸、小兒驚風散以及跌打損傷藥等等。

藍老二把一些長了銹的刀槍劍戟拿出來。藍班主在敲鑼，還吆喝着：「小號回春舖。在宣統年間就開了張，秘製丸散膏丹，全國知名——」

藥宣傳完之後，藍老二耍了一手三節棍。接着是藍小秋的雙刀。才拿起雙刀還沒耍，就傳來了叫「好」聲和掌聲。

藍老大敲着鑼道：「各位鄉親，小女的雙刀雖不甚了得，却也有點火候，舞起來眞能粒米不進，如有人不信，可以試試看……」他拿出一盒高粱米放在地上。

「五腿狐」說：「姓藍的，你是說舞起刀來眞能粒米不進？」

藍班主說道：「當然，大爺可要試試的？」

「五腿狐」說：「如果不試，誰知道是公的還是母的？」

藍班主看出此人下流，却也不便得罪，目光向四週掃去，與汪瑞、劉大裕、鮑雷以及徐步雲的目光接觸了一下。

藍小秋望着藍班主，藍班主已微微點頭又象徵性地搖搖頭，這微妙的動作第二者是無法體會的。

藍小秋舞起雙刀，「五腿狐」覷定孔隙把一盒高粱米向她潑出，立刻發出驟雨打在鐵器上的聲音，然後停舞。

衆人向藍小秋處望去，地上有個圈，圈外都是高粱米，圈內極少，但並非粒米不進，甚至連頭髮上也有三兩粒。

有人叫「好」，也許能原諒她，認爲一個小女子能做到這樣已經很不錯了，但也有人以爲藍班主的牛皮吹炸了。

這工夫藍小秋已把刀交給藍班主，她已拿起了鑼準備收錢。「五腿狐」身後一個麻子說：「妞兒，刀法嘛！不值錢，你的人却不賴，喏！這一塊錢算是訂金。」

藍小秋道：「甚麼訂金？」

「大爺挺欣賞妳，你們住在哪一家客棧裏？」

「恕難奉告！」

麻子道：「大爺下榻悅來棧十，妳要是肯去，後面還有十塊……」

那年頭一塊大洋都能買兩雙很不錯的皮鞋，十塊大洋窮人幾乎能過一年日子。

那知「五腿狐」推開麻子低聲道：「有沒有『房中寶』。」

藍小秋走江湖自然聽說過這類下流話說：「回去問你媽！」

「樓兩層」、徐步雲兩人站得不遠，自然也聽到了，老「樓」火了說：「他奶奶個熊！這雜碎怎麼這樣下流？」說着就要去揍人。

「老婁，不要惹事！」徐步雲拉了他一下。

「五腿狐」訕訕地說：「媽的！妳倒是不吃虧呀！」在他身邊附近有人聽到了，不由大笑起來。

徐步雲回頭就走出人叢，喃喃地說：「很好，很好！」

「樓兩層」說：「徐步雲！是甚麼好啊？」

「你不懂？」

「是刀耍得好，還是小妞長得好？」

徐步雲笑笑不答，胡隆說道：「刀耍得不怎麼樣，弄了一身高粱米，至於人嘛！不賴是不賴，要是比起呂愛君或者徐錦心嘛！那就可要略差一些了，不過，我倒是……」

徐步雲並不解釋，走了一會說：「胡隆！你再去追拖。」

「誰？」

「汪瑞。」

「步雲！可不是我抱怨，那個上海癟

三，去了一張皮，混身沒有四兩肉，追拖這小子不是浪費時間？」

徐步雲好像沒有聽到他說甚麼，他說：「如果可能的話，最好能翻翻他的大皮箱……」

「好吧！那老『樓』呢？」

「他不大適合追拖或插旗，因爲影子太大。」「樓」胡二人都笑了起來。徐步雲帶着「樓兩層」一直順着大路走向鎭東頭，叫老「樓」去找了個轎伕子，一起出鎭。

「你是說在路上只休息了四次？」

轎伕子說：「徐少爺，我是說，放下轎子休息是三次，每次大約兩袋烟的工夫。另外是在五六次換肩時，各休息了大約半盞茶工夫。」抬轎子不輕易放下轎子休息，除非是不得已 短程大多是換肩，由左肩換右肩或由右肩換左肩。

換肩或休息時都由一位頭子發號施令，動作才能一致。在換肩時，八名轎伕（也有四名或二名的，某些地方的小轎只有二名轎伕。各另有一根木棍，其棍一端有叉型，叉住抬槓。這樣由人扶着，肩就騰出來了。可以略作喘息。但因轎內有人，要是人動，仍然不穩。所以作長時間休息，還是要落轎的。

徐步雲說：「就把每次落轎的地點指出來。」

「是的，徐少爺！」

「在落轎休息時，轎伕有沒有離轎太遠？」

「沒有。大多數都在轎子的十步之內坐地休息，有少數的到遠處去小解。」

「在你們耍休息時，有沒有徵求轎內的新郎新娘同意？」

「沒有。這不需要。」

「一路上你們有沒有和新郎新娘交談過？」

「也沒有。」轎伕子說：「可是走到一半時，我還聽到新郎自轎的右邊窗子中向外吐了口痰。」

「嗯！這一點很有用。這吐痰的人如果是新娘，就可以證明被刺的時間在過了全程的一半之後，而不是在靠近呂家的那一半。」

「對！對，徐少爺，事情應該是這樣的。」

「你記不記得，哪一次休息是在樹蔭之下？」

「徐少爺！每一次差不多都是在樹蔭之下。」

「想想看，哪一次的樹蔭最大，樹枝最低？」

「噢！就在這附近，喏！」轎伕一指。他們走向五七十碼處，這兒是個低窪處，榆樹成蔭，而且枝椏低得只比轎頂高出三、五尺的樣子。

在停轎地點上望，徐步雲心裏有數，果然不出他的所料，兇手是在這兒下手的。當轎伕到一邊去小解時，徐步雲一彈就上了個最低的枝椏，很仔細的察看每一寸之地。上面有鮮血。而且還用刀尖刻了兩個「殺」字。

他覺得眞是不虛此行，就打發轎伕先回去。他和「樓兩層」邊走邊談：「老『樓』，從現在開始，你們要瞪大了眼，豎起耳朵，保護你們自己。」

「他奶奶的！有人要掛我們的點（殺）了？」

徐步雲冷冷地說：「如果我們偵察的方向錯了，兇手樂得翹着二郎腿看我們窮忙豁。要是踩對了綫，哼……」

「俺知道。」

「告訴小胡，生命第一，偵察第二，頭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要幹這種事，非油條不可。」

「俺知道。」

「還有，也告訴胡隆，注意用左手的人。」

× × ×

回到鎭上，天也就快昏黑了，賣藥的早就收了攤落了店。青蓮居又是滿座，喬嬌在櫃枱邊，一臂橫胸，一手夾着烟捲兒，望着門口出神。靠近櫃枱那幾張桌上的人，都是一些像蒼蠅見了血的人物。有鮑雷、麻子、「五脚狐」，還有汪瑞。

此人居然又和鮑雷同一桌喝酒。看來眞不調和。此刻，鮑雷大概喝了些酒走近櫃枱，說：「大妹子，妳可眞會迷人哪！」

「色不迷人人自迷。」她看也沒看他一眼，仍然望着大門外。

「我說大妹子，別看我外表不大秀氣，心可是挺好的。」

喬嬌淡然說：「嗯！我也能夠看得出來。」

「怎麼樣？今天晚上我包了……」

喬嬌收回目光，一寒臉，說：「怎麼個包法？」

「這……」鮑雷以爲有了門兒，說：「只要開出價碼的貨色，總會有人買得起的！」

那知喬嬌冷笑說：「如果你娘也可以包來包去有價錢，你姑奶奶也可以包……。」一扭身就到後邊返去了。鮑雷的臉變成豬肝色，指着櫃枱說：「怡你姐！就憑你這騷勁會沒有價錢？大爺才不相信啦！」丟下一塊大洋正要離去。旁邊桌上的麻子曖昧地說：「俗語說：『騷女怕閒，烈女怕纏』。要說她不賣，俺也不信！」

鮑雷此刻聽這話是最過癮啦！側頭一看麻子身邊是「五腿狐」，也懶得答理，就往外走。那知麻子欺他喝多了些，技巧地一伸腿，鮑雷一絆，身子向前一栽，却一按右前方的桌子，來了個「雲裏翻」，穩穩地落地站住。

「狗入的！人家說十個麻子九個俏，一個麻子值一吊。看來沒有錯……」走回去揪住麻子的肩頭。

麻子也夠傲的，待他揪住以後才來了一手擒拿，四隻手在瞬間變換了七八個動作。麻子不含糊，鮑雷也很有深度。如果以他的外型去衡量他的功夫，那就錯了。

「對遠來客要客氣點！閃開。」劉大裕一手把麻子往一邊一拉，在眨眼工夫化解了鮑雷三式擒拿。二人都沒有再動手。

鮑雷說道：「卯金刀！雖然在你窩口上（地盤上），姓鮑的也沒有把你當一道菜呢。」

劉大裕木然地說：「夠資格被劉某當一道菜的人物，我的手下若敢隨便亮爪子，我會揭他的皮！」

「別吹！我看你是武大郎踩高蹺，還

差一截啦！」

劉大裕冷笑着揮揮手，帶着兩個爪牙走了。而鮑雷也像一頭刺蝟似的氣呼呼地離去。

徐、「樓」二人走進來，由於沒有座位，只好走向櫃枱，就坐在汪瑞身邊，剛才鮑雷和麻子及劉大裕等人鬥了幾手，他都看到了。

「生意交關好，吃飯像不要錢似的。」汪瑞自言自語着。

「是啊！」徐步雲接了他的下語：「這位兄台不是本地人，好像……」

「阿拉是上海人。」

「噢，聽說本鎭來了位名鍼灸大夫，莫非就是閣下？」

「儂那能！弗敢當，弗敢當！阿拉抱着作到老學到老的宗旨，到處拜師會友，多學多聽，廣結善緣，名大夫那就是吹牛皮了！」

「你太謙虛，本鎭上大夫倒是有幾位，精於鍼灸的可沒有一個。你來此能大發利市。」

「是的。不過，阿拉留在貴鎭，弗是爲了銅細，徐小開，儂弗要誤會，阿拉是爲了救人，弗是撈錫箔灰的貨色。」

「當然，當然……「又聊了一陣子，徐步雲估計着老「樓」和胡隆巳經辦了事，這才告辭。而汪瑞也返回客棧。在街上，胡隆說：「看過汪瑞的大提箱，除了衣服，只有鍼灸工具什麼的。」

徐步雲沒有說什麼，遠遠見徐季堂走過來，他支走了胡隆，說：「大叔！你人單勢孤，這一仗你打不贏。」

「你還是不要管。」

「加上我就不同了！」

「大叔見過世面，風浪再大，我也不會暈船。」

「大叔！我以爲，這件事和徐朗齋的被刺，以及去年在嶗山灣連續兩次截獲走私販毒船有關。大叔！你要小心！」

徐季堂不是輕易讚美別人的人，但也從不搶人的功勞，他反對姪子插手，自然有他的理由。並不是他不需要幫手。但他不出聲地走了。徐季堂走了兩條小街，在轉角處停下，藍老二自後面走過來，還低哼着「天霸拜山」竇爾墩那幾句詞兒。

「藍老二！有事嗎？」

「你是……？」藍老二似乎不知道他是誰。

「我就是這兒的總團練徐季堂。」

「噢！原來是徐大爺！眞是失敬了！」藍老二虔敬地連連哈腰。

「藍老二！不管你是善意或者惡意，我不喜歡別人踩我的綫！」

「徐爺！您這是誤會了！幹我們這行的和要飯的差不多，怎麼敢？」

「但願如此！」徐季堂肅然地說：「本鎭上的紕漏巳經夠大的了，不希望再有人捅漏子。」

「徐爺！您千萬別多心！」

徐季堂掉頭就走。藍老二攤攤手，只好遠遠地跟着。眼看徐季堂進入了自家大門，藍老二才轉了彎。但徐季堂卻又輕輕開了大門，反而追拖藍老二，他不以爲藍老二有何惡意，但今天連續第三次在路上遇見，他以爲不是偶然的。

對於藍家回春藥舖的工夫，心裏有數。當時藍小秋耍雙刀，在「五腿狐」潑高粱米前，的確舞得滴米不進，卻在「五腿狐」潑米的刹那，露出了破綻，身上有了米粒，地上圈內也有。

徐季堂的那雙眼非比等閑，比藍小秋的刀法還密，絕對打不進砂子，豈能瞞得了他？

對於藏拙的人，通常是應該提防一手的。到了「如歸客棧」後面，忽見一隻鴿子突然疾瀉而下，落在二樓一個樓窗上，立刻不見。「如歸客棧」不養鴿子，這是他知道的，客人也沒有帶鴿子的。他立刻想到這可能是信鴿。而且他記得那個窗子似乎是汪瑞的房間。

這一耽擱，藍老二也就不見了。而這時徐季堂又發現藍小秋也在他身邊出現了。甚至可能發現了那隻鴿子驟然落在窗上這件事。藍小秋也許怕徐季堂誤會她在追拖，就慢騰騰地進入斜對面的包子舖，買了幾個包子。

就在這時，汪瑞走出來，提了個小提箱，像是要出診。而徐季堂卻已蹲在餛飩攤子旁在吃餛飩。此刻藍老二走入一條小街上，迎面黑暗的角落處牆邊倚着一個人。藍老二招子夠亮，知道有點來頭。

藍老二不是怕事的人，而且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回頭望去，心頭一震，後面小街口，也有兩個人倚在陰暗處抽烟卷兒。剛轉入這小街時，並未見到這兩個人。藍老二昂首挺胸往前走。相距陰暗角落那人約五七步時，那人橫裏一閃，擋住了去路。

就這麼一閃，藍老二的血都冷了一半。因爲看來是一步，但五步跨不到那麼遠。此人低着頭，雙手交叉在腋下。手中旣無青子（刀子），也不像藏有噴子（鎗）的樣子。藍老二斜着停住，這樣可以看到這人，也能監視小街那邊的兩個人。但那二人一直未動。似乎那二人只負責堵住退路，這人有把握單獨達成任務似的。

「姓藍的初來乍到貴寶地，自信沒有結下樑子，閣下是那條綫上的？」

「廢話！東西留下！」這人說話簡單而有力。使人有冷森森的感覺。這和他的樣子也有關係。

「什麼東西？」

「六陽魁首！」

藍老二也跑過不少碼頭，見過世面，沒有見過這種陰森的人和醜陋的長相。也許是易了容，他說：「姓藍的，吃飯傢伙不值錢，朋友要它何用？」

「哼！是你自己摘下來，還是要我動手？」

「你行嗎？」這句話還沒有說完，藍老二的七首巳拔了出來。而對方卻快了一步貼上來。他的七首閃爍，有如剝落的一蓬魚鱗，但卻沒有人家的手快。藍老二連害怕都來不及，手腕巳被人抄住，一扭一送……「吭」地一聲，藍老二的七首，巳戳入他自己的左腰之內，手還握在刀柄上。他退着，五官痙攣扭曲着道：「朋友：：還是你……你行……留個萬兒如……如何？」

「免！」

「是……是那條綫上的？」

「你是多此一問……」這時向街那邊的人打個手勢，三人迅速消失。而藍老二坐在地上，他想再站起來，已不可能。想把七首送進體內自作了斷，又想見到親人說幾句重要重要的話。最低限度，他要告訴大哥和姪女一句話：對手太硬了。

藍小秋出現了，老遠就看到地上坐了一個人，可沒想到會是自己的叔叔。當她叫起來時，小街另一端巳出現了徐季堂。當徐季堂問過藍老二最後幾句話時，藍老二只能以最簡單方式說：「精瘦……徒手……閃電……一樣。」

藍小秋一哭，徐季堂就站了起來，他的腦中除了：精瘦、徒手、閃電一樣之外，一片空白。

藍老二巷中遇刦

由於客棧不收這種血淋淋的屍體，徐季堂也不便强迫，只好商借一個祠堂，利用前院搭了個蓆棚，暫放屍體。

這工夫也不過是深夜十一點左右。徐步雲早巳得了報告，汪瑞出了客棧，派胡隆盯人也盯丟了。於是他去見過徐朗軒：「叔叔，在不幸發生之前有沒有受到恐嚇，或者發現什麼異狀？」

「沒有。」

「您看和朗齋叔叔有無關連？」

「他巳遭不幸，他們還要怎麼樣？」

「叔叔是否知道一點綫索？」

「不知道。」

「呂家懸賞五萬大洋緝兇，叔叔有沒有意思也拿出一點……」

「暫時無此意，但能破案緝兇的人，必然會受到極大的獎賞。」

「爲什麼會殺步青弟？而不是……」

徐朗軒說：「因爲兇手似乎對舍下的情況相當清楚，我欣賞步青和你，超過二犬子太多。」

「那麼呂家被害的新娘，也是備受寵愛的了？」

「不錯。而且死者都是比較聰明懂事的孩子。」

辭出徐家，徐步雲發現徐家左後山澗旁剛搭了個木屋，燈光昏暗，似有人住。好像在半月以前，那小木屋還不存在。就在這時，忽見一個人影提了個提箱，走向木屋，那不是汪瑞嗎？胡隆追拖沒成功，這小子竟跑到這兒來了……」這倒是相當寶貴的新發現。因爲汪瑞的窗戶進入一隻鴿子不久，他就出了門。似有人供給他情報或與他連絡。

徐氏叔姪較上了勁，各有各的眼綫，勢均力敵。當然，要是他們叔姪合作，那就好了。

木屋三間，在後面又搭了個厨房。一個病人，一個美艷的中年婦人，另外還有個稚氣未除的少女。病人大約四十左右，雙目深陷，在燈光下面色更加蠟黃，汪瑞坐在床前竹椅上，藥箱已經打開，正在試脈。屋內很靜，可以清晰聽到澗水「嘩嘩」流動的聲音。

「儂爲什麼會住在這裏？」汪瑞低聲問。

美婦低聲說：「大夫您不知道，因爲以前的大夫交待，服藥用水，此地甘泉最爲清冽，所以才在這兒搭個小屋。」

「原來如此。」汪瑞收回手說：「儂的脾臟不大來斯，阿拉要爲你鍼灸一下。還有……」汪瑞說：「夫人請出去一下。」

美婦和少女出了內間，汪瑞低聲說：「閣下除了脾臟弗來斯之外，也有腎虧現象，虛火上昇，有耳鳴，眼前冒金星、頭暈及失眠症候……」

「對……對……」病人說道：「正是這樣，至於腎虧，這個不能怪她，是我貪了些，而她一直拒絕，是說爲我的身體着想……」

「在阿拉負責治療期內，一定要絕對停止房事。」

「是的，大夫！」

打開針包，裏面插滿了長短不同的銀針。然後捋起病人的右腿褲管，解開上衣衣扣。肋骨根根突出，眞是皮包骨，形銷骨立。汪瑞唸唸有詞：二十一穴脾中州，隱白在足大趾頭，太都太白公孫盛，南邱三陰交可求，漏谷地機陰陵穴，血海箕門衝門開，府舍腹結大橫排，腹哀食竇連天谿，胸鄉周榮大包隨。

這九句歌訣，是足太陰脾經經穴歌，共計包含了二十一個穴道。由右腿到右足共十一穴。由右臂胸上到右腿大腿根處共十穴。汪瑞一邊抽出針，一邊定針，手法嫻熟，而且每定一針，必定捻一捻到病人叫痳爲止。

一共在二十一穴上定了七穴。然後拿出乾艾草末及生薑、交待那夫人切片，並教其灸法。那七穴是：周榮、大橫、府舍、箕門、陰陵泉、三陰交和隱白。臨行時收了針，汪瑞再次叮囑，不可犯色戒，否則難治。徐步雲在暗處不由連連搖頭，不管這小子有沒有問題，對於醫道，他是有一套的。

徐步雲一直跟他回客棧。「樓兩層」在「青蓮居」門口等他，門板巳上了大半；只留下一塊門板沒上。

進入「青蓮居」，櫈子都倒扣在桌子上，也都洗過了。但櫃枱上卻擺了四色小菜一壺綠豆燒。喬嬌那雙水汪汪的媚眼像撓鈎似的，向徐步雲撓過來，而且吩咐着：「『樓兩層』！上板。」

老「樓」很聽話，因爲他早就餓了。今天這一天他跑的路，足抵平常五七天、晚飯只吃五個火燒，一碗大鹵麵，算是墊了個底。

「步雲！藍老二被捅了……」老「樓」在門邊低聲說：「地點是『如歸客棧』後面的小街上。」

「藍老二有沒有留下遺言？」

「有，只有：『精瘦、徒手、閃電一樣』這三句話就去了。藍老二自己的七首，捅在他自己的右腰上。屍體暫放在趙家祠堂裏。」

「『樓兩層』！你就會討人厭，你就不能等他吃完了，再說這種事？」喬嬌在一邊扯了他一下，埋怨着。

「見多了……」徐步雲若無其事地走過來，說：「『三色荷包』！這酒裏有沒有毒？」

「有，酒裏有老鼠屎，棻嘛！有河豚肝，俗語說：河豚肝，吃了上天，河豚子，吃了就死！」

徐步雲說：「老『樓』！你也餓了吧？先喝兩盅再說。」倒了一盅酒就灌了下去。

「不行，喝酒不過癮！俺要包子。喬嬌！妳的包子好不好吃？」

「死人！你怎麼那麼會說話？我的『包子』，我那有『包子』？」

老「樓」傻笑着說：「是妳自己多心，不能怪俺，想吃妳發麵包子的人可多着啦！」

「滾到後面厨房去找大司務，我叫他給你炒了一大盆炒飯。」

「喬嬌！妳眞體貼，可惜徐步雲這個人普通的迷湯灌不醉……」說着往後走，「蓬」地一聲額角撞在門頂上。

喬嬌笑起來：「撞得好！眞是報應！」接着又為徐步雲倒了一盅酒。皓腕如雪，翠袖添香，徐步雲要不是那麼硬來硬去，這份艷福也眞夠瞧的。「你又何必呢？」她好像自言自語地說：「今兒格一天，就是三條人命。」

徐步雲不出聲，腦中却映過汪瑞的滑、小木屋婦人的艷而不浮，病人症候之重，鴿子飛入汪瑞窗內，但汪瑞却眞有一手精湛醫術等等。加上藍老二的死和留下的幾句片斷的話，徐步雲不能不設法去串連這些怪異的現象。

「再說你又不是地方上管事的人，俗語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個你犯得着嗎？」

「滋」地一聲，徐步雲又乾了一杯，腦中血淋淋的藍老二，今天傍晚還好端端的，想到這裏放下杯子扭頭要走。她伸手拉住了他：「妳這是幹什麼？」

「你就聽我一句話行不行？」

「說！」

「在這檔口，只有一件事你該作，別的事都不該管。」

「什麼事？」

「保護令叔的安全。」

喬嬌這女人也不是婆婆媽媽之流，這也正是徐步雲所想過的。他說：「謝謝妳！我早就放在心上了！」

「還不夠！」

「妳怎麼知道的？」

「今天藍老二伸腿瞪眼的，不就是個例子？」

「妳……」徐步雲過去不和她太接近，多少有點摸不透她，此刻更加深了這想法。因為她和藍家的人有來往，這幾乎是百分之百的秘密。去年春天藍家班在青島小港賣藥，兇名久著的「八大錘」想踩他們的場子，結果徐步雲露了一手，雙方竟然以喜劇收場，還交了朋友。藍老大當時說了句話，只要徐步雲需要他，隨叫隨到，雖派不上大用場，水裏火裏都去得。

而今天上午喜事變成了喪事，藍家班正好在七八里外賣藥，事先也托人捎信來向徐步雲問好，而徐步雲立刻就叫原捎信人把他們叫了來。但是，第一天藍老二就送了命。

「妳說得很好！我大叔的安全很重要，也許還有比他安全更重要的事。」

「什麼事比總團練的生命更重要？」

「緝兇破案。」

「孩子哭抱給他娘！你們可以到縣裏請多派幾個帮手來。」

徐步雲冷冷地說：「那不是我的作風，更不是鄉團總練徐季堂的作風……」大步走到門口處。

她跟過來，低聲說道：「如果一點以前，你還想來聊聊的話，我再準備酒菜等你。」

「不一定，妳別操心……」已經開了門走了。喬嬌「匡郎」一聲門板上好，倚在門板上發狠：「死人！怎麼？老娘有豬頭還怕送不上廟門？哼！全鎮只有這麼一個不解風情的漢子，偏偏就是被我遇上了……」

「還有我！」櫃枱處忽然出現了一個人影。因為這兒只有一盞油燈，那是怕外面有人見裏面燈火通明而進來叫東西吃，糾纏不清。喬嬌一看，竟是鮑雷。

「姓鮑的！本鎮上什麼都有，就是沒有賊，你是怎麼進來的？」

鮑雷色迷迷地說：「不是上海人所說跑燈頭的（就是傍晚溜入人家屋中，深夜活動），我是慕名而來的。」

「請吧！輪不到你的！」

「我說喬嬌！妳可別拿着豆包不當乾糧！我們鮑家在河南鄭州，也是大戶，我又是獨子，妳嫁了我，後半輩子有得福享，何必拋頭露面地……」

「嘿……」這工夫樓梯的暗處傳來一串陰笑，說：「喬嬌！要想嫁人的話，這可值得考慮呀！錢財嘛！人家是大戶，人品嘛！又是小白臉……」鮑雷聽出是劉大裕的口音，大吼一聲就撲向梯口。而徐步雲却去了藍老二停屍的祠堂。

× × ×

徐朗軒的長子徐步高是個聾子，這些天來發現一個相當動人的少女到山澗去提水。然後提回徐家大宅右後方的小木屋中去。

徐步高三十整歲，有點自卑，他好幾次想過去幫那少女提水，始終提不起勇氣。今天他豁出去了，來到澗邊，少女看看他，他作了一個手勢。少女說：「謝謝你，我可以提得動。」

最後徐步高還是替她提了。徐步高長了這麼大，從未像今天這麼高興過。六十斤重的水桶，他可以用一手托着奔上陡坡的木屋。到了木屋，美婦大概是向他道謝，他作了個手勢，表示願意效勞。事實上，他的弟弟徐步天昨天就認識這少女了。由於徐步天能說善道，人品好，又年輕，少女對他似乎容易親近些。

× × ×

天太熱，死者早已入殮，但要等破了案才出殯。藍家為了照料棺材，也暫時由客棧遷到祠堂內。「小秋！那天你發現妳叔叔時，大約他倒下多久？」徐步雲問。

「不會超過盞茶工夫。」小秋雙目紅腫，因為藍老二比她爹還疼她。

「根本未看到敵人的影子？」

「沒有。那天要不是總團練責怪二師叔追拖他，我下了戒心，不敢太接近總團練，也就距二叔遠些，也許二叔還不會因此……」

「不，照你二叔臨終那幾句話判斷，加上你也是白搭。」

「徐叔叔，您看是什麼來路？二叔不

認識這個人，表示這個人根本不住在這鎮上。」

「不，你們很少來本鎮，有很多人是沒有見過的。」徐步雲說：「看來兇手對我們的關係已經摸清了，這不過是先給點顏色看看而已！」

「對！徐老弟的判斷沒錯。」藍老大說：「他想先清理了圍繞在總團練身邊的障碍人物，然後……」

「藍大哥，你們走吧！」徐步雲喟然說。

藍老大陡然抬頭，面色驟變說：「徐小弟，我們藍家的人是聾子的耳朵——擺設？」

「老大你別介意，我以為，兇手是拿外圍的人實行恫嚇，也許他們根本不想動地方上管事的人！」

「老弟！我看你這就太天眞了。他們不以總團練為目標，還有什麼更大的目標呢？」

「老大！別忘了！兇手的眞正目標是徐、呂二家。」

「不錯，但他們不會不知道總團練的為人吧？總團練手下幾個好手，都去保護徐、呂兩家了，剩下三兩個，不怕你見怪，他們是自身難保，又怎能保護團練？」

「老大！你知道的，我叔叔也不是那麼好欺的。」

「我知道，可是總團練在明處，那些狗雜碎在暗處。」

「老大！你要帮忙，小弟心領，叫小秋離開本鎮吧！」

「不，小叔叔，我爹不走，我不會一個人走的。」

藍老大說：「小秋不走，我也不想逼她走。我們藍家的人在這兒，就算死光了，也以為值得。」

「步雲……」胡隆吶吶說：「小秋的安全由我負責！」說了這句衝口而出的話，又知道太露骨了，怪不好意思地，不停地轉着茶杯。

「才不要！」藍小秋忸怩了一下，說：「胡大哥，謝謝你！」

「不用謝！其實我這兩下子，也未必能保護妳！」

這工夫「樓兩層」也來了：「步雲！他奶奶的！看起來本鎮眞要倒楣咧！」

藍老大說：「又發生了什麼事？」

「那家太平棺材舖，今天一口氣運來七口棺材，說是為了上市應急，半月內還要再趕製七八口呢！」

「這個老不死的。」胡隆說：「他倒是很有生意眼光啊！」沒有人說話，也許大家都在想：這幾口棺材可能還供不應求呢。

「老大！我還是主張把小秋送走。」

「不，小叔叔！你不能撵我走。」

胡隆說：「放心！妳徐大哥不會強迫妳走的。」胡隆並不渾，技巧地把輩份更正過來了。

徐步雲站起來就出了祠堂，經過棺材舖時，發現了門口剛貼的一張條子：上貨有南杉，註明「不必死在柳州，這兒就有柳州的杉木壽材」。次貨有紅松，還有更次一等的。價格公道，一次買兩口以上，可打八五折。

「樓兩層」說：「要不要進去問問掌櫃的李太平這個老雜碎，是誰提醒他棺材生意會興旺起來？」徐步雲搖搖頭，然後指派了二人的任務。他本想到小木屋附近去看看，這是午後三點左右，忽見很多人都往關帝廟裏走。

似乎姜文輝也進去了。這鎮上要有一點不正常現象就叫人担心會出岔子。事實上危機四伏，沒有人敢說，下一個被捅的目標會是誰，在關帝廟院中把姜文輝拉到一邊，這小廟不大，但有兩個小偏殿，各有三間，却未供神祇，偏殿內擠滿了人。

「老姜！這是幹什麼？」

姜文輝說道：「鄉長李德認識一位術士，對圓光術很在行，過去憑圓光術破了好幾件盜竊大案子，他以為對這案子也有用。」

「啊呀！你怎麼也信這一套？」

「徐小弟！過去我也以為圓光術是迷信，那是因為我不懂。」

「李德眞是不識時務，你想想看，如果不靈，人家會罵他多此一舉，不務正事，如果眞靈，你想想看，那時會發生什麼事？」

「這個你放心！我們已有準備。李鄉長也可以說是有意放下美餌釣大魚。」

「哼！你們眞是自找坐臘。」徐步雲說：「現在打退堂鼓還來得及。」

姜文輝說：「老弟，來不及啦！就是來得及，你也擋不住。」

「你是說我大叔也同意說這一套？」

姜文輝說：「總團練對這件事雖不讚成，也沒搖頭。可見他也相信這個，或者另有他的見解也說不定。」

不一會，李德來了，一見徐步雲就說：「老弟，你別說，我知道你不着興來這一套。我是相信，總教練也信，甚至徐、呂二家苦主，也不反對試試圓光法。」

「李鄉長！圓光法對於這一切不幸有什麼帮助？」

「老弟！我並不太內行，只是知道施術者能在劃符唸咒之後，使布幕上出現人形。」

徐步雲冷笑說：「李鄉長，你簡直是自欺欺人，也可以說是不問蒼生問鬼神。好吧！你去忙吧！」

「法師快來了！」李德說：「他在施法之前，也會略作解釋圓光法的起源及奧理。不過大可放心。我們已有妥善的準備了。」

徐步雲也懶得多說，他和李德很合得來，只有這一點，他不便苟同：「老樓，待會你去『如歸客棧』插旗杆。」

「盯誰？」

「汪瑞。」

「我呢？」胡隆不甘寂寞。

「盯住劉大裕或者他的手下麻子。」

二人剛走，法師就來了，由姜文輝及團練弟兄擁護着進入東偏殿。由於圓光之場所要淨潔，事先已派人打掃過。法師一到，人就更多了。此人約五十左右，只帶了個小木箱和一個布包。首先由姜文輝介紹法師弘一居士。以圓光法驅邪已有二十五年的歷史。而且為使大家明瞭此術之來源，而不被視為迷信，請弘一居士略述此術之由來、原理及方法。

「由於圓光法是一種神秘之術，施術的人也很少公佈其義理，所以信者很少，甚至有人以爲荒誕不經，哄騙鄉愚而視爲斂財邪術。」弘一居士說：「根據娜嬛秘笈所載，圓光最初是神仙遊戲三昧的事。因爲修煉數百年的山精水怪，經常往仙界竊取仙菓，諸仙十分厭惡，也就發明了這種圓光術，一經作法，仙菓爲何妖所竊，即瞭如指掌。因此，衆妖不敢再至仙界竊盜，而轉向人間騷擾。男妖則攝取陰精，女妖則攝取陽精，以資採補。下界道人術士建醮祭天，必達上清宮，老君知無數么妖擾亂人間，隨着衆仙創造人間適用之圓光符咒若干種傳流人間，由於凡夫無法力使用此符咒，乃由老君在各符上加註：『我奉太上老君急急如敕令』十一字……」

由於人聲沸騰，講到這兒就暫時靜止下來。這一類黃老神仙之術，在民初相信者大有人在，而這類人還不是無知之鄉愚，而是具有詩書底子的士大夫和讀書人才能一知半解。

弘一居士又說：「圓光術有三大流派，最高者爲神光派，必須道行高深，修爲有素的人才能辦到，因此術士不借他力，全憑頂上之圓光（即仙家所謂舍利子，修道所謂泥凡宮靈嬰出竅，俗家所謂三昧其火。）用此光來照所想知道之人物或失竊之物體。日看掌心，夜能顯光。第二種是壁光法，施術時擇一潔白之粉壁，要居高臨下才能照明遐邇。第三種是紙光法，施術時以一張潔白之紙，貼在壁上，紙上即顯出人或物的影像。」

這時有人發問：「居士！這種紙可能有假，據我們知道，用白礬水畫圖形於紙上，乾後無形，以口含水噴之，即可顯形。另外，據說用燐塗形於紙上，用香火薰之，也可以顯形，不知對不對？」

發言質問的人，竟是劉大裕手下大將麻子。此人可謂見多識廣。因爲弘一居士被他問得楞了一下。他說：「這位先生可謂有心人。僞術士作僞的手法很多，這只是其中兩種而已。另外還有用薄紙三張貼在一起，中央一張用剪刀剪鏤成人型和物形，因此紙是懸於長釘上，後面還有蠟燭照耀，加上看光童自帶者居多，自然可以欺騙別人。」

麻子說：「你未帶看童光，必是由你自己來看，怎知你不是胡謅瞎扯？」

弘一居士毫無火氣，說：「本居士是不胡謅，衆目睽睽，必有方家共鑑，況且本居士顯光時必然隨看隨報出顯形兇手之形象及動作。有心人立知是否胡謅瞎扯的了。」

弘一居士在鄉長李德及姜文輝之協助下，拉開香案，在北隅牆壁上貼上白報紙，上供點，燃香燭，當場畫符符咒，行四拜禮。請家主。

家主就是鄉長，這也是代理徐、呂二家的家主。就像主祭一樣。然後弘一居士坐在那牆壁白紙下右側。本來看光必須看光童，十一以上十四歲以下，據說孩童要純潔，且未接近過女性。但弘一居士例外，他自己來看。他說選童很難，智慧低者說不清，高者也會自作主張，心有旁騖。

「請熄燭！」弘一居士下令，姜文輝吹熄了蠟燭。由於這時正是晚飯時刻，東偏殿內很暗。加上人多又堵住門口。徐步雲在院中也能聽到偏殿中弘一居士談話，而這時正好喬嬌也來看熱鬧，乍見徐步雲在此，就老遠招呼着：「喲……小徐！你也信這套呀！來的人可眞不少啊！」

徐步雲說：「妳來湊熱鬧，倒是件新鮮事兒！」

「喲！圓光嘛！聽說過沒見過，有人把這位法師說得活神活現的，說是他能在牆上看到兇手的影像……」

徐步雲突然揮揮手，因爲東偏殿的弘一居士已開始了，他以有力的聲音說：「有了……看哪……那是……噢！大概是兩乘轎子……從北往南……停下了……轎伕子走開休息……看！兇手……在轎頂樹枝上……落在後面的轎頂上……不見了……，不見了……不，又出現了……又在前面好像進入了花轎……出來了……又上了樹那花轎的轎頂樹枝上……人很瘦，左手握了一把刀，也許是七首……進入轎中……好像轎頂上有活蓋……又出來了……這個人的工夫怪透了……像射出一般上了樹枝，不見了……不，他在樹林中向南走……落荒而走……又來了一人……似乎是個女人在接應他……」弘一居士突然發出一聲悶哼。接着驚呼聲四起，東偏殿中一陣大亂。

人潮往外湧。有人說弘一居士被刺死了，也有人說是飛刀，插在脖子上。又是脖子上。徐步雲猛然一驚，立刻全神貫注湧出的人潮。其中有「五腿狐」、徐家長子徐步高、小木屋的少女妙玉，包子舖掌櫃的，棺材舖的李太平，和一些鎮民。

「快！」喬嬌這時仍在小徐身旁說：「後窗……」

徐步雲這時以最快速度繞到東偏殿後面，共有三個後窗，其中靠右邊那個窗子的防雨板已開了。這證明兇手在飛刀出手，一片大亂中，已自這窗中溜了。追，已經是追不上了。但徐步雲仍然追出一段距離。他以爲喬嬌的警覺性之高，超過這女人應有的限度。

趕回來時，胡隆迎上來：「步雲！我是跟踪麻子來的，但是，跟到東偏殿之後，發現劉大裕也在裏面。」

「劉大裕在內？」

「是啊！當時我就覺得奇怪，但要通知你，却又來不及了。」

徐步雲說：「當時你看到劉大裕站在那個位置？」

「在弘一居士的左後方。」

劉大裕早就被他列爲涉嫌人物之一。那是因爲他身手頗高，是地方劣紳，而且傳說過去曾販過私貨烟紙及人造絲。所謂烟紙就是捲香烟的紙，必須進口，一盤一盤的，頗像電影片的扁圓盒子，每盤可製一大箱香烟。烟紙係公賣品，而烟廠却又是私營。烟紙售價雖僅十五、六元，但烟廠却要繳付統稅一二百元，所以私貨雖然高達三四十元，仍然十分吃香。而人造絲的關稅爲百份之八十，私貨就有利可圖了。至於販毒如鴉片、嗎啡，及紅丸，更是暴利驚人。使一些亡命之徒不顧一切地鋌而走險。

百姓都散了，弘一居士早已氣純，七首自左頸戳入，手法俐落，力道大，也許

正好戳中大血管，等於放了血。李德很快就買了口棺材裝殮了弘一。但是，姜文輝把徐步雲叫到一邊說：「步雲，在出事前一分鐘左右，由於已熄了蠟燭，我隱約看到三個熟面孔。」

「那三個？」

「劉大裕、汪瑞、還有麻子。」

徐步雲沒有說什麼，這些人的確可疑，但他們是不是幕後主持人呢？是否就是殺死新娘與新郎的兇手呢？李德一頭大汗，見了徐步雲有點訕訕之色，也許有點內疚：「老弟！還是你行，這叫做我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李鄉長！由于弘一居士之死，我却又長了見識，他似乎不是江湖騙子，如果再讓他說下去，可能會有突出的發現。」

「當然，所以兇手不會讓他說出來。不過……」李德說：「弘一居士一中刀，我就奔了過去，他似乎說了一句不太清楚的話，頗堪玩味。」

「快說！也許很重要。」

「和苦主有關……」

「這——。」徐步雲暗暗一嘆，他所知道的，顯然和事實還差一段距離，「和苦主有關」這代表什麼？是指弘一之死和苦主有關？還是泛指新娘及新郎甚至於藍老二的死都和苦主有關呢？

這話要是往好處去想，也沒有什麼不對，當然一切不幸都與苦主有關，反之，兇手又何必殺死喜事中的兩個主角人物呢？但是，一個被刺即將嚥氣的人說出這句話來，絕不會只有如此表面上的意義，必然具有深意吧？

「那麼弘一居士也大有來歷了？」徐步雲此問提醒了李德和姜文輝。這工夫喬嬌已經走了。因爲徐季堂帶了三四個部下匆匆趕來，徐步雲立刻離開了關帝廟，却不能不爲老叔發愁。這樣下去，舊案未破，還不知要添多少新鬼呢？他找到了「樓兩層」，徐步雲揍了他一拳。

「步雲，俺犯了什麼錯？」

「我不是叫你追拖汪瑞？」

「是啊！那小子在睡覺，俺一直沒敢動。」

「可是有人看到他在關帝廟的人羣之中。」

「這——這是那個雜碎造謠。俺一步沒有離開，難道是他的魂出竅去了關帝廟嗎？」

「你在那兒盯他？」

「如歸客棧樓上。」

「他在房內？」

「不但在房內，我還聽到他打鼾。」

「樓兩層」說：「他奶奶個熊！這雜碎睡覺的毛病可多啦！咬牙！放屁，簡直都全哩！」

徐步雲再派胡隆去看，果然還在睡。但越是如此，他越是以爲汪瑞不單純。因爲藍老二臨終時所說的兇手形象有個「瘦」字。雖未說出汪瑞之名，也許是他稍化裝了一下。進入青蓮居時，又是滿座，胡隆一屁股先坐在麻子的桌邊。這八仙桌本可坐八個人，坐四人就很寬敞了。但麻子一瞪眼說：「你長得比別人好看？」

胡隆說：「比你老兄如何？」

「滾……」麻子桌下的脚一動，胡隆就摔了出去。

「樓兩層」吼着撲上，麻子似乎求之不得，正好乘機當衆露兩手，閃過海碗似的拳頭和一掌，攻出一拳，「樓兩層」居然閃過了。

折騰了一會，「蓬」地一聲，「樓兩層」後腰上挨了一脚。徐步雲立刻大聲制止：「老『樓』，算了！」

那知「樓兩層」是停了，麻子餘興未盡，一脚又踹中了老「樓」的屁股，老「樓」栽出了一步。喬嬌在大聲斥喝：「要打架到街上去！」

麻子狠勁夠，忘了見好即收這句話，又跟了上來，似乎沒有把「老樓」放平，總是未能過癮，伸出一腿快到老「樓」腰上時，一隻手扼住了他的足踝。麻子身手不賴，不由猛吃一驚。大力收腿，紋風未動，心裏早已有數。可是這工夫正是騎虎難下，吼着以攻代守準備出拳。但是忽感身不由主，由足踝上傳來了不可抗拒的力量，使他的身子像陀螺似的旋轉着飛了出去。

「喀喳」聲中，麻子的身子砸垮了一張桌子，食客們驚呼而起。麻子弄了一頭一臉的菜，爬起來就往外走，他是識貨的人。因爲傳說小徐比老徐那兩手地道多了。只是傳說歸傳說，却無人能證明這一點。此刻麻子是以丟人現眼的代價，證實了這一點。

「喬掌櫃的！桌子、餐具，還有客人的衣服弄髒了，統統由姓徐的負責。」徐步雲說。

喬嬌更絕，本來急得什麼似的，這會居然滿面春風，說：「這和打架鬧事不一樣，你這是爲我們驅耗子，打掃清潔，到此爲止，一切不計。」麻子挨揍，簡直就像老鼠過街，人人喊打差不多。平日倚仗劉大裕的勢力，及自己的身手，臭味可大了。今天觔斗一栽，簡直十八年翻不過身來。所以麻子的身子呈螺旋形摔出去時，有很多人喊好。

「慢着——！」劉大裕是對麻子說的，因爲麻子低頭往外走，居然沒有看到劉大裕站在門外，像一頭見了主人的狗，馬上又搖起尾巴挺起腰幹了。

「徐步雲！你大叔是鄉團總練，爲地方出力，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你算那一頭蒜？」

徐步雲沒有理他，招呼「樓」、胡二人要走了。

「姓徐的！拍蒼蠅不算大英雄！」

徐步雲還是不理，胡隆說：「那你算什麼？」

「虎！」

徐步雲已到了門外，劉大裕擋住了去路，說：「你要龜縮當孫子，我就偏不讓你縮。」出手如迅雷，徐步雲閃開，却沒有攻擊。劉大裕再次攻上。徐步雲身爲徐季堂的族姪，這兩三年來把一頭稜角都磨光了。他必須忍耐，儘一切可能地忍耐。尤其像劉大裕這種對手，他不便當衆折騰，萬一失手，以後就不好辦事。

劉大裕可不這麼想，以爲徐步雲不過如此，又逼上來。而且出手越來越狠。徐步雲說道：「劉大裕！你可能把自己估高了。」

「這也不假，在這鎮上，除了你大叔，我從不低估自己。」

就在這時，一聲大喝，徐步雲立刻退出圈外，原來徐季堂來了。但「樓兩層」說：「徐大叔！這不怪步雲，是他仗勢欺人。可是步雲沒有出手。」

「你少給我惹事！」徐季堂老早就看出是劉大裕逼他，但作叔叔的總是要客氣些，這樣既爲對方留了面子，也是個教訓姪子的好機會。當然，在在暗示劉大裕別惹事。

徐步雲剛剛退出圈外，突然心頭一動，只見汪瑞在人叢後，目光中蘊藏着奇特光芒，但瞬間收斂。徐步雲離開現場，總團練也不和劉大裕打岔。鎮上在兩三天內死了四個人，好像每一個人都變得很敏感了。

× × ×

此刻徐步天和黃妙玉携手走上陡坡，他摟住她的蠻腰一扶，她羞澀地撥開他的手：「徐步天，你有時不大老實。」

「天哪！」徐步天拍拍前額：「我就是不老實，在女王陛下之前也不敢哪！」

「你眞滑頭，我說不過你。」

「妙玉，這麼早就分手，從現在到明天早上，有十來個時辰見不到你，我受不了。」

「受不了你又能怎麼樣？」

他在她的耳邊說：「讓我親一下好不好？」

「你要死！」

「妙玉！只要能親妳一下，死了我也……」她忽然捂住了他的咀，身子停下來，在這兒，木屋中的人看不到他們。

年輕人就是這樣，一旦兩情相悅，桑間濮上，自會發乎情止乎禮。她忸怩着，閃扭着身子，徐步天很大胆，也知道火候，抱住就親。那時候的人當然並不知道接吻雙方的咀唇要呈「十字型」，反正只要四片唇貼在一起，就會全身導電，騰雲而駕霧。直到妙玉感到窒息才推開他：「都是你！」

「都怪我！當然。」他說：「妳剛才不也抱得我很緊？」徐步天畢竟還是一個二十歲的大孩子，這一手就不高明，他可以享受這擁抱，可不能說出來。

「我不理你了！」妙玉的臉又是一紅，扭着身要走。這時木屋中突然傳來了那個病人的口音：「我是快死的人啦！妳又何必折磨我？」

女的說：「是你折磨我，還是我折磨你？你自己說。三四年前，你沒有病的時候，整天往濟南市跑，你以爲我不知道你有了個女人叫小金蓮？」

「妳……妳胡扯什麼？」

「揭了你的瘡疤是不是？哼！算了，我要是一個會折騰人的女人，就憑你過去的德性，我會對你那麼賢慧？」

男的說：「妳對我好壞，我心裏有數，要是我好了能再活幾年，也可以報答妳，可惜我活不了多久。」

口角到此爲止，二人就此分手。徐步天剛溜進後門，忽然被人擒住，竟是大哥徐步高。

「大哥！你這是幹什麼？」

徐步高手上加把勁，扭住了他的雙臂。徐步天知道大哥也是爲了妙玉。俗語說：親兄弟，明算情。其實在情場中，兄弟手足也是不相讓的。徐步天要求了一會不靈，突然身子一抖，脚底下有一番動作，啞巴徐步高竟摔了出去。

按理說，堂兄弟徐步青屍體還在側院沒有出殯，兄弟二人不該如此的。這時徐步高正要再出手，徐朗軒出現斥呵了一聲。徐步高耳聾，徐步天一指父親，二人都停下來。徐朗軒說：「步天，到書房來一下。」

「是，爹！」

在書房中，徐朗軒踱了很久才說：「妙玉是他們的什麼人？」

「外甥女。」

「妙玉不是和你大哥認識在先嗎？」

「可是她喜歡的是我。」

「他們家中的情況你明瞭嗎？在未明之前，不可……」

徐步天立刻說了剛剛聽到的一些對白。徐朗軒不由動容，六年前，他在省府作專員時，曾和她有一段交往，但不久他辭了專員職，就此未見。對於莊靜這位高雅艷麗的中年婦人，徐朗軒這些年來止水似的心湖又起了波瀾。他們已於昨天在宅外澗邊相遇，而且交談過。像徐朗軒這種讀書人，又是君子，自然不會胡來了，但是，越是不輕易用情的人，一旦動了情就不可遏止。

「一切循序而行，不可强求。」

「是的，爹……」

徐朗軒找到了徐步高，把預先寫好的字條交給他：「我已在附近爲你物色了合適的媳婦，凡事不可勉强。」徐步高看過，垂頭不語。徐步高比弟弟老實聽話些。

雖然徐朗軒和莊靜這一次只見過一次面，但雙方都十分珍惜這次的邂逅，所以他贈她名人的名句：「曾因醉酒鞭名馬，生怕多情誤美人。」以表示珍重此情。

而莊靜却送他幾句更深重的名句：濯足清溪，抽足再入，已非前水。這是暗示人生苦短，數十寒暑，彈指而過，韶光不再，應惜寸陰之意。徐朗軒自然知道她的提示與鼓勵。但是，此情此景，豈非「恨不相逢未嫁時」嗎？

× × ×

弘一居士的屍體，暫時放在關帝廟內，由於無親無故，鄉公所只好先墊了棺材費，李德重複過徐步雲那句話，他是自我坐臘。

「下刀的部位一樣，手法也差不多，似乎是一個人幹的。」徐步雲在李德家中，這兒還有姜文輝及幾個得力部下。

姜文輝說：「兇手不像是放單綫的，也就是不僅一二個人，所以我們的實力不可分散。」

「對！」李德說：「儘管總團練不許老弟插手，我仍然主張由老弟爲首的這股實力，要和總團練的這股主流配合起來。姜老弟，總團練雖反對，我們可以只瞞他一個人，下面的統一合作。」

「對。」姜文輝說：「自弘一居士被殺，我深深覺得刀鋒在步步迫近我們的脖子，再不合作，是自趨滅亡。所以李鄉長還是要儘最後努力，勸勸總團練，我在一邊敲邊鼓。他要是不答應，咱們仍然照剛

才談的方式統一合作。」

「好，就這麼辦，我馬上就去說服鄉團總練。」

這工夫胡隆來了，神秘地把徐步雲叫到一邊低聲說了幾句話。徐步雲大皺眉頭說：「她現在來幹什麼？」

「怎麼？老弟！是不是喬嬌又爲你做了什麼可口的，請你去吃？去吧！那娘們雖然不單純，我發現對你還不是片兒湯。」李德向姜文輝作了怪臉。

姜文輝說：「步雲，儘管如此，那娘們還要提防些。」

「二位錯了！不是她找我。咱們明天見……」

鎮北有個柳樹林，其實也不算林，大約有三、五十株柳樹。這時一輛雙馬馬車停在柳林之間。徐步雲到達這兒，是很秘密的。由呂家管家呂崑御車而未用車伕。

「徐少爺，你請上車，小姐有幾句要緊的話對你說，不過牲口會出聲，最好不要太久……」

「當然，當然。」徐步雲說：「呂管家你辛苦了！」

「徐少爺，你可別和俺這下人客氣，請！」

徐步雲上了車，車內香氣襲人。呂愛君手握羅帕，在擦眼淚。薄薄的印度綢衫褲，裹着她那肥瘦適中，窈窕動人的胴體，此刻看來，只能用「楚楚可憐」四字形容之。

「愛君！我們比妳更難過，因爲事前也聽到一點風聲，說是有人想擾亂徐、呂二家的喜事。」

「這似乎是件謀定而動的事，防不勝防。」

「愛君，有什麼特別要緊的事嗎？」

「步雲！我姊姊慘死之後，我一直想告訴你幾句話，却一直抽不出時間來。」

「是很重要的話？和她的不幸有關連嗎？」

「我也不知道，總覺得告訴你，由你轉告徐伯伯較好些。」

「那就說吧！」

她抬頭看看他，似乎對他的冷漠感到不滿。過去他們算是有情感的一對了，只是徐步雲總是若即若離，因爲他看出呂建舟似乎有「門不當，戶不對」的意思。儘管呂建舟和徐季堂不錯。而徐步雲的家世也不差，但小徐很傲，就不急於建立更進一步情感，他不是多情種子，也絕非無情之人，他相信一句話：大丈夫何患無妻？

「好像有三四次，姐姐欲言又止，要對我說什麼話，却又未說，最後一次我問她是什麼事？她考慮很久才說，是一件關係重大的事。」

徐步雲說：「愛莉有沒有說？」

「我逼問過她，她只說這件事關係整個呂家和徐家，甚至祖宗三代，但要七日歸寧後再詳細告訴我。」

徐步雲以爲不虛此行，說：「妳該逼問她，妳要是逼問，她會說的。嗨！現在還談這個幹什麼？」

呂愛君說：「我逼問過她，她堅持七日歸寧再說，我曾問她還有誰知道那件大事，她說是徐步青。」

「這……。」徐步雲明白了，這一對亡命新人之死，大概是因爲知道了一件非同小可的秘密而喪命的。

但是，這件事會和呂建舟與徐朗軒的操行及人格相抵觸嗎？徐步雲又不便這麼猜忌。在他的心目中，呂建舟和徐朗軒都是正人君子，對國家鄉里有貢獻的名人紳士。造橋修路，不在話下，連自衛武力及費用，都是這兩家建立起來的。三十條「漢陽造」步槍，加上總團練一支六輪子，姜文輝一支八音子，另外還有一支五鋒子（五孔）和一支十三響，這筆費用不少，還有經常辦公費和服裝費，都由兩家分攤供應。況且，那年嶗山灣大海嘯，出錢救人的，也是這兩家，這種人會有作奸犯科，凶殺害人的行爲嗎？更何況，新郎及新娘都是這兩家的下一代至親骨肉。

「愛君！妳這消息對破案很有帮助。還有別的發現嗎？」

「我爹近來很少回家，都在區公所，回來有時一人獨處時會發出可怕的冷笑，或自言自語。」

「聽到他講些什麼？」

「前天我聽到他一個人在黑暗的客廳中自語：不要連累我的好朋友。」

「好朋友？當時客廳中只有他一個人嗎？」

「我知道沒有第二個人。」

「令尊所指的好朋友，會不會是徐朗軒？」

「本來我以爲是徐大叔，可是昨天晚上就推翻了這個想法。」

「有什麼特殊理由？」

「我想不通。」呂愛君甩甩頭說：「也許是爹受刺激太深，有點失常了吧？」

「他的言行有失態之處？」

「可以這麼說。昨天傍晚，徐大叔來找爹，大概是研究那件案子的事，爹一直很冷淡，最後一言不合，大聲斥呵徐大叔，說是受了他的連累，才會發生那種不幸，而且當場幾乎下逐客令。」

「這……」徐步雲對徐、呂二人印象都不錯，但在比較之下，徐朗軒似比呂建舟更好些。爲什麼會分出高下？連他自己也想不通。所以聽到這話，他對呂建舟十分不滿。他說：「這是確是失態。」

「可是……我知道爹不會有這種現象的。」

「當時徐朗軒叔叔的反應如何？」

「他似乎很吃驚，但沒有發脾氣就走了。」

「兩個人一個的涵養好得過火，一個壞得過份，過猶不及，都不是好現象。」徐步雲說：「愛君，妳個人對這些事有什麼看法？關於藍老二及弘一居士的死，妳聽說過吧？」

「聽說過。我也說不出來，却覺得也許更可怕的事還在後頭。」

「我也有此同感。愛君，這種見面方式乍看是秘密的，實際上更加招搖，以後不要這樣。」

「聽說徐錦心和你很近，還有個喬嬌……」她似乎在儘量使自己的話含蓄些，但還是洩漏了些醋意。

「沒有那回事。我是說呂大叔反對我們來往，不要急在一時。至于徐錦心，雖是徐伯父的外甥女，但是同姓也不大可能

的。」

「我爹反對的是因而不是果，他个會推翻一件事實……」她那清徹的眸子中流瀉着千絲萬縷的柔絲向他身上纏繞。四目相接，都有一股炙人的熱流在血管中奔湍着。

她是個師範生，她的話含蓄中吐露了强烈的暗示，那就是爲了愛，隨時可以奉獻一切。

嫣紅飛上桃頰；她垂下頭，倚在他的肩上。

「玉梅花下遇文臣，不曾眞箇也銷魂」的境界，大致如此，差堪比擬。而他也是個中學生，更能深深體會她的心意。但是，他有好幾個理由，必須克制這慾堤的泛濫。她的嬌軀緩緩地滑下，等於半躺在他的懷中。車內雖暗，仍可見她那仰臥的臉，那惺忪的星眸，更能感覺到她那吹出的如蘭似麝的炙人熱氣，他感覺已退到了死角處，無處可退。他清晰看到，她那挺隆的胸部急劇地起伏着。她那皓腕勾住了他的後頸，他的上身一寸寸地彎下，向她的嬌靨接近，她的胴體在蠕蠕扭動。

「小姐！徐少爺，好像有人來了……。」管家呂崑大約在馬車的十步左右處低聲提醒他們。

這像在一盆通紅的炭火上澆了一瓢冷水，呂愛君冷冷地說：「呂崑！這兒不是大路，不會有人來的。」

「小姐！是一輛馬車，朝着這方向來了！」

呂愛君暗暗咬牙，她幾乎能猜到此人是誰，這時徐步雲推開她說：「有事叫呂崑到鎮上來找我，妳回去吧！」

她還想說些什麼，他已跳下了車，而呂崑也乖巧，已上了駕駛座，輕抽一鞭，向相反方向駛去，果然是一輛雙馬馬車駛來，而且進入柳林。駕車的人竟是一個少女。提鞭猛抽馬屁股。一個人影閃出揪住馬韁，雙馬人立而起。

「是哪個渾球擋我的路？」

「徐錦心，黑不里黝地，這麼狂馳，要是翻了車，八成變成一個彎腰駝背或者斷腿的大閨女啦！」

「你鬆手，我要去追趕一個浪貨！」

這是徐錦心的一貫作風，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她曾對徐步雲說過，「像我這樣好看的女人，你爲什麼總是不起勁？」

「追誰呀？」

「你少在這兒水仙不開花——裝蒜！你以爲我不知道她是誰？」

「我要回鎮去，搭個便車吧！」

徐錦心知道追不上了，也不出聲，掉過馬車緩緩而行。待徐步雲進入車內，她一撩車簾，就是一馬鞭。徐步雲揪住了馬鞭說：「妳就不能像個女人樣子？」

「我問你，呂愛君找你有什麼事？」

「不是找我，是我來到附近和她的馬車遇上的。」

她似乎信了，坐在他的身邊說：「人家有事找你，你却在這兒找樂子。」

「有什麼事？」

「給你做一套香雲紗褲褂嘛！」

「那眞謝謝了！無功不受祿，我不能收。」

「你不收我揍死你！」又揚起鞭子，說：「人家做好了你不收？」

「妳也會做衣服，這可眞是日頭從西邊出來了！」

「我看你是屎殼螂洒香水！香臭不分。我就不會做衣服嗎？」

「是啊！上次我聽胡隆說，妳做衣服是把布料鋪在炕上，人躺在上面用粉筆在身子四周畫下，再用剪刀……」

她怒叱着又要揚鞭，但他制住了她。她大力掙也掙不脫，說：「徐步雲！人家都說你和『三色荷包』有一腿！」

「妳說呢？」

「那個浪貨眼睛帶鈎，屁股像篩子，除了這些，她還有什麼好？」

徐步雲說：「沒有胡椒麵，不能算餛飩呀！」

「死徐步雲！你下流，你皮厚！」她掙扎着，馬兒自己知道回家的路，慢慢走着，正是老馬識途。

但就在這時突然有人猛抽兩鞭，馬屁股上皮綻毛落，兩匹馬長嘶一聲，向左前方狂竄。徐錦心尖叫，徐步雲吃了一驚，但他頭腦清醒，立即想到，這兒的左前方是個十五六丈深的陡崖。要是連人帶車掉下去，八成包死不活。他的反應快，動作也俐落，來不及去撥那車門上的搭扣、一手抓住徐錦心，另一掌在車門上一按，鐍扣已脫落，車門大開，人已凌空飛落。

人在半空中，徐錦心尖叫了一聲。因爲他們已在陡崖邊緣上空，看下去好像已經在陡崖下的上空了。人落在崖邊，馬和車子衝下陡崖。然後是一聲轟然大震，在谷底迴盪着。一個人影像箭般射入柳林之中。徐步雲未看清此人的臉，甚至連身材也未看清。

只知道這人的速度奇快。這人似乎有九成把握把馬車及車中之人一起弄到崖下，所以頭也不回地走了。也可能此人不計成敗，只是要給他點顏色看看。但不論是什麼動機，這都是一個勁敵。

徐錦心還在發抖，她說：「咱們沒有下崖，似乎出乎他的意料之中。」

「走吧！此人倒不一定非馬上置我們於死地不可。也許只是一次試探。」

「試探什麼？」

「試試我的應變能力，甚至於我有幾斤幾兩？」

「好可怕！」

「所以妳以後少接近我，尤其是在未破案以前。」

那知她說：「他的確能嚇我一跳，可是要殺死我的決心却不容易。」

疑點重重的汪瑞

「三色荷包」喬嬌閉上門，熄了燈，把上衣扣子解開時，一個人影自後面閃近，雙手放在她的小蠻腰上，還嗅了一下，說：「好香……」喬嬌本可以用普通婦女的尖叫方式應付。但是，在這暗室之內，對方又不是普通色狼，自然有失身的危險。她的身子一偏一挫，在黑暗中閃電折騰了三五手。那人退到三步之外，坐在炕緣上說：「果然不是普通的荷包！」

「劉大裕！狗到天邊吃屎。我早就知道，你是茅廁坑裏吹喇叭！臭名遠播。」

「喬嬌，我沒有一點惡意，像妳這樣聰明的人，難道還看不出我對妳……」

「你給我滾！」

「俗語說：伸手不打笑臉人！喬嬌，我劉大裕沒有徐、呂二家的名頭大，也沒有徐步雲那麼年輕英俊，但是中年人體貼，痛癢相關。只要妳點點頭往炕上一躺，劉某就在青島市給妳開個大客棧……」

「閉上你那一張臭嘴！你把我當什麼人？」

「妳難道不賣？嘿嘿！只不過是僅僅批發而不零售罷了！」喬嬌見多識廣，才犯不着爲他發火呢！她哂然說：「批發也好，零售也好，就是輪不到你！」

劉大裕乾笑一聲，說：「喬嬌，咱們談點正經的吧！」

「沒有什麼好談的！快滾吧！」

「告訴我，妳是哪條綫上的？」

「妳娘是哪一條綫，我就是那條綫上的。」

「喬嬌！妳要放聰明些，妳在此當爐賣酒，也不過是爲了個『財』字，現在有一條發財的路，我以爲妳夠這條件……」

「噢！無怪這兩天左眼跳個不停呢，俗語說：左跳吉，右跳凶。原來是有一單財運。」

「對！俗語說：人無橫財不發，馬無野草不肥，喬小妹！妳得仔細考慮！」這一換了稱呼，喬嬌混身都起了鷄皮疙瘩。

「那就請你說說看，是什麼財路？」

「這件事關係重大，所以全憑互信互諒，喬小妹！只要妳今天晚上爲我開此蓬門，事後先付妳一萬大洋青島瑞蚨祥的票子，然後每月可得三萬到五萬大洋。所以今晚妳的表現，就等於是宣誓入夥……」

「哼！宣什麼誓？入什麼夥？你都不敢推心置腹，還開口小妹閉口小妹地，簡直是想吃龍肉——又不敢下海。你還不給我滾？」

劉大裕也不單純，他說：「喬小妹！話不是這麼說，這種事成則一伙，敗則陌路，爲了安全，走路不能留脚印。如果妳有意入伙，只是對我劉大裕沒有胃口，也請發誓，照樣入伙。」

「喲……還要發誓，是你找我，可不是我求你，況且，我一生又沒發過誓。要是沒有誠意，今天晚上就是陪你一夜，就不必發誓照樣入伙了嗎？」喬嬌轉彎抹角是在套他的話挖他的底。

「我說發誓，是指談談妳的來歷。」

「我要是有來歷，人家會把我當成賣的？再說，你光談我的來歷，你這發財的路子到底是什麼路？一字也不吐，我就是有意賺那大錢，也放心不下哪！」

「喬嬌！我相信妳在此的目的不是開酒館，賺這點鷄零狗碎的錢，必然另有圖謀。」

「對！我是殺人的通緝犯，不過是在此避難。你劉大爺高抬『龜』手，放我一馬如何？」

「這樣行不行？現在我先付妳三萬大洋，絕對是瑞蚨祥的銀票，然後才一起發誓……」

「幹嘛？要開私娼館？那倒可以談談。既然你橫看竪看，我只是一個拉舖，闖門和過夜的料子，乾脆就找幾個長頭髮，大張旗鼓地幹，反正這鎮上什麼都不缺，連棺材舖都準備大幹了，只缺一家像樣的，和青島平康里一樣的妓女戶，聽說你的二太姨來自天津，是唱秦腔的名花旦，你妹妹劉芸卿嘛！也像個萬人迷，再找幾個鼻子眼睛像模像樣的鄉熊大閨女，由我調理一下，包你生意興隆，一個月賺他幾萬大洋，可也不是一件難事……」

「媽的！妳可別不識相！」劉大裕自床邊站了起來，像一頭山豬，喬嬌不能不防他一手，他說：「『三色荷包』！妳別故弄玄虛，有人踩妳的綫。」

喬嬌淡然說：「是嗎？我說劉大先生，有沒有人也踩你的綫呢？」

「好好！妳的門禁森嚴，姓劉的今夜連乾舖也沒有拉成，可是妳要記住，姓劉的有一天非睡妳不可！而且還要妳表演一手。」

「我替你說了好不好？」喬嬌拉開了門，劉大裕衝出來。喬嬌低聲說：「是不是滿床飛？」

劉大裕肺都差點氣炸，儘管臨走時故意顯示今夜來此純是爲了色。却也想到喬嬌不會看不出來，他的確有意掘她的根，然後收羅延攬之。

劉大裕早就沒有影兒了，喬嬌「格格」笑着閉上房門，一迴身，嚇了一跳，床邊上又坐了一個大男人。

「喲……我說小白臉！這可眞是茄子開黃花……變了種啦！是那一陣風把你徐大少吹來啦？」扭着無骨的蛇腰，已坐在徐步雲身邊。

「喬嬌！這種出手闊的大嫖客妳都不接，妳打算接什麼豪客呀？」

「豆腐青菜，各人所愛，我呀！就是爲你留着的。」

「爲我留了什麼？」

「落花本非無情物，化着春泥更護花。」

徐步雲早知她不是凡粉俗脂，更不像風塵中人，不過故示落拓而已，像這種適當應用的古人名句，肚子裏沒有墨水是辦不到的。他自然知道她每用古人名句的深意。

「罪過！鞭抽騾子馬也驚。劉大裕不就是個例子。」

「他那能和你比喲！」

「龔定庵曾說：可憐珍珠千萬字，贏得千秋女兒心。」徐步雲喟然說：「我憑什麼？」

「就憑你的正義感和那股憨勁……」

「喬嬌！我們談點正經的吧！正如劉大裕所希望知道的，妳到底是那一條綫上的？」

她笑笑，有點吊兒郎當地，說：「依你看呢？」

「我估不透。尤其對於剛才露的那幾手。」

「算了吧！那是北平天橋賣大力丸的張德功敎的，唬唬劉大裕這貨色可以，和你比，還差一大截呢！」

「妳別鑽遊磨坊兜圈子啦！妳和汪瑞有點相似，叫人摸不透。」

「那你就仔細摸摸看。」

「別逗啦！喬嬌，本鎭的麻煩已經夠多的啦！希望妳……」他離開了床邊。

「放心！我不會抽你的腿。但想抽我腿的人却不在少數。」

「眞的？」他們面對面，都可以看清對方的臉，甚至臉上的表情。雖說人心隔肚皮，而她所予人的印象又是高深莫測，但此刻她的神色却是安詳的，光明的，甚至是聖潔的。

「當然是眞的。」她說。他第一次和她這麼近，也是第一次在暗室中，更是第一次體會到爲什麼所有的男人都對她有興趣了。她身上好像有特別吸引人的東西，是其他女人所沒有的，即使和呂愛君及徐錦心坐在一起，耳鬢廝磨，也不會有這種心跳耳熱的感受。

「放心！我也不會抽妳的腿。」

「謝了！你是不是想問我幾句話？」

「不錯。但和劉大裕的方式不同。」

「我能告訴你的，現在就可以說。依我看，兇手的最初目標只有兩個，以後又增爲四個，再以後當然會越來越多。」

「我懂妳的意思，增爲六個時，其中兩個是否有我們徐家叔侄？」

她點點頭說道：「我的看法不知對不對？」

二人幾乎同時伸出手來，連擊三掌，然後他掉頭就走了。喬嬌在黑暗中站了很久。人雖走了，但想起剛才說的：「落花本非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那兩句詩，不由臉上熱烘烘地。

× × ×

徐步雲到祠堂轉了一下，和藍老大談了一會，這時已近午夜，看到藍老二的靈柩，就更不會忘記藍老二被捅那天，他禱告的話：「藍老二，你慢走，我要是能爲你復仇，兇手和你一道走，如果不能，我和你一道走。」

× × ×

李太平的棺材舖本來不大，過去只有他和一個小徒弟幹活，一個月不一定能賣一口棺材。由於經常無貨應市，而且手工也不夠細，鎭上死了人大多到七里外的鎭上去買壽貨。但這次李太平大批進貨應市，不免啓人疑竇。他怎麼知道棺材的銷路會好起來？

李太平在此鎭開業，也僅有兩年多的歷史，平常也很少和人來往，也許是鎭民忌諱和他打交道吧？似乎只有劉大裕手下的痲子和「五腿狐」偶爾去聊聊。

打更的一點也不含糊，二更天了。梆子及鑼聲在今夜聽來，有點凄涼味兒。

太平棺材舖門外來了個三十五六，揹着布袋的漢子。這漢子一進門，另一個人自前門走了過去，竟是汪瑞。進了大門的漢子在院中吆呼着：「李掌櫃在家嗎？」

「在，在！是那一位？」

「我是于大年，關於那批壽貨的錢，李掌櫃的能不能給結算一下？」

「噢！是于掌櫃的，您快請進來坐。」李太平佝僂着蝦似的身子肅客，這老小子做了大半輩子棺材，將來用一口小號的也就夠了吧？

到了屋裏，滿地都是木屑，小伙計還正在刨木板呢。李太平說：「大狗子！這麼大了！也不帶眼，來了客，就不會拿烟倒茶嗎？」小伙計急忙放下刨子去倒茶，于大年放下布袋，坐在李太平拉過的竹櫈上說：「李掌櫃的！自己人別客氣。」

李太平乾咳了兩聲，說：「于掌櫃的，這一次在寶號進貨十一口壽材，却只賣出兩口。這大概你也知道，雖然有壽材的只有四個人，却因爲徐、呂二家的新郎和新娘人家不用這種貨，所以只有一個賣藥的和一個圓光的江湖人各買了一口。所以這兩口的錢我先付，剩下九口的錢要緩一緩。」

于大年顯然不大高興，說道：「李掌櫃的，咱們當初可是講好的。貨到七日之內，你先付三口的錢，剩下的一個半月付清。」

「這……」李太平顯然想賴也賴不掉，說道：「于掌櫃的！這話我是說過，可是壽貨這玩意，可不像買一包洋火那麼簡單呀。」

「這我也知道，你先付了三口的錢，一個半月之後，要是剩下一兩口還沒有脫手，咱們再商量。」

李太平沒有再說什麼，就進去拿錢，還撥了一下算盤，不一會，拿出一個紙包，看樣子像是兩捲大洋，約百十來塊。于大年接過掂了一下，就放在布袋之中，李太平還說：「于掌櫃的！銀錢過手，當面點清！」

「錯不了！李掌櫃，我還要趕回去，一個月後再見了！」

「不送！不送！」李太平送客出門。這漢子轉過街角，那兒拴了一匹驢子，漢子把布袋往驢背上一搭，正要上去，忽然背後有人說：「于掌櫃！辛苦你啦……」就在這說話功夫，一手推人，一手伸入布袋內把那紙包抓在手中，有備而來，謀定而後動，所以乾淨俐落。

于大年被推了一下，想去阻止已來不及，回頭一看，這人斯斯文文，蝦皮似的身子和李太平的德性差不多。于大年並未輕視汪瑞，最低限度，他把汪瑞當做了剪綹的高手。他「嘿嘿」冷笑說：「閣下連棺材錢也敢搶，可眞是葷腥不忌呀。」

汪瑞笑笑：「儂把阿拉當洋盤呀？拆那！」

于大年閃電欺身竟然沒有搶到，汪瑞閃了開去，這一下于大年可就不敢輕敵了。衡量情勢，不便喧嚷，更不便在此大打出手，和解才是上策，而且必須儘快。「老兄以爲這是……」

汪瑞說：「迭格東西本來是藥，可惜國人用錯了！儂拿去害人，阿拉要它却是救人。現在阿拉貨色收訖，儂是自己上路還是要阿拉送你一程？」

于大年知道不能善了，非硬上不可，伸手自驢背鞍上抽出一柄七首，一字一字地說道：「媽的！現在你交出來還不算太晚……」

「晚啦！小癟三！自儂接過李太平這包東西，儂的一切都完了——！」

于大年在三分幾秒內划出三五刀，汪瑞却換了六七個方位。于大年的血色自臉上消失說：「老兄是那條綫上的？」

「儂犯了大錯，阿拉是來處決儂的……。」只聞于大年驚呼一聲「大旗飄」，人巳原地塌下。

而汪瑞的動作簡直俐落無比，挾起屍體上了短牆，越過五七家屋脊，又跑到太

平棺材舖後院內，把屍體往棺內一丟，蓋上棺蓋。但他一轉身，有人在另一棺後低聲說：「見一面分一半……」

汪瑞微微一怔，那黑影巳撲過來，却是眼花撩亂的一片腿影。二人心裏都有數。汪瑞也許忌憚這「蟠龍八腿」，也許是不願亮相，抽身急退。那黑影再次逼近時，汪瑞揚手擲出一包沉甸甸的東西。由於這包東西和于大年接自李太平手中的一包東西完全一樣，所以這黑影不能不接。

但他接在手中就知上當，而且也非常佩服汪瑞這人的精明和刁滑，似乎先有準備，預備了掉包之物。由此可見，他對李太平及于大年的事巳瞭若指掌。黑影就是徐步雲，追出來時，汪瑞巳經走遠了。想想汪瑞和于大年的交談，像是同伙，又像是故弄玄虛。

徐步雲折回來找李太平，這是另一條路，但是，眼見李太平巳開了後門，自小後街向轉角處狂奔。一看就知道，就連這個棺材舖的掌櫃的，也不是泛泛之輩。徐步雲轉過彎時，巳聽到那毛驢長嘶一聲，揚蹄狂馳。奔向鎭外，而且同時聽到一聲慘呼。接着傳來了「唰唰」摩擦之聲。

接連有六七聲慘呼及呻吟聲，就只有人體和地面的摩擦聲了。這是個怵目驚心的場面。徐步雲楞了。他想不通李太平爲什麼落下驢背被拖死？以他的身手，而驢背上還有鞍子，這不大可能呀。有一個可能是鞍索斷了一根，連鞍帶人一齊翻下，但仍然有一根未斷，拖在驢後。

但這想法立即被他推翻了，要是鞍子也在地上拖着，聲音會更大些，毛驢早就沒有影子了，他却聽到背後冷笑了一聲。一聽就知道是總團練的聲音。果然，徐季堂也站在他背後十步外發楞，且有無奈之色。

「這一切大叔也見過了？」

徐季堂沒出聲，似在想什麼。

「大叔爲什麼不及早出手？」

徐季堂喟然道：「也許我們叔侄的想法一樣，都把汪瑞低估了些。你接到那包東西是大洋吧？」

「不錯。」他掏出來嗅嗅，說：「但上面有芙蓉膏的味道。」

「這就是了，汪瑞和他們必有關係，要不，就算他精明，也不可能事先連那包芙蓉膏的紙包以及大小都弄得一樣而用來掉包。」

「是的！大叔！這證明汪瑞和他們是同伙，可是我總覺得汪瑞這個人……」

「你是不是以爲他不應該殺他們的同伙？」

「那也不見得。」徐步雲不必在大叔面前有太多的疑問，他要展示自己的卓見，說：「他殺于大年，可能是因爲發現我們巳咬上了他們的尾巴。」徐季堂微微點頭。

「還有，我猜想，李太平落鞍拖死，也可能是汪瑞弄的手脚。」

徐季堂又點了點頭，他從不誇奬自己的侄子，是因爲他絕不希望侄子再幹這一行。

「但是，汪瑞似乎剛才並未接近李太平，他怎能使他落鞍拖死？」

「用暗青子，甚至於一塊石頭。」

「但是用暗青子會不會留下殺人的證據。」

「對，用石頭有其可能。但天暗怕不中，或不具致命威力，所以他很可能用另一種東西。」

「什麼東西？」徐季堂似乎巳知道而是在考他的侄子。所以他那炯炯的目光一眨不眨地盯住徐步雲。

「也許是他常用的治病工具……」徐步雲說得巳很含蓄了，這很容易猜到，就是鍼灸的銀針。這種銀針長短及粗細不一，有的長逾一尺，可以穿臏，有的僅二三寸。有的粗逾火柴棒，有的細如頭髮。一個高手利用這種針作暗青子，尤其是大夫，那太方便了。雖然徐季堂還不能證實侄子的判斷，由於二人同時猜到這點，足見有八九成可能性。徐季堂第一次承認侄子絕對不比他差，甚至以年齡作全盤比較，他還輸給侄子一籌，因爲他自己這邊還要加上二十年的經驗。

叔姪二人一言不發，順着毛驢所去的土路，用手電筒照着找尋，才不過走出三四百步，果然發現一根約四五寸長的銀針。針上沾了些細泥，表示針上本來是有點血漬的。地上拖過的軌跡上，血肉模糊，且有毛髮。因爲人是頭部着地的。叔侄二人深深地交換了一個眼色。徐步雲看出，大叔眼中充滿了安慰和嘉許。他自己當然更加愉快。

「從此以後，我不再……」說到這裏突聞一連奔馬聲，只見那匹毛驢又奔了回來，鞍子還在背上，李太平的左脚扣在馬蹬內，一個頭顱巳被拖光了毛髮和皮肉，只剩下了不完整的顱骨。即使上身的雙臂及雙肩也露出了皚皚白骨。

「大叔，你還有什麼發現，還有那些人物可疑？」

「劉大裕和他的部下。但是，這比幕後扯着那根綫的人，還差得遠。」叔侄二人正是英雄所見略同，然而，到目前爲止，知道的還是少得十分可憐。

× × ×

徐季堂和姜文輝由如歸客棧掌櫃的陪着叫了半天門，汪瑞才連連打着呵欠下了床，說：「拆那！又是什麼人得了急病，三更半夜地……」

門一開，汪瑞一楞，連忙哈着腰說：「總團練，原來是儂，快請進來坐，儂哪裏不舒服？」

徐季堂游目四掃，床上像是睡覺的樣子，天雖熱，似仍搭了一件被單。身穿內衣短褲，小腿很細，皮肉倒是相當白嫩。

「汪先生！」姜文輝說：「你剛才倒是忙豁了一陣子啊！」

「阿拉忙……忙着睡覺，莫非姜先生有什麼毛病，儂要鍼灸一下？」

「哼！你少他媽的水仙不開花……裝蒜！」

「姜先生……」汪瑞笑容一收，說道：「貴鎭出名，人所共知，是因爲有了徐朗軒和徐總團練，他們光明磊落，以理服人。姜先生既爲總團練的助手，這樣不問青紅皂白就出口傷人，這可眞是令人扼腕啊……」

「你還要裝？」姜文輝說：「你眞以爲本鎭的人都是酒囊飯袋，你睡了半夜的

覺，眼睛會沒有睡態？」

「嘿！姜先生，睡覺你也要管，可眞是一根筷子吃蓮藕——挑上眼啦！」

徐季堂揮揮手，阻止二人說下去：「汪大夫，我說過，你來本鎭，徐某非常歡迎。汪兄剛剛抬擧徐某，也非常感激……。」他深深嘆口氣說：「本鎭近來發生一連串的慘事，汪先生不會不知道，徐某手下查案，也許有時操之過急，語言上不夠溫和，汪先生務請包涵……」

「哦！總團練！儂那能！客氣，客氣……」

「那麼汪兄可否回答徐某幾句話？」

「總團練，儂自管問，阿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汪兄！剛才你在李太平棺材舖中的一切，我們都看見了。甚至對汪兄殺死于大年和李太平的手法及細節，都曾目擊，汪兄！大丈夫敢作敢爲，其實他們販毒作奸，人人得而誅之，只不過汪兄的方式不太妥當而已，但儘管如此，徐某仍可保證，只要汪兄坦承作案經過及動機，並交出那包東西，一定不讓汪兄負担太重的法律責任……」

汪瑞一臉惶恐之色，攤着手說：「總團練！儂迭格話阿拉就弗懂啦！汪某睡得很早，怎麼會去棺材店，又何曾去殺人？迭格……迭格事體阿拉簡直暈了頭啦！」

徐季堂面色一沉，取出手中銀針，說：「汪先生！這是你的銀針吧？」

汪瑞看了一下，神色一直很泰然，連連搖頭，說：「迭格東西，好像是汪某所有，怎麼會在總團練手上？」

「那就讓我直說了吧……」徐季堂把經過細說一遍，又說道：「可見汪兄是個有心人，掉包是預謀，手法俐落，身手就更不必說了。人證物證俱在，汪兄又何必狡賴？」

「儂迭格誤會可大了！阿拉前天失落了一根銀針，不知道是何時何地遺失的，儂要是以這根銀針作爲物證，汪某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

徐季堂說：「汪先生，恕徐某職責在身，只好搜搜看了。」

「儂儘管搜，閒話一句！」

姜文輝喊進兩個部下，加上他自己，三個人仔細地搜了將近半小時，一無所獲。徐季堂這才更覺得此人刁得可怕，八成是在逃回客棧途中，把那包東西藏到別處了。

「好了！不用搜了！」徐季堂揮揮手，兩個部下退了出去，他說：「汪大夫！深夜打擾，深感不安，職責攸關，諒你不致見怪。」

「儂那能？阿拉不敢……」哈着腰把衆人送出門外。

出了客棧，徐步雲在團總部等候，他剛才也在汪瑞的後窗外暗中觀察他的言行擧措。徐季堂坐下來說：「文輝！咱們遇上了最難纏的對手了！」

姜文輝送上一杯茶說：「明明是他幹的。」

「捉賊拏贜，可惜未拿到贜物。今後不能擒住他，也要叫他受點傷把他擒到才行。」

姜文輝說：「從現在開始，在他身邊插兩根旗杆。而且要機伶的貨色。步雲你有什麼意見？」

徐步雲攤攤手說：「盯人很難，尤其是盯這種滑不留手的人物。」

× × ×

天上無月有星，白天的燠熱，至午夜已完全消褪。在這徐家大宅後側的岩層上，有好幾塊平坦的大麻石，過去徐朗軒常來此賞月吟風，現在來此，是受了寂寞的驅策。當然，也想一個人在此靜靜地想一想。

本來徐步高和徐步天都在一邊保護，他叫他們回去，不必干擾，連徐季堂派來暗中保護他的人，也被他遣回大宅去了。這時無獨有偶，那位風姿綽約，衣着儉樸，却又高雅脫俗的少婦莊靜也徜徉而來。

「咦？徐大哥，不……徐專員也在這兒。」

「嗨……嗨！是的。心情苦悶，無法成眠，出來走走，莊靜，專員是十年以前的稱呼，早就不合時宜，就像剛才那麼叫如何……」顯然，徐朗軒多少也有點激動了。

難怪，他喪偶十七年，現在才五十一，一直沒有續弦，故舊重逢，又是如此善解人意，人非草木，要是仍不動情，也嫌太無情了。

「大哥在嘆氣！」她悠悠地：「身子要緊。」

「莊靜！妳剛才不也在嘆氣？」

「沒有呀！」

「看妳！這就不實在了。」

「大哥，在您面前不老實太罪過，嗨！有些事眞叫人……」

「家家都有本難唸的經啊！」

「也許小妹這本經換了別人，根本就無法唸呢！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當初也是我眼沒開光，其實也是因爲家母有病，當時急用錢，而他手頭又有點錢，可是跟了他以後，像變了一個人似的，打罵不當一回事的。由於他的脾有毛病，聽醫師勸告就到這山上養病，空氣好，又靜，那知他根本不聽大夫勸告，不能做的事，他還要做，罵人打人也是照樣，我看他……」二人交換了一個靈犀一點的目光，表示互相了解對方的心意了。

「在這兒沒有找大夫看看嗎？」

「找啦！鎭上剛來了個姓汪的鍼灸大夫，是江浙口音，看樣子是眞有一套，人家就特別叮囑，絕對要停止那個，可是：：」她甩甩頭表示痛心疾首，關於她的男人，上次徐步天聽到二人吵架，回去對徐朗軒說了。而徐朗軒和莊靜在此相遇，也已經私下談了五六次。每談一次就增進了幾分的瞭解。

「莊靜，忍耐點。」

「我知道，大哥，爲了你，我也要忍耐。」

「對！就算爲我吧！」

「大哥！我……我配嗎？」簡直是太明顯了。

「莊靜！」他走上一步，握住了她的手，四目相觸，已能溝通彼此的心意。而且徐朗軒發現，她那平常十分平靜的美眸中，突然充滿了火樣的熱情。

他自也有一股衝動，日來煩心的事加上十餘載的獨身，一腔熱火似的情愫簡直要決堤而出了。但他畢竟還沒有去擁抱她，儘管他有此衝動。他忽然自身上掏出了在家寫好的一張字條交給她，雖無月光，也勉强可以看清字跡：任憑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她的手在抖，那字條「唰唰」作響，太激動吧？這也難免，俗語說：「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錯是已經錯了，也許還不算太晚呢！

「大哥……」她那美眸中閃着淚光，伏在徐朗軒的胸前。在這瞬間，他的煩憂已完全消失了，也自覺年輕了許多……此刻，在徐家大宅左前方，徐步天本想保護爹而被遣走，他希望妙玉能出來，但他知道，這麼晚了，不便打擾人家。

然而，他仍然以一根食指伸入口中吹了三聲，這口哨很響，山谷迴應不絕，只要三聲，妙玉不出來那就是不能出來了。徐步天悵然轉身，有人一手搭在他的左肩上，這小子反應不算慢，儘力閃避，那隻手還在肩上，回頭望去，他叫了起來：「徐大哥，只有你才能做得到！」

「步天，你剛才吹口哨幹什麼？」

「好玩！」訕訕地。

「你敢在我面前說謊？」

「徐大哥！反正我不是去做壞事就是了！」

「那也不一定。你未必能判斷好事和壞事。」

「不，徐大哥！你不能說妙玉不是好人。」

「妙玉是誰呀？」其實他是早已知道了。

小徐大致說了一些，保留了一些，對於父親和那位莊阿姨的事他也知道一點，但却沒有說。他以爲妙玉好，莊阿姨也好，何必說出來呢？而妙玉又是莊阿姨的外甥女，也沒有什麼抵觸。

徐步雲拍拍他的肩胛：「記住！人在情愛之中，最容易迷失，你要小心。」

「徐大哥！我知道。」

「還有你令尊的安全，千萬不可太大意。」

「這更不必操心。」徐步天說：「徐大哥，你教我的功夫恐怕不是好的。」

「那怎麼會？」

「要不？怎麼我和你差得那麼遠？」

徐步雲道：「那是你努力不夠。小弟，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加倍努力吧！」

此刻在七里外鎭上呂家大宅內的書房中，漆黑一片，却有低細的談話聲：「呂建舟！七天期限快到了！你要交白卷？」這是個女人的口音。

「請再寬限一週吧！」這是呂建舟的哀求聲。

「你有把握說服他們？」

「不是十成十，但有八、九成。」

這女人口音道：「可是你要知道，多拖一天，多一分危險，除了徐家叔姪，還有身份不明的一個女人，很不好纏，只怕夜長夢多……！」

呂建舟說：「如果能不戰而屈人之兵，那是『上兵伐謀』，和神醫的『上工治未病』各有千秋，務請三思。」

「徐朗軒眞的也會……」

「我們二人友誼深厚，他雖有喪弟之痛，但他也是識時務的人。」

「好！呂先生，我就自作主張，再寬限一週，絕不再延，到時候可別怪我們不再留情，你要知道，你們全在我們勢力的控制之下，千萬別作傻事。」

「夫人不要多疑。」

這女人出了呂家大宅，就向南疾馳，可惜呂愛君跟出來就不見了，只不過她猜出這女人是去了徐家大鎭那個方向，她矛盾極了，聽了這些話，她隱隱猜出父親可能要做一件出賣良心和朋友的事，想告訴徐步雲，又拿不定主意，如果不告訴他，又覺得良心不安。

× × ×

才不過七天，這小鎭上死了六個人，其中有兩個人的籍貫不明，那就是弘一居士及于大年，于大年雖自稱是數里外的一



喬嬿突然拔下髮上的大槓子針順手一刺，他便尖叫起來。

家壽貨舖的掌櫃，那不過是藉口，調查之下，根本沒有這個人物，鄉公所老是墊棺材本就不堪負荷了。

李太平批發鴉片，相信還有嗎啡及紅丸。（日本利用鴉片做的再製品，服用方便，不必用吸食工具，如鴉片要用烟槍及烟燈等，而嗎啡又須用針注射，白麵較方便，仍要把烟捲兒踩實，倒在空的一頭點燃吸食，而紅丸只要入口一吞即可。）

在滿清末年，齊、魯一帶不論市鎮鄉村，凡是有錢人家，要是沒有一副上料的烟具（烟槍、烟燈及烟籤子等等），那就不夠派頭，有的人家有兩副，那時有些大官在烟榻上談國家大事，生意人也在吞雲吐霧之間談生意，民初的軍閥，不抽鴉片的幾乎如鳳毛麟角。李太平手中的毒品，來自何處尚不可知，起碼知道運輸方式是利用進貨的壽材帶到鎭上來，由此可知，在未發現之前，經李太平出售的毒品，不知有多少了。

「樓兩層」在吃大鹵麵，他對胡隆說：「小胡！李太平這個老小子這下子眞的太平了，賣了半輩子棺材，他也只能帶走一口薄棺，他奶奶的，我簡直都不認識他了！」

徐步雲一到，喬嬌連忙到櫃枱內去照照鏡子，然後爲他端上她特選的四個小菜碟和二兩絲豆燒。

「五腿狐」的賊眼瞪着她那扭得一些登徒子心頭癢癢的屁股，在她經過他的桌邊時，「五腿狐」伸手想佔便宜，喬嬌好像沒注意，却拔下髮上的大槓子針順手一刺，「五腿狐」尖聲叫起來：「×你娘啊！小白臉能摸，俺就不行？俺可眞是命苦啊！」

喬嬌說：「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滿升，你認了吧！」

「五腿狐」吮着手上的血詛咒着：「×你娘！眞是城牆上拉屎——好高的眼哪！怎麼？大爺的錢不是錢？」

這時外面一陣喧嘩，食客紛紛向外望去，只見鮑雷扭着痲子一臂，站在門外張望着。

「請問總團練徐季堂在不在？」

「樓兩層」口中還有大鹵麵，說道：「他奶奶的！徐季堂這名字也是你隨便叫的？」

「你姐！我找徐季堂有事。」

胡隆道：「你他奶奶的有什麼正經事？一天到晚打架惹事。」

「去你的，我眞的有事，我抓到了兇手！」

「兇手？什麼兇手呀？」

鮑雷說：「就是殺新郞和新娘的兇手呀。」

「樓兩層」一樂，噴了胡隆一臉的大鹵麵，此刻鮑雷見徐步雲也在，他說：「總團練不在總部也不在此，我先把兇手交給你也成！」

徐步雲自然不信痲子是兇手，即使是也輪不到他抓痲子獻功。

「鮑兄有什麼事？」

鮑雷說：「怎麼？大爺剛才的話你沒聽見？」

「抱歉，在下沒有注意聽。」

「小老弟，以後出門把風子帶出來，我擒住了兇手，請你代收一下。」

徐步雲道：「交給我？我算幹什麼的啊？」

「你不敢收？」

「不敢！」

「對！你算哪頭葱？」鮑雷扭着痲子離開門口說：「到總部去等總團練去。」回頭又對喬嬌說：「相好的，待會總團練來了，偏勞妳說一聲，就說我在總部等他交人，等我領了五萬大洋獎金，大爺帶妳到上海遊埠逛逛去！」

那知喬嬌譏諷道：「我看你是狗掀簾子——全仗一張嘴，抓兇手嘛！還輪不到你！」

胡隆道：「小徐，你看痲子是不是兇手？」

徐步雲道：「是不是我不敢斷定，但我敢說鮑雷抓不到兇手。」

「樓兩層」說：「那麼剛才鮑雷在門外扭住痲子說他就是殺死一對新人的兇手，痲子爲什麼不吭聲？」

「有理！」徐步雲說：「這有兩個可能，一是可能痲子不屑反駁，見了總團練再說，另一可能是……」他示意走人。

胡隆追到團練總部，鮑雷和痲子剛到，另有一個弟兄在看門，總團練還沒有回來。

胡隆大馬金刀地往總團練的椅上一坐，說：「姓鮑的，痲子眞是兇手嗎？」

「媽的！羊欄冒出叫驢來啦！你算什麼東西？」

「要是眞實的，我就去把總團練找回來。」

「當然是眞的。」

胡隆說：「痲子，你眞的承認是兇手嗎？」

痲子連眼皮子也沒撩一下，鮑雷冷笑說：「你他娘的有沒有撒泡尿照一照？你夠資格問嗎？」

這工夫徐季堂正好回來了，鮑雷說：「總團練，呂家緝兇的懸賞還算數吧？」

「當然！」

「那麼我把兇手交給你……」大力一推，痲子栽向徐季堂。

徐季堂皺皺眉頭，說：「鮑先生，你怎能證明他是兇手？」

「總團練，光憑我說不能算數，要他親自招供才成。」

徐季堂豈不知痲子的身手和鮑雷差不多？怎會如此馴服？就算他眞是兇手，劉大裕在地面上眼綫衆多，絕不會不在來此之前搶人的。他說：「劉冲，你爲什麼要殺死一對新人？」

「……」痲子沒有一絲表情。

徐季堂又問：「劉冲，是不是有人唆使你行兇的？」

「……」痲子仍不出聲，也沒有被冤枉的神色，徐季堂何等經驗，冷笑說：「劉冲，不管你是不是眞兇？既然鮑雷把你扭送來此，聲稱你是兇手，而你又不置辯，雖不能坐實你是兇手之嫌，至少涉嫌極重，所以不能不暫時收押。」

「……」痲子算是沉住了氣。徐季堂馬上取出了銬子，他本以爲痲子也許會反抗，但他伸出了雙手，乖乖地讓他銬上了。這工夫姜文輝也來了，兇嫌暫交他審

訊，徐季堂有事走了。

那知鮑雷追上來說：「總團練，兇手已移交給你了，能不能先付部分獎金？」

徐季堂說：「將來確定兇手是他，呂先生會親自發給獎金，鮑先生，我有一言相勸，聰明尚不足恃，何況並不聰明，可別搬起磚頭打自己的脚。」

鮑雷牛眼一瞪說：「這是什麼話？總團練，你好像不大歡迎這檔子事。」

這工夫一輛馬車停在如歸客棧門外，車伕跳下來時，掌櫃的已經迎了出來，他認識是劉大裕的車伕劉二：「劉二！有什麼事？」

「掌櫃的！那位姓汪的鍼灸大夫在不在？」

「好像在吧！誰要請大夫？」

「是二姨太的腿酸，老爺說新來的大夫對鍼灸很在行，不妨請去扎一針試一試看。」

那知鮑雷正好聽到，他說：「劉二，回去告訴劉大裕，二姨太的毛病我會治，尤其是在大腿根上扎針……」

劉二怒吼一聲，揮拳就打，鮑雷不屑和車伕動手就閃開了，徐季堂看到這一幕，心裏更有數了，也樂得叫姜文輝去審痲子了。

「鮑先生！你這又何必？」掌櫃的說：「人家有病請大夫，開這玩笑未免有失身份吧？」

「掌櫃的！你不知道，依我猜想，他的二姨太甚麼毛病也沒有，只不過閒得太久罷了，劉大裕那個雜碎，身子差到勁，却又充殼子，這簡直是佔着毛坑不拉屎的嘛！」

劉二又要撲上去，又被掌櫃的拉住，這工夫估計已把汪瑞請了下來，汪瑞一手提着藥箱，一手拿着金殼懷錶看了一下，說：「是哪一位？」掌櫃的引見了一下，汪瑞就上了車，車子走後，徐步雲也走出了青蓮居酒館。

× × ×

二姨太張妙香雖是唱秦腔的，談吐頗不俗，本來她反對鍼灸，却拗不過劉大裕，劉大裕把汪瑞請進臥室，張妙香落落大方地讓坐。

「夫人哪裏不舒服？」

「也沒有什麼，只是腿有點酸。」

「儂那能！迭格事體不能馬虎，阿拉看看好嗎？」汪瑞捲起方綢衣袖，這工夫二姨太就坐在床上了。

扎了兩針，取出艾草，叫劉大裕隨後再灸半個時辰，然後又爲他推拿。

汪瑞剛出大門，內間閃出一個人，要是汪瑞在此，再老練也會大吃一驚的吧？死了的人，怎會在劉大裕二姨太的內間中呢？只不過，也可能他根本不會吃驚吧？

那人說道：「三水萬這人靠不靠得住呢？」

劉大裕道：「他的身份不是很高嗎？怎麼會靠不住呢？」

「雙口和雙人萬呢？」

「都在掌握之中，草頭萬父子加上那些二三流的嘍囉，也不堪一擊。」這是劉妙香說的。

「哦！那是三水萬殺了于大年及李太平……」

「那不過是臨時見事機敗露，隨機應變而已。」

「『三色荷包』那個娘們呢？到底是什麼來路？」

「有人正在摸她的底，她雖然不是我們的人，也絕對不是雙人萬叔姪的人。」

「痲子的事會不會有痲煩？」

「不會，但也沒多大用處……」

× × ×

此刻「五腿狐」和鮑雷在青蓮居泥着汪瑞談宮幃中的秘藥之事。尤其是「火靈庫」。

汪瑞說：「這種『火靈庫』性屬大熱，必須懂得疏解，要不必受大害，至於宮幃秘藥，古代種類繁多，不勝枚舉，有『阿蘇肌丸』、『春不老』、『秋石方』、『佛袈裟』等等，而其中尤以『紫葡萄』最爲著名。」

鮑雷說：「什麼叫紫葡萄？那裏有這種品種？」

汪瑞說：「迭格弗是眞的葡萄，淮上雜記載：明清宮闈中秘藥繁多，嬪妃爭以玉盤盛紫葡萄以媚上，形雖似紫葡萄，實爲巧奪天工之媚藥。」

汪瑞向喬嬌眨眨眼，喬嬌根本不理他，鮑雷說：「汪大夫會不會泡製媚藥？」

「阿拉弗做迭格缺德事體。」

徐步雲在櫃枱後門處，忽見胡隆在前外探頭向內看了半天又縮回身子，知道有事，他繞到前面，胡隆低聲說了幾句話。徐步雲知道對方必然有人追捉他們叔姪，就先到青蓮居去消磨一會，但他一進門，鮑雷說：「駙馬爺來了！」

「五腿狐」說：「不知道他有沒有服過『火靈庫』？」

三人大笑，其他食客却不笑，徐步雲也不理他們，伙計過來，他說：「十個蟹黃包子。」

那知鮑雷大聲吆喝着：「喬嬌！駙馬爺要吃你發麵的包子。」

× × ×

青蓮居剛上板，徐步雲就來了，喬嬌殷勤地說：「還有五六個蟹黃包子，和一條大黃魚，給你端上來。」

「用不着，來四両絲豆燒，一把花生米就成。」

「有現成的嘛！」喬嬌端上來時，胡隆也來了：「喬嬌！妳這麼體貼，誰說妳是『黑心、白臉、血手紅』呢？」

「胡大舌頭，你少貧嘴，老娘對他殷勤是看着順眼，你再胡說，我可不侍候你這個客人。」

時近午夜，有人叫門。

「喬姑娘！我是呂家管事呂崑哪！」

「呂管家！有什麼事啊？」

「喬姑娘！是這樣的，我們主人以爲，新娘和新郎雖然還要等案子有了頭緒才能安葬，也該請幾位僧道來超渡一番，就去請了幾位來，急着趕路嘛！也沒打尖，偏勞姑娘隨便弄點齋飯招待幾位出家人好不好？」

喬嬌早已在門縫中看到門外二輛馬車上有二僧、二道及兩個尼姑，但她以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她說：「呂管家！眞對不起！火灶已經封了，那要很久才能弄旺，我看你還是到別處去，或者到如歸客棧

去，他們也有大廚房，弄點素菜素飯也不難。」

「這……這……」呂崑說：「喬姑娘！我們主人也交待過，要是太晚了，請喬姑娘偏勞一下……」

這工夫門外傳來了數聲「阿彌陀佛」和「無量壽佛」的聲音。喬嬌回頭望去，似在徵求徐步雲的意見。徐步雲和胡隆把吃的端到一角去，然後向喬嬌點點頭。

喬嬌立刻招呼小二開了大門，二僧大約都在四十左右，剛剃過的頭青森森地，二道大約三十五六。二尼却很年輕，大約不超過三十歲，而且長得眉清目秀，還很標緻呢。「幾位師傅請進來吧！小號是酒館，平常也不賣素菜，尤其這麼晚了，可要委屈幾位。」

「阿彌陀佛！女施主忑謙，深夜打擾，罪過罪過……」一個和尚目光炯炯地打量喬嬌全身上下，然後率衆入內。

「小二！把大師傅叫起來，烙幾張餅，用豆油紅燒一盤豆腐，炒一盤豆芽，再做一碗磨菇粉條湯來。」

二僧佔一桌，二道佔一桌，二尼也另佔一桌。喬嬌說：「請問幾位師傅怎麼稱呼？」

爲首的和尚，大概也是年紀較大的和尚，正是十分注意喬嬌和徐步雲那個以單掌問訊說道：「貧僧無意，這位是師弟無念。」

道士之一說：「貧道天乙，這位是師弟太乙。」

尼姑自己介紹：「貧尼法靜，貧尼法妙。」

喬嬌道：「呂管家，待會兒幾位師父要住客棧還是要到呂府去？」

呂崑說：「我們主人的意思是一僧一道一尼三位師父在徐府唸經。（因爲新郎新娘遺體放在徐府）另外三位師父，暫住關帝廟。並希望停放在祠堂的藍二爺的靈柩也移到關帝廟集中一起超渡，一切費用由我們主人及徐大爺負担。」

「噢！呂先生和徐先生都是唸過書的人，也信這一套。」

呂崑說：「喬姑娘，其實這不過是我們主人及徐大爺的一份心意，他們總以爲要不是爲了他們兩家的事，以後這幾位也不會死。」

「對對，徐家和呂家，對這種善行是從不後人的。」

這工夫小二端上大餅和素菜，僧道的吃相並不太雅，也許是太餓了吧？兩個尼姑偶爾會向徐步雲那邊投射目光。吃完了，呂崑付錢，喬嬌不收，但呂崑還是留下一塊大洋駕車走了，小二又上了門板。

徐步雲來到總團練家，徐季堂也剛回來：「來了幾個出家人你知道吧？」

「我在路上見過，而且昨天晚上，呂建舟提過這件事。」

「我以爲那幾個出家人不帶架！」

徐季堂沒出聲，吸了一袋水烟，口中及鼻孔中冒着大量白烟，他的目光也像烟一樣茫然而無法捉摸。

「大叔不信？」

「我怎會不信，其中有個人，我還似曾相識呢！」

「大叔！是哪一個？」

「哪一個還不是一樣？」徐季堂喟然說：「不是大叔洩氣，雙方的實力相差得越來越遠了。」

「大叔把喬嬌和汪瑞加在那一邊？」

「不能不暫時列爲對手，我們加上藍家父女和樓、胡及姜文輝等人也不超過十個，有幾個也許還派不上用場。」

「可是這件事的變化很大，乍看是負，也許是贏。」

「你敢確定嗎？汪瑞是用左手的你也知道吧？」

「知道，大叔！但是鮑雷和厖子的事怎樣了？」

「大叔知道他們是在擾亂我們，但我却看出，他們非但不是敵對的，而且是同伙。」

「大叔！我也相信，本來以爲鮑雷是個惹事包、搗蛋鬼呢。大叔，呂、徐二位到底是否靠得住？」

「你要對他們有信心！」徐季堂神色一肅，還有點責備的意思。

「可是一些事實擺在眼前，甚至敵方對呂建舟施加壓力，呂建舟的臣服詞句我們都知道了。」他說了呂愛君兩次傳來了的消息，包括一個女人在黑暗的大廳中的交談。

可是徐季堂一點也不吃驚，他淡然說：「你能不能猜出這女人是誰？」

「大叔以爲是喬嬌？」

徐季堂搖搖頭，叔姪二人也許心靈相通，彼此心照不宣了吧？但對方到底是什麼措手不及雷霆萬鈞的陰謀？却仍是無法揣測的。所以他們不是怕，而只是苦悶。

就在這時，叔姪二人同時警覺，一前一後，追了出來，却未見到任何可疑之人，只見鄉長李德自街角轉過來：「徐老總還沒有休息？」

「我哪有這種命！」徐季堂說：「這麼晚了你要到那兒去？」

「來了幾個出家人，我也要照料一下，我的命也好不到哪裏呀！」李德苦笑着匆匆走了。叔姪二人交換了一個只有他們二人才能體會的微笑和眼神。

× × ×

喬嬌洗了個澡，自大浴盆出來了，白羊脂玉似的胴體在黑暗中散發着陣陣幽香，她用潔白的被單裹起胴體來到臥室。她未穿上內衣，往床上一躺，突然身子疾滾，人已在床前三步以外，冷峻地說：「狗賊！滾下來！」

原來這種大床上面有頂（像一個小房間，床門兩旁和頂上還鏤了花格，而床頂的木板距天花板，還有三四尺。由於床頂木板有細縫，上有灰塵，雖僅是少許灰塵落下來，仍然瞞不過她。

「儂那能！阿拉不過是想來和姑娘談談。」

「汪瑞！名醫往往和儒士連在一起，你的書唸到狗肚子去了？」

「儂不能罵人，迭格事體非秘密談談不可。」

「你快滾！」喬嬌說道：「你今天在很多食客之前大談媚藥，我就知道你不是個……。」

「儂別先罵人，聽阿拉一句話……」

汪瑞自床頂上跳下，突然閃電般地扣住了

喬嬌的左手腕。

喬嬌還是有點戒心，却仍然無法提防，其速度之快可見。

但喬嬌也不是好纏的，以攻代守，疾取對方致命要害，汪瑞只好放手，說：「不用打了！喬姑娘，儂的身手交關靈光，必定大有來歷，談談你的來歷吧！」

「你是區長還是鄉長？」

「也說不定，咱們是自己人。」

「哼！絕對不可能！」喬嬌穿上外衣，仍然小心戒備着，因爲她感覺剛才即使攻其要害。要是汪瑞仍不放手也能閃開，此人眞是高深莫測了。

「姓汪的！談來歷也成，先談一談你吧！」

「好格，儂聽着，」他側耳靜聽了一會，似乎怕有人在屋外聽到，現已證明無人，他說：「專賣天下環球珍奇海鮮！」

喬嬌突然一怔，看了汪瑞一陣說：「唯有徐鎮青蓮酒館一家。」

汪瑞笑笑說：「喬姑娘！你有資格去好萊塢演戲了。」

「你更有資格，可是有些事我一直不懂。」

那知汪瑞提手飛出一道冷芒。「奪」地一聲剁在床欄上，而汪瑞却已經穿窗而出。喬嬌拔下刀子，有一紙條……

這張紙條使她十分激動，驚奇了好一陣子。然而，徐步雲正好看到汪瑞自她的樓窗中穿出，甚至還看清了他的表情。他本就多少對喬嬌有點摸不透，也就不敢推心置腹，儘管她對他是如膠似漆，如今有此發現，更有點惱火。

他本想來個穿窗而入，登堂入室，挑之戲之，看看她是不是個褲帶鬆的爛貨，然後再予以揭穿，如果沒有私情，汪瑞爲什麼深更半夜穿窗而入？但後來他又打消了這主意。萬一自己想的不對，而是喬嬌遭了毒手呢？因爲他親自見過于大年被汪瑞殺了的身手。結果還是去敲她的房門。

「這麼晚了，是哪一位？」

「是我。」

「這可眞是稀客，幹什麼呀？」聽她的聲音，似乎剛剛睡了又被吵醒，不過這女人也很難說。

「請開開門，妳就知道幹什麼了！」

門開了！她披着衣服，仍可看到褻衣外的酥胸：「我是否可以進來坐坐？」

「隨便。」

完全是推心置腹的態度，徐步雲往床緣上一坐說：「好像有個人在這樓窗附近一閃而沒！」

「有人？」喬嬌說：「我剛剛睡了！沒有發現。」

好刁的女人，幸虧我看見了，要不豈不給妳蒙了？

「小心點！睡覺要警醒些！」

「我不知道！」

「那你就上床睡吧！」他指指床。

「你走了我再上床。」她仍站在三步以外，徐步雲心想，妳是想在我面前裝節烈女？在此以前也許還行，現在嘛！門兒也沒有。

「怎麼？討厭我？」

「要是討厭你，這麼晚了會請你進來坐？」

「眞謝了！那妳爲什麼不敢過來？」

「有時候年輕人喜歡玩火。」

「火在那裏？」

「女人就是火。」她說：「有一天我一定會把從娘胎帶來的寶獻給自己的男人，但現在不成。」

「怎能證明那寶沒有變？」

「我的寶難道自己還不知道？」

徐步雲撇撇嘴，他以爲她既未被殺，也未受傷，而汪瑞却又明明自她的樓窗內穿出，這還用再問嗎？起碼，她和汪瑞是一條綫上的人了。他說：「那我走了！我還以爲可以『先行交易』再『擇吉開張』呢。」他走出臥室外。

「現在不成，你會怪我無情嗎？」

「不會的！『無情』二字永遠不能加於『節烈女』身上，我走了。」他當然不是那種風流角色，而她也心照不宣，猜想他必是懷疑她和汪瑞有關係來探探虛實的。至於他對她故意挑逗，一是試她的節操，也是掩護他來此的眞正目的……摸底。其實喬嬌在他走了後，還在床上倚了半天才躺下呢。她倒希望他不是來摸底的呢。

驚心動魄破私梟

小木屋的男人死了，有僧道來唸過經。徐朗軒也不便過問。晚上妙玉還穿着孝服溜出來，和徐步天幽會。其實他們也未作什麼了不起的事，但他們之間進度比中年人快得多。

「妳姑父死了，妳好像沒有哭？」

「誰說的？」

「就算是哭過，也不過是應應故事罷了！」

「徐步天！不瞞你說，我不大喜歡姑父這個人。」

「爲什麼？他待你姑姑不好？」

「還另有原因。」

「不能告訴我？」

「也許有一天我會告訴你，但現在不成。」

徐步天仰臥在莊後山坡的石板上，說：「妙玉，我可以把心中任何一句話都告訴你。假如有一天有人不許我娶妳，我會一輩子不諒解他，就算我爹也不例外。」

妙玉眨着一雙大眼楞楞地望着他，臉上的表情一直不斷地變化。

「妙玉，你好像不認識我似的。」

妙玉忽然悠悠地嘆口氣，說：「不認識也好。」

「妳……妳是不是後悔交了我這個朋友？」

「你不懂。你還是個孩子。」

「噢！妳大，妳是孩子的媽？」

她打了他一下：「不要胡說嘛！我是說你根本不知道我的處境。」

「妳的處境會有什麼難處呢？過去你姑父在世，也許會受點氣，現在他死了，還愁什麼？難道妳姑姑也對妳不好？」

「哎呀，你不懂嘛！」她似乎有口難言。小徐見她那煩躁的樣子。本想安慰她，但她又匆匆離去了。

× × ×

「出家人！」徐季堂告訴姪子。

「出家人！」徐步雲告訴了樓、胡等

人。

「千萬小心出家人！」姜文輝告訴團練弟兄們。

有尼姑唸經，尤其是年輕的尼姑，有很多人到關帝廟去看熱鬧，但都被和尚無意擋了駕，就連姜文輝去也被下逐客令，只有鄉長李德，算是一鄉之長，無意不便使他下不了台。

「這像什麼話？我是鄉團的助手，有責到本區內任何地方走走看看，」姜文輝對徐季堂發牢騷：「出家人還怕看嗎？」

「樓兩層」說：「你這小子是不是瞪着一雙賊眼猛瞄小尼姑，所以那無意小和尚吃醋了？」

姜文輝和胡隆都笑了，徐季堂沉聲說：「不可胡說！我看你們始終沒有體會到一觸即發的危機，記住，從現在開始，重大事件傳遞！必須耳語。」

徐步雲說：「而且把我們的緊急集合地點移到祠堂去，這樣一來可以避人耳目，也可以和藍家父女一起，不會被人各個擊破。」徐季堂沒有反對。而胡隆自然十分贊成。

因他對小秋很有點意思。

× × ×

徐步雲抹着汗進入青蓮居，向小二要了酒菜，說：「喬姑娘，儂迭格待客方式就弗來斯了！同樣化銅鈿，爲什麼儂親自服務，阿拉就不成？」

「喲！我說名大夫，你可別拿我們生意人開胃，顧客嘛！還不都是一樣！」

飽雷在一邊對「五腿狐」說：「狐狸！你說顧客是一樣的嗎？」

這時門外一個滿頭大汗的人向內張望說：「汪大夫在不在這兒！」

「阿拉就是，啥格事體？」

這漢子是呂家僱的臨時工人，傻兮兮地，過去在鎮上替人家打打零工，名叫大寶子。大寶子說：「汪大夫！有個尼姑中暑發病，無意和尚叫我來找你。」

汪瑞丟下錢站起來，飽雷說道：「汪大夫，爲小尼姑看病，我免費作你的助手吧！」

「謝謝儂！」汪瑞回客棧取藥包，「五腿狐」和飽雷又有了取笑的資料。

「痧」是夏季和初秋常見的毛病，現象是中暑昏厥。主要原因的太熱加上空氣不流暢，也就是吸進去的碳酸氣過多）。好的中醫一定懂得「刮痧」，鍼灸大夫自然也會「放痧」，即使是普通人對於「刮痧」有些也可以自己動手。因爲輕微的痧，刮不出毛病來。

刮是用羹匙來刮，部位大致是頸後凹進部位，也就是「府風」和「啞門」二穴，眉心的「印堂」、「太陽穴」、「人中」及腿彎的「委中」和曲澤穴等。刮過後的穴道會出現紫紅或紫黑色。「放痧」是用針刺破「痧筋」，放出血液。（也就是回靜脈管，臂彎及腿彎的青筋。）

汪瑞取了藥包，大寶子代他提着匆匆來到關帝廟內，由於是小尼姑發痧，絕對不許其他人等入內。東西偏殿都是空的，上次弘一居士在東偏殿圓光被刺，如今棺木就放在東偏殿內，另外還有于大年及李太平的棺木。

所以，僧一道一尼是住在西偏殿內的，還特別爲法靜用木板隔了個內間，且用長櫈及木板搭了個床。另外一僧一道及一尼，在徐家作法事。當然，他們還要輪流到小木屋去爲莊靜的亡夫作法事，所以他們也夠忙的，這種大熱天，身上本已穿起袈裟，超渡時還要披上法衣，難怪會發痧的。

法靜躺在木板床上，一僧一道在門口監視不准外人進入。汪瑞發現，這毛病還很嚴重呢？刮過「府風」、「啞門」、「印堂」、「太陽」及「人中」等穴，暑有起色，但人還不能清醒，汪瑞急忙叫守在大門外的大寶子到青蓮居請喬嬌來。

「汪施主，是會不是有麻煩？」無意問。

「大師，儂不知道，這位師太情況嚴重，必須再刮前後筋骨。所以這需要一位女助手，比較方便。」

一僧一道大感爲難，但爲了救人，也只好這麼辦，而且汪瑞要找助手，並非不能一個人做，而是男女有別，有個女性在旁可避嫌疑，因爲一僧一道更不能進入觀看，也幫不上忙。

「汪施主看着辦，以救人爲先。」

大寶子飛奔去找喬嬌，而且一請就到，一僧一道對於喬嬌並不歡迎，想去把法妙小尼找來，可惜她在呂鎮，相距七、里，時間上來不及。

「喬姑娘，快把她的身上衣服脫下來吧。」

「外衣？」

「不，全部！」

「這……不是太……」喬嬌都有點爲難了。

「刮痧不能隔着衣服進行，喬姑娘，爲了救命，必須委屈儂和她了。」

喬嬌只好照辦，先脫去法靜的法衣，再去袈裟，二人不由相顧愕然，因爲裏面竟是一件水紅色的內衣，喬嬌只好爲她脫了這內衣，那知二人又是一楞，最裏面處，竟然是一件猩紅繡着劉海戲金蟾的肚兜兒。過去女性無乳罩，多穿肚兜，只有七八十歲的女性不穿。

出家的女性穿不穿，外人不知道，但絕不會穿水紅色的內衣和大紅色的肚兜吧，汪瑞和喬嬌交換了一個眼色，肚兜本應取去，那就一覽無遺了，只好不取，先刮脊椎骨，出現黑紫色，再刮前面第七八九三根肋骨，這尼姑的肌膚倒是十分細嫩。

一根根肋骨之間，都呈現紫色，不久法靜悠悠醒來，長長地吁口氣，竟喃喃地自語着：「好……好俊的對手……」當她睜眼看清了這兩個陌生面孔時，她似乎大吃一驚，坐了起來。雙手捂胸：「你們是什麼人，滾出去！」

「儂那能？阿拉是個大夫。迭位是青蓮居的女掌櫃的。阿拉特別請伊來作助手的。」

「我……我怎麼啦？」

「師太發痧，突然昏倒了。」

法靜看到自己的大紅肚兜，以及脫在身邊的水紅色內衣，不由雙頰緋紅：「我出家只有一年半……」法靜穿着衣服，說道：「這些內衣都是未落髮之前用的東西，不捨得丟掉……」她當然要解釋一下，

要不，任何人都會懷疑她的身份，到底是不是眞的尼姑。

「阿彌陀佛……」無意在院中說：「法靜的確於正月削髮，俗家還是位財主啦！謝謝汪大夫和喬施主……」

汪瑞正開藥方，這工夫東偏殿後窗防雨板被掀開，一個人「穿簾」而入，人一落地比狸貓還靈，藏於棺下，在這棺下可看到院中一僧一道的小腿部分，而一僧一道此刻却在面向西偏殿，東偏殿棺下的人用背部一托棺材，立即放下，然後三個都托了一下，然後由原窗穿了出去，汪瑞在處方箋上寫着，連翹三錢，血見愁五錢，當歸四錢。竟和開給劉大裕的二姨太的方子完全一樣，只不過喬嬌不懂醫藥，也未見過他爲二姨太開了這同樣的方子而已。

當汪瑞把方子和另一包藥交給無意和尚，而且交待了服法時，無意和尚和天乙道人同時微驚地望着汪瑞，送走了汪瑞和喬嬌，法靜並未告訴無意和尚和天乙道人關於內衣和紅肚兜的事，只要求速見法妙師太，無意說：「爲什麼要馬上見她？」

「有很重要的事。」

「難道我們二人不能與聞？」

法靜說：「不方便，只有女性才能說。」無意只好又派大寶子到呂鎮去找尼姑法妙，而這時汪瑞和喬嬌在路上邊走邊談，喬嬌說：「這些人不吃素？」

汪瑞「嗯」了一聲。

「那就是說，僧道不眞，尼姑也是假的。」

「嗯！」

「有沒有掂過斤両？」

「沒有，但聽說過，六個人當中有三個是出名的殺手。」

喬嬌說：「雙方勢力消長，你爲什麼不攤開來，也好預作準備。」

「臨時找『籌碼』也來不及，依阿拉估計，還不會太糟。」

「你已經知道了他們的大陰謀？」

「還不知道，但在兩三天以內，必須設法知道。」

「你會不會爲了爭功而使全盤計劃弄糟打了折扣？」

「儂弗必担心，還有比阿拉更聰明的人。」

「誰？」

「儂知道，何必客氣。」

喬嬌似懂非懂，但沒有再問，那知汪瑞低聲說：「喬姑娘，今天晚上，儂要特別小心。」

「有人想掛我的點？」

「九成九。」

「那條綫上的？」

「紅肚兜。」

× × ×

徐朗軒又被莊靜請去，二人越談越投機，她爲自己的身世傷感。他爲她抹去淚水，喟然說：「人過中年，看事物就像隔了一層玻璃一樣，看是可以看得透，就是衝不過去。」

「這幾句話又含有哲理。大哥，我不能全懂。」

「莊靜，有些事不懂比全懂幸福得多，懂得多煩惱必多，古人說『難得糊塗』就是這道理。莊靜是個肥瘦相宜，能解風情，亦嗔亦嬌的婦女，她的扣人心弦處，絕非妙齡女郎、半生不熟的女人可比。」

就在此時，聽到沉重的腳步聲，由於莊靜沒有動，徐朗軒要分開也來不及了，是鄉長李德闖了進來，這眞是一個十分意外且尷尬的場面！一百年都不一定會遇上一次，但被李德遇上了。

「是……是徐先生……」李德平常對徐朗軒十分尊敬，主要是徐過去做過大事，爲人方正，急公好義，更重要的是，李德鄉長的職位，主要是徐、呂二人所支持才能上台的。但是，此刻李德的神色却不是自悔孟浪，無意中看到別人的隱私，而是有點冷漠和輕視。

徐、莊分開來，莊靜急忙張羅着：「李鄉長請坐，這麼晚了光臨舍下，必有指教。」

李德漠然說：「府上遷到徐鎮來，大概也只有徐先生一個人知道，連我這個鄉長都不知道，看來是徒有虛名了……」徐朗軒是何等人物，此刻深深感到悲哀，也體會到，人生在世絕對不能走錯一步路，反之，後悔的滋味是無法忍容的。

他此刻能說什麼呢？李德固然冷酷無情，但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莊靜在新寡之時，他是不該來此的，但他却不以爲自己付出這份情感有什麼不妥之處。

「李鄉長，很抱歉，外子重病，來此療養，一時俗務纏身，一直未能到鄉公所去……」

「算了，其實我也該換個日子來的……」說畢就走，居然沒有和徐朗軒打個招呼。

屋內死一樣靜了一會，她柔聲說：「大哥，都怪我不好，我不該請您來的。」

「這不能怪妳，只怪我凡事未能愼思明辨，這時候的確是不該來的。」

「大哥，小妹很難過。」

「事情已經發生了，不要如此，只是李德老弟這種態度，倒使我有點驚奇，莊靜，我要回去了！以後有機會，我會接你到舍下去聊聊，這件事也不必難過。」

「我知道，大哥！」她的溫柔之絲，又千根萬縷地纏住了他，只是他能體會得到，她是一個有深度的女人。

× × ×

深夜，有點秋天的意味了，青蓮居的招牌一向是不摘下來的，被風吹得「格支」作響，青蓮居前後都插了旗杆。這是爲什麼？是不是因爲汪瑞對喬嬌說過：「紅肚兜」今夜會來殺人滅口呢？

而這秘密，汪、喬二人並未告訴別人，是誰插的旗杆？三聲梆子和鑼聲早已敲過，已逶近四更了！就在這時，隔壁的如歸客棧內突然傳來了大吵大鬧之聲，「怡你姐！要睡清閑覺就別出來拉客，接了客人嘛，就得乖乖地聽客人擺佈……」

「什麼話！我小荷花下海六七年，什麼客人沒見過，可沒見過你這種沒出息的男人，你儘直給你祖宗三代丟人現眼。」

另外還夾雜着如歸客棧掌櫃的、帳房及伙計的勸架聲，吵架的男聲，分明又是飽雷，他那破鑼嗓子聽一次就不會忘記了，吼叫聲越來越大，似乎女的也不甘示弱，客棧的大門也開了，首先衝到街上的，竟是那賣春的女人。

這女人似乎剛自炕上起來，髮如飛蓬，一套劣質人造絲衫褲都有些縐了，領下三個扣子還沒扣上，良家婦女是不會上街不扣這些衣扣的。

「大家都來吧，各位鄉親、隣居，各位叔叔伯伯，兄弟姊妹，你們來評評理，這頭猪找我小荷花陪宿過夜，事先講好是三塊大洋，局飯由他請，吃什麼我也不計較，至於這頭豬身上頂着風臭四十里，八成一年沒洗澡，我也認了，可是萬沒料到，睡到半夜，他忽然罵我是臭魚爛蝦，不値三塊大洋，要付我一塊大洋趕我走，各位評評理，世界上那有這種男人？」

這一嚷嚷，東隣西舍，還沒睡的，都出來看熱鬧，男人一聽就樂了，女人聽了迭聲罵句「不要臉」把門閉上。却又忍不住在門內偷聽。

鮑雷跳着說道：「各位街坊，你們千萬別信這婊子的話，我付她一塊大洋是因爲她有病，身上發燒，怕妳姐，俺姓鮑的化錢來買樂子，俺可不能弄一身『回扣』啦……」

二人各不相讓，而且對白也越來越精采，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客棧中的客人都出來了。但是青蓮居內却是殺機四伏，喬嬌和衣躺在床上，身上蓋了東西。她剛剛聽到街上有吵鬧聲，略一分神，窗子微響，屋內巳站了一個人。

她是以逸待勞，立刻看出是個女人。

喬嬌十分佩服汪瑞的判斷力，也極佩服他的表演工夫，在以前，誰也看不出他有一身了不起的工夫。她仍然躺在床上，平靜地說：「我巳經候駕一個更次了！」

「這只怪妳的運氣不大好！」這女人說。

「錯了！我却覺得運氣好得邪氣。」

「這話怎麼說？」

「因爲有生第一次看到尼姑身上的紅肚兜……」來人斗篷疾旋，有如雨傘倏張，寒森的三道冷芒流瀉。「奪奪奪！」巳戮入喬嬌原先躺着的床板上，那是三柄飛刀。

而喬嬌巳站在屋子一角，說：「就憑這兩手就斷定我喬嬌的運氣不好？似乎還早了些……」

那知床下黑影伸縮，喬嬌夠精也夠快的，可惜這意外太徒然，一條皮索纏住了她的雙足。皮索一抖，喬嬌還未倒地，只是身子失去重心，巳被那女人接住了她的身子。也制住了她的要害。床下鑽出一人，打扮都很怪，這男女二人頭上都裹着彩色包袱。臉上還塗了油漬。女的說：「帶走還是就地……」

「何必麻煩？快點就地了斷。」

女的五指箕張，目標是喬嬌胸前的雙峯。這女人眞夠狠也夠毒的。好像不是去抓人的血肉之軀，而是餓瘋了的人迫不及待地去抓饅頭。這對一個美好的女人，只要一爪抓下，不死還不如死了好些。而且絕對是無法抗拒的。但是千鈞一髮時，這女人五指箕張的手突然無力地垂了下來，吶吶說：「暗……暗青子……」再張嘴時，巳經說不出話來了。

男的似乎十分精明，並不去救這塲在地上的女人，賊亮的眸子一掃，就發現暗青子的來源。「是你？」這人似乎大吃一驚：「造反？」

「儂那能！」

「×你娘，你有沒有想到後果？」

「儂是出家人，那能出口傷人？」二人談着巳交換了五七手。

原來這頭紮花色包袱的男女，一個是太乙道人，一個是法靜尼姑，他們的確是來殺人滅口的，他們倒不是怕尼姑穿紅肚兜的事傳出，傷風敗俗，而是怕洩了機密，壞了一次雷霆萬鈞的大任務。他們沒有太低估喬嬌，所以派了兩個人來。但他們絕未想到汪瑞會出手。

汪瑞被太乙指爲「造反」，這口氣分明暗示他們本是同伙的，只不過是以不同的身份到此鎮而巳。那麼汪瑞爲何要向自己人動手？僅是爲了喬嬌這尤物？顯然，太乙道人也是西貝貨，出口竟然不是「無量壽佛」而是「三字經」。但是，他這兩手雖然厲害，汪瑞却仍是游刃有餘。

「姓汪的！你知道造反上面會怎麼對付你？」

「迭格事體儂知道甚麼？阿拉這樣做，也是奉命行事，來處理迭格非常事體，緊急善後，以免事體擴大。」

「×你娘！×你娘！」出家人原形畢露，因爲他自知遠非對手，要脫身又不成，而法靜却又中了什麼暗青子，癱在地上冷眼旁觀：「汪瑞！你是奉誰的命令？」

「儂迭格小癟三那有資格知道詳情？阿拉只能告訴儂，上級要你們喬裝僧道和尼姑混入本鎭，參與『雷霆計劃』，事前絕對弗能洩密，那知迭個小娘魚發痧，袈裟裏竟然穿了紅內衣和大紅肚兜，拆那！迭格爛污可折大了，阿拉是代上級作緊急處理，暫時讓你們休息一兩天……」

太乙傾全力猛砸七八掌，但汪瑞的身子像一團羽毛，在空間中活動，連他的衣角都摸不到。而且太乙突然發現對手失踪，心頭一涼，背上幾個穴道上却突然一熱。太乙掃出的腿半途軟下來。原地坐下，原來他背上扎了幾根銀針。

汪瑞拍拍手說：「喬姑娘！阿拉出力，由儂居功，明天一早，儂把這兩個假貨交給總團練，一定會得到獎賞，阿拉要回去睡了。」

「汪先生！現在還不能走。」

「爲甚麼？」

「夜長夢多，第一，他們未回，可能還會派人來此。第二，你把他們制住，一個是用暗青子，一個是用重手法，我不一定能解。」

「迭格事體儂弗要操心，他們暫時巳不能說話，而且要天亮才能活動，儂只要把他們細好就成了。」

汪瑞穿窗而去，返回客棧。在他推窗而入，正要點燈時，忽然有人說：「汪瑞！在黑暗中說話比較方便些。」

「儂是什麼人？深更半夜進入別人房間是何居心？阿拉可要喊叫啦！」

「汪瑞……」來人自牆角黑暗中走出來，緩緩伸出手，說道：「徐某眞是失敬了……」

「弗敢當……弗敢當……」他也伸出手，二人的手一握，閃電折了五七手，徐步雲把他摔在地上，但他巧妙地扭住了徐的左肘。徐步雲以攻代守。就勢仰地翻滾

時，以雙足踝絞住了汪瑞的脖子。二人扭在一起，變成一個人球，在地板上滾來滾去，其實在滾動中，又折騰了七八手。如此激烈而迅疾的力搏，自不會有任何保留，但地板上却沒有一點聲音，像一團棉花在滾動。唯一的聲音是他們的手脚撕裂氣幕的「嘶嘶」聲，這聲音也等於死神的召喚。二人分開時，一個蹲在椅上，一個站在床邊。屋中只有輕微的喘息聲。

「汪瑞！你到底是那條綫上的？」

「阿拉十分佩服，儂的工夫交關純。而且『蟠龍八腿』還沒有施展出來……」

「汪瑞！你少打馬虎眼！」

「阿拉到過兩粵，遊過關外，也去過大江南北，見過世面，對於儂的身手，沒有話講。」

「汪瑞！今夜你不亮出身份，我可要得罪了！」

「儂那能！」

「你說不說？」

「儂以爲阿拉割了儂的靴子吧？迭格體儂只管放心！下走不才，還不會做迭格事體。」

徐步雲往上一逼，汪瑞突然推窗穿出，但一柄七首破空瀉至，釘在桌面上。

徐步雲打開七首上的紙條一看，臉上表情急變。他佩服汪瑞的身手及醫道，也欣賞他的遊戲風塵的作風。但他也很自負，他所揣測的某些秘密，和汪瑞所透露的幾乎完全一樣。當然，還有些秘密並未說出來，也許是時機未到，於是他去了喬嬌處。

「誰？」

「我！」

開了門，喬嬌投懷送抱。徐步雲不再提防她，粗獷地摟住了她的腰：「喬嬌！我曾懷疑過妳。」

「以爲我是吃曹操的飯替劉備辦事的嗎？」

「我以爲妳和汪瑞有一手。」

「是有一手嘛！」

他吻了她一下，喬嬌和那些少女不同，她像熟透的草莓，使人有輕輕一吸即可順喉而下的感受。

「來，坐下來談。」二人坐在床邊上，他在她的耳邊耳語。也只有這樣才比較可靠。他說：「關帝廟中有幾口棺材？」

「讓我算算……」喬嬌說：「藍老二的遺體放在祠堂內，新郎和新娘的遺體在徐家，那就只有弘一居士，李太平和于大年三人的屍體了。」

「對了……三口棺材有三具屍體對不對？」

「難道不是？」

「其中一口棺材是空的。」

「這……」像喬嬌這麼精明的人，都楞住了而無法想像。因爲這三人的死，並不是一個人看到。像弘一的死，連喬嬌都見過，至於棺材舖掌櫃的李太平及于大年之死，又是汪瑞下的手，而且，徐氏叔姪親眼所見。這三人之中怎會有一個沒有死呢？她說道：「空棺代表什麼？有人偷屍體？」

「不是。」

「沒有死？」

「猜猜看是哪一個？」

喬嬌想了一會吶吶說：「據汪瑞說，于大年被他倉促擊斃，挾着奔回棺材舖，丟入棺內，如果這三人中有一人未死，唯一可能的就是于大年。因爲他不是被用刀殺死的。」

「錯，用刀也許更會弄假。失踪的屍體是弘一居士。」

「他？」喬嬌無法想像，因爲當時看圓光的人很多，又是鄉長李德找弘一的。她說：「他沒有死？」

徐步雲說：「本來他們那時想把弘一作爲一個重要的暗牌，也就是神秘殺手，因爲誰也不會懷疑一個死去的人會連續殺人，即使有人看出是他，也必然以爲遇見了鬼。可是他們白忙了一塲。」

「怎麼？弘一居士被掛點了？」

「今天晚上胡隆到井上去挑水，看到井中多了個影子……」

「是弘一？」

「不錯。胡隆這小子素日雖渾，在緊要關頭却不笨，竟自動跳入井中，然後又出現了一個人逮住了弘一。」

「是你？」她放低聲音：「是不是十分可能是我未來的小丈夫幹的？」她吃吃笑了。

「你怎會知道我會要妳？」

「對，你有呂愛君，溫柔得像一頭綿羊，還有徐錦心，野得像一匹馬。據說以前就連劉大裕的妹妹劉雲卿也曾對你另眼相看過，大概是劉大裕加以阻止才改變的。但是，我知道你喜歡烈馬，就像我欣賞粗獷的騎士一樣……」

他大力拍了她的腰臂一下說：「我要天亮才走。」

「你要把我當作小荷花？」

「妳可別把我當作鮑雷，硬要付一塊大洋把小荷花攆走。」二人笑作一團。

「你在這兒危險。」她說。

「放心！我的耐心還夠。只是拉個乾舖，我只怕妳一個人應付不了繼他們而來的西貝出家人。」

「也許不會來了。」

「來了也許你就應付不了！」

「你睡一會吧！我不睡爲你警戒。」

「妳坐在我身邊，我怎能睡得着？」

他上床躺下，說：「妳信不信？這檔口，鮑雷又和小荷花交頸而眠了！」

「這麼說來，他們是在演戲？」

「當然，他們大吵大鬧。旨在吸引注意力，以便來對付妳的人順利得手。」

「你是說，鮑雷和小荷花都是他們的人？」

「小荷花是不是不敢肯定。反正這種貨色花幾塊大洋就可以買她作任何事。但鮑雷這個張飛型的人物，他有幾根骨頭巳經摸清了。」

喬嬌心想，別看他也不過二十八歲，比起老江湖一點也不遜色。較之汪瑞，恐怕難分高下。就在這回工夫，徐步雲巳發出了輕微的鼾聲。

「好小子！你可眞是吃得飽睡得着啊！」由此可見這小子心地純潔，絕對可以控制自如。反之，心有邪念的人，又怎會片刻即睡呢？

× × ×

天才濛濛亮，徐步雲早巳把那兩個俘

虜處理了。却在祠堂中見到了「樓」、二胡人。一看二人的臉色就知道發生了事故：「有什麼事？」

「步雲！小秋失蹤了！」胡隆好像哭過，還流着鼻涕。

「他奶奶地！」「樓兩層」說道：「你就知道小秋，小秋，不是還有個徐錦心嗎？」

徐步雲進入祠內，藍老大的濃眉鎖在一起，說：「老弟！我眞慚愧！女兒在我身邊，丢了人還不知道，反正是午夜以後，天亮以前失蹤的。」

「如此說來，對方只想以小秋作人質，目前還無意大幹了？」

「對；要不，一定會對我暗襲。」藍老大說：「來人顯然不是等閑之輩。」

徐步雲說：「徐錦心失蹤是何時知道的？」

「剛剛徐步天來找總團練，大概也是昨天晚上午夜之後失蹤的。總團練已經知道了這件事。」

「藍老大！你要小心！」徐步雲說：「老『樓』留下，胡隆跟我走。」

這件事他必須馬上去見徐季堂，看看大叔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這件事的發生，很明顯地是對方法靜及太乙的被擒失蹤而發動了的報復行動。當然也可以說是相對的牽制行動，任何一方，目前似乎都不敢傷害俘虜。但到了團練總部，竟然發生了一件十分意外的事，劉大裕的姨太太失蹤了。劉大裕乘馬車來報案。

徐季堂說：「劉先生，夫人也許不是失蹤，會不會是夫人回了娘家，或者去了別的地方而沒有通知你一聲？」

「不可能的，她的娘家在濟南，在這鎮上也沒有她的親戚。而且，昨天晚上子時，我還見過她，今天一早就發現她不見了。」

「有沒有帶走什麼東西？」

「怎麼？妳懷疑她席捲而逃了？」

「我不是這意思。」徐季堂說：「劉先生！事情發生了，在未明眞相之前，仍要就各種情形來判斷。」

「我以爲她是被挾持了。」

徐季堂說：「劉先生如此肯定，八成是最近和人結下寃仇了？」

「沒有，徐老總！近來鎮上哭星照命，連續死了五六個人，我劉大裕的流年不利，也遭了池魚之殃。」

胡隆低聲說：「步雲！『哭星』是什麼？」

「據說是一種煞神的名稱，又名『蔴衣煞』，主喪亡，每到人間，總是身穿重孝，號哭震天，所到之處，都會造成凶喪，所以又叫『衰神』。」

「劉先生不要急，失蹤的人口，不僅是二姨太，還有徐家的小姐。」

「怎麼？徐家的妞兒也丢了？」劉大裕更加焦灼地說：「怎麼樣？我說嘛！八成我劉大裕也捲入兇殺之中了。徐老總！這件事是地方治安的問題，你要負責。」

「本人當然負責，劉先生請回去吧！我會隨時和你連絡。」

「徐老總！你可別見笑，她雖是我的二姨太，我待她可比原配還好，要是匪徒綁架了，人只要能好好回來，他們要點錢也可以商量的。」

「劉先生！這就更好辦了，回去聽消息吧。」

劉大裕走後，叔姪二人交換了一些消息，原來徐季堂早就懷疑弘一居士了。昨夜徐步雲和弘一動手時，徐季堂在一旁觀戰。至於昨夜鮑雷和小荷花半夜吵到街上，以及太乙道人及尼姑法靜去行刺喬嬌，自然也瞞不了徐季堂。但是，他晚上去過祠堂，也到徐家大宅去過一次，却未發現任何可疑的人。

「大叔！弘一、法靜和太乙三人，都暫時放在一個秘密的地方，作爲未來的人證。」

「對！汪瑞這個人到底是……」

他在大叔耳邊說了些話。徐季堂說：「眞想不到……眞想不到！他們有沒有口供？」

「他們當然不招，不過他們漏過口風，不要說他們根本不知道殺新娘和新郎的是誰，在此鎮幕後指揮又是誰？即使知道也不會說。」

「殺藍老二的是誰？」

「殺藍老二的不是弘一，更不會是痲子。」

徐季堂說：「弘一的假死太逼眞了！當時瞞過了那麼多的人。」

「那是用一柄可以伸縮的匕首，卡在弘一的頸部大血管附近，而且還流着大量的血。」

徐步雲說：「我們都太疏忽了，當時沒有去摸屍體一下。」

「是誰處理弘一的屍體？」

「大概是鄉長李德吧！」叔姪二人交換了個深沉的眼色。就在這時，一匹快馬自大街的南邊揚塵而來，馬上的人，還沒下馬，徐步雲就看出是呂崑。

這麼早呂管家趕到七里外的徐鎭來，必有急事，而徐步雲幾乎已經猜到了。他迎出來時，呂崑抹發汗說：「徐大少！我們小姐昨夜……失蹤了……」

反正情況和藍小秋、徐錦心及二姨太一樣，都是在午夜之後失蹤的。徐季堂說：「我知道了！呂崑，回去告訴呂叔，失蹤的還有徐爺的千金、藍老大的掌上明珠以及劉大裕的二姨太，看來這是一件事，我們會盡快找人。」

「是的，總團練！我們老爺說，他完全看你的了！而且要快。」

「當然，我明白他的意思。」徐季堂說。

呂崑走後，胡隆說：「簡直是廢話，這件事當然是看總團練的了。」

徐季堂對徐步雲說：「你知道呂建舟這句話的意思嗎？」

「知道一點。」

「那就夠了！我和他以及徐朗軒，幾乎是三位一體，但事情到了這地步，有許多可疑之處使人疑竇，可是大叔始終對他們有信心。」

「我知道。大叔是說他們絕對不會和敵人合作。」

「絕對不會。但這個幕後主持人的兇手主腦却一直想完全控制他們，以便也好控制我們。因爲我們和呂、徐二人的交情

，任何人都以爲是可能受呂、徐二人控制的。」

「那麼殺二人之子女，這只是那幕後人物的一手下馬威？」

「大致如此，一定還有更狠更毒的手段和陰謀。所以，呂、徐二人一直不和我們連繫。」

「這就不大對勁，雙方秘密交換意見，也可以進一步瞭解呀！」

「我見過呂、徐二人兩次，到目前爲止，他們也不知道主持人是誰，只知道有個女人傳達主持人的命令，總是黑夜在漆黑的屋子裏。」

「他們並未以呂、徐二位伯伯的生命爲威脅？」

「好像不僅是生命威脅，而是比生命威脅更可怖的方式。而且每次那女人總是找呂先生轉達消息。」

「這……」徐步雲說：「對他們二位來說，清譽比生命更重要。」

「完全對。但我們不知道他們如何破壞他們二人的名譽。果眞有這一手，徐、呂二人必然生不如死。」徐季堂說：「我猜想他們二位不和我們連繫，第一是怕那主使者監視，也怕我們爲了他們的安全分散了精神。呂崑啣口信說：全看我的，而且要快，就是表示必須爭取時間。」

「在第二個七日期限以內弄個水落石出？」

「對了！這第二個星期，到明天晚上屆滿。」

徐步雲心想，這麼多的無頭案，却只有兩天不到的時間，也未免太倉促了。這時「樓兩層」呼呼牛喘地奔來了，還拿了一封信說：「總……總團練——這封信是……是在青蓮居的大門裏……檢到的……本來青蓮居還沒有拉板，他們是快到晌午才作生意的……」

信封上有「徐季堂親拆」字樣。

信箋上是這樣寫的：「徐總團練鑒：你我手中各有人質二三名，本方面多一人也不計較，如願意交換俘虜。可於明天晚上八點正，在徐家門前廣場上進行，過時即行撕票……」

徐季堂說：「暫時不必去看太乙、法靜等人囚禁之處，對方不會知道的，我們要立刻行動，不眠不休，儘最大努力，查出這幕後的主使人和兇手。」叔姪二人耳語了一陣，各自分頭辦事。去找喬嬌不見人影，汪瑞也失蹤了。當然，關帝廟中的無意和尚也已不見。不必問，在呂家作法事的一僧一道一尼也突告失踪。這是由明轉暗，準備全力一拚的信號。

× × ×

就像對方想找太乙和法靜也找不到一樣，這等於在黑暗中摸索。這徐鎭約有一千戶人家，儘管徐氏叔姪對地面很熟，却無法猜到敵人藏在那一家？却又知道，敵人必然藏在此鎭內。

就算可以每家搜查吧，要搜遍千戶，在時間上也來不及，何況以徐季堂的爲人，也不會這麼作。他們找遍鎭上一些空屋如廟、祠堂及農家守山的草寮等等，也突擊過幾家暗娼。大半天過去了一無所獲。

青蓮居仍然開門做生意。小二和大師傅，都不知道喬嬌去了何處？臨去也沒有交待。

下午四點多，徐步雲流着一身汗進入青蓮居，叫小二弄了點酒菜，坐在臨街的窗口處，天燠熱，他敞開了衣扣。心中有事，就更容易出汗。平常每天必到的鮑雷和「五腿狐」，也都不見人影了。

他回過頭來，忽然發現一個人影在櫃枱內一閃不見，似乎面孔陌生。這櫃枱內平常是放錢及名酒之處，除了喬嬌，別人不准進去：「小二……」

「徐少爺，您還要點甚麼？」

「你們來了新伙計？」

「沒……沒有啊！後面兩個大師傅，前面只有我一個人咧！」

徐步雲丢下一塊大洋，不疾不徐地走出青蓮居，他長了這麼大可沒吃這種虧。但是性命交關，稍一遲延一切都完了。然而，他又必須若無其事離開附近，找個僻靜的地方弄出來。「徐少爺，用不着一塊錢哪……」小二探頭叫着。

徐步雲走出來，另一個人也跟了出來，小二楞了一下，心想，這人沒見他進入大門，怎麼會出來呢，眞他奶奶地邪門啊。徐步雲轉過小巷角時，動作就快了，但因知道不便用力，以便拖延發作時間，一按牆頭，翻入民房後院。

再從這家後院翻入另一後院，然後再翻入一家大戶的草園內，這兒是放草（燃料）的地方。都是高高的一堆堆的麥稈、高粱和玉蜀黍稈子。這是個比較僻靜之處，也可以藏匿。但他仍然不敢大意，這些對手是陰毒狡滑無比的。他蹲在草堆邊，手指伸入喉頭，開始嘔吐。

他不是殺手，因爲殺手只求目的，不講手段。而他却具備了一流殺手的功力和機智，僅是見那影子一閃，就知道自己吃進了毒。是甚麼毒還弄不清。好在他才喝兩口酒吃了半隻海蟹。而且到現在還未超過盞茶工夫，東西是嘔出來了，而此刻也隱隱覺得肚子發燒及刺痛感，這表示毒已發揮了效力。

他還要繼續吐，一直到吐出綠水爲止。他盡可能使嘔吐的聲放低。但是，他並未能夠擺脫敵人的糾纏。敵人必須要他們叔姪先死，假如不能兩個都死，死一個也是好的。

他聽到輕微的聲音，回頭望去，絕對出乎他的意料，這個人會現在出現，來人是鄉長李德，他們叔姪早知道李德是內應，起碼弘一居士的來此和假死，都是他一手包辦的，而且有很多機密洩露。事後發現李德的嫌疑最大，因爲低層的人不能與聞那些機密。另外兩個也是絕對想不到的。一個是妓女小荷花，另一個是假尼姑法妙。

來者不善，就連小荷花的走路姿態及表情，都顯示她並非一個眞的三流私娼，她來鎭上三個多月，必然是及早來此臥底的。法妙的功力必然和法靜差不多，只有李德，徐步雲知他沒有練過武功，即使練過幾天，也只是唬唬鄉熊而已。

「李鄉長……」徐步雲是先禮後兵，他要是未中毒，絕不在乎這三個人，但現在頭上佈滿了豆大的汗珠子，腹內有如火灼。大部分毒物是吐出來了，却還遺留少許在腹內，也能使一個高手變成一個普通

人。

「徐大少！你是怎麼啦？」李德的陰、這工夫才完全曝露出來了，仍然是笑嘻嘻的。

「胃腸不大好，已經吐出來了、大致已不礙事啦！」他這樣說，是在暗示，你們的奸計未逞，我仍有殺你的能力。

小荷花說：「姓徐的，你吐了也不成，這種劇毒內臟稍留一點，兩個時辰內必見閻王。」

徐步雲暗驚，但驚有甚麼用？他必須設法脫困，設法解毒，自己死了，算不了甚麼。呂、徐二位的名譽和大好生命，以及國家的關防命脈，可能由這嶗山灣的漏洞而逐漸蕩然無存。「毒？」他强忍着笑：「是甚麼毒呀？」

「你想知道嗎？」小荷花說：「說出弘一、太乙和法靜三人的藏匿處，姑奶奶送你解藥。」

「妳在說甚麼呀？再說，妳不是剛來本鎭才不過三個多月的私娼小荷花嗎？」

小荷花冷峻地說：「姑奶奶還是個黃花大閨女啦！幹妓女不過是掩護身份。」

徐步雲說：「太乙、法靜怎麼啦？他們不是在關帝廟作法事超渡亡魂嗎？至於弘一居士，他不是挨了飛刀死了嗎？」

李德哂然說：「徐步雲，你們叔姪在過去，的確是舉足輕重，可是從現在開始，有你們不多，無你們不少，十年風水輪流轉，你認命了吧！」

「我不懂你們在說甚麼？」他感覺腹內的火灼之感越來越重，非儘快離開不可，說完就走。

法妙一躍而至，迎面攔住，徐步雲雖中毒，雄心不減，硬往上闖。而法妙也聽說過這青年人的身手，往一邊一閃。但徐步雲也往那邊撲上，瞬間「啪啪啪」接了三手，儘管一個中毒之人功力打了折扣，法妙仍然踉蹌退後。

小荷花撲上時，徐步雲沒有接招，突然橫掠三步疾扣李德的手腕。這些動作在平常不算一回事，但已痛得他面色慘白，汗流浹背，面孔扭曲。那知李德也不是吳下阿蒙，居然閃了開去。

這一閃，正好予徐步雲抽身的機會，一掠而過短牆。不再翻另一道短牆，反而閃入這一家的屋內。他知道這是一家茶爐（即南方的所謂老虎灶）的後院。李德等人疾追，都未想到他會藏在這兒。

待追的人向前追去，徐步雲返身折回，來到中醫張壽山家中。這鎭上共有三家中藥舖，只有張壽山是中醫師自開藥舖。過去和徐氏叔姪也都十分熟悉。

「步雲！你病了？」張壽山還沒有試脈，只是看他的臉色就知道了。

「張先生！我中毒了！」

「甚麼毒？」

「我也不知道，是下在酒菜中的。」

「有沒有甚麼味道？」

「沒有。」

「酒也沒有變色？

「也沒有。」

「那可能是外國進口的毒藥。步雲！倉促間我只能爲你止痛，解毒恐怕無能爲力。」

「張先生！我發覺中毒的盞茶工夫，就設法嘔吐出來了。」

「噢！從你吃下有毒的酒菜到現在有多久了？」

「大約半個時辰，不到一個時辰。」

「也許無妨，我來給你配點藥，步雲！是甚麼人下毒？」

「張先生！我一時也說不清，請你快點。」

「不用麻煩了……」顯然是小荷花的聲音，來自後院。張壽山愕然說：「這是甚麼人？」

徐步雲低聲說：「張先生，待會不論發生甚麼事，你都不要管，只要把藥配好，交給我就成了。」

「好，我這就去。」這是後屋，抓藥要到前門市部去，張壽山被小荷花擋住，但徐步雲一脚三式踹出。小荷花不知他腿上的工夫，竟被踹了個觔頭。法妙去擋時，徐步雲又是一片腿影把他逼開，接着又逼向李德。一個中毒的人三個人對付不了，法妙發出暗號，三人齊上。

這工夫徐步雲實在有點忍不住了，幾乎連眼皮都睜不開，但他必須苦撐，必須拿到藥才能突圍。「蟠龍八腿」要充足的體力才能發揮威力，而現在就是缺乏體力，且用力過度腹內奇痛有如刀絞。

「李德，你應該記得，是誰把你弄上鄉長這座位的。」

「不是你們叔姪吧！」

「不錯！但徐、呂二家遭此不幸，你非但不思圖報，反而靦顏事敵，你的良心給狗吃了？」

「快上，加點勁！」李德說：「他快不行了！」

「李德，事到如今，我仍要告訴你。善盈而後福，惡盈而後禍。李德……現在回頭……還不算晚……」

徐步雲口角已出現了血絲。而李德的武功，居然和法妙差不多，這眞是深沉得可怕。

「李德，我們都是炎黃子孫，我們不能眼看着同胞毒癮越陷越深，我們不能救他們……已感汗顏……怎可助紂爲虐，爲虎作倀……」

張壽山拿了一包藥在後門外，但他不敢接近徐步雲，而且徐步雲步履蹣跚，不由焦急萬分，但他也感到驚佩不已，中毒的人一對三還能立於不敗之地。

徐步雲生性高傲，他本不屑和女人動手，所以只是招架，但這時小荷花忽然取出了飛索，說：「我們來綑豬，只有這辦法可以放倒他。」

這句話使他在力盡之前動了殺機，當小荷花還沒有抖開飛索時，他已旋起一疊腿浪。半聲慘叫，小荷花身子飛出，還未落地，已噴出一口血箭。

法妙和李德猛撲，徐步雲的五官幾乎全離了位，因爲腹內有如刀割，但是，他不能氣餒，他不甘倒下。他的身子像大風中「獵獵」招展的旗子，狂飆形成的氣渦，使不遠處的張壽山都會衣衫拂動，鋼柱似的腿浪，向二人身上排壓，「蓬蓬」兩聲，李德和法妙的身子也飛了出去。

只不過他們並未失去自制，只是不敢硬碰，借力卸力只好隨勁摔出。徐步雲面色蠟黃，一連退了五七步，但他咬牙奔向張壽山身邊拿起他手中的藥疾奔而去。

李德等人再追時，已不見了人影。

「糟了！這等於縱虎歸山，我們要快找。」

法妙說：「我絕對想不到，中毒的人居然……」

× × ×

徐朗軒大宅前的廣場上，有些工人在紮台子，就像要唱野台戲一樣。而徐步雲却躺在一家秘密烟館的閣樓內。過去這鎭上有三四家烟館，都被破獲。有的關起來，判了徒刑。只有這一家開得晚，還沒有被捉到。

可是喬嬌把徐步雲救到這兒來，爲他煎了藥服下。這烟館的主人是個三十來歲的娘們，過去在濟南花烟館中燒過烟，到這兒來想自己幹，如今已被喬嬌制住了。

也是湊巧，徐步雲拿着張壽山給他的藥逃出來，眼見就要倒下，竟然遇上了喬嬌。

「其實我沒有失踪。」她坐在他的身邊：「我和你們一樣，必須傾全力在明天晚上以前弄出頭緒，找到人質。」

「喬嬌！汪瑞呢？」

「他有他的事，但是他並不比你們輕鬆。」

「他還要保持那種身份？」

「當然，正因爲這樣，在任何一分一秒內，他都可能送命。」

「汪瑞很了不起——」徐步雲喟然說：「妳是知道，我很少誇讚別人的。」

「他也說你很了不起。正是惺惺相惜吧？」

「有沒有看到我大叔？」

「沒有。却知道藍老大已陷在他們手中。」

「什麼？」徐步雲想爬起來，却被她按住：「藍老大要是出了岔子，我徐步雲怎對得起小秋？」

「不要緊的，汪瑞知道你和藍家的交情，他會設法維護，起碼在明晚以前藍老大無妨。」

「那麼人質呢？」

她攤攤手：「連汪瑞也沒弄清楚。」

「汪瑞在他們之中是什麼身份？」

「算是第二流人物。由於弘一、太乙及法靜三人的被擒，他多少沾點嫌疑，所以人質的秘密藏匿地點也瞞着他。」

「喬嬌！連妳也是了不起的，只有我徒具虛名。」

「你錯了！對方把你列爲第一號敵人，總團練只被列爲第三號。」

「第二號是誰？」

「區區在下！」喬嬌說：「你別誤會，以爲我的身份和武功比令叔高，其實他們如此排列，另有原因。」

「什麼原因？」

「人所共知，令叔和呂、徐二人有極深的友誼，雖無結拜之名，却有結拜之實。對不對？」

徐步雲點點頭：「妳什麼都知道。」

「這都是汪瑞說的，而汪瑞又是自那組織中聽到的，由此可見，這個犯罪組織絕非等閑。」喬嬌說道：「既然該組織認爲已經有把握控制了呂建舟和徐朗軒二人的……」

「慢着！何以見得該組織能自認已控制了他們，像他們那種通情達理愛國家愛地方的人，怎麼會甘心受他們的控制？」

喬嬌說：「關於這件事，連我也不信，徐、呂二人最近態度曖昧，這有兩種解釋，一是甘受控制，另一可能是成竹在胸，或在拖延，等待你們叔姪擒兇破案，犂庭掃穴。」

「對，我以爲是後面這個理由。」

喬嬌說：「他們自認控制了呂、徐二人，也就等於控制了令叔和你。」

「這話不對。」徐步雲說：「大叔和他們有交情，這是事實，却不會不分是非黑白盲從他們。」

「話是不錯，但匪方却認爲呂、徐二人終會說服令叔。因而他們把令叔列爲第三，我爲第二。他們知道，你我二人不會太受呂、徐二人的影響。」

「李德這個雜碎到底是爲了什麼？」

「爲了保住鄉長的位子。因爲他不妥協，匪方要設法把他弄下來。當然，還有利誘。」

徐步雲說：「追根到底，徐朗齋被刺，徐、呂二家新婚之不幸，全是小鼻子（日本人）發動的，而遠因，却是因爲『鐵卡』之故，走私販毒者損失慘重，而且影響所及，國人對小鼻子的陰謀已逐漸看穿而覺醒。近因是他們的私貨和毒品，連續在嶗山灣被截獲。他們的走私路綫中的一個節環斷了，非連接上不可。所以他們要在這嶗山灣附近的大鎭上除去眼中釘，按上自己的爪牙。」

「對了。你可以閉上眼睡一會了！明天還有更大的麻煩。」

徐步雲說：「妳知道他們的路綫是如何連接的嗎？」

「當然，由高麗的新義州到城隍島，這是一條。或由仁川直達山東半島附近的龍鬚島，繞山東牛角尖而莫邪島、田橫島，而嶗山頭。然後到達蘇、魯交界的連雲港。」

徐步雲閉上眼，說：「明天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在目前也許只有汪瑞知道，甚至他和對方的頭子都不能完全確知，因爲瞬息萬變。」

× × ×

徐步雲一覺醒來，發現閣樓上一燈如豆，喬嬌用一個小火爐正在煮藕粉。看看小窗外，天已經全黑了。他估計自己自晌午稍過一點就睡了。一口氣睡了約五六個時辰。他躺着未動，暗暗一試，肚子已不痛了。

喬嬌把藕粉倒在碗內，還吹了一陣，然後把頭髮攏攏，在小鏡中照了一會，過來推他。那知他的眼睛突然睜了開來。

「喬嬌！我剛才偷看妳做事，還眞像個賢妻良母呢！」

「我本來就是嘛！

「可是『三色荷包』這綽號又是怎麼來的？」

「快別扯這些了！還不是吃不到魚的人說魚有毒！」

「妳對我這麼好，這……眞叫我爲難……」

喬嬌一聽這口氣心頭就痛，顯然他把呂愛君列爲優先，甚至她連個候補的資格還不夠。但她比較豁達，說：「作你的小老婆也不夠格嗎？」

「喬嬌！現在不談這個，晚上還有事做。」

「去找那些人質？」

「不，咱們去掘墓。」

「誰的墓呀？」

「徐家後側小木屋男主人的墓。」

「那不是有點不道德嗎？」

「那些根本沒有道德觀念的人，往往以仁義道德作幌子欺世盜名。」徐步雲說：「以國家民族爲前題，這就不算缺德，況且還有幾分把握……」

× × ×

徐季堂表面沉着，却是心焦如灼。他沒有去見呂建舟和徐朗軒，他只要相信一個人，終生絕對不變。尤其是呂、徐這種人。但一個非常可怕的現象，使這個大鎭變了質。在過去，徐季堂所到之處，都受到尊敬，但是今天，尤其是自今天晌午之後，一切都變了。

有些素日見了他點頭哈腰的熟人，不是故意避道而行，就是愛理不理，或低頭而過。有的人雖向他點頭，但那笑容也有點走樣。

徐季堂最初心情不快，但立刻泰然，一個人只要問心無愧，身正不怕影兒斜。又何必計較這些？不過他的警覺性極高，走過靑蓮居，本想進去吃點東西歇一下，又改變了主意。在一家火燒舖買了兩個「鋼爐頭」（硬麵火燒）啃着。途經如歸客棧，正好掌櫃的站在門口。似不像別人那麼冷淡。

「總團練！忙啊！」

「嗨！不忙怎麼成？頭都大了！」

「嗳！」掌櫃的搖搖頭，似有難言之隱。

「掌櫃的！有一個怪現象你看出來了吧？」

「什……什麼怪現象？」

「好像過去的熟人都生疏了！」

「嗨……嗨……也許。」掌櫃的吞吞吐吐的。

「掌櫃的！見到『樓兩層』，胡隆和姜文輝沒有？」

「沒有！總團練！」

「舍姪呢？」

「也沒有。所以我也在納悶，怎麼都不見了呢？」

「汪瑞還沒有回來嗎？」

「沒有。徐爺，我眞担心又出了甚麼岔子。」

徐季堂是何等經驗之人，一看就知道掌櫃的有話不便說出來，他說：「掌櫃的！你聽到什麼傳說了？」

「沒——沒有，徐爺！」

「掌櫃的！本鎭之存亡絕續，人人有責，以過去徐某的爲人，你就不能相信我嗎？」

「徐爺！我那敢不信任您呢？」

「那麼，掌櫃的，把你聽到的說出來，也許對我有用。」

「這……」掌櫃的四下看看，低聲說：「徐爺！從今天早上開始，就流傳一些可怕的謠言。」

「什麼謠言？」

「傳說你……你要逼呂建舟先生下台，由你來作區長，然後再驅逐鄉長李德。可能叫姜文輝作鄉團總練……」

徐季堂表面並不太吃驚，內心却翻騰不已，敵人無所不用其極，這種中傷固然不能掩盡所有人之耳目，但大多數鄉愚是會相信的，眼前這個掌櫃的就是個例子，顯然他也有點相信，他說：「還有其他謠言嗎？」

「徐爺……其他方面是有……不過…不過……」

「掌櫃的！你如果瞧得起我徐季堂，就自管說出來。」

「徐爺，這些謠言不可能……不可能的……」

「既是不可能，你說出來就更無所謂了。」

掌櫃的搓着手，說：「這……這叫我怎麼說？」

「掌櫃的，眞想不到我在你心目中竟是……」

「徐爺，說眞的，我對那些謠言不信，只不過謠言太多，言之鑿鑿，簡直不由人不信，徐爺！我說就是了。」

「這才對。」

「徐爺，傳說那些死的人都是您和徐少爺殺的。」

徐季堂心頭像被划了一刀，說：「掌櫃的！這太可怕了，殺人的目的呢？」

「傳說旨在威脅徐、呂二位大爺，承認徐爺叔姪可以取代區長和鄉長，也等於一個下馬威。所以最近徐、呂二位大爺，很少在鎭上露面。」

徐季堂有千言萬語，也不知從何說起，而時間上，也不容他解釋，他說：「掌櫃的！我想我暫時還是保持緘默好些，好在到了明天晚上，你們就知道事實眞相了！」他拿出火燒啃着。

「明天晚上？」

「對了！生死成敗，邪正消長，到了那時候一定會有結果，就算正不敵邪，而被摧毀了，你們也不難看出，到底誰是正誰是邪，誰是黑誰是白了……」說着啃着石頭似的火燒就走了。

掌櫃的茫然搖頭，要說徐季堂會威脅徐、呂二人，想幹區長而殺了這麼多人。簡直無法相信。但世上的事很難說，好人與壞人如何去分別呢？空穴來風，總會有點原因吧？

這工夫有人輕輕拍了他的肩胛一下，掌櫃的一回頭，不由愕然：「大嫂！妳要住店？」背後一個鄉下打扮的老嫗，約五十多六十不到。頭髮半白，咀角有個大黑痣。

「李掌櫃，你不認識我了？」

「妳……妳……妳是……」掌櫃的心想，這簡直是衝着大嬸叫舅媽，沒話找話說嘛！

「我是靑蓮居的喬嬌……」

掌櫃的仔細一看，正要驚呼，喬嬌使了個眼色說：「你是忠誠老實的人，我才顯身告訴你少許的秘密。」

「是的……喬姑娘！我想妳打今天失了蹤，如今又這麼樣打扮出現了，必有原因。」

「告訴你，殺死新郎新娘的兇手，組織龐大，居心殘酷陰毒，他們殺了藍老二等人，却把責任推到徐氏叔姪身上，自然是想借輿論唾棄他們叔姪。而孤立呂、徐二人。以便加以控制，進而任意在嶗山通過走私販毒船運。過去，徐氏叔姪截過好幾條走私販毒的船，使他們損失不輕。」

「原來是這樣的，這些兇手也未免太毒了。」

「還有許多事，你們根本不知道，比如說，呂愛君、徐錦心及藍小秋三位姑娘失踪了，你知道嗎？」

「不……不知道。」

「劉大裕的二姨太也一起失踪了，你知道嗎？」

「她難道也是兇手下手的對象？」

「當然不是，不過是作作樣子，使人相信劉大裕和匪方絕對沒有關連而已。」

掌櫃的在發楞，喬嬌說：「那個圓光的弘一居士死了你知道吧？」

「怎麼不知道？我還去看過。」

「他是假死，你也不知道吧？」

「什……什麼……假……假死？」

「嗯！他的棺材是空的，但他出師不利，第一次出手想殺胡隆，却被徐步雲識破而生擒，現在押在一個秘密之處。」

「這——！」掌櫃的簡直像在作噩夢一樣。

「所以聽話要理智，想想看，一個啃着『鋼爐頭』爲地方流汗奔走的總團練，他會是隱惡揚善的人嗎？」

「的確不會……」掌櫃的紅了臉。

「掌櫃的！明天還有一次大風暴，你等着瞧吧。」喬嬌擺了擺手，向客棧內走了進去，那掌櫃的還在發楞。他知道徐氏叔姪和呂、徐二家交情深厚，絕不會有因想當區長而殺人的道理。只不過，以這老實人的頭腦，實在弄不清楚這千頭萬緒的兇案。

徐季堂久經大敵，知道危機隨時都會發生，他來到關帝廟，裏面靜悄悄地。過去有一僧一道一尼在此超渡，還有個打雜的大寶子在，如今一個人影也沒有了。

三口棺材仍放在東偏殿之中。他走進雙手一扳，一具空棺材輕易就搬了起來。那是弦一的。另外兩具，一具是李太平，另一具是于大年的，都十分沉重。

連助手姜文輝和他的姪子都不見了，這位久經大敵的總團練，也不禁有窮途末路之感。只不過，以他對姪子的了解，相信還不至於陷入敵手而被殺害了吧。

如果眞的已陷敵手，必然作爲人質，逼他投降。只是這種不尋常的平靜，眞使人不耐，也予人不祥的預兆。

那知這時正殿內忽然傳來了悲泣聲。

「什麼人在正殿中？」徐季堂走向正殿，不能不暗暗戒備。

「您是什麼人？」

「徐季堂。」

殿內忽然飛出一個紙團，徐季堂展開一看，原來此人是個包打聽，名叫呂七，過去因吸鴉片被捕，由於地方上一位書法家王伯玉「瘦金體」向縣裏陳情力保才只坐了二月的牢，所以感恩圖報，他知道人質藏在王伯玉家中，又因王伯玉反抗，全家七口被殺，而呂七在此等候徐氏叔姪。

看到此處，只聞「卜通」一聲，有人倒地，徐季堂入內一看，正是包打聽，已倒地昏了過去，而且滿臉淚痕。

徐季堂一試呂七，僅是悲傷過度休克了，在他身上拍了幾掌，回頭奔出了關帝廟。這已是暮色蒼茫之時了。這情報太重要了。擅寫瘦金體字的王伯玉一家七口，已遭毒手，那是因爲四名女人質要藏在他家而被他拒絕。

而王伯玉，爲人重節操，一介不取，所以三十五六，仍是一貧如洗，經常三餐不繼。由于他拒藏人質而殺他的全家，這是十分可能的事。

王伯玉綽號「瘦金體」，一方面是他的書法字體爲宋徽宗的「瘦金體」，另一方面他爲人方正，一絲不苟，就像鐵劃銀鈎，松盤柏立的「瘦金體」一樣。

然而，儘管如此，徐季堂仍然十分謹愼。因爲這些敵人和過去他所遭遇的完全不同。誰敢保證，這不是一個誘敵上鈎的圈套？王伯玉住在本鎭北部，也算是郊區，附近還有一座小土地廟。他的房子隔壁就是團練的習武所。

這地方如果眞藏有人質，倒眞是別具慧眼了。誰會想到這兒會有問題？日頭早就下山，正是黃昏時刻，可以掌燈的時候了。平常，徐季堂總會到靑蓮居去喝兩杯綠豆燒。而今天一天才啃了兩個火燒。王伯玉家的門是敞着的。望進去可以看到內院一頭老黃狗躺在樹下。

這副畫面眞不像是藏有人質的地方，更不像是曾被殺死了七個人的屋子。「也許來遲了一步。」徐季堂本想走大門，但仍舊改變主意，繞到後面，落在後院內。

只走了七八步，就是一個邊間的窗戶，貼近窗房一聽，就傳出女人極小聲說話的聲音。而這女人，極像徐錦心。這使徐季堂旣興奮又緊張。但是，他聽出，說話的這女人却不在這邊間內，而是在邊間的外間。

這窗戶上糊着桑皮紙，紙上塗着桐油，他弄破紙望進去，這邊間無人，却有一個灶和椅子。再到另一窗外望進去，果然正是徐錦心、呂愛君、藍小秋和劉大裕的二姨太。

本來都以爲二姨太也失踪了，不過是匪方故弄玄虛，以便使劉大裕洗脫嫌疑而已，現在見四女就坐在地上的麥稈上，三個都蓬首垢面，只有二姨太例外些。這事有點怪，始終沒見到看守的人。

一個人要帶走四個女孩子，而其中只有藍小秋會武功，徐錦心會一點也等於無用，一旦動手就會顧此失彼。但這機會稍縱即失。徐季堂發現窗子是釘死的，只好由前門進入。

那知他剛剛竄進明間，自信沒有發出半點聲音，但是只聞「嗚嗚」一聲中，自內間中竄出了五頭巨獒。這東西又名狼犬。徐季堂過去到過東北，見過日本人豢養過這種巨獒，受過訓練的，比野狼還兇。

這種出乎意料之外的突變，像徐季堂這種老手，也有點慌張。兩頭黑色的凌空先到，徐季堂挫身時兩掌上戳一划。兩聲慘嗥，血雨狂洒。

兩犬摔出，肚膛已裂。但另一隻已到

了他右後側，而且堪堪咬上他的腰部。回手去掃已來不及，身子半側，一膝砸向犬的耳部。人在驚極出手，力大無匹。這一頭原地打轉，腦子也受了重震。而最後兩頭，已分兩路撲來，一頭噬向他的咽喉，一頭又是噬向他的膝部。

徐季堂已近五十，近日來整日奔波，睡眠又不足，此刻來勢太猛如疾雷迅電，尤其是經過訓練的巨獒。此刻已可看出他的眞工夫了，身子做五七次不同的角度的轉折，用「棉裏藏針」向下面那頭的頭頂一按，狗頭立碎。另一手冒險地揪住凌空而來那頭的頷下毛皮借力一摜。

力道之猛，可想而知，這一頭的身子飛越前院，也越過外面大門上部，摜在對面民房的石牆上，狗頭幾乎完全癱了而失踪。但是，沒有時間給他喘氣，兩條人影，分自左右間射出，一個凌空出腿，一個手中的刀子已到了他的大腿根處。

徐季堂先閃過了空中那鐵棍似的一掃，伸手捏住了下面那刀子的刀背。雙方各自用力，「喀喳」一聲，刀身兩斷，對方也夠狠的，把半截刀向前猛送。時間如閃電，因爲徐季堂已無法閃過這柄斷刀，只好儘量閃過要害。

「刷」地一聲，他的紡綢衫被挑破，大概皮肉上也有一道血槽。但是，他手中那一段刀尖部分也硬生生地按入對方的肋骨縫中。這兩個一個是天乙道人，另一個是無意和尚，速度快，下手狠。在空中攻擊被閃過的正是天乙道人，一落地，好像沒有預備動作，也未換氣就彈了回來。

他比太乙高明多了。徐季堂撥開了他的腳，卻再也閃不過無意的一掌。「啪」地一聲砸在他的左後肩上。徐季堂連體會這一掌的滋味都來不及，只知道像被火燒了一下。身子一偏，無意的一掌堪堪切近時，「錚」地一聲，掌中竟彈出七八寸的雪亮刀身。

徐季堂一驚，左腋下已經中刀。更可怖的是，肋骨縫中有個刀尖的無意和尚，竟好像無事一般，手中竟也有一把匕首。徐季堂腋下被刺破，卻也在太乙的背上實實地砸了一肘。天乙「吭」了一聲伏在門上。

而無意的刀子揮出時，也許用力過猛，肋骨中的刀尖一痛，他的步伐一亂，被徐季堂一脚踹在小腹上。

徐季堂不是趕盡殺絕之輩，可是明天還有一場不可知的大風暴，而這兩個人也是主力，他不能讓他們逃了。中脚的無意和尙一直退出七八步。但徐季堂比他快，凌空一脚踩出。這一脚踩中，無意必然上西天。

可是他立刻收脚扭身，因爲天乙又自後面連人帶刀攻了過來，在空中扭身，無法全身而退，徐季堂的背上又被划了一刀。而天乙也沒佔到便宜，後頸上被切了一掌，落地就昏了過去。

徐季堂落地再次撲向無意時，內間閃出一人，像鬼魅一樣，已到了徐季堂的身後。而她竟然是劉大裕的二姨太張妙香。這眞是任何人所萬萬料不到的，她非但動作快，奔掠無聲，一看出手的姿態就是小巧工夫。

徐季堂覺察時，已經遲了。更可怕的是，無意見後有援兵，這時也傾全力攻出肘底看錘。

既然後面的已無法閃過，仍然盡力扭身，卻要抓一個替死鬼。把無意砸了滿頭開花。他自己也被砸中後腰。歪歪斜斜，摔了出去。

「徐季堂！這次你認不認？」

二姨太張妙香雙手叉腰，說：「你們叔姪在地方上太跋扈了！這叫做報應！」

「張妙香！你會武功，早在本人意料之中，只是未想到不比劉大裕差而已。」徐季堂說：「張妙香！你知不知道劉大裕在作什麼勾當？妳有沒有想到，你們作的是受萬民唾棄，罪不容誅的事？」

這工夫無意被天乙救醒，而張妙香已步步逼近說：「徐季堂，你是投降還是自絕？」

「賊婦！我的責任未完，既不會自絕，也不會投降。妳不必作夢。最後的結局，未必像妳想得那麼輕鬆。」

「格……」張妙香蕩笑着，說：「徐季堂，你才是作夢，告訴你，我們的『雷霆計劃』會使你們根本無法還手，我就算現在放了你，你們的命運也是一樣。」

「張妙香！多行不義必自斃，張妙香，一個沒有國家民族思想，只圖私利而不擇手段的人是會有好下場的。」

「哼！我的看法不同。更不信這種宿命論，漢高祖入關，三百人皆封侯，趙括四十萬衆皆坑死。難道漢三百封侯中無人行衰絕運？而趙括無一卒在生旺日嗎？」

「張妙香！妳這是斷章受義！天地間以天道爲砥柱，善惡分明，福禍自取，妳現在回頭還不算晚。」

「徐季堂，你這是哀鳴，可惜已經沒有時間了。」就在這時，天乙在內間門外突然叫起來：「夫人！人質不見了！」

張妙香的狂傲瞬間就消失了，再一回頭，徐季堂已經在院中了，他目前實在沒有時間和這女人窮糾纏。而徐季堂途經關帝廟，發現呂七已經吊死了。這種小人物也能如此重義氣，使徐季堂感喟不已。

三個人質是誰救的呢？那是喬嬌，她和徐步雲暫時分手到各處偵察，以老嫗的姿態，果然瞞住了不少的熟人。

當呂七和徐季堂交談時，她正好在關帝廟附近聽到，暗暗跟着徐季堂，也就看到了一切。

她知道，徐巳重創天乙和無意，雖也受了傷却都是皮肉之傷，乃趁機救走了人。原來窩子雖是鐵柱，但能抽出一二根，她在內間發現了七具屍體，自是王伯玉一家七口。

× × ×

徐步雲的搜索方向是鎮東，這兒有個廢園，主人舉家遷往青島，這庭園無人居住，也無人管理。園中草長有兩三尺高。當他發現草中有兩個人靜臥不動時，徐步雲一顆心急劇地沉落。

因爲這兩個人一個身材奇高。在這鎮上，找不到另一個比「樓兩層」更高的人了。他過去一看，果然是老「樓」和胡隆。天已經黑了，看不清面色，但二人寂靜不動使這個最重氣義的小伙子熱淚盈眶，然而，當他的手放在二人心臟上時，不由大喜，二人分明還活着。怎麼回事？是被

人擊昏？或者中了毒？

用手電照了一下，二人的臉色並不像中毒的樣子。他正要先爲老「樓」推拿活血，忽然手心觸到一樣硬的東西。

那是一根銀針，刺在一個穴道上。再看胡隆，也是如此。他惱怒了：「這必定是汪瑞幹的。這小子的身份到底是不是眞的？」

他拔下那兩根銀針，不一會二人就醒了過來。他把他們扶到屋內，這兒屋子全是空的，到處蛛網塵封。他說：「老『樓』！胡隆！你們兩個……」

「他奶奶個熊！俺到這兒來看看，突然之間被人在背後揍了一拳，俺就躺下來了！」

「我也差不多。」胡隆說：「我跟踪一個人影到這兒，剛發現老『樓』躺在草中，正在俯身去看他，也挨了一下，就倒在他的身邊。」

徐步雲以爲汪瑞也許不會是惡意，他說：「你們有沒有什麼發現？」

老「樓」說：「我明明看到一個娘兒們，進入這個廢園，看背影很像劉大裕的二姨太。」

「你別他媽的扯淡了！劉大裕的二姨太是戲子出身，他和藍小秋、呂愛君等人失踪了，怎會到這來？」胡隆說：「我不信她能到了我們身後而不能覺察。」

徐步雲說：「那也不一定，據我所知，劉大裕的二姨太身手不凡。」

胡隆說：「我不信。」

徐步雲說道：「我曾親眼看到她在劉家內院練功。你們見到我大叔和姜文輝沒有？」

二人都說沒有見到。老「樓」說：「步雲！看情形有點不妙吧？」

「你們兩個就在這裏守候，要是見到別人來了，必須藏起來，如果是自己人或者汪瑞，不必藏匿。」

「汪瑞？」

「對，不要忘了，子時左右，我們要在一起去辦事。」

× × ×

徐步雲來到拘留法靜和太乙的秘密地窖。有一個姜文輝的老練助手在此看守。這個秘密地窖，就連鄉長李德都不知道。弘一關在另一處所。二人坐在乾草上，低頭不語。

「太乙！你們組織在這鎮上的最高主持人是誰？」

「就是我！」

「你是小廟的鬼——吃不到豬頭三牲的。」

「法靜：妳來說吧！我以爲女性較爲心細長於思考。你們明明知道，這組織是出賣國家利益，殘害自己同胞的勾當，不論你們的組織如何嚴密，要知道，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最後這種殘民以逞的組織必然瓦解……」

「徐步雲！我看你們也是空手抓刺蝟——一掌血。」

「這話怎麼說？」

「你們叔姪害死了我大哥。」

「哦？你大哥是誰？城隍島之鯊余得水。」

「正是。」這是一個專通外國毒梟，販毒破壞祖國海關制度，使中國關稅稅收蕩然無存的漢奸！

「那麼無意和尚、無念和天乙、太乙，也都是私梟？大概也是漢奸中的知名人物了！」

太乙不出聲。徐步雲慨然說：「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只要二位能立刻痛悟前非，我徐步雲以人格担保，可使你們將功折罪！」

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太乙說：「眞的？」

「我徐步雲從來不對眞正的朋友說假話。」

「那麼我可以告訴你，眞正的主使人我們也沒見過。」

「總該知道他是男是女？多大年紀的吧！」

「連這個也不知道。」

徐步雲說：「好，就算你們眞不知道，也並非不可能，但是，以你們二人的身份，絕對不可能不知道所謂『雷霆計劃』吧？」

法靜說：「我們的確知道『雷霆計劃』這名稱，但內容還是不知道。」

「難道只有一個主持人就能單獨執行這個計劃？」

「當然不，而是要明天中午後，才能知道內容，這是怕宣佈過早，其中若有不穩份子，或者被俘的人洩密。」

「即使如此，所謂『雷霆計劃』，大致是屬於那一類害人的方式？你們不會一點也不知道吧？」

「這個……」太乙說：「依我猜想，大概是以挾持呂、徐二人，以他們二人絕對無法招架之名譽損失及親人生命威脅爲手段，進而影响你們叔姪及手下重要人物，使你們根本不能反抗。」

徐步雲說：「呂、徐二人人格高尚，百里之內無人不知，所謂名譽損失，對他們能夠構成威脅嗎？」

太乙說：「這我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們的主持人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到底他是憑什麼有這信心，我們這些小嘍囉無法揣測。」

徐步雲說：「依我猜想，二僧二道必是江湖上有點名氣的人物吧？」

「其實事到如今，說了也無妨，我和天乙是親兄弟，名叫王占魁、王占元。」

「那不是長白雙狼？」

「不錯，別人都是這麼叫的，無意和無念就是魏志化和魏志起，綽號『大力雙佛』。因爲他們一直都是以和尙姿態出現，而我們兄弟，只是在作案時才冒充道士的。」

「你們二位呢？是眞尼姑嗎？」他問法靜。

「當然不是，要不怎會穿紅內衣？」

「一定也不是泛泛之輩吧？」

「那太不敢當了！在你們叔姪面前，我們姊妹還嫩得很，人稱『芙蓉雙嬌』，這是因爲我們都有烟癮！和我們的大哥余得水比起來，還差得遠。」

「徐步雲！我們所知道的都說了，而且我們已經痛悟前非，願作你的內應，是否可以馬上放了我們？」

「這個……」徐步雲想了一下說：「

好，我決定冒一次險，立刻放了二位。」

「但也希望你不要跟踪我們，因爲我們回去，還要編造一些謊言，才能騙過他們。」

「我再想問二位一個問題。」

「請說。」

「汪瑞是你們的中堅份子？」

「不錯。」

「他也不是主持人？」

「不是，但僅比主持人低一級，比我們高一級。」

「如此說來，他是見過主持人了？」

「按理說他是見過的，而且會經常碰面的。」

關於這一點，徐步雲就有點不能了解汪瑞了，因爲汪瑞也一直說不知幕後的主持人是誰？

徐步雲說：「二位如何做內應？」

「由於現在還不知道上面的計劃，我們還不敢決定步驟，但我們會在明天傍晚以前，設法和你連絡。」

徐步雲說：「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建立，必須先有一方做大胆的嘗試才行，我決定冒一次險，二位出來吧！」

他帶他們走出地窖，那看守的團練隊員說：「徐先生！這件事不該和鄉團總練商量一下嗎？」

「不必了！」

「徐先生！放他們回去，就等於增加他們的實力。」

「那是往壞處想。我們不能不給人自新的機會。」

「徐先生！我會不會受到處罰？可別讓我坐臘。」

「不會，一切責任由我一肩承當。」

他要來鑰匙，親自把二人的銬子開了。

太乙和法靜二人同時抱拳說：「徐先生！後會有期！」二人上了短牆時，一個往東，一個往西，一會就不見了。

「徐先生！這一件事你是不是有欠考慮？」

徐步雲笑笑說：「在明天的『雷霆計劃』中，有他們不算多，沒有他們也不算少。但願他們能心如口一，那就對我們有利，即使他們只是爲了脫身，我們仍然沒有吃虧。」

「徐先生！恐怕虧是吃定了！」

「不談別的，就是剛才他們所談的一些話，有一小部分也是眞的。那就是『雷霆計劃』，他說，以呂、徐二人絕對無法招架之名譽損失，及親人之生命威脅爲手段，進而影響我們叔姪。」徐步雲說：「我以爲這話雖說得太籠統些，大致不會離譜。」

「照徐先生的意思，他們二人是眞心眞意地投降了？」

「我說過，即使他們只是想脫身也無所謂。」徐步雲說：「你暫時別離開這兒，也只有這兒比較保險……」

徐步雲上了屋頂，很快地掠過本鎭最高的一幢民宅屋頂上。這是二層樓，也是唯一的二樓。不久看到了閃光，那是用手電筒一開一閉，一長一短的暗號。徐步雲立刻向閃光處趕去。

那是喬嬌，他們二人計劃好的，一個放人而且聲明絕對信任而不跟踪，另一個人在那押人處附近潛伏，技巧地跟踪，但法靜和太乙也絕，一個往東一個往西，所以喬嬌只能跟踪一個。由於不敢太近，跟到徐家宅附近就不見了。

「步雲！我眞差勁！」

「不能怪妳！盯人本就很難，要絕對不使被盯的人發覺，就必須拉長距離，這就容易斷了綫。是法靜還是太乙？」

「法靜，就在這兒不見了。」她說。

「依妳估計，她是去了小木屋，還是去了徐家？」

「我不能確定，我看是去徐家大宅的可能大些。」

「行了！喬嬌，咱們要開始去辦咱們的正事了。」

「你是說去……」

「對，掘寶！」

「這工作好討厭，尤其這種天氣眞能薰死人！」

「遷就點吧！小姐！妳我死了，那味道也好不到那裏去的。」

「工具呢？」

「走，咱們去拿，順便去把老『樓』和胡隆帶去……」

× × ×

由於徐步雲和喬嬌去掘墓的結果，使他們被動而盲目的摸索，終於有了個概略的計劃了。這是最後一天。

這就是匪方的最後限期，也正是他們的「雷霆計劃」正日的早晨，爲了研究應付之策，徐季堂的嘴唇都乾裂了，頭上也多了幾根白髮。伍子胥爲了過關，一夜白頭是絕對可能的。

早飯後，在街上走走，怪異的情況比昨天下午更甚，敏感的徐氏叔姪，深深感到一股無形的壓力已壓到他們的心坎上了。除非是白痴才會以爲他們的「雷霆計劃」是唬人的。它必然是突如其來、出乎意料、而又使人招架不住的。

而且絕對不是憑武力的。好在，徐步雲和喬嬌，已經大概知道了一些秘密。可是誰也不會因此而大意。因爲呂、徐二人的名譽，比他們的生命還重要，也比徐氏叔姪二人的生命更重要。

從辰時稍過，徐家大宅斜對面的一片空地上，十來個鎭民正在掘坑埋杆子搭架子。過去每年求雨酬神唱野台子戲總是在這兒。而紮台子的人，也總是這幾個鎭民。徐季堂知道了這件事，親自來問。

因爲這一片空地，已定爲今天晚上和匪方攤牌及交換人質之處。如今雖然人質已經救了回來，對方的也放了。可是對方不斷放出空氣，不論人質如何？「雷霆計劃」如期實行。

「各位……」徐季堂說：「你們在幹什麼呀？」

「紮台子。」

「紮台子作什麼呀？」

其中一個說：「是鄉長交待的。要在晌午就搭好架子，中午以前一定要把頂上蓆子紮好，要不，工錢不付。」

李德交待的，這已不稀奇了。這幾天李德已不照面，那是自從徐步雲查出弘一的假死，而把他俘虜之後。

由於弘一的合作，知道的就說了出來，徐氏叔姪才算摸到一些頭緒，但所知的

仍然不多。他說：「李德是什麼時候叫你們做這些事的？」

「昨天晚上，紮好每人三塊大洋。」

不必再問，問也沒有用。徐季堂已和所有的部下都研究聯繫過，大家要密切合作。

他去過徐宅，見過徐朗軒，問他知不知道會有什麼石破天驚的危機？他說他也想不通。甚至徐季堂又趕到呂鎭，來見呂建舟。呂建舟說是今天是嶗山灣大海嘯五週年紀念，請他們到場參加慶祝，他一定要去，徐季堂說必有大陰謀，勸他不要去，但他的去意已堅。

× × ×

快到午時了，徐步雲在青蓮居中出現，而今天的食客非常少、喬嬌在，他可以大胆吃喝。

不一會，「樓兩層」、胡隆和姜文輝都來了，他們邊吃邊商量，只有在這個環境中，他們說的話才不會外洩。不一會，連藍老大父女也來了。救回的人質，除了藍小秋會武功，仍然參與行動之外，呂愛君和徐錦心已被送往安全而秘密的地方去了。

徐季堂到達時，喬嬌特別又親自送上兩道菜，在她的心目中，這可能是她的未來叔公。

「喬姑娘，謝啦！總有四五天沒有好好吃上一頓飯啦！啃火燒把太陽穴都啃痲了！」

「大叔！今兒格您儘管吃，菜是我自己做的，口味談不上，起碼乾淨，而且免費！」

「這……這怎麼可以！」

姜文輝說：「總練，您還不知道，步雲和喬姑娘熱乎可不止一天半天，反正她遲早也不是外人。」

喬嬌有點不好意思地走開。他們研商對策，交換消息，這才眞正的開始了……

× × ×

申時，台子算是按時紮好了。工人還沒有離開，鎭民已三三兩兩來到台前。街上還有人敲鑼通知，每家要派一位到台前去參加這次慶祝會。這是鄉長的命令，不去的要罰欵。

而且還聲明，就連區長呂建舟，和本鎭名人徐朗軒也要參加。這麼重要的會，而不去要罰欵，誰會不去呢？敲鑼的還說，到時候還要宣佈一件大事。

到底是什麼大事？誰也猜不透。有人說是嶗山灣大海嘯五週年紀念。也有人猜測，還有更重要的事。要不徐、呂兩個大人物不會親自參加的。

徐鎭近千戶，約四五千人，每家去一人，大約也有八九百到千人之譜。日頭快不見了，台前已有數百人，議論紛紛，台上始終沒有一個人，却有幾個座位。

就在這時候有人嚷嚷着：「鄉長來啦！還有一輛馬車，快閃開呀……」

台前的人讓開一條人牆胡同，但馬車並未前進，就地停下，自車內走出二人，前面是呂建舟，後面是徐朗軒。這二人一露面，即使是鄉下土包子，發現別人鼓掌，也會跟着熱烈鼓掌。李德躬身一讓，呂、徐二人一邊抱拳，一邊向台上走來。

李德也跟着上了台，在台口一站說：

「海嘯事件已過了五年，對於區長和徐先生的大恩大德，鎭民無時或忘，藉此機會，讓鄉民表示一點敬意……」

台下有歡呼聲及鼓掌聲。就在這時另外二輛馬車自不同方向駛來。一輛車內走出的是莊靜和妙玉姑娘。莊靜穿了一身白，秀髮上還有一朵白花，眞像隻白蝴蝶。看來更加聖潔，但似乎哭過。

在這一刹那，台上的徐、呂二人幾乎同時一震，也同時有一臉惶恐之色。另一車內走出的是劉大裕和二姨太張妙香。莊靜、妙玉在前，劉大裕和二姨太在後，上了台，還微微向呂、徐二人點點頭。也各自歸座。

台下人叢中，自然有徐氏叔姪、姜文輝、樓、胡、喬嬌，及鄉團弟兄十八九個。這時劉大裕突然走到台口大聲說：「各位鄉親！今天請各位來此，主要是揭穿兩個人的僞君子假面具，使他們不再欺世盜名，矇騙鄉里……」

李德續說：「各位！請和鄉團總練分開站立，以便使他們在答辯時可以讓台上台下的人看得清楚些。」

台下的人紛紛離開了徐氏叔姪、胡、「樓」、喬嬌、姜以及鄉團十八九個弟兄。這工夫莊靜在不停以羅帕按着眼睛。但她的外甥女黃妙玉却是一點表情也沒有。

劉大裕說：「各位！呂建舟身爲區長，利用權勢和爪牙徐氏叔姪的勢力，於數日前深夜奸污了這位曲夫人，而使她痛不欲生……」

台下瞬間一陣鼓噪，但也有人叫着「不信」，徐季堂大叫着：「劉大裕！以你的人格和素行，說出這種話，絕對沒有人會信。」

劉大裕冷笑說：「現在不必爭執，且讓受害人來自己說吧！曲夫人！不必害怕，區長雖然有勢力，當着千餘鎭民，誰也不敢把妳怎麼樣？」

莊靜怯怯的站起來，却仍在擦淚，她抽泣着說：「小婦人一個月前，因爲外子脾病發作，大夫建議，最好到山明水秀之處療養，小婦人就附外子在徐宅後側搭了個木屋。沒想到某夜外子外出散步，小婦人一個人在家，區長帶了兩個人來到木屋，先是利誘，小婦人不從，後來那兩個大漢把小婦人擊昏，於是……」

台下有人吼叫，有人大罵畜牲，也有半數以上的人冷靜地想想，也大叫着「絕不會有這種事！」

但是，呂、徐二人面孔肅然，一臉正氣，雖激動却不出聲。台下的胡隆大叫着：「呂區長！你不會的，可是你爲什麼不提出反駁？」

「如果有人不信，我家中還有呂區長事後送給我的一條珍珠項鍊，他說那是他的亡妻之物。」

徐氏叔姪氣得眼珠子都紅了，可是徐季堂畢竟老練，儘量安撫一些年輕人：「不要上當，更不要發火蠢動，他們就找不到藉口殺人了。」

「另外，還有一個衣冠禽獸，」劉大裕一指，竟是指着徐朗軒：「這件事我不願多嘴，還是讓受害人自己來說吧！」

莊靜的樸素與聖潔之態，一開始就博得極好的印象，使人以爲，這絕不是一個

淫婦，更不是一個不知羞恥，隨便誣衊地方上名人的女人。她的淚水一直不斷，眼泡也有點腫了。她說：「小婦人被呂區長強暴之後，大約是第十二天，才發現徐先生正是十年以前，在濟南的舊相識，那時小婦人還沒有和外子結褵。故舊重逢，加上遭遇不幸，以及徐先生的殷勤和安慰，小婦人又把一匹狼作了眞正的朋友。而且把外子生病的事告訴了他，他說他會中醫，可以爲外子治病。小婦人不便拒絕這份好意，沒想到他一劑藥服下，人就不行了，當夜就——」莊靜嚎啕大哭。

台下鼓噪起來，有人向台上吐唾沫，但也有人仍然不信。情緒激烈，於是有人大打出手。徐朗軒自然旣驚且怒。似乎仍有點不信這是事實。

「關於這件事，李鄉長可以作證……，」莊靜說：「有天晚上，李鄉長到木屋去看到徐朗軒在……」

「徐先生！請起來反駁！」「樓兩層」吼叫着：「我們永遠不信這是眞的。一輩子也不信。」徐朗軒和呂建舟一樣，泰然自若，仍很嚴肅。

「如果有人不信，我可以派妙玉回去取證據，有呂建舟送我的項鍊，和徐朗軒爲我寫的詩句。」她對黃妙玉說：「玉兒！回去把那些東西拿來。放在我那秘密小盒中。」

黃妙玉不太情願地走了，這時李德說：「徐總團練！事已至此，本人負責召集今日之會，責任重大，你的手下大都是亡命之徒，身上必有武器，請就地放下，退出十步以外。以免發生意外。」劉大裕立即附和此議，台下的人也有讚成的。

徐季堂立即下令，帶鎗的立刻放下武器，退出十步以外，姜文輝低聲說：「總團練，這是自取滅亡。」但仍然服從，放下一支五鋒子手鎗。

放下的有六輪子、八音子、五鋒子、十三響等。但徐氏叔姪身上未帶鎗。他們敞開了衣扣讓人查看。因爲他們知道有人在暗處用「九連珠」指着他們。

就在這時黃妙玉回來了，她往台口一站，說：「各位！我必須說明，我是曲夫人也就是莊靜的外甥女，其實我只是他們的婢女，他們都會武功，也教了我一點武功……」

這時劉大裕和李德相顧失色，莊靜也大吃一驚，這也是她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事。因爲妙玉早已和徐步天發生了眞實的情感，她的良知已不容她昧着良心說謊了。

就在這時汪瑞忽然自後台出現了。他說：「各位不必驚惶，她和徐朗軒的幼子徐步天有一段情，女生外向，不足爲奇，我們是絕對公正的，就讓她說吧！任何人在她未說完之前蠢動，阿拉就叫他立刻停止呼吸。」聽他這麼一說，雙方反而把劍拔弩張的局面暫緩下來。

「當然！她不是我姑姑，她姓孫叫孫二娘，丈夫姓曲，叫曲上九……」

台下徐氏叔姪等人無不面呈驚色，因爲孫二娘外號叫「菜花蛇」，曲上九却是聞名北六省的一流殺手，姜文輝突然閃電似的抓起了十步外地上的一支十三響。但「砰」地一聲，只見汪瑞的手揚了一下，姜文輝手中的槍又跳出手外。

塲中人見此神射，都不由瞪目結舌，汪瑞說：「黃妙玉和徐步天要好，她的供詞需要進一步查證，就讓她說好了！這也可以證明我們的度量……」

黃妙玉說：「他們是某國販毒組織的爪牙，負責暗殺和突擊任務，愛國烈士『鐵卡』徐朗齋就是死在曲上九的手中。」

「樓兩層」說：「是誰殺死新郞新娘的？」

「就是『菜花蛇』孫二娘和曲上九二人，由於他們初步和呂、徐二位接觸，要他們加入販毒組織，但二人未加考慮，他們就立即下毒手，新郎和新娘死後再去威脅徐、呂二人仍然不屈服，但二人却採拖延手段，以便使徐氏叔姪加緊查緝兇手，還有，新娘偷聽了匪徒對呂建舟的威脅，才招致了殺身之禍。」

「黃妙玉！妳姑父姑母待你不薄。」李德厲聲說：「你敢胡說八道？」

「李德！儂身爲鄉長，不可仗勢欺人，黃妙玉說完之後，自有人予以駁斥，以便使鎮民明瞭呂、徐二人假冒僞善的眞相。」汪瑞端槍制止李德。

「對！」徐步雲大聲說：「如果你們問心無愧，該讓她把心裏話都說出來。」

「不！」莊靜（即孫二娘）忽然說道：「汪瑞！你這樣做，我無法了解你的居心！」

「放心！阿拉是要鎮民知道，我們是正義的一邊，我們是爲了弄清一件事實的眞相。」

這工夫後台走出了二僧和二尼，一齊怒視着汪瑞，無意肋骨內被半截斷刀所傷，行動依然不便，却說：「汪瑞，我早就懷疑你的身份，試問你讓這叛女說這些謊話，是何居心？」

汪瑞說：「儂不夠資格懷疑阿拉的身份，只有曲上九可以節制阿拉的行動。」

顯然曲上九未到。而僧道尼們雖忿怒，却奈何他不得。由此可知這販毒組織戒律之嚴。黃妙玉續說：「最初，孫二娘叫我迷住徐家老大啞巴徐步高，但徐步天佔了先，而我對他也是假的。後來我發現，他對我是眞心眞意，痴心可感，終於覺得孫二娘和曲上九這些人是邪惡的。孫二娘和曲上九到徐家附近居住，就是有計劃的色誘陰謀，由於十年前徐伯伯和孫二娘在濟南有一面之識，在此重逢後，孫二娘又逐步撒下色情之網，但我敢保證，徐伯伯既未毒死她的丈夫曲上九，也未寫詩給她，而呂伯伯更不會利用徐先生叔姪逼奸於她，這完全是陰謀，因爲曲上九根本未死，他還好好地活着，埋在半山上的墓中，棺內只放了些沙土……」黃妙玉顯然已毀了證物，徐、呂二人不由暗暗感激不已。

台下一片驚呼。黃妙玉說：「如有人不信，可以去掘開墓去看看，而曲上九奇瘦，並非有病，他本來就是那樣。他現在却已在船上，押了一船的毒品，鐵定今天晚上八點，在此不遠的白骨灘卸貨，所以這次大會才必須在七點前結束，使徐、呂二人及徐氏叔姪等人屈服或死亡，才能配合毒品上岸……」

黃妙玉說到這裏，汪瑞突然一槍把她射倒。台下一片大亂，鎮民們紛紛逃散。

但由於姜文輝等人又要去搶十步外的

槍。台上的汪瑞手中十三响甩了一陣，在「砰砰」聲中，和鎮民們隔離的徐氏叔姪等人，倒下了六個。那是徐氏叔姪、喬嬌、「樓」、胡和姜文輝等。

「好槍法！汪先生，你眞是神槍手。」李德豎起大姆指諂媚地誇耀着。

有的鎮民頭腦並不簡單，一看這局面，知道鑄成了大錯，上了鄉長李德的大當，黃妙玉說的才是眞話，本來嘛！呂、徐二位怎麼會是那種人？

然而，事已至此，誰能挽回這可怕的錯誤呢？這時突然又自後台衝出一人，「砰」地一聲把汪瑞的槍射落。但瞬間戲台頂上又射下一槍，却把來人的槍射飛，而這個來人竟是徐朗軒的長子啞巴徐步高。

這眞是瞬息萬變，就在徐步高的槍被射飛還未落地時，又是一聲槍聲，有人自後台處向台頂上射了一槍。

接着，鮮血「嗒嗒」向下滴着，而這個狙擊者，竟是匪方派來假裝圓光被殺死而又被徐步雲識破的弘一居士。他被押在秘密處所，早已悔過，所以徐步雲安排這步棋，作爲最後的一名證人。

事實上，匪方的陰謀，自徐步雲和喬嬌昨夜和「樓」、胡等人去掘了曲上九的墓，發現棺中是沙土之後，他們已大致了解匪方的詭計。也大致明白了所謂「雷霆計劃」。更暗暗通知了呂、徐二人，呂、徐二人所以才會如此泰然。至於莊靜和徐接近，徐步雲早已注意了。

弘一以一支十三响指着台上所有的人，大聲對台下說：「我就是圓光的弘一居士，也是匪組織派我來暗中殺人的，但我的假死是鄉長李德掩護的，却被徐步雲識破被擒，而且徹底悔悟，我今天特地前來作證，他們說呂、徐二位的事全是謊言，他們最高主持人是日籍琉球人飯田正雄。而曲上九不是中國人，他是高麗人——」

「砰砰砰」後台又衝出五個陌生人，每人一支槍，向弘一集中射落，弘一的身子震動着，還在盡最後努力喊着：「同胞們……我們要認清……誰是敵人…誰是……是……」又是一陣槍聲。弘一的身子自蓆棚頂上摔了下來。

但是，在此同時，台下躺在地下的六人之中的徐步雲，突然像個疾滾的人球，滾到十步外丟槍之處，身子旋轉，腿浪交飛，只見地上的槍全都被踢飛起。在此同時，其餘倒地之人也都一躍而起，接住了手槍。這是和汪瑞事先議好的假死方式。

自後台衝出射殺弘一的五個陌生漢子，在台下一陣槍聲中倒下，本已逃散的鎮民們，有一部份還在附近，突見這出人意料的劇變，大多激動的熱淚盈眶。

於是台上的孫二娘、二僧、二道和二尼已是原形畢露，躍下台來，開始了一塲殊死的混戰，汪瑞到此，已無法再隱藏身份，他只不過三兩個照面就把已負傷的無意擊斃。

徐步雲對劉大裕、徐季堂對付孫二娘，其餘姜文輝等人對付二尼，情況突變，李德和呂、徐二人一樣，呆在台上。

但他不久就從後台溜下，向白骨灘疾奔，他以爲也許還可以來得及迎上剛到的運毒船，作最後的丑表功，叫他們不要在此卸貨掛口。

徐步雲和劉大裕這一對最慘烈，這些對手之中包括孫二娘在內，也只有劉大裕最强。徐步天也趕來了，和妙玉也參加搏鬥，因妙玉倒下也是假死，孫二娘夠厲害，但在徐季堂手下，畢竟還差點，結果被俘，徐季堂也受了點傷。

二僧、二道和二尼之中有二人虛應故事（就是法靜和太乙），他們被俘而被寬大釋放，良知發現，等於袖手。所以最後只剩下徐步雲和劉大裕的力搏了。

此時劉大裕砸中徐步雲一拳，徐步雲連續三腿掃中了劉大裕，這老小子也眞狠，一臉血污再次撲上時，徐步雲的一片腿幕把劉大裕掃出七八步以外，胡隆一跛一跛地奔過去說：「老雜碎沒有氣咧！」

「快！徐步雲，到白骨灘去，運毒船一定到了。」徐、喬、汪三人先行，徐季堂還要清理現場，以及保護呂、徐二人。

他們三人追上李德時，正好在白骨灘上迎上了以曲上九爲首的七個人。「曲上九交給我！」徐步雲說：「汪兄！你的槍法好，監視其餘人狙擊，還有，船到了別讓它溜了。」

「放心！你放手幹吧！」

曲上九骨瘦如柴，但他那深陷如電的眸子，正顯示他非但無病，功力必然精湛：「曲上九，你是高麗人？」

「不錯。」

「殺死徐朗齋、新郎、新娘的是你和孫二娘？」

「不錯。殺徐朗齋的是我一個人。」

「飯田正雄呢？」

「他是主持人，徐步雲，聽說你的『蟠龍八腿』有點小名氣，但你要是不須帮手，你支持不了半個時辰。」

「曲上九！用高麗人的眼光看中國人，你走了眼啦——」這二人一上手，迅疾勁猛，砂土飛濺激射，五個照面未到，徐步雲中了兩拳和一肘。而且要不是翻滾夠快，幾乎被要命的一膝砸中小腹。喬嬌差點叫了出來，這工夫喬嬌已和幾個毒梟用槍互射。

船上的人很快被俘擄，幾個好手，剛才已被射死在台上（就是最後衝出那五個人）。姜文輝也及時趕到。

但是，徐步雲的重重的腿浪壓下，曲上九也中一了脚，而且是在面頰上，口角已淌下血漬。他們一會在沙上翻滾，一會射上兩米多的空中，此人的輕功，似不在汪端的「大旗展」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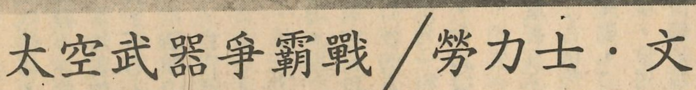
就在這時，「砰」地一聲，一顆子彈自徐步雲耳邊劃過，喬嬌疾呼著，「徐步雲小心——」人已如離弦之箭，射向徐步雲。又是「砰砰」兩聲，其中一槍射中了喬嬌，因爲她爲徐步雲擋了一槍。

汪端射殺了那個藏在草叢中的狙擊手小荷花，這時自岩叢中走出一人。汪端一看就知道，正是琉球籍的頭子飯田正雄。中等身材，留著八字鬍子。他們一接上手，汪端知道，這要付出很高的代價。因爲此人用的是琉球手，功力大約和曲上九差不多。

曲上九說的半小時已經超過了，二人都受了傷。喬嬌中槍，汪端曾抽空爲他定了一針，這時可以暫時止血。

（以下轉入第66頁）





太空飛鏢

「太空飛鏢」的速度超越所有飛行物體，它每秒飛行一千哩過外，照情形估計，它可以像一束光似的在許多星體之間穿過，直趨火星或金星，把它變成秘密武器，可能在地球稱霸。

任何一種飛行物體，速度越快，威力越大，利用氫彈爆炸推進的「太空飛鏢」，係所有秘密武器當中威力最强的一種，可惜它的飛行軌跡被人獲悉，在太空佈陣，利用太陽鏡反射的熱力，把它毀滅，製造它的古密教授被邪正兩派追殺，險些魂歸地府。

研究移居火星的計劃

美國積極發展太空，希望在月球開拓新的土地，又希望製造最有份量的秘密武器，能够控制地球，因此之故，加州大學新闢的「太空系」，變成熱門的目標，有許多學生投入，還有「旁聽生」，十分熱鬧。

既然當局重視它，所聘請的講師當然是有份量的了，其中有一名「大學教授」叫做「古密卡西亞」，有型有欵，題材新穎，豪氣逼人，經常吐露心聲，顯出他有的是雄才偉略，可惜沒有人接受。

儘管太空總署並不重視他，他仍深受學生的愛戴，每逢他講學的一堂，總是人數特別多，旁聽生也很多。

有一名大學生對記者說：「你問我爲甚麼擁護他嗎？一句話就够了，他講述太空景象，多采多姿，聽他講學，有如欣賞描寫太空的幻想小說。」

對了，原來他的口才極佳，不單是博學多才那麼簡單。

有一天，他在課室之內講述太空的航程，他所說的一番偉論就十分驚人，可列入「信不信由你」這一本奇書之內。

他先行報道「光速」，很冷靜的說：「世界上沒有一種力量比較光的移動那麼驚人了，每秒鐘的光速是十八萬六千二百八十二哩，如果有辦法製造一種飛行物體，能够做得到光速的百份之一，即是每秒鐘的速度是一千六百哩多些，已經天下無敵，現時最快的民航機叫做和諧機，係英國製造，不過時速一千三百哩，美國最快的戰機，只是時速二千哩多些，相差得太遠了，時速就是每小時的速度，一小時有六十分鐘，一分鐘有六十秒，時速跟秒速怎可以相提並論呢？我認爲製造一種秒速達到一千哩過外的飛行物體，即可在地球稱霸，更加重要的是它可以在非常兇險的星體之間穿過，能够把人類帶到無限遠的太空。」

他說到這裏，發覺有一名旁聽生舉手，似乎想提出一個問題，立刻停止講述，叫這個學生站起來，說：「我極端歡迎別人向我提出一些問題，互相研究，小兄弟，你想問的是甚麼呢？」

二十五歲的青年「巴達」，很有禮貌的點頭打個招呼，仍是站着，說：「古密教授，我有一個疑問，現時美國積極備戰，希望壓倒蘇聯，你認爲有本領製造每秒鐘飛行一千八百哩的一種飛行物體，爲甚麼你不貢獻給當局採用呢？」

「問得好，小兄弟，我並非對國家大事漠不關心，可惜我多次上書，呈報列根總統，總統本身不懂天文學，勢必把它發交下邊的人批閱，他們提起氫彈就怕，故此沒下文。」

「古密教授，你的意思是否企圖把氫彈的爆炸力作爲推動那一個飛行物體的動力呢？」

「是的，你眞是聰明！」

「我不同意這樣安排，沒有一種金屬品製成的外殼能够擋得住氫彈的爆炸力。」

「地球上面沒有這種金屬，不能够說別個星球沒有！照我所知，月球上面就有這種金屬，現時用不着到月球上面掘取！太空總署之內，有一個倉庫，叫做月球物質倉庫，它就有足够的太空鋼可以製造我說的奇異飛行物體。我不妨告訴你，我把它稱做太空飛鏢。」

「古密教授，太空飛鏢這個名稱，非常美妙，我對你所說的話，深信不疑，希望有一天能够乘坐你說的太空飛行物體，到火星逛逛。」

「爲甚麼你想到火星去呢？」

「古密教授，並非我特別想到火星去，因爲所有行星當中，最爲接近地球的一個星體，就是火星，此外，火星容易降落，有空氣，人類也許能够在那邊生存，如果地球上面有大災難發生，不必移居永遠浮在太空的人造城，索性到火星居住好了，因此之故，我認爲有了奇異的飛行物體，可以遠

航，首先去的一個目的地應該是火星。」

這番談話結束了，「巴達」坐下。

古密教授嘆息了一聲，說：「小兄弟，你的好奇心特別强，天文學的知識相當豐富，只是一名旁聽生，可惜之至！」

很快就結束那一天的講學時間，當晚古密教授在家欣賞電視之際，忽然有一個電話打給他，相當奇怪，對方的語聲很是陌生，跟他素不相識，不過，此人一開口就自我介紹，自稱是：「加州天文學試驗及儀器的製造商」，叫做「巴望奇」，係巴達的父親，又說巴達很喜歡聽講，每次他講學，總是旁聽，希望他賞臉，大家見見面，多個朋友，就算是小兄弟巴達介紹好了，不知道他是否有空，如果那一晚有空，請他撥個電話過去，見面的時間和地點任由他決定。

對方措詞很動聽，古密教授那晚太過空閒，正想找人談談，欣然說：「巴望奇先生，你的兒子十分聰明，似乎讀過很多關於天文學的書，我也想見見他，談個痛快，倘若你想跟他見見面，不妨現在就決定這個晤談的小敍，你駕臨舍下好嗎？」

「我不想打擾你們了，再又因爲我聽到了一些神秘的金屬品，很想你鑑別，你可否駕臨寒舍一敍呢？十五分鐘之後，小兄弟巴達就駕車到你的府上迎接，你可否把府上的地址告訴我呢？」

古密教授聽了，一口答應。

二十分鐘之後，他已經由「巴達」接返園林別墅之內，變成巴家的嘉賓。

「巴望奇」只是五十多歲，還沒有老態，跟古密教授一見如故，說：「我們一家人，一向是經營太空試驗品以及望遠鏡之類的儀器，小兒巴達從小就看慣了各種跟太空有關的東西，無意中得到一些太空知識，他居然斗胆在加州大學的課室向你提出一些不便回答的問題，太過荒謬了，因此之故，他返家後，被我中斥一頓，不過，因爲他向你提出一些問題，才觸發我邀請你駕臨一敍，總算有功，就當作將功贖罪好了，事實上我對太空確確實實有很濃厚的興趣，請到我私人斥資裝置的太空館，敬請指點迷津。」

古密教授順着脚步跟隨他走入一座半圓形的建築物，走了進去，便即看見滿天星斗，原來半圓形的屋子內部，頂上的佈置正是銀河，地面有一層望遠鏡，走過去仰望，剛好看見屋頂每一顆星。

這種格局正是大型太空館應該具備的，難得它都佈置得如此齊全。

只是看了看，古密教授就緩緩的說：「我好像看見過同樣的一座太空館，它比眼前這一座稍爲大些，讓我想想吧，它大概是倫敦的太空館，是也不是呢？」

「正是如此，你的眼力眞好！我們這一座太空館跟倫敦太空館俱是一個人建造的，無怪它完全相同了，我們一家人都是售賣太空館各種儀器謀生，當然在總部需要一個似模似樣的太空館了，閒話休提，我想請你研究一些很古怪的金屬。在地球上面能夠找得到的金屬品當中，鉛是最沉重的了，它却比較鉛沉重了五六倍之多，希望你可以把它分辨出來。」

邊說邊往前走着，很快地就把古密教授帶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它好像貨倉，放置許多種金屬品以及木材，還有玻璃和水晶，大概是用來製造太空儀器的了，事實上，太空實驗品以及仰觀星斗的儀器都在屋後那一間工廠製造，當然需要一個倉庫去放置各式各樣的物資，不過，那些物資不單是種類繁多，且又堆積如山，那就出乎意外。

古密教授正在走動，「巴望奇」忽然開口：「古教授，前面左邊不遠之處放置的一堆灰黑色金屬品，它就是我說的稀有金屬，坦白點說，我活了一輩子還沒有看見過它，我只能說它有些近似上等的鋼鐵，奇怪的是它比較鉛更加沉重，那邊靠近牆角有一塊比較細小，似乎是五磅重的鉛球，你試搬搬它，看看自己的氣力有多麼大，相信你會感到驚奇的，除非你是練習舉重否則不容易把它抓起來。」

古密教授雖然接近五十歲，經常做健身運動，臂力很强，聽了欣然點頭，走前幾步，只用一隻手抓它，打算把它擧起來，但總是辦不到，後來，他用一雙手把它捧起來，不過離地兩呎，沒法支持，逼於把它放下。

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巴先生，你說得對，就算它是鉛，充其量只有六七磅，我認爲它起碼重四十磅，的確是稀有的金屬了，如果你不介意，我想把最細的一塊金屬品從那一堆金屬當中拿出來，借你的化學實驗室用用，或者我可以看得出它是甚麼。」

「再好也沒有了，我相信你一定有本領把它研究得一淸二楚。」巴望奇很快回答。

過了一會，古密教授眞的到化學實驗室去分析那一塊金屬品，說：「我懷疑它並非地球上面的金屬品，我可以肯定指出它是鋼鐵，但却直覺到它是月球上面的太空鋼，如果你給我一具效率很高的顯微鏡，我可以更加清楚的指出它是否月球上面的產物。」

「顯微鏡嗎？我的太空館當然有這種東西，你要放大一百倍的？抑或放大一千倍？」

「最好它能夠放大一萬倍，因爲我想看看它是否有細菌依附，地球的表面有空氣，故此金屬品上面必有細菌，它並非病菌，只是細菌而已，至於月球，它沒有空氣，故此沒有細菌，即時可以分辨出來。就算它從月球掘出來，經過多次接觸，然後到達你的手上，所見的細菌數量決不會多，且是浮游的性質，並非黏住它，實情如此，我有高度顯微鏡即可把它的品質分辨出來。」

「這個地方有一具可以放大五萬倍的顯微鏡，不過，它是固定的，我可以帶你到那邊去看一看，你離開這一座物資倉庫之前，請你自行挑選幾塊最細的重金屬物體。」

古密教授做照，過了一會，兩人走進一個地下室，它有二十呎高，室內眞的有一架巨型的放大鏡放置。

古密教授不再開口，把一塊金屬品放在顯微鏡下細看，看完一塊，再看另外兩塊，三塊沉重的金屬品都看過了，他驚呼了一聲，衝口而出的說：「果然是月球石當中的鋼！」



圖爲製造「太空飛鏢」的人，任職加州大學太空系教授，叫做古密博士。

巴望奇的臉上也露出一副驚奇的顏色，盯着他說：「這種事情怎會發生呢？我以爲它只是普通的鋼鐵。」

「你可否查得出它從甚麼地方賣出來嗎？」

「不必查了，所有鋼鐵都是從保加利亞賣給我的。」

「保加利亞嗎？它是鐵幕之內的國家，怎會有鋼鐵賣出呢？也許它是走私的貨了，是也不是呢？」

「你說得對，它確是私梟把鋼鐵偷運出去而給絨我的，月球石也好，月球上面的鋼鐵也好，當然是很寶貴的了，居然變成私梟賣出去的貨，眞是出奇！」

古密教授苦苦的思索，仍是無法找到答案。

巴望奇說：「古敎授，這件事情的確是很奇妙的，慢慢的調查它好了，既然這不是普通的鋼鐵，我把它放在貴重金屬品存貯的另外一個倉庫收藏好了，我現時感到相當興奮，想喝杯酒，你可否跟我同到舍下的酒房品嘗美酒呢？」

「好，多謝你的誠意欵待。」古密敎授說。

「巴望奇」是加州的富翁，他在三十年前購入的二十萬平方呎土地，由於地價暴漲，他更加富有，除了撥出一部份土地建築園林別墅以及倉庫之外，還有工廠，煉鋼爐以及酒房，存放三千瓶美酒，其中有一小撮還是越過百年的舊酒，異常名貴，香醇無比，他經常在酒房的一角欵待嘉賓，那一個小閣佈置得十分古雅。

兩人對飲，古密教授對他收藏的醇酒讚不絕口。

喝了一杯，「巴望奇」緩緩的說：「我想問你一句，你不是說過用月球上面的太空鋼製造圓球，就可以把氫彈引入球體之內爆炸，令到一種叫做飛鏢的飛行物體可以在太空航行到火星那麼遠嗎？現時我有了太空鋼，是否找到氫彈即可製造你一生渴望看見的飛行物體呢？」

古密教授愕然，稍停，說：「巴望奇先生，你是加州的巨富，當然有力量協助我製成最有份量的一種飛行物體，飛行火星去，可是，抵達火星有甚麼用呢？難道你眞的想搬家到火星過活嗎？」

「你猜對了，古密教授，我們一家人眞的想搬到火星居住！爲了準備到火星去，我們曾經花掉長的時間去研究火星上面的一切，由於火星的氣候跟地球相似，最難得的是它有植物生長，既然有植物，一定有氧氣，不妨搬到那邊過活。」

「巴先生，如果你眞有此意，大概你有些特殊的情況了，或者你知道一種可怕的趨勢，認爲慘無人道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氫彈滿天飛，故此你想趁早搬到地球以外的任何一個星體居住，此外，你可能受到一些壓力，不得不走，我甚至感覺到你有些朋友，打算跟你一起走，那些人根本沒有資格到月球去，因爲任何飛行物體降落月球之前，先要得到美國太空總署批准，不容易辦得到，你想我協助你製造一艘能夠航行到火星的船，先要講清楚你們希望離開地球的原因。」

巴望奇嘆息了一聲，說：「在各種問題我沒有回答你之前，我想告訴你一件十分重要的事，你自己懂得很清楚，如果沒法找到十個八個氫彈，有了這種做太空鋼的月球石，仍是沒用，想得到氫彈，不必到蘇聯或者美國的太空物資倉庫資助，有錢就可以買得到，據我所知，非洲安哥拉這個國家一直都是倚靠製造各種軍火去維持整個國家收入的，因爲它連續幾年大旱，農作物失收，逼於走這一條大路，擄刦幾個出色的軍火專家，替他製造各種高價的軍火，包括氫彈在內，每一個氫彈定價五百萬美元，如果你肯合作，我願意拿出五千萬美元購買十個氫彈，購入了它，完成這一項壯舉。」

「你眞的這樣信任我？巴先生，你別忘記，我只是替你製造這種飛行物體而已，根本上我不會走上去的，還有一點，你在我製造它的一段時間當中，陸續付欵，一到了我拿到最後的一宗巨欵之後，它才升空，如果它發生意外，對我無關，你們却死個清光，這件事情自始至終都是我佔上風的，你有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

「古教授，你不但坦白，而且十分可愛，你想要多少？請你說出來。」

「我想要一千萬美元，開始動手的時候，先付一百萬美元給我的妻子慧娜做安家費，因爲把氫彈投入圓球的時候，十分危險，我隨時有可能被炸死，以後每一個月付一百萬美元給她，最後，升空之前，把餘欵交到我的手上，或給她也可以。」

巴望奇笑了笑，說：「古敎授，你想獲得一千萬美元的巨欵幹甚麼？」

「我們做出一個協議好了，你不必問我需要巨欵幹甚麼。」古密敎授很沉着的說。

「好的，這一宗交易成功了，今晚的事情到此爲止，告一段落了，還有別的事情要談，留待明天再談。」

巴望奇把他送到戶外，仍是由「巴達」送他返寓。

巴達十分謹愼，在車廂之內，半句話也沒有說，顯然他巳懂得這一項交易巳經成功。

翌日的晚上，兩人再度晤談，十分親熱。

特務小姐闖入他的房間

巴望奇不單是邀請這個最有權威的太空航行專家喝酒，還邀他吃晚餐，盡量討好他，而且在吃餐飲酒之後帶他看看那座園林別墅各處，把他看做自己人。

他們二人在花徑上面閒談之際，「巴達」沒有隨行，巴望奇向他的寢室那邊望了一眼之後，嘆息一聲，說：「人類眞是奇怪！好好的過活，爲甚麼要拚命研究秘密武器互相殘殺呢？任何一天，只要美國跟蘇聯打仗，互相拋擲氫彈，只要把三十個氫彈分區在空中爆炸，空氣全部焚燒，空中的毒素以及輻射綫不斷飄浮，除了人類死個清光之外，大動物以及昆虫都是死個清光的，只有深海的魚能夠生存，我不想看見這種慘劇，更加不想一家人突然死亡，故此我要離去，也許我會帶三幾個朋友同行，那是日後的事了，第一次壯遊的人，只是兩個人，一個是我的兒子巴達，另外一個是我的天文學儀器製造廠副廠長居禮博士，這兩個人可以說是我的先頭部隊，他們能夠在火星降落，觀察地形，認爲可以居住，回到地球，我才放心同行，到時拜托你製造第二個飛行物體，仍是給你一千萬元，你可以獲得二千萬美元，足夠環遊世界十次八次，甚至環遊世界一百次。」

他越說越興奮，不由自主的縱聲狂笑起來。

古密敎授從那種狂笑聲中得到一些預感，似乎這一宗交易的背後，隱藏深不可測的危機，如果他能夠置身於事外，他立刻引退，可是，他懂得很清楚，他已經捲入漩渦了，毅然解約，恐怕惹下殺身之禍，因此他不想冒這個險，此外，還有兩種理由使他不想抽身而退的，第一點，他的確想親眼看見自己的理想能夠實現，不必美國政府津貼也可以由他製造飛行物體，橫渡太空，抵達火星，駕駛它的機師活着回來。

第二點，他早就渴望在進入晚年之前能夠像富豪似的擁有巨欵，環遊世界，最後，在瑞士揀一個景色迷人的村莊住下來，安度餘生，他沒有子女，只有一個妻子，慧娜對他付出了眞愛，他想她有十年八載享福，故此他很樂意冒這個險，不必理會對方爲甚麼要離開地球。

儘管如此，有一件事情他仍要進行的，他很想知道「巴望奇」的底蘊，分手之後的翌日，他就走到聯邦統計調查局，拜托熟識的朋友在人事科那邊查閱關於「巴家」的族譜，特別注意「巴望奇」。

照一般情形說，一個普通的商人就算有這種魄力，打算製造一些能夠推進教育的儀器，只是製造體育用具，很少製造天文學的儀器，除非那個人對天文學有些淵源，經過調查之後，他獲悉「巴望奇」的祖父巳經是天文台長，他的父親一生研究天文學，那時整個世界各國對太空還沒有很大的興趣，故此巴家的人只是研究星體運行的度數，遠比不上現代人士對天文學懂得那麼多，也許是家學淵源吧？「巴望奇」本人以及兒子「巴達」都是苦心研究太空，有沒有超人的成就呢？那是另一個問題。

古密敎授不是呆鳥，一個普通的商人，只是售賣天文學專用的儀器，怎會賺錢多到不計其數，準備到火星避免地球上面的浩刧呢？越想越覺可疑。

找個機會，他拜訪巴家，跟巴望奇單獨坐談之際，他索性問個明白，說：「巴先生，我一生研究太空的一切，自信可以製造速度最快的飛行物體，叫做飛鏢，有希望憑着它航行到火星又再回來，曾經把這個計劃送呈美國太空總署，可惜不蒙採用，於心不安，得到你的賞識，我有機會製造這種遠航的交通工具，可以說是你心滿意足，不過，以常情常理而論，你不應該絕不信賴美國政府的，如果你不信賴它，早就不會住在美國了，究竟你爲甚麼想搬出地球居住呢？我們想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即使你牽涉到犯罪方面，我也不介意，彼此衷誠合作，希望你把眞相揭露出來。」

「巴望奇」聽了，臉色一沉，說：「這是一種極深的秘密，本來你不宜知悉，我也不應該向你吐露，不過，你巳經蓄疑於心，甚至懷疑我販毒白手興家，如果我不吐露眞相，你恐怕更加對我發生懷疑，我還是說個明白吧，我曾經對你說知，非洲的安哥拉這個國家有氫彈出售，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都靠出售各種秘密武器支持，氫彈只是其中之一，現時仍是掌握安哥拉整個國家大權的人，叫做「莫巴斯」，他賺了不少錢，除了獻給祖國，還中飽私囊，因此引起反抗他的政敵不滿，三次派人暗殺他，仍未得手，他知道形勢危險，向我求助，說得很悲慘，他認爲自己高高在上仍然握權，巳經有人尋仇，如果有一天他離開了原來的政壇，必然被人暗殺，整個世界之大，他無地容身，因此不能不想辦法飛到火星去，至於我協助他，有三個原因，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當年我父親在非洲遇險，得到他援助，死裏逃生，第二個原因是我跟他一向合作，多次把製成的軍用品，推銷到非洲或者南美洲更加落後的國家，代替國家賺錢，也替自己賺錢，至於我，也因此賺了不少佣金，變成加州的豪富，故此很樂意替他效勞，此外，還有一個原因，他的手上有二十個氫彈之多，取出一部份，給你製造太空飛鏢，根本上不必花錢，沒有人斗胆查問他控制下的軍事物資倉庫。如果他決心逃亡，可以一口氣把二十個氫彈全部拿出來。」

古密敎授聽了，臉露微笑，說：「你

說的莫巴斯，很有頭腦，係安哥拉總裁，身兼安哥拉總理以及總司令的職務，他曾經分別到歐美各國重金禮聘擅長製造各種軍火甚至氫彈的專家，又向各國訂購製造氫彈必須的用具，運到安哥拉拼合，眞是了不起！一個黑人很少這樣有頭腦的，說不定你從中替他策劃，是也不是呢？」

「是的，你猜對了，替他策劃的人就是我！」「巴望奇」很愉快的說。

他把一切秘密說出來，最低限度，使古密敎授知道他的底蘊，跟販毒無關，對方大概會協助他，果然不出所料，古密敎授聽了，喜形於色，說：「巴先生，承蒙你如此賞識我，協助我製造太空飛鏢，實現我的理想，還給我巨欵，我衷的感激你，任由你選擇一個日期開始動手吧，至於製造它的地點，頗有研究，假如在加州製造，它升空的一天，必有巨大的震動力，被加州天文台追究，此外，加州的特務極多，最近還有一種特務份子，叫做太空特務，更加犀利，能夠在別的地方製造它，更爲安全。」

「巴望奇」衝口而出的說：「製造太空飛鏢的理想地方，當然是安哥拉了，因爲製造它必需的氫彈，正是放在安哥拉的危險倉庫，事不宜遲，下週一我們動身，今天我就簽一張一百萬美元的支票給你，如果你需要向學校請假，快些辦理。」

圖爲「太空飛鏢」的雄姿，每個鋼球藏有一個氫彈，把它引爆，便有萬道光華從闊大的出口噴射，使它在太空推進，快如閃電，圓柱形的艙位可載十個乘客。

說完，他眞的簽寫一張支票給古密敎授。這件事情發展得太快了，古密敎授覺得如在夢中。

雖然古密敎授係一個相當重要的講師，聲譽喧赫，他巳經三年沒有使用他應得的假期，那時他向學校當局請假一個月，很順利的獲得批准，爲了掩人耳目，他並非跟任何人同行，只是乘搭普通的航機，先到「南非」，然後乘搭旅遊巴士到安哥拉去。

他盡量繞過軍事地區，而且故意乘坐那些爲了觀光野獸樂園的遊客而設的那種巴士，抵達安哥拉的首都，他也不是住在最豪華的大酒店之內。

他入住的一間酒店叫做「火山」，它最著名的一種活動就是引渡遊客走進野獸聚族而居的荒山，還替遊客預訂在樹頂觀看野獸活動的細房間，每晚二百美元，讓他在樹上歇宿，然後派出「象車」迎接。

古密敎授依照對方的指示去做，他以爲十分安全，殊不料他在火山酒店歇宿，十分安全，隨後他進入「樹頂客棧」，突然發生一種不尋常的遭遇，有一個少女闖入他的房間。

他預算入黑之後才有「象車」迎接，還沒到黃昏，巳經有人闖入，顯然她不是自己人了，再又因爲他的房門巳經下鎖，她仍有本領闖入，更加使他驚詫，因此他的臉上流露出多少畏懼的表情。

她剛走進來就把頭巾解開，顯示她的花容月貌，柔聲說：「古密先生，我不是你的敵人，是你的朋友，此行只是爲了保護你，不必驚慌。」

她關上了門，說：「我是美國海外情報局的人，叫做卡麗殊，你現時的途徑簡直是自投羅網，情報局派我步步跟踪你，絕對不是找你的厤煩，只是想保護你，希望你活着回到美國，即使你不肯向我吐露眞相，我們也知道你一定是接受了非洲甚麼國家的聘請，給以高薪，盼望你替他們製造秘密武器，如果那些人眞的想保護國家然後這樣做，不必說了，反之，倘若哪些人係蘇聯的爪牙，整個國家也是蘇聯的附庸國，你就完了，那些秘密武器如果沒法製造出來，你一定給他們判處死刑，反過來說，倘若你是眞的替他們製造秘密武器成功，你也是必死的，因爲他們担心美國政府派人捉你回去，製造同樣的秘密武器。」

古密敎授聽了，呆若木鷄，很遲，然後勉强說出這麼一句：「卡麗殊小姐，你恐怕有些誤會了，我只是在大都市裏面過活，太過緊張，影响健康，凑巧有一個月假期，然後到非洲逛逛，此外，我只是研究天文學數理的人，只會敎書，不會製造秘密武器，請勿多疑。」

「那就最好了，世事很難預料，也許你不久發生危險，別忘記我們的人始終站在你這邊，只要你使用密碼向我們通風報信，我們必然傾全力救你，不管那個地方是餐廳抑或是電影院，甚至在郊野，你碰上了獵人，也可以使用密碼向我求救。」

說完，她不管對方是否願意傾聽，自管自的把密碼說出來，而且連續講述幾次，然後離去。

古密敎授此行盡量採取迂迴曲折的途

徑，透過「樹頂客棧」，然後進入安哥拉，以爲此行極端秘密，神不知，鬼不覺，她料不到聯邦統計調查局對他的行程懂得一清二楚，看來他的前途，眞是凶多吉少，此外，他還把卡麗殊說過的話反覆尋思，越想越加不安於心。

安哥拉只是一個小國，怎會有二十個氫彈呢？就算它有氫彈，它也不可能擁有太空網，因爲它從來沒有發射過登陸月球的火箭，越想越加可疑。

「太空飛鏢」的速度快如閃電，假如它携帶核彈，飛到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上空拋下來，不堪設想，任何一種戰機沒法追逐它，可能巴望奇成爲加州巨富也是蘇聯資助，如此一想，他就不由自主的心上一沉。

那時他已經置身在非洲了，有甚麼辦法脫身呢？他唯有不變應萬變。

本來他想把「太空飛鏢」的理想實現，那時他的心情十分矛盾，並非急於看見那個史無前例的飛行物體製造出來，先要知道「莫巴斯」或者「巴望奇」是否蘇聯的潛伏份子，再行定奪，爲了澈底查探這個秘密，他決心使用緩兵之計，盡量拖延時間。

那晚他在一個响導帶引之下，離開樹頂客棧，坐在大象背上的廂座，緩步而行，向大森林走過去。

同行的另有兩頭大象，俱是背上有廂座的，每一個廂座有兩個黑人，分別緊握着長茅以及弓箭保護他，廂座之內，另有手榴彈以及機槍，除非萬不得已，不准使用。

「象車」穿過大森林，就是「安哥拉」的國境，他們並非在首都羅安達停步，進入國境之後，仍然繼續行走，只是在途中補充食水，水菓和糧食。

三晝夜之後，專車抵達一個很雄壯的城堡，然後停下來。

進入城堡之前，他們經過三次盤問，可見那座城堡十分重要，照情形看，必然是「莫巴斯」的根據地，說不定「巴望奇」比他先到。

果然不出所料，「巴望奇」親自出迎，看見他從象背走下來，滿臉堆笑，走過去，跟他握手，對他說：「莫巴斯總理已經在城堡恭候多時。」

很快他就由巴望奇引見「莫巴斯」，這個總理身型高大，臉肉橫生，只是一個黑人，平平無奇，正如在美國居住所看見的黑人一模一樣，所差異的只是膚色更黑，這樣子的一個元首，必然是很暴戾的，隨時大開殺戒，如果沒有人在這傢伙的背後撐腰，相信這傢伙沒有本領高高在上，因此之故，他再度撩起滿懷心事。

當晚他被欵待，禮如上賓，吃燒烤的獸肉，喝最醇的酒，半醉之後，巴望奇帶他到一個房間歇宿，說：「古密敎授，你長途跋涉，太過辛苦了，好好的睡了一個暢快，明天再談，房間裏面有一個女奴服侍，你可以任意享受。」

巴望奇走開，他進入房間，果然看見一個相當美貌的混血女郎，略懂英語，盡量服侍他。

對他來說，舟車勞頓，他已經上了年紀，並不需要溫柔的服侍了，她既然來了，姑且讓她留下來。

他覺得對方欵待他太過週到，疑心更大，象背上的殺手以及床上的美女，可以說是欵待他的一部份，從另一方面看，卻又有可能是處處監視他，絕不容許他跟外邊的人接觸。

他開始感到空氣中有些重壓，他逐漸變成籠中鳥，插翼難飛。

他已經確定了一個原則，沒有查清楚那帮人馬的底蘊之前，決不製造「太空飛鏢」，因此之故，翌日他們同在一起吃吃喝喝的時候，他的眉心一皺，說：「我認爲我們應該開始研究製造太空飛鏢這種速度最高的飛行物體了，從我的眼睛看來，安哥拉的國境雖然闊大，沒有一間設備完善的科學館，怎樣動手製造呢？」

巴望奇向他望了一眼，說道：「安哥拉雖然一切落後，沒有太空館或科學館，可是，莫總理私人却有很充份的科學儀器，作爲製造秘密武器之用。你不必担心。這一座城堡不遠的一處，有一座山谷，保衛森嚴，山谷之內，就是製造秘密武器的塲所，各種器材，應有盡有，至於氫彈，放在另外一個地方，用六呎厚的鉛磚築成倉庫，單獨放置它！那是第一號危險的倉庫。」

他聽了不斷點頭，說道：「我希望我所需要的製造器具以及各種物資，全部齊全。」

「是的，古密敎授，你已經開了一張清單給我，你所需要的物品，沒有絲毫缺少。」

「那就太好了。」

「古密敎授，不知道製造太空飛鏢的程序是怎樣子的？」

「首先，要得到各種製造它的物資，包括火力極高的洪爐在內，那是用來鑄造鋼球的，此外，太空飛鏢的機身也要用太空鋼鑄造，才不會在高速飛行之際爆裂，或者燃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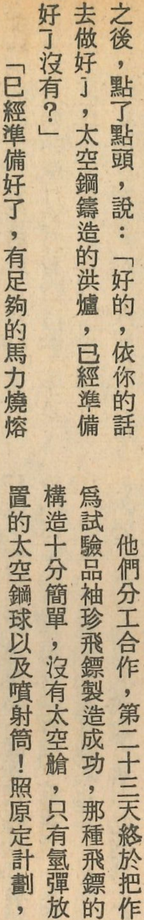
「最重要的是壓縮器以及噴射管，當然它也是必須使用太空鋼鑄造，簡直可以說整個飛行物體的任何一種結構都是用太空鋼鑄造的，照我的估計，起碼要用二十萬噸太空鋼之多，你們是否有足夠的材料呢？」

古密敎授故意把他們所需的太空鋼數量說多幾倍，借此留難，料不到巴望奇聽了很快回答：「我們的山谷之內，所堆放的太空鋼，超過三十萬噸。」

古密敎授只是聽了這一句，心裏雪亮，必然是蘇聯當局大量供應太空鋼，才有那麼多，倘非如此，任由莫巴斯花掉多少錢收購也沒法買得到那麼多。

他已經找到謎底了，怎樣脫身呢？煞費躊躇。

他很快就說出另外一個難題，很冷靜的說：「製造太空飛鏢，殊不困難，最困難的是找到許多的氫彈，使它在鋼球之內爆炸，不會炸爛之，火力從噴射筒直噴出去，因爲它有極大的能量發生，故此稱做太空飛鏢的飛行物體，速度驚人，飛行的秒速達到一千哩過外，別的飛行物體只用時速計算，它却用秒速計算，由此可以反映出它確是很有份量的了，不過，太空鋼是否有那麼强的約束力，能夠束縛它，使



它的火力從噴射管噴出去呢？仍是一個疑問，我提議先行犧牲一個氫彈，作爲試驗品，只用一個鋼球約束它，使它爆炸，看看它有沒有辦法使氫彈把它彈到高空又再跌下來，能夠保持原狀，假如它沒有絲毫破裂，那就可以放心製造，反之，它裂開一部份，就要修補，才可以使用，這樣做純然是爲了乘客安全着想的，不要埋怨我小題大做。」

巴望奇聽了，跟莫巴斯總理商量一遍之後，點了點頭，說：「好的，依你的話去做好了，太空鋼鑄造的洪爐，已經準備好了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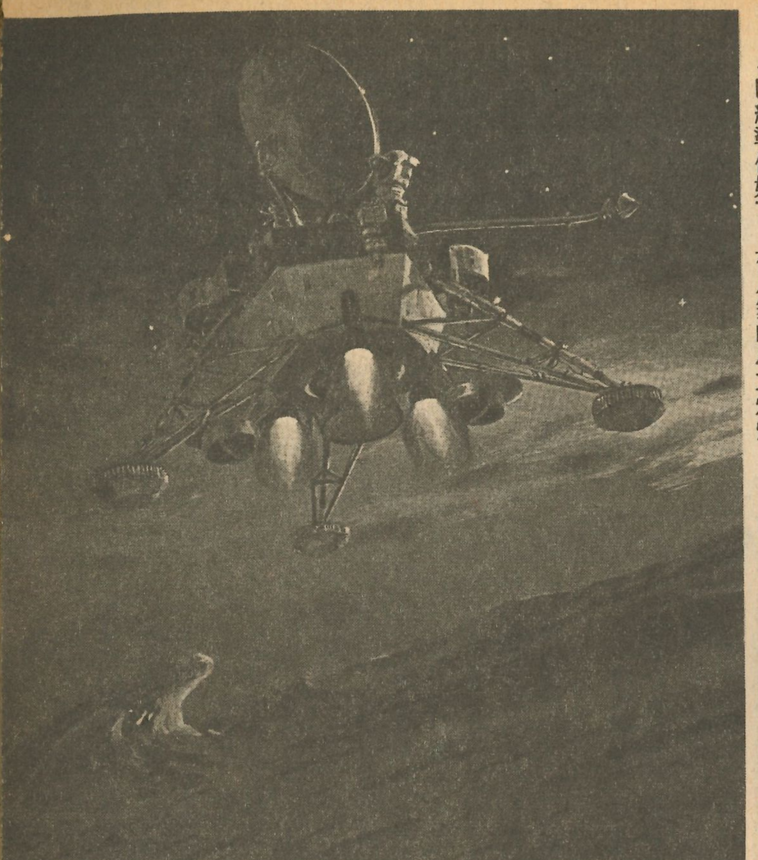
「已經準備好了，有足夠的馬力燒熔它。」

巴望奇很興奮的說。

太空飛鏢突然爆炸毀滅

連續的二十天之內，古密敎授的工作只是走到洪爐那邊監工，太空鋼投入洪爐之後，仍要加進別的金屬，最重要的是鎢，還有另外一些稀有金屬，此外，有少量的水晶。

他們分工合作，第二十三天終於把作爲試驗品袖珍飛鏢製造成功，那種飛鏢的構造十分簡單，沒有太空艙，只有氫彈放置的太空鋼球以及噴射筒！照原定計劃，它從地面發射，到了高空，氫彈然後爆炸，那就不會傷害地球表面的人，那種爆炸力量所產生的「能量」可以使它衝破大氣層，進入太空，飛到很遠，可是，它不過飛行了一段路程，自然掉頭向地球飛回來，而且百分之百依照原來的飛行軌跡闖入地球之內，直綫衝入山谷，然後停止，到時那個地方可能被它撞到出現巨大的裂坑，由於那個飛行物體所走的路綫係事前經過科學家決定的，沒有絲毫錯誤，最難計算的還是它衝到地球之後是否眞的撞入山谷，如果它撞向別的地方，該處人物稠密，就會發生大災難，因此之故，這一次試驗仍是有些危險，他們所能夠做得到的準備工作就是進入極荒凉的山區，那邊在萬里範圍之內沒有土人居住。



圖爲美國太空總署派遣到火星拍照的神秘飛行物體，證實火星不止有水，還有怒海狂濤。

儘管如此，必有若干野獸死在它的輻射影响之下，不過，莫巴斯總理一直把野獸看做垃圾，死光了毫不在乎，決心依照原定計劃進行。

鑄造「太空飛鏢」的試驗品，花掉一些時間，找尋理想的發射地點，再度拖延，有二十多天，他在那一段時間之內，不斷的想辦法逃走，迄無善策，到了指定的時間，「太空飛鏢」終於很順利的升空了，它必然可以衝破地球的大氣層，進入太空，越飛越遠，超越月球，進入「外太空」，起碼過了五天然後回來，即是說它的往返旅程是十天，反過來說，如果它沒法衝破地球的大氣層，只是在升空的半小時之內就會爆炸墜毀，它跟地面的控制室有聯繫，只要控制室的白色燈光沒有熄滅，它就繼續飛行，實情如此，它升空的最初十分鐘，一般人特別緊張，時間每分鐘延長下去，他們的情緒越來越加鎮定，臉露笑容，不過，古密敎授仍是非常焦躁，整晚在客廳走來走去。

「巴望奇」一直都是要靠「柳醫生」照料他的健康，兩天之後，柳醫生認爲他患了嚴重的神經衰弱，夜夜失眠，吃了寧神固腎的藥物仍不失效，最好暫時換過居住環境，問他想到甚麼地方去。

古密敎授每晚吃寧神丸之前，必然暗中喝一大杯黑咖啡，故此他仍可以在吃藥之前後擺出一副失眠的姿態，希望醫生允許他轉換環境過活，一週或者旬日，然後回來！他正在等候最適當的時機然後開口，碰巧柳醫生提出這個意見，正合心意，他佯作考慮一會，說：「我想到安哥拉的首都羅安達城逛逛，也許夜裏走到夜總會欣賞艷舞，可以減少我心上的焦躁。」

「好的，我把你的意見反映到上層的人士，由他們決定。」柳醫生很快回答。

過了一會，「巴望奇」走進他的房間：「我們批准你，即日啓程，逛了一週，然後回來，不過，你必須答應，絕不開口跟任何人交談，更加不准你跟別人接觸，這是莫巴斯總理的命令，對此我也無能爲力。」

古密敎授說：「我只是想到那邊逛逛，不必開口，對我來說，那個地方完全陌生，根本上沒有朋友，當然不會跟任何人接觸。」

巴望奇信以爲眞，說：「好的，你去吧，我們派人護送你進入羅安達城，你必須在指定的酒店歇宿，記得這一點，袖珍

的太空飛鏢在十天之後回來，你一定要比它提早回來。」

沒他人想像得到他不必開口也可以跟別人接觸，那一個人就是在樹頂客棧跟秘密交談過的美國特務小姐「卡麗殊」。

「卡麗殊」雖然跟他失去了聯絡，不過，她有言在先，只要他有特殊的需要，自然會走到她晚上跳艷舞的一間夜總會找她。

他不必開口，一切依照她的指示去做，羅安達城相當大，有五間夜總會，第一晚，他逛過三間夜總會，然後發覺她，由於他沒有準備，故此他們二人只是交換了一個眼色，沒有任何一種表示，更加沒有點頭打招呼。

那種夜總會入座費用相當昂貴，因爲它包括了餐劵，準備客人入座欣賞艷舞的一段時間同時進食，如果喝酒，還要另外付出美金二十元，指定喝名貴的酒加倍，他在第一晚看見她的時候，沒有做聲，乘機偷了一條餐巾，回到酒店房間，關上了房門，然後用原子筆寫下他想說的話，第二晚，他看見她剛剛跳完了艷舞，自行離座，走開之前，對保鑣說知，他必須到洗手間去，保鑣緊隨着他，守在洗手間的外邊，他走出來，伴他一起回到原來的座位，照道理說，他是一籌莫展的，殊不料他已經把預先寫好的餐巾用膠紙貼在「坐厠」的水箱上面，除非有人用長梯墊脚，站高一點，不會看見它，他返座之後，她才吩咐男性的特務進入洗手間，把每一個坐厠的水箱頂搜索一遍，找到了它，然後把它送到她的手上，因此她可以知道他想說的是甚麼。

他在餐巾上面雖然只是寫了幾行字，卻很清楚的指出那種叫做太空飛鏢的飛行物體已經製成叫她盡快報告美國太空總署，通知月球上面的科學家，利用反射陽光的高溫熱力放射器，在太空的某一個角度之下兜截，那種飛行物體的速度極快，發覺它的時候已經沒法出擊了，故此要動用五六個反射器，在太空佈下隱形的火網，它的歸程受阻，闖入火網之內，必然爆炸，事不宜遲，必須盡快辦妥。

特務所運用的手法必然是很奇妙的，出乎一般人的想像之外，憑着這一招，果然使那個沒有人駕駛的太空飛鏢爆炸，化作飛灰。

「安哥拉」的地面控制室不分晝夜都有人看守，密切注意三盞燈的燈光是否變色，或者熄滅，它一直是飛行無阻的，直到它由「外太空」飛回「內太空」的一段旅程，燈光然後熄滅，計算它的飛行路綫，它顯然在月球附近遇險，假如有人乘搭，此人一定喪生，儘管如此，「巴望奇」失去了袖珍太空飛鏢，仍是十分沮喪，更使他失望的還是這一點，它沒有自動爆炸，一定是月球上面的空軍基地使用特殊武器，把它摧毀。

難道美國已經發明了更加犀利的秘密武器嗎？這個疑問，令到巴望奇以及他的手下莫測高深。

那時古密教授仍未回來，巴望奇教授除了派人通知他趕快回到太空飛鏢的地面控制室，還秘密召集有關方面的科學家研究對策。

居禮博士說：「根據我們各方面的情報獲悉，美國的太空秘密武器並非登峯造極，只是一種能夠集中陽光火力反射出來的金屬板能夠發出高熱，阻撓敵方的飛行物體，不過，太空那麼闊，它怎能對準太空飛鏢出擊而又一擊即中呢？此外，太空飛鏢的速度極快，被人發覺它的時候，它已經飛過，除非事前知道它的飛行路綫而且預先佈陣，集中幾座太陽鏡放射熱力，否則，沒法毀滅它，憑着這一點，我認爲這一種飛行物體可能在構造方面並非盡善盡美，湊巧飛近月球，自動爆炸，不是毀於太陽鏡下。」

「莫巴斯」冷然說：「說不定你推薦的古密教授，本身是美國特務，初時投靠我們，後來改變主意，通知海外情報人員，轉知月球的守軍襲擊。」

巴望奇說：「是否如此，你不妨查問你派出去的兩個保鏢。」

兩名殺手死在毒彈之下

「莫巴斯」派出去做古密教授貼身保鏢的兩個人，涉及他們生死存亡，當然是他極端信任的心腹了，他們二人護送古密教授回到那座城堡之後，把當時古密教授在首都羅安達的生活方式和盤托出來，證實那個教授的確沒有跟任何人接觸，甚至沒有跟外人說過半句話，「莫巴斯」的怒火然後稍降。

他對「巴望奇」說：「我的處境眞是困難，不知道是否應該把古密教授處死，你的意見怎樣？」

「巴望奇」說：「我沒有意見，先要知道保鑣所講的話，才可以作出結論。」

「莫巴斯」沒法可想，只好把保鑣所講的話轉述。

「巴望奇」說：「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指控他叛變，突然把他殺掉，太過魯莽，假如這一次袖珍太空飛鏢眞的是自行爆炸，人死不能復生，後悔已遲，你必須考慮這一點，現時只有他一個人懂得怎樣製造這種秘密武器，他一旦喪生，我們的企圖征服全世界的夢想，立刻變成泡影，在這種情況之下，疑陣重重，我認爲先要找到眞憑實據才可以把他判處死刑。」

「那麼你的意思怎樣？難道把他永遠拘禁在這一座城堡之內嗎？抑或是把他放走呢？」

「如果把他拘禁一生，那是沒用的，現時我們沒法找到他叛變的證據，把他留下來，更加不容易找到任何一種證據了，倒不如把他放走，要是他回到美國，頻頻跟保密局的人接觸，或者他抵步立刻走進太空總署述職，又或他跟妻子慧娜很迅速的提取銀行的存欵，遠走高處，那就反映出他對我們叛變，到時派人暗殺，仍未爲遲。」

莫巴斯眉心緊皺，說道：「這件事情眞是撲朔迷離，不易判斷眞僞，假如他是蓄意叛變，何必冒險替我們製造太空飛鏢呢？」

巴望奇說道：「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也許那個教授貪錢，像狐狸那麼狡猾，便有可能發生這種事情，你不要忘記，我們前後兩次送給他的太太慧娜，一共二百萬美元，要是他安然返美，照常過活的話，他仍是大學教授，毫無損失，但卻多了二百萬元！」

「莫巴斯」沒有說甚麼，那一張黑色的臉孔，升起了一層殺氣。

「巴望奇」的意見被莫巴斯採納之後，古密教授安然返美，他頻頻向「巴望奇」道歉，照常過活，第二天就走進加州大學的課室，很平靜的過活。

他有所顧忌，沒有跟任何人接觸，絕跡交遊，過份寧靜了，反而引起巴望奇的懷疑。

巴望奇負責指揮六個從安哥拉派來的人，輪流監視他，此外，每天必向銀行查問他的妻子放在銀行的二百萬美元存欵是否沒有動用。

一週之後，奇異的事情突然發生了，巴望奇不單是查出她把二百萬美元一次過提出，而且在提欵之後立刻乘坐夜航機，離開美國，飛往加拿大，她分明是秘密離境了，那一宗巨欵極有可能她以另外一個人的身份透過銀行滙欵到世界任何一個都市，她抵達加拿大，然後改乘郵輪前往，假如她乘坐航機，頻頻變換航機的路綫，也是不容易跟踪的，巴望奇認爲此事大有可疑，約他在一間大餐廳見面。

巴望奇一直都是盡量避免美國特務注意他，故此他沒有邀請古密教授返寓一敍，寧願在大餐廳吃晚餐，說過夜間七時三十分，先到的人等候片刻，不見不散。

古密教授明知這個約會對他不利，卻又不敢推辭。

先到的人是他，他一直等候到七時四十五分，然後有些動靜，看見一個侍役拿了一塊鐵牌來來往往的走着，鐵牌上面寫明有人打電話給他，請他到第三號「電話亭」接聽。

巴望奇不來見他，卻透過餐廳侍役叫他到電話亭去，他暗呼不妙，卻又無法拒絕，只好走向第三號電話亭。

果然不出所料，那個電話確是巴望奇打給他的，巴望奇認得那是他的語聲，說：「古先生，古太太慧娜突然提欵，遠走高飛，你懂不懂得她到甚麼地方去？」

他沉着氣說：「她提去銀行多少欵項呢？眞是可笑，你知道這件事，我卻茫無所知。」

「她把二百萬美元全部提去，現時她的銀行戶口只有二千多元，不見得你絕無所知吧？」

「我眞的絕無所知！如果你知道她已經離境，料想你一定同時知道她跟一個英俊小生似的男友同行了，你可否把此人的姓名面貌說出來，使我跟踪追究？」

「哼，你以爲我會相信你的胡言亂語嗎？如果你早已懷疑她移情別戀，爲甚麼你返美已經有一週之久，仍然讓那筆巨欵放在她的銀行戶口之內？你別再耍花槍了，還是向我坦白招供吧！你究竟是純粹想騙錢呢？抑或跟保密局或太空總署的人講好，到時擊毀你親手製造出來的太空飛鏢呢？快些坦白招供！」

「巴先生，你太過衝動了，我沒有出賣你，眞的沒有出賣的！」古密教授逐漸覺得不妙，拚命否認。

對方越來越加凌厲，忽然轉變爲一種殺氣騰騰的語聲，在電話那邊說：「古密教授，今次我沒法帮忙你了，殺手已經追踪而至，你變了鬼也不要埋怨我！」

只是聽了這麼一句，古密教授立刻掛斷電話，走出第三號電話亭。

他剛剛轉身走出來，立刻看見兩個獰獰可怖的臉孔，分左右兩邊，自遠而近，他很快就醒悟，這兩個人正是安哥拉總理莫巴斯的保鑣，以前在首都羅安達寸步不離的監視他！

兩名殺手忽然出現，顯然是凶多吉少了，他本來有機會拔脚飛奔，不知道爲甚麼，一雙脚好像釘在地上，沒法移動。

左邊的殺手先行拔槍。

右邊的殺手也拔出槍來。

兩柄黑色的手槍都是口徑特別闊的，顯然是威力特別强的武器，古密教授知道他在一分鐘之內就喪命，心亂如痲。

「巴望奇」故意約他在餐廳見面，本人沒有赴約，偏要打電話找他，絮絮的交談，分明是製造機會使殺手走近電話亭，他從電話亭走出來，正好站在對方的前面，變成射擊的目標，他的一切活動都是對方預先計算過的，他還有機會逃生嗎？

他眼見兩柄手槍不約而同的舉起，就快扳動槍機。

在這一瞬間，連續是三四聲槍响爆發，倒下來的人正是兩名殺手，不是他！

儘管如此，槍聲入耳，他已經嚇到脚

圖爲無人駕駛的飛行物體在火星拍攝得到的奇怪植物，科學家認爲它是所有星體之中最適合人類移居之地，因爲它有植物就有水，有空氣。

軟，不由自主的跪在地上。

殺手稍爲掙扎，在血泊裏面滾了幾滾，寂然不動，他仍沒有力量站起來。

他看見四個陌生人走過來，有兩個人扶住他走開，另外兩個，拔槍押陣。

沒有人理會倒下來的兩個殺手。

十分强壯的殺手，剛剛中槍就喪生，流出來的血竟然是淺藍色的，他們死於毒彈之下。

有資格使用「毒彈手槍」當衆行兇的人，只有美國保密局的特務！

他恍然大悟，立刻恢復生機！

三十分鐘後，他被押到一座紅磚屋，單獨留在一個房間裏。

那個房間是長方形的，只有一張床，此外，他還可以把房間中央懸掛起來的一盞電燈扭亮或者熄滅。

那樣子的境況可以說是十分寧靜，也可以說是可怖。

他百份之百的孤立。

深夜，突然有一個語聲從高處飛出來，說：「我們把你從外來的殺手救出來，那是很偶然的，你爲甚麼變成殺手襲擊的目標呢？可能有一種秘密，保密局必須查探得一清二楚，房門是由外邊開啓的，朝向房內的一邊，沒有門環，這樣，你是沒法逃走的，如果你是理直氣壯，根本不必逃走，就快有人走到這個地方，錄取口供，你暫時休息一會吧。」

那個語聲極端陌生，說到這裏，自動停止，不再做聲。

他索性關了電燈，上床睡覺。

這一睡，使他睡到翌日上午九點多鐘，然後覺醒，有人在外邊敲門，跟住開門，把他帶到外邊去。

他穿過客廳，漱洗之後，又被人帶到小廳，那個地方早有一個精明能幹的人坐着等候。

此人看見他走近，自我介紹，說：「我是保密局的高級帮辦歐龍沙，昨天把你從殺手的射程之下把你救出來，可以說是你的救命恩人，論理你應該合作，另一方面，外來的殺手跟本地殺手不同，他們除非不下手，如果那些人是眞的下手，必然不止一兩個，死了兩個，可能有另外兩個活着的人向你行兇，假如他們再死，必有第二批殺手到來，你可以說是絕對沒法逃生的，我們不想你變鬼，故此把你留下來，請你原諒。爲了澈底明白你被人追殺的眞相，希望你把整件事情說出來。」

對方這個請求，他無法拒絕，可是，他的遭遇太過古怪了，簡直無從說起，對方急於聽聽他的口供，他不能夠拖延下去，只好臨時編做一個故事，詐稱有人企圖把他綁架，還說出他是加州大學太空系的教授，叫做古密。

這樣子盤問，只是一個開端。

自稱是歐帮辦的人，盤問可疑人物，經驗豐富，想了想，說：「古密教授，你是否十分富有，有人向你敲竹槓不遂，然後把你綁架呢？」

「不，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教授而已，絕非富裕，你可以從我的銀行戶口查探清清楚楚。」

「換過一個問題討論吧，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殺手在大庭廣衆公然拔槍，向一個人瞄準。假如兩個人只是想綁架，必然靠近你，槍也沒有拔出來，只是透過衣裳使你知道有一柄槍的槍嘴，壓在你的腰間，逼你走出去，再又威脅你走進車輛，疾馳而去，決不會拔槍準備射擊，何况他們二人的槍嘴沒有裝上滅聲器？照這情形看，他們的大概是存心行兇的，並非綁架！請你搜索記憶，究竟是甚麼人蓄意把你加害呢？」

他無話可說，却又不能不說，只好勉强說了一句：「可能他們認錯人！」

「混賬！殺手怎會認錯人呢？我們殺了兩個人，把你救出生天，實在多此一舉！」歐帮辦冷然說。

古密教授忽然開口：「歐帮辦，我很想知道你們怎會如此凑巧，殺手剛剛拔槍，你們先行動手？」

「因爲我們派出去工作的一個女特務，打長途電話告密，指出安哥拉派出兩個殺手到加州襲擊一個重要的人，她已經把這兩個人偷偷的拍照，透過無綫電傳眞的方式，使我們獲睹他們的眞面目，我把那兩幅照片複印，變成一千多幅，分發加州所有在街上活動的特務，隨時跟踪他們，必要時把他們槍殺，因此救了你。」

古密教授歡呼了一聲，說：「如果我沒有弄錯，從安哥拉首都通知你的那一位特務小姐，必然是卡麗殊。」

「你認識她嗎？再好也沒有了，她叫我們保護的人就是你！古密教授，現時你應該把眞相和盤托出，免得阻碍時間，她認爲你是一個重要的人物，你究竟有甚麼驕人的本領，令到她覺得你很重要呢？」

聽了這句話，古密心上一沉。

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必然沒法永遠瞞下去，歐帮辦只要召她返國查問，到時他的底牌就會翻開，還是直言無隱的好。

這樣想了想，他就把一個月前接受安哥拉的聘請，製造太空飛鏢，後來透過她轉達太空總署把它在太空毀滅經過情形，一清二楚的說出來。

歐帮辦大吃一驚，說：「太空飛鏢已經試驗成功，如果你沒有及時告密，由她報告太空總署，及時把它毀滅，美國人就有可能發生浩刦，反之，你替敵人製造秘密武器，却又犯了瀰天大罪，我給你弄到眼花繚亂，不知道怎樣處置你才好，還是把你送到太空總署，由署長福摩卡爾自行發落！古密教授，我不再盤問你了，半小時後，我們會把你送到太空總署。」

親密戰友翻臉追殺

加州跟美國首都華盛頓，有如天南地北，相距很遠，專機送達，也要花掉八個鐘頭，把古密教授押運的專機抵達華盛頓機場，太空總署已經派人駕駛保護極爲週密的避彈汽車迎接，他安然進入太空總署機密室，由署長跟幾個高層人士坐在一起，不厭其詳的向他盤問。

古密教授始終堅持兩個原則，第一點，他曾經把製造太空飛鏢的計劃送達太空總署，沒有人同意這樣做，爲了尋求科學上的成就，他接受安哥拉總理的邀請，前往非洲，做一項驚人的試驗，請署長注意，他在事前毫不覺察安哥拉受到蘇聯的控制，不知者不罪。

圖爲美國最新的秘密武器「太陽鏡」，反射陽光，發出高熱，四座太陽鏡佈陣截擊，「太空飛鏢」闖入陣地，立刻爆炸。

第二點，他一旦獲悉眞相，立刻設法透過特務小姐卡麗殊盡快報告太空總署，從月球附近的太陽鏡發出高熱，把它毀滅，希望將功贖罪。

署長聽了，考慮一會，說：「古密敎授，你試驗秘密武器的動機雖然是基於科學的立場，前往安哥拉之前，沒有向美國太空總署申請，已經犯了錯誤，隨後你透過特務小姐卡麗殊，由美國的月球基地出擊，用四座太陽鏡佈陣，散發高熱，使它闖入陣地，自動毀滅，你所知道的情況只是這些，未必知道四座太陽鏡在你製造的太空飛鏢爆炸的一瞬，受到太過大的震動，四分五裂，形同廢物，每座太陽鏡的成本是兩億五千萬美元，四座合計，就是十億美元，這種損失全是你招致的，不知道你有沒有力量賠償！如果你沒法賠償，看來你必須接受軍事法庭裁判了，到時你可能無罪釋放，亦有可能判終身監禁，賭你的命運吧，暫時把你扣押在太空總署的拘留所，不准保釋。」

局勢的發展越來越糟，古密教授的臉色灰白，低頭無語，只好認命，被人帶到拘留所，暫時覊押，準備受審。

他心知肚明，只是審問一堂，便即判罪，大概他被判刑二三十年，或者終身監禁，甚至有可能判處死刑，心焦如焚。

太空總署拘留所很小，兩人同時軟禁在一個房間，他不斷的嘆息，引起同房的另外一個疑犯「波里」關心，先行慰問他，然後問長問短，獲悉他的悲慘遭遇，黯然說：「我的處境跟你相似，非常寃枉的說我叛國，實際上我一無所知。」

一來「波里」是太空系的專家，被看做叛國的疑犯，實際上非常寃枉，處境跟他有點相似，二來波里的年齡以及體型跟他很是接近，很快就變成知己。

在拘留所裏面居住，跟外界完全隔絕，半月後，波里忽然向他吐露心聲，說：「古密教授，你不准保釋，遲早判刑很重，我却有機會輕判，你可否把製造太空飛鏢的技術傳授給我呢？如果我有機會替美國製造這種秘密武器，征服全世界，到時透露這種秘密，說它是你教我製造的，你可能減罪，你的意思怎樣？」

古密教授聽了，靈機一觸，說：「波里先生，並非我不肯教你，問題在這裏，製造太空飛鏢的過程分幾個階段，十分複雜，有三十多個方程式，必須依照一定的方法處理，絲毫不能弄錯，近來我心煩意亂，腦力衰退，怎能記得起那麼多的方程式呢？雖然我已經把把它寫下來，變成一束文件，製造太空飛鏢的時候可以依照它們的程序動手製造。

（以下轉入壹零零頁）

封神榜故事之四

火燒琵琶精（下）

關趙于・編繪

封神榜是我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這一集描述姜子牙奉命下山，扶周滅殷。姜子牙在朝歌，打死玉石琵琶精卻因此使妲己對他懷恨，設計陷害，最後子牙只好借水遁逃了。



55 比干見衆口一聲，又見子牙拿住婦人手不放，問道：「姜子牙，婦人已死，爲何還不放手？」子牙道：「小人若放他手，妖精去了，何以爲証。」



56 比干聽罷，吩咐民衆道：「此處不可辨明，待我啟奏天子，便知清白。」子牙拖着妖精，被武士押着往午門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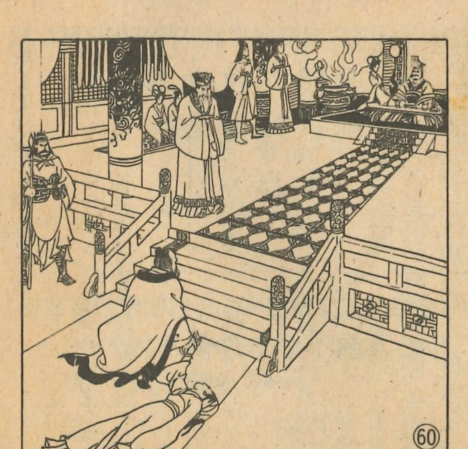
57 比干摘星樓前，將子牙打死一女原委俱奏紂王，請紂王旨意定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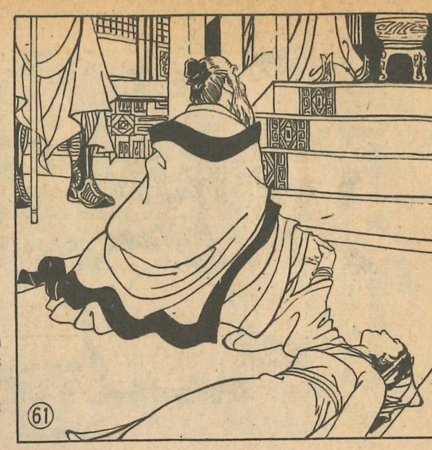
58 妲己在後聽見比干稟奏此事，暗暗叫苦：「可憐妹妹你回巢穴去便罷了，算什麼命，今遇惡人打死，我必定與你報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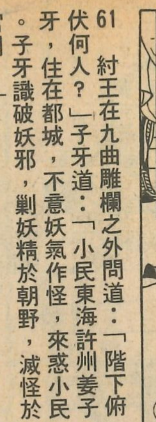


59 妲己想畢出見紂王道：「亞相所奏，眞假難辨，請將衛士連女子拖至摘星樓下，妾身一觀。」紂王依言傳旨。



60 子牙依旨將妖精拖至摘星樓，俯伏陛下，右手撐住妖精不放。





61 紂王在九曲雕欄之外問道：「陛下俯伏何人？」子牙道：「小民東海許州姜子牙，住在都城，不意妖氣作怪，來惑小民。子牙識破妖邪，剿妖精於朝野，滅怪於宮闕。」



62 紂王道：「你道此女是妖精，有何証據？」子牙道：「陛下若要妖精現形，請取柴數担，煉此妖精，原形自現。」紂王傳旨，運柴至樓下。



63 子牙將妖精拖到柴上，用符印鎮住四肢，放起火來。霎時，濃烟滾滾，烈火冲天。



64 妖精未現原形。紂王命比干下樓去問子牙，子牙答道：「再燒一時辰，用雷擊，原形畢露。」

65 妖精在火光中爬將起來，大叫道：「姜子牙，我與你無冤無仇，爲何這般燒我？」



66 紂王聽見火裏妖精說話，嚇得汗流浹背，目瞪口呆。子牙道：「陛下，請駕進樓，雷來了。」



67 子牙雙手齊放，只見霹靂一聲，火滅烟消，現出一面玉石琵琶來。



68 紂王對妲己道：「此妖已現眞形。」妲己心如刀絞，意似油煎，暗暗叫道：「我不殺姜子牙，誓不罷休。」



69 想畢，妲己只得強作笑容啓奏紂王：「陛下命左右將玉石琵琶取上樓來，待妾上了絲弦，早晚與陛下取樂。妾觀姜子牙才術兩全，何不封他在朝保駕？」



70 紂王依妲己之言，將玉石琵琶取上樓來。拜姜子牙爲下大夫，特授司天監職，隨朝侍用。

71 子牙封官受祿，回到異人庄上。衆人設席款待，親友俱來恭賀。飲酒數日，子牙才復往隨朝。

72 且說紂王、妲己一日在摘星樓飲宴，酒至半酣。妲己歌舞一回，與紂王作樂。三宮嬪妃、六院宮人齊聲喝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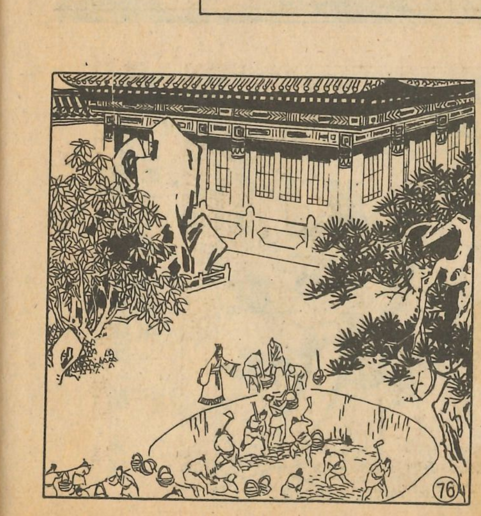


73 宮人中卻有七十餘人，全不喝采，且面有淚痕。妲己當即停住歌舞查問，原來流淚的全是姜娘娘的侍御宮人。



74 妲己當着紂王怒斥宮人道：「你主人謀逆賜死，你們反懷忿怨，久後必成宮庭之隱患。」紂王亦大怒，傳旨將宮人拿下樓，全用金瓜打死。

75 妲己向紂王奏道：「陛下且不必將這起逆黨擊頂，妾有一計，可除宮中大弊。」接着妲己對紂王如此這般說了一通。紂王點頭稱是。



76 紂王傳旨在摘星樓下掘一深五丈，方圓二十四丈寬的大坑，納毒蛇於坑中，名叫蠆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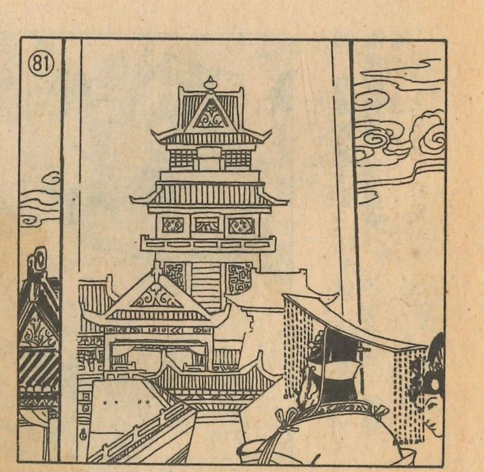
77 紂王傳旨將七十餘名宮人赤身縛背，推入坑中。宮人淚流滿面，哀聲叫苦，慘不可睹。

78 紂王和妲己在摘星樓飲酒。見餓蛇將宮人盤繞，吞咬皮膚，鑽入腹內，慘狀萬千。妲己卻道：「若非此刑，焉得除宮中大患！」

79 紂王撫妲己肩背道：「這等奇刑，妙不可言！」兩邊的侍御宮人見紂王、妲己如此殘暴荒淫，氣恨交加，無不掩面落淚。



80 妲己與紂王飲酒作樂之際，忽然想起玉石琵琶精之恨，又生一計，便命宮人挑着一張圖畫，請紂王觀賞。



81 紂王一看，原來是鹿台圖樣。妲己指圖奏道：「造就此台，美不勝收。以妾觀之，此工程，非才藝精巧、聰明智慧的下大夫督促不可。」



82 紂王令使臣往比干府宣召姜子牙。使臣傳旨：「宣下大夫姜子牙進見。」子牙趕忙接旨。



83 姜子牙謝使臣道：「請大人先回，卑職就去。」





84 使臣走後，子牙預知大事不好，對比干道：「子牙蒙丞相提携，位至今日。從此一別，不知何日再見尊顏。」



85 比干大驚道：「下大夫此言怎講？」子牙道：「我已算定，今日此去，有凶無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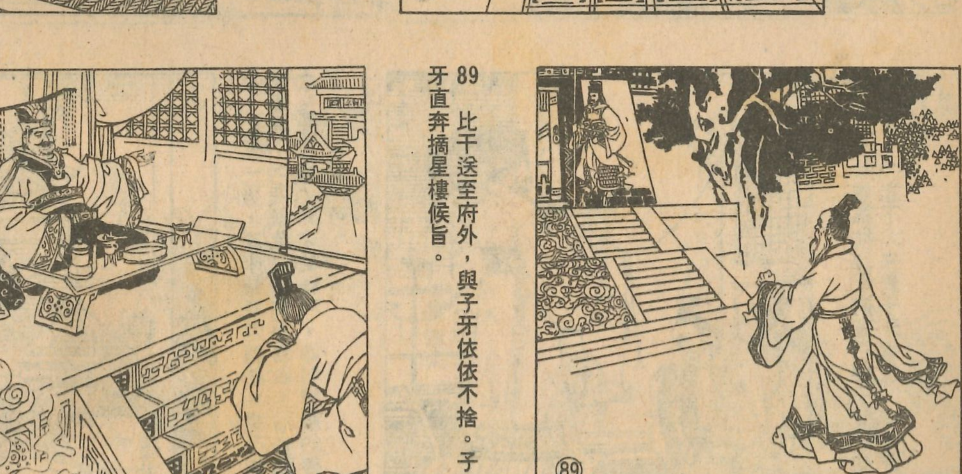

86 比干搖手勸道：「先生久不面君，又非諫官，以順爲是，何凶之有？若果有災星，待我進朝面君，可保先生無虞！」道罷，就要往摘星樓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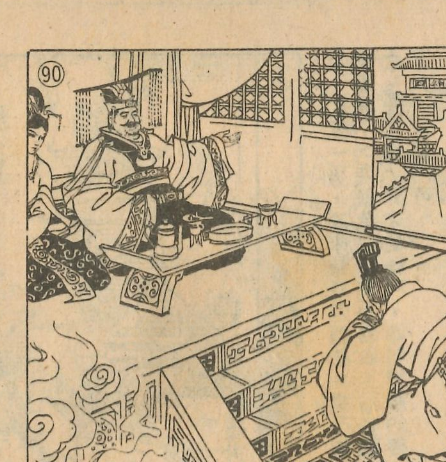

87 子牙轉身擋住比干去向，勸道：「事已如此，不必勸勞，以免累你。」比干回到房中，郁郁不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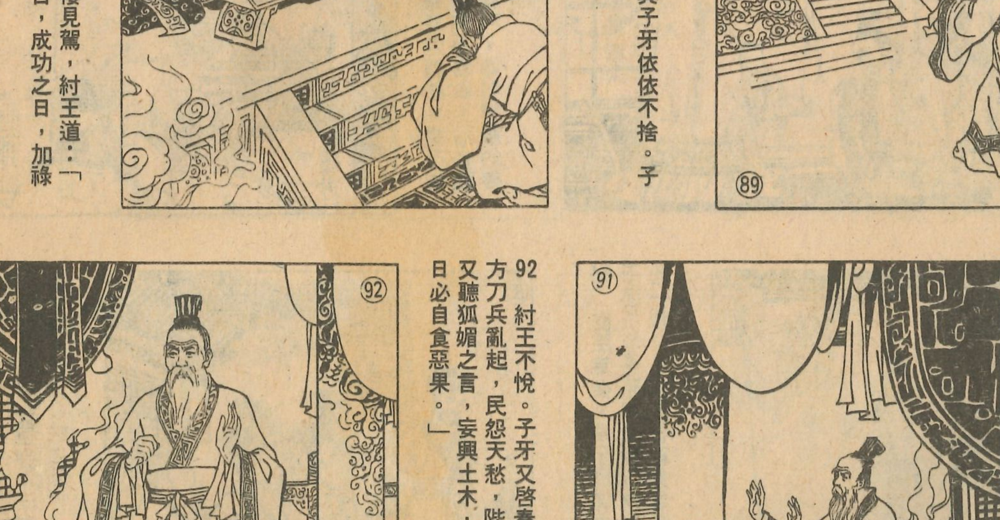
88 子牙道了謝，提筆寫一柬帖，壓在硯台之下，對比干道：「丞相日後若大難臨身，無處解脫之時，觀看此柬，方可脫險。此乃是報丞相萬恩之一也。」說完轉身而去。



89 比干送至府外，與子牙依依不捨。子牙直奔摘星樓候旨。



90 奉御官宣子牙上樓見駕，紂王道：「卿與朕代勞，起造鹿台，成功之日，加祿進官。」



91 子牙看罷圖樣，啓奏道：「陛下，造此鹿台，工程浩大，勞民傷財，切不可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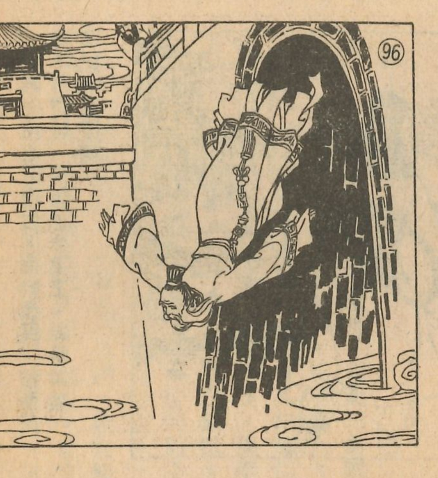
92 紂王不悅。子牙又啓奏道：「如今四方刀兵亂起，民怨天愁，陛下全不顧及，又聽狐媚之言，妄興土木，陷害萬民，他日必自食惡果。」

93 妲己奏道：「姜子牙乃外方術士，一派誣言，狂妄欺主，罪當炮烙！」紂王怒道：「與我拿來炮烙，以正國法。」

94 奉御官向前捉拿子牙，子牙抽身往樓下飛跑。紂王且怒且笑對妲己道：「御妻，你看這老匹夫，聽見拿字就跑，哪有一個跑得了的？」



95 子牙逃至九龍橋，只見奉御官趕來甚急，便道：「衆官不必趕我，無非一死而已。」




96 奉御官怎肯聽姜子牙的？子牙眼看要被拿住，按住九龍橋欄杆，往水中一跳，便不見踪影了。

97 奉御官急忙趕到橋上，扶着欄杆，看水嘆息。他們以爲子牙已淹死，卻不知子牙借水遁逃走了。

98 適時上大夫楊任來午門，見奉御官扶欄望水，不知何故。問清原委，暗思片刻，奔摘星樓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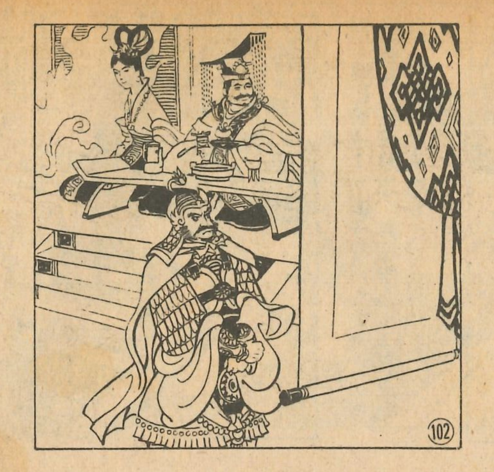
99 紂王宣楊任上樓，楊任啓奏：「陛下聽信后妃之言，建造鹿台，歌舞宴賞，爲一時之樂，致百姓之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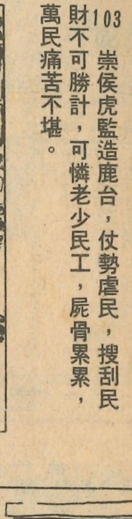

100 紂王聽罷大罵：「匹夫，把筆書生，竟敢狂言犯主！」命奉御官將楊任剜去二目。



101 楊任忠肝義胆，復奏紂王道：「臣不惜目，只怕天下從此完了。」紂王大怒，令奉御官把楊任押至樓下，剜去二目。



102 紂王處置了楊任，立即傳旨召見崇侯虎，命他督造鹿台。





103 崇侯虎監造鹿台，仗勢虐民，搜刮民財不可勝計，可憐老少民工，屍骨累累，萬民痛苦不堪。

104 且說子牙借水遁回到宋異人庄上。馬氏迎接道：「恭喜大夫，今日回家。」子牙道：「我如今不做官了。」馬氏大驚，子牙把他拒絕紂王督造鹿台的事說了。



105 子牙見馬氏不悅，勸道：「紂王非我之主，娘子同我往西岐去，扶助明主，待我官居顯爵，極品當主，你授一品夫人，也不負我胸中實學。」





106 馬氏見子牙丟了官爵，又要她跟去西岐山，大怒道：「我生長朝歌，決不往他鄉。從今你行你的，我幹我的。你寫一休書與我，各自謀生。」



107 馬氏出口粗言，異人和孫氏勸子牙道：「賢弟乃奇男子，豈無佳偶，弟婦既不同你去，就寫一休書與他，何必苦苦留戀。」子牙依言，寫了休書交與馬氏。



108 子牙打點行裝，與異人洒淚惜別，直奔西岐山而去。

（本段完）

武林軼事

除奸復仇

泰環．文

義女佩蘭　報仇雪恨

襄陽在漢水的南岸，樊城在漢水的北岸，舟楫麕集，熱鬧非常，昔時南船北馬，即以此處為分界點。

北接宛洛，南控雲夢，上溯漢中，下通武漢，其險足固，其土足食，三國以來，常為兵家必爭之地，也是鄂北，豫南和陝南一帶的貨物集散地，形勢既險要，交通復便捷；城內城外古蹟甚多，歷代騷人墨客也在襄陽留下了許多墨跡和詩文，「弱女復仇錄」就是記述一個嬴弱女子，為義父復仇的故事，城東三十里漢水之濱有古墓之勒石記其事，惜乎年湮代遠，早已為人所遺忘矣！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隆冬，宋丞相信國公文天祥被斬於燕京之柴市，觀者萬人，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死之日大風揚沙，天昏地暗，帝嘆曰：「好男子，不為吾用，殺之誠可惜也。」天祥妻歐陽氏曰：「我夫不負國，我安能負夫。」遂亦自刎而死，二子俱亡。當文天祥初以文章奪魁天下，得進士第一，考官王應麟評語有云：「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果然他的忠孝義烈，冠絕古今，其人雖死，精神却永不磨滅。

元代治國雖亦兼採儒術，然多用殘酷嚴刑，以為懾服黎民百姓，宋代之徙、流、黥、絞之刑多棄而不用，濫以杖臀、腰斬、生剝人皮，以及所謂「剗」的殺人方法，大肆鎮壓反叛者。元世宗崩逝，二十九歲的皇太孫鐵木耳即位為元成宗，毒辣的統治手段迄尤未稍減，當時的襄陽令貪鄙而酷虐，好以大杖杖人，每至血肉橫飛，輾轉哀號，輒顧而樂之，嘗捻鬚笑謂人道：「一部肉鼓吹，是老夫下酒物，一日不聞此聲，則食不甘味也。」其心理變態之嚴重，實在已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了。

襄陽城外操舟船家有凌超羣者，年逾七旬，軀健壯偉，長髯拂胸，精神矍鑠，望之奕奕然如古豪俠虬髯客者，其人精於技擊，悍勇無比，江湖中人，畏之如虎，所到之處，無敢犯者；據說早年曾隨文信國公出生入死，後來隱匿漢水之上，操舟為生，來往於碧波之間，怡然自得，長年以舟為家，孑然一身，飄忽來去，不聞有家室之累也。

一日，中州秀士崔心衢新喪偶，心中憂鬱，南來襄陽訪友，偶乘翁舟，觀賞沿江風光，正值暮春天候，和風送暖，柳絲飄絮，江面波平如鏡，小舟疾行似飛，漸行漸遠，至夕陽滿艙時已回程不及，遂泊舟於一處荒渚，入晚春寒料峭，木葉蕭瑟，崔生大驚，心胆俱裂，凌翁笑道：「我艇到處，盜皆匿跡，少頃月上，自有一番江上月明的奇景可供欣賞，毋心怯也。」



入夜，一輪皓月冉冉而上，水月通明，玲瓏無比，俄而隣近有一舟阻於渚石，苦不得脫，凌翁立船頭以一篙點之，隣舟便像箭矢一般的飛馳而去，舟人遙謝，崔生更加驚異不置。

夜寒江冷，凌翁請崔生入艙小飲，旋即一少女自舟尾捧酒饌出，姿容綽約，體態娉婷，荳蔻梢頭，破瓜年紀，崔生遽謂：「不想舟中尚有令媛在耶！」

凌翁未置可否，女則泫然涕下云：「聞公子語音，想係鄉親，儂亦中州人士，從父行商襄陽，江行遇盜，全家被害，幸賴凌公及時援手，揮槳襲殺盜賊十餘人，儂遂拜凌公為義父，豈奈艙內狹窄，只容儂宿，義父毋夕露臥篷上，風雪雷霆均不入艙，嘗言遇有機會當為儂擇佳婿以歸之。」凌翁心想：此女未曾與陌生人交一語，今夕竟與崔生侃侃而談，莫非兩人有夙緣乎？

江上對飲，別有一番風味，酒酣翁與生出艙扣舷而歌「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之詞，兩人渾然忘我，豪情萬丈，江水為之震動，星辰為之跳躍，豪放不羈，快意非常，崔生謂凌翁道：「翁真當世之豪俠人物也，我幾交臂失之。」遂慷慨暢論天下大事，崔生稱其父曾經追隨過文信國公，壯志未酬，鬱鬱謝世，自恨手無縛鷄之力，不能上馬殺賊，以恢復大宋江山為憾。

凌翁肅然起敬道：「老夫原以為貴客不過是章句腐儒而已，悒唔呫嗶終其一生，豈知汝亦有心人也。且汝父與我曾經同為宋皇室効力，宋鼎既傾，神人共憤，非獨汝也；即老夫小隱江頭，迴腸九轉，誰

不念九重故主也。」言訖兩人相對唏噓久之，復詢及意欲何在？

崔生答以：「國難家憂，日坐愁城，旣痛君父，又復鼓盆，無可遣悶，乃南來訪友，以消積鬱耳！」

凌超羣一躍而起道：「君喪偶耶？義女佩蘭，穎慧無雙，承歡膝下，善解人意，年來隨余飄泊江上，暇時也曾授以武藝，此女雖誓言相侍以終，然一舟之中諸多不便，意欲擇以人嫁之，但終無合適人選，如蒙不棄，可爲君繼室，隨君而去，緩急之間或有可恃也。」

崔心衢萬萬沒有想到荒江一行，竟有此飛來艷福，遂亦首肯。凌翁認爲今日即爲良辰佳期，遂呼女更衣添酒，合巹成禮焉！

翌日，返抵襄陽，登岸賃屋以居，並以千金爲贈，夫妻相敬如賓，情愛彌篤，凌翁晝出夜歸，也分享了不少甜蜜家庭的樂趣。

可惜好景不常，平地裏橫生枝節，貪鄙酷虐的襄陽令譚某，一日忽然派人持重金聘請凌翁前往衙署効力，因其行事毒辣，積怨深重，恐遭報復，慕凌翁之名，特地禮聘凌翁爲助，凌翁怒斥來人道：「譚某爲何人也，我豈能爲虎作倀乎？」揮之便去，狀頗不屑。

旣然碰了釘子，來人十分委屈的回到衙內，添油加醋的向譚某訴說一番，譚某認爲辭而不受尙有可原，何必侮人如此，遂恨之入骨，屢思機會報復，時獲一巨盜，在城東江濱一帶犯案纍纍，譚某惡狠狠的自語道：「此番機緣不可失，令使爾知老夫手段之辛辣矣！」

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一夕凌翁正與崔生及佩蘭挑燈閒話，門外忽有大批捕役掩至，不由分說便把凌翁繩綑索綁的逮捕而去，凌翁自認行事光明，遂坦然隨捕役至衙，譚某立即升堂，日前捕獲之巨盜受到譚某密囑，遂誣凌翁爲盜魁，凌翁不服，破口大罵，譚令大怒，命令嚴刑拷打，凌翁更加罵不絕口，並一五一十的數落其爲害地方，貪贓枉法，百姓易虐，上天難欺，譚令惱羞成怒，驟命左右杖斃之，而以當場格殺盜魁呈報上級。

旣而籍沒凌翁之家產，僅小舟一隻而已，再追緝其關係人，崔生與佩蘭已乘夜黑逃逸無踪矣！

有人謂譚令道：「凌翁無家無室，常年飄泊江上，新近收一義女，業已成婚，其婿乃一文弱書生，均不足爲患也。」譚令遂放下心來，不再四處追索。

崔生與其妻先是逃往峴山藏匿，旋以該地距城太近，後又西行至臥龍崗，臥龍崗就是三國時代蜀漢丞相諸葛孔明未出生時躬耕之地，羣山環抱，林木茂密，丘陵起伏，中有小盆地，自成格局；拾級而上約半里許有諸葛亮祠，祠廟高大寬敞，正廳供有羽扇綸巾，身穿八卦衣的武侯塑像，前後殿側及廻廊，石刻碑碣甚多，幾成石碑牆壁，多爲歷代名士詩文；祠側有三顧堂，傳即劉皇叔三顧茅廬之處，再往後登山十餘丈有抱膝亭，古木參天，蒼翠欲滴，再南行三數里處有一石橋，傳即爲孔明岳父黃承彥騎驢過橋之處。

崔生與佩蘭在臥龍崗上的蒼松古柏林中歇下脚來，正是十月寒的天氣，入夜霜風怒吼，烏啼月黑，不勝風霜之苦，這摸黑進入後殿，席地而臥，天明後再躲入林木茂密之處，如是者三日，所携乾糧亦將食罄，女仰天嘆道：「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儂不能更耐矣！今夕當取仇人首級，以慰亡父在天之靈。」

崔生因爲尙不知其妻功力如何，憂心忡忡的說道：「報仇雪恨，勢在必行，但事機不密，反易爲人所乘，不如緩圖爲佳也。」

佩蘭則認爲與其緩圖，不如火速爲之，自忖年來所學，對付幾個衙役捕快尙能勉强應付，遂於是夜束裝携刄逕奔襄陽縣衙。四野冷清，古寺蕭瑟，崔生阻妻不得，又無法助她一臂之力，只有倚壁而坐，內心焦急萬分的靜靜待乃妻成功歸來。

崔心衢瑟縮在後殿的角落裏，時而咬牙切齒，時而唉聲嘆息，愛妻去後，心如刀割，一切可能發生的後果，不管好的壞的，一直不停的在他腦際翻騰，歸根結底變成一個鮮明的概念；如此重大的事體竟讓一個嬌弱柔麗的小女子挺身涉險，而昂藏七尺的鬚眉男子漢，却只有躲在古祠內乾着急的份兒，那份窩囊的感受，如何能够平復下來。

想着想着，東方天際已經出現了曦微的曙光，殿外有輕捷的脚步聲，崔生慄然而驚，佩蘭轉瞬已經來到眼前，疲憊萬分俯在崔生的肩頭嚶嚶啜泣道：「夜至縣衙，翻越高牆數重，眼看已近譚某之臥室，豈奈衙內早有準備，階下牆隅到處都有人執械巡邏及守望，俟機多時，仍找不到絲毫下手的空隙；且儂技尙稚，致爲人發覺，乃急急逃逸，後而追趕者接踵而至，能够回來，已屬萬幸矣！」

崔生安慰着說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操之過急，反致僨事。高飛之鳥，羽毛必待豐滿，光耀之金，冶煉必至精純，素志終有實現之日，不必急在一時也。」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夫妻兩人眼看報仇雪恨已經暫時無望，老是匿身於柏樹林中，日久天長也不是辦法，而且寒冬將至，總得有個棲身之所，於是專挑僻靜山徑而行，數日以後抵達了崇山峻嶺之中的青峯鎭，變賣了一些隨身携帶的細軟飾物，遂在一家小客棧中住了下來；由於一路飽嚐風霜之苦，當天夜裏崔生肌膚灼熱，咳嗽不止，翌日清晨乃至昏迷不省人事，佩蘭一下子慌了手脚，遍求鎭上醫者施診，病情迄未好轉，面對着奄奄一息的丈夫，眞箇是哭天不應，呼地不靈，佩蘭整日淚眼婆娑的守候在榻側，眞的不知道如何才能渡此難關。

好心的店家指稱：「西去二三里，有個陶先生，任俠好義，精岐黃之術，平素不爲人診治疾病，但遇孝子義士，則樂於伸出援手，何不前往一試，或可撥雲見日也。」

佩蘭聽到店東的指引，不啻是黑暗中出現了一盞明燈，迅即找到了鎭郊叢篁圍繞的一處住宅，長跪門外，大聲道：「小婦人隨夫到此，良人奄臥逆旅，命在旦夕，懇請高明援手施救。」

喊了數遍，室內寂然無聲，佩蘭心急如焚，繼續喊道：「良人若一病不起，小婦人義不獨生，看在兩條人命的份上，煩請大力救助！」

風吹竹梢，瑟瑟如泣，四野岑寂，了無動靜，佩蘭一聲長號，連哭帶叫的和盤托出道：「小婦人全家被害於盜，隨義父凌超羣飄泊江上，月前嫁予中州秀士崔心衢，詎料晴天霹靂，義父爲襄陽縣令譚某所害，報仇不成，逃亡到此，良人身染重病，困頓逆旅，心碎腸斷，方才大亂……」

只聽院門呀然一聲，一位童顏鶴髮的老者出來扶起了佩蘭說：「我與沖父早年在文信國公帳下効力之時，交稱莫逆，而後各自東西，遂不通音訊，不想在垂老之年，又遭僉賊毒手，賢侄女請起，速導余至，救人如救火，不宜躭擱，致誤病情。」

根據陶先生的診斷，崔心衢是因爲心中憂鬱，身體疲憊受了風寒，急火攻心而轉變成劇烈的肺氣腫脹，乃於袋中取出藥丸一粒，先讓其和水服下以穩住病情，繼謂佩蘭道：「客邸寒重，非病者所宜，寒舍雖狹隘，然容汝夫婦，尙可分一席地，遷居吾家，或可速癒也。」

佩蘭低頭不語，似有得難之處，陶先生繼稱：「賢侄女儘管放心，吾無他意，可矢天日，且汝四處浪跡，終非善策，倘有不虞，老夫眞是愧對故人了。」

佩蘭連忙否認稱：「因知先生尙義俠，但我夫婦已成官衙緝拿之要犯，何敢連累先生。」

陶先生慨然道：「是何言之，目前但求汝夫早日康復，其他不必過慮。」

於是，夫婦兩人遷居陶家，陶先生悉心診治，旬日後已經完全復原，佩蘭經過薰沐，頓時容光煥發，雅潔明艷，儼然又是一副大家閨秀模樣，與陶夫人相處甚歡，簡直形同母女，陶先生顧而樂之，暇時且以岐黃之術傳授，並囑女勤練武藝，俾伺機報仇雪恨，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機會終於來臨。

襄陽令譚某因爲鑽營得法，獲遷爲鄂西某郡太守，不日當路經青峯鎭走馬上任，佩蘭一切準備妥當，靜待此獠前來就死，於是日夕忙進忙出，往返偵察，復仇的怒火，在胸中熊熊燃起，而譚某却渾然不覺也。

正是秋高氣爽的季節，譚某携家帶眷，車馬僕從殊盛，首尾銜接，迤邐半里，浩浩蕩蕩的一路西行，一夕來到青峯鎭，入夜月光皎潔，銀河在天，譚某清興遄飛，踱至逆旅院中賞月曼吟，高誦蘇東坡「水調歌頭」，以此行喻爲向瓊樓玉宇乘風歸去也，繼之引吭高歌：「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缺」字甫出口，一黑衣人忽從牆頭一躍而下，手起刄過，譚某已經倒地斃矣！

地方官莅驗，見屍體之頭顱已不翼而飛，後於襄陽東郊溪水之濱凌翁墳前得之，若干年後有人於墳側立碑記其事，一般人咸知殺譚令者實乃弱女佩蘭也，但官府却始終未曾緝獲兇手。

崔心衢與佩蘭爾後再也不曾出現，據說是遁往鄂西深山之中隱匿，山深林密，難覓踪跡，但此事在襄樊一帶却久久流傳不息。

（全文完）

白骨灘

（本文承自第44頁）

這時徐步雲被一掌擊中，有點暈飄飄地，曲上九如箭射至，一脚踢在他的前胸上。徐步雲身子一側，勉强閃過一脚，萬沒料到曲上九袖內的一柄短劍驚虹閃電似的掃中了他的肩頭。衣服破碎，皮肉裂開，徐步雲發出一聲悲怒的嘯聲，三起三落，腿幕中套着腿幕向曲上九罩下。

曲上九揮着寒芒，短劍脫手插入沙中，左肋上實實地被踹中。二人都單膝跪在沙上。互相獰視喘息着。而汪瑞，也是口鼻淌血，飯田左眼角裂開，二人也拚到了最後關頭。

飯田躍身飛躁時，汪瑞忽然縮回身子，但仍然被一脚掃中，滚出五六步，飯田已像猛隼凌空而下，那下躁的脚有如鋼柱踹向汪瑞的胸腹間。

但是，汪瑞忽然雙手一抖，兩道銀芒射出，沒入飯田的肚臍之內。兩根五寸長的銀針射入內臟，他絕對未想到飯田還能發出狠招。那兩脚仍然一虛一實，躁中了汪瑞的小腹子。「吭」地一聲，汪瑞口鼻中湧出大量的鮮血。

而飯田也是强弩之末，凌空摔下，抽搐了一陣寂然不動了。

在此同時，曲上九一劍又刺在徐步雲左腰上，白色衣上血漬斑斑。但徐步雲知道他是冒險的一擊，身子突然拔起，身如陀螺，像鐵鎚似的一脚，把曲上九的面孔完全砸塌，人栽下時，頭竟插入沙中。

沙灘上只有呼呼的喘息聲，和類似嘆息的海潮聲，另外是汪瑞微弱的聲音：「小徐——！阿拉是禁烟局緝毒小組的副組長——在販毒組織中臥底……所以最初……不敢暴露身份。喬嬌是另一組的人……不久前我才知道……她是被派到本鎭監視毒梟活動的……小徐——我是不行了……儂是個交關好的緝毒人才……希望喬嬌能引荐儂參加……阿拉更希望儂能娶她，她剛才爲儂擋了一槍。」

「汪瑞，你不會死，汪瑞，你眞了不起，殺了李太平和于大年，也協助擒拿過太乙和法靜，居然沒有引起他們的疑心。」他想托起他的身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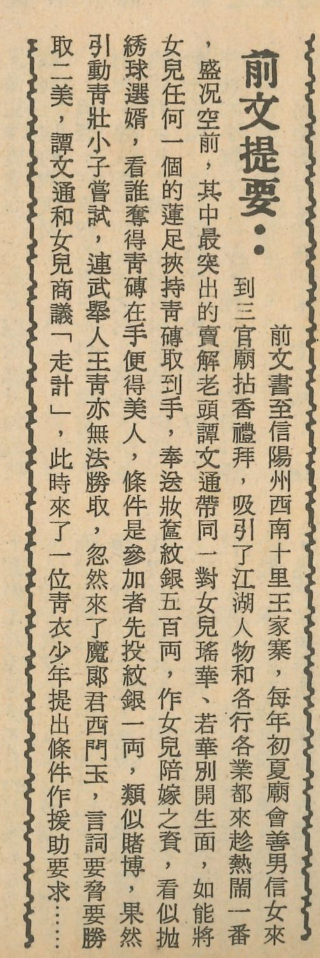
「儂那能，儂快去看看喬嬌……阿拉爲她定了一針止血……快送她就醫——暫時不要拔針……小徐……祝福你們……」痙攣子一陣，終於陷入永恒的靜止。咀角上却仍掛着那玩世不恭的神色。

徐季堂帶來的人早已控制了販毒船。而徐步雲已抱起中槍的喬嬌走過白骨灘。她含淚微笑着吃力地說：「徐步雲，恐怕我沒有福氣嫁給你了……」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福氣討『三色荷包』，別說話，我一定要救妳……」她閉上眼，未來的幸福憧憬，噙在她的咀角上，他們都有無比的信心，就憑這信心，她可以戰勝死神的。

就在這時，另一邊草中「砰」地一聲，有人倒了下去，胡隆過去一看，竟是鄉長李德自殺了。多行不義必自斃，這是必然的後果！

（全文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金釵令

卧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信陽州西南十里王家寨，每年初夏廟會善男信女來到三官廟拈香禮拜，吸引了江湖人物和各行各業都來趁熱鬧一番，盛況空前，其中最突出的賣解老頭譚文通帶同一對女兒瑤華、若華別開生面，如能將女兒任何一個的蓮足挾持青磚取到手，奉送妝奩紋銀五百兩，作女兒陪嫁之資，看似抛綉球選婿，看誰奪得青磚在手便得美人，條件是參加者先投紋銀一兩，類似賭博，果然引動青壯小子嘗試，連武舉人王青亦無法勝取，忽然來了魔郎君西門玉，言詞要脅要勝取二美，譚文通和女兒商議「走計」，此時來了一位青衣少年提出條件作援助要求……

魔郎君蠻不講理

若華仔細的看過了這青衣人，除了臉上的肌肉有些死板之外，目蘊神光，雖是別有用心，但說話的語氣却很文雅，如若一定要在西門玉和青衫人中選一個，若華是寧可選擇這青衣人。

青衣人淡然一笑，道：「我知道，只是在下的條件和賢父女立下的約定，有些不合，區區又一向不喜歡勉强別人，只好先和賢父女商量一下了。」

譚瑤華一蹙柳眉兒，道：「你準備要我作妾還是爲婢？」

「都不是……」青衣人有些爲難的搓着手，道：「在下……在下是想……」

「說呀！想幹什麼？哼！既然敢找上我們……」譚若華咄咄逼人的說：「還有什麼不敢說的？」

青衣人道：「我想把姑娘送給一個朋友，這和賢父女立下的約定，有些不太一樣。」

青衣人解困扶危

譚若華怒道：「你也不照照鏡子，瞧瞧你那副模樣，我們難道還配不上你，竟要把我們當成貨品送給別人？」

「姑娘別誤會，在下那位朋友也是一位姑娘……」

「哦……」譚瑤華點點頭，道：「你在替你那位女朋友選一個丫頭……」

「這……」青衣人吁一口氣，接道：「這說法不錯，不過，那位姑娘，學識才慧，都强過在下十倍，名雖主婢，但她一定會把姑娘視若姊妹。」

譚若華道：「丫頭就是丫頭，說什麼視若姊妹。」

「在下無意勉强，賢父女既不同意，就算在下失言，唐突兩位佳人，區區這就告退。」

青衣人說完話，轉身向外行去。



「慢着……」譚文通已看出了一點門道，冷冷說道：「閣下戴了面具？」

「老丈好眼力……」

「能不能取下來，讓老朽睹一睹廬山眞面目？」

「可以，不過不是現在，賢父女如不答允此事，何必以眞正面目相見，如若答應了，以後何愁不見？」

譚若華心中忖道：「難怪他臉上肌肉有些死板，全無表情，原來是戴有精巧的面具，口中却冷冷說道：「一個人，不敢以眞正面目見人，絕非正人君子……」

青衣人接道：「在下亦不喜歡戴着面具，但我却有苦衷……」

譚瑤華道：「你說只要我們兩姐妹中的一個。」

「是的，得隴豈可望蜀，在下不敢貪求太多。」

譚文通道：「你有把握對付西門玉？」

青衣人道：「區區如無把握，惹上了魔郎君西門玉，那是自尋死路了。」

譚文通沉吟不語。

青衣人掀開垂簾，向外行去。

譚瑤華道：「公子請回。」

青衣人回轉身，說道：「姑娘還有什麼吩咐？」

譚瑤華道：「我答應了，不過，也有個條件。」

青衣人道：「請說。」

譚瑤華道：「我答應了，一言爲定，但我要接受西門玉的挑戰，但却要他取不下那塊青磚，下下他的面子，你可有辦法對付？」

青衣人沉吟了一陣，道：「有！但姑娘要聽在下的吩咐行事。」

「那是當然……」譚瑤華說：「你既然只選一人，現在就要選定。」

「就選姑娘妳吧！……」青衣人望着譚瑤華說：「妳是姊姊？」

譚瑤華點點頭道：「好！我答應你……」

譚若華接道：「且慢……」

「二姑娘還有意見？」

「有……」譚若華道：「如若姐姐被西門玉拔出青磚，你要如何？」

青衣人微微一笑，說道：「在下吹了半天牛，害得令姐仍落在西門玉的手中，應該拔下舌頭。」

譚若華道：「你說的當眞？」

「大丈夫言出如山，豈可失信於兩位姑娘麼。」

譚瑤華道：「那好，就這麼說定了。」

青衣人望着譚文通道：「老丈之意呢？」

譚文通道：「眞能避過那魔郎君西門玉的糾纏，老朽也不能反對了。」

青衣人道：「這座篷帳不要拆除，在下就隱身帳中，姑娘和這篷帳的距離，最好在兩丈之內……」

譚瑤華接道：「這些容易。」

青衣人道：「令尊令妹要避開一些，不能擋在區區和姑娘之間。」

譚若華道：「你要施用暗器？」

青衣人笑道：「不算暗器，但在下保證讓西門玉弄個灰頭土臉就是。」

譚文通和瑤華、若華都有些半信半疑的，但西門玉是個極難對付的人物，也只好賭賭運氣，聽天由命了。

× × ×

雖然還無法預料到結果如何？並且譚文通父女也未對那青衣人寄予太大的希望，但總算有了一個決定，至少可以使暗中離去或是暫時留下，有了一個決定，不論結局是成是敗。

其實，譚文通亦有自己的打算，如若魔郎君西門玉不太過份，只帶走瑤華一個人，那也是應得的報應，想想這些年來，帶着兩個女兒走南行北的，趕廟會，開場子，確實賺了不少銀子，如非貪得無厭，早些收場，豈會有今日之禍，西門玉如果過份迫逼，譚文通已決定捨命一拚。

西門玉固然是綠林道上有名的高手，但譚文通自信一身成就，也非凡響，只是震驚西門玉的大名，才有了身未臨敵，先有怯意之心而已……。

瑤華姑娘也有她心中的盤算，準備捨身以救父妹。

但若華姑娘的想法却不同，她認爲這個青衣人胆敢出面，必有把握，何况，她對十餘年來苦練的武功，也有着很强的信心，大不了放手一拚，合父女三人之力，未必就會敗在西門玉的手中。

× × ×

西門玉來的很準時，午時剛過，譚文通的場子還未擺開，他已經趕到，而且，也帶了很多的觀衆，刹時間，人潮湧至，圍得水洩不通，看看人數，恐怕在千數以上。

譚文通忍下心中痛苦，强裝歡顏，抱抱拳，道：「西門兄……」

西門玉一揮手，接道：「老丈不用多費唇舌，那一位姑娘先賜教，可以開始了。」

他神情冷峻，完全未把譚文通放在眼中。

衆目睽睽之下，譚文通頓有着顏面盡失的感受，臉色一變，正待反唇相譏，瑤華姑娘已快步行出篷帳，接道：「西門公子是衝着女兒來的，爹不用插手。」

譚文通心中那份難過、尷尬簡直是不用提了，儘管胸中怒火千丈，熱血沸騰，但震於西門玉的威名，還是勉强忍了下去，一張臉脹了成紫紅顏色，默然退後八尺。瑤華姑娘笑一笑，道：「西門公子，願否聽小妹幾句話？」

姑娘心中早有打算，誠意結交，笑的是一臉嬌媚，西門玉一張冷厲的臉色，也頓然如春風解凍，泛升一點笑意，道：「姑娘請說。」

瑤華道：「西門公子名動江湖，功力精深，小妹這點粗淺功夫，在公子的眼中，只是雕蟲小技……」

西門玉微微一笑，接道：「但姑娘姿色可人，應列上選，在下閱人多矣，以姑娘的身材、面貌而言，當是女人中的極品了。」

他言語輕薄，神態放肆，但瑤華姑娘却仍然忍了下去，嫣然一笑，低聲道：「西門公子，小妹對公子的威名，仰慕已久，能得追隨左右，實慰生平……」

西門玉接道：「姑娘的意思是……」

譚瑤華笑道：「我願跟公子，不過，希望能放過我的妹妹若華……」

西門玉淡淡一笑，接道：「果不出我所料，姑娘這副迎人的笑臉，只是爲令妹求情……唉！只可惜令妹的容色嬌美，不在姑娘之下，便宜了別人，豈不是可惜的很？」

譚瑤華一顰柳眉兒，低聲道：「公子得隴望蜀，不覺着太過份麼？」

西門玉陰森的一笑，道：「在下憑仗技藝，怎謂過份？」

譚瑤華眼見軟功失效，魔郎君似是已經鐵了心，非要把這一對姊妹花全都帶走不可，心中怒火頓熾，暗作決定，將盡全力抗拒，縱然血濺五步，也不叫你從心如願。當下道：「西門公子這魔郎君的名號當眞是千眞萬確啊！」

西門玉也瞧出了瑤華已有怒意，但他一點也不放在心上，憑仗自己一身武功，擺佈這父女三人，實是易如反掌，自是不必和他們談論斤兩，漠然一笑，道：「大姑娘，咱們開始吧，在下這裏，已經等待的有些不耐了。」



瑤華眼看求告無望，何况在千目注視之下，也無法再作進一步的乞求，只好緩緩取過青磚，仰臥桌上，暗中運氣，準備全力一搏。

不管她如何拖延，也是拖延不了多少時間，一對小巧的蓮足，終於夾起了青磚。

西門玉朗聲說道：「姑娘準備好了麼？」

他要贏得美人，還有着在數千觀衆之前炫耀武功的意思。

「請出手吧！」瑤華的聲音中，充滿了恨意。

西門玉神色輕鬆，瀟洒的行到木桌前面，伸出右手食中二指，笑道：「好美的一雙金蓮，姑娘小心了。」二指輕輕捏着青磚，輕輕一帶。

事實上，西門玉已然暗中運集內力，看上去漫不經意隨手一拉，但確有着千鈞暗勁。

當西門玉二指搭在青磚上的時間，瑤華姑娘已經感到了極大的壓力，西門玉借物傳力，一股暗勁直逼內腑，逼的瑤華氣血浮動，暗中運集的功力，完全被逼的回聚丹田，全身力道，一點也運集不上。

到此刻，瑤華已完全明白，人外有人這句話的意義，西門玉一身武功，絕非父女三人能望項背，放心一拚的打算，簡直螳臂擋車，合三人之力也難在人家手下走上十招，頓感心灰意冷。

此際，忽聽到嗤的一聲輕响，一縷疾風，掠面而過，西門玉捏在青磚上的右手，突然放開，疾退兩步，逼在瑤華身上的暗勁，也頓然消失。

瑤華心中明白是那隱身在篷帳之內青衣人的傑作，心中一喜，挺身坐起，緩緩取下一對蓮足中挾的青磚，道：「西門公子沒有取下青磚。」

西門玉目閃兇光，四下探望了一陣，道：「那一位高人，和在下過不去，請出面答話。」



但見四週數千道奇異眼光，投注在他的身上，却找不出一個可疑的人物。

人羣中忽然有人說道：「不行就是不行，橫眉豎眼的幹什麼？」

西門玉雖然兇暴，但在如此衆多的人羣面前出手殺人，也是心有所忌，而且，一聲叫出，百聲諾應，總不能出手把數百人一起殺掉。

目光轉動，投注在瑤華的臉上，冷冷說道：「原來姑娘早已埋伏下奧援，難怪要和在下對抗了。」

瑤華笑一笑，道：「按約定該先付一兩銀子才能一試身手，西門公子是江湖名人，咱們特別優待，先試身手後付錢，西門兄如若不服，不妨再試一次。」

西門玉殺機隱現眉宇，瑤華看的心頭一震，頓生畏懼之心。

但聞一個細如蚊蚋但又極爲清晰的聲音，傳入耳際，道：「不要怕他，就算動手，由我暗中相助，他也不會討得好去的。」

譚瑤華心中明白，這就是傳言於江湖上的「千里傳音」之術，說話之人用內力把聲音送入特定人的耳中，別人雖在咫尺之間，也聽不出一點聲息。

再看西門玉，果然是一無所覺，胆氣一壯，道：「西門公子莫非已惱羞成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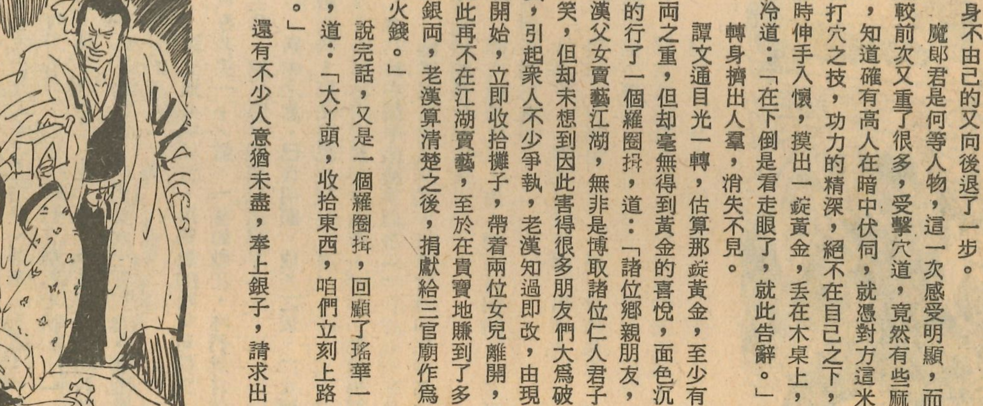
西門玉正要發作，忽覺右腿關節之處一麻，身不由己的又向後退了一步。

魔郎君是何等人物，這一次感受明顯，而且較前次又重了很多，受擊穴道，竟然有些麻木，知道確有高人在暗中伏伺，就憑對方這米粒打穴之技，功力的精深，絕不在自己之下，立時伸手入懷，摸出一錠黃金，丟在木桌上，冷冷道：「在下倒是看走眼了，就此告辭。」

轉身擠出人羣，消失不見。

譚文通目光一轉，估算那錠黃金，至少有十兩之重，但却毫無得到黃金的喜悅，面色沉重的行了一個羅圈揖，道：「諸位鄉親朋友，老漢父女賣藝江湖，無非是博取諸位仁人君子一笑，但却未想到因此害得很多朋友們大爲破費，引起衆人不少爭執，老漢知過即改，由現在開始，立即收拾攤子，帶着兩位女兒離開，從此再不在江湖賣藝，至於在貴寶地賺到了多少銀兩，老漢算清楚之後，捐獻給三官廟作爲香火錢。」

說完話，又是一個羅圈揖，回顧了瑤華一眼，道：「大丫頭，收拾東西，咱們立刻上路吧。」





還有不少人意猶未盡，奉上銀子，請求出手，但都被譚文通婉謝了。

事實上，這兩天來至少有千人以上出手，但却無一人能够拿下青磚，連王武舉也沒有拿下，這王家寨還有何人有此能耐，但化銀子想試試的人，仍是很多，原因無非是借機親近玉人，摸一下那小巧的蓮足。

× × ×

譚文通回到客棧，果然整理出一千兩銀子，托客棧掌櫃的送到三官廟，一面要店伙計僱車。

父女三人，立刻登車離去。

那青衣人驚退了西門玉後竟也未再露面。

父女三人坐在車上，各人在想着各人的心事。

譚文通想的是西門玉最好已經死心，別再追來找麻煩，車行愈快愈好，早早離開這個是非之地。

譚瑤華心裏的想法是：答應了那青衣人，去作人家的丫頭，一諾千金，自然不能不算，爲什麼他自己不肯把我留在身邊，却要把我送給他一位女朋友，唉！他說的話不知是眞是假，就像他的人一樣，帶着一個精巧的面具，瞧不出他眞正的面目。





自從聽到了那青衣人施用「千里傳音」之術和他說話之後，瑤華姑娘心中突然波動起來，對那神秘青衣人，突然動了强烈的好奇之心，有着一種一探究竟的心情，倒希望他現身把自己帶走，最好留在他身邊，能追隨那麼一位身懷絕技的高人，定然能學得不少武功，至於他是醜是俊，瑤華姑娘一點也不放在心上了。

超凡的技藝可以使一個人美化，外形的條件反而不重要了。

但譚若華也在想心事，而且，還浮現在臉上，仰着臉靠在車廂上，臉上浮動着微微的笑意，一看她的臉色，就瞧出她眞在想一件很得意的事情。

突然間，若華姑娘開了口，道：「姐，我求妳一件事情好麼？」

瑤華微微一怔，道：「什麼事啊？自己姐妹嘛，幹嗎這麼客氣。」

若華笑一笑，道：「其實，也不是什麼大事，姐一向疼我，一定不會拒絕了。」

瑤華一皺眉頭，道：「說說看吧？」

若華道：「我想，妳懂事孝順，還是妳留在爹的身邊好，我替妳去作人家的丫頭。」

竟然是這麼回事。

瑤華的反應却是大出了若華的意料之外，搖搖頭，道：「這恐怕不太好吧？咱們答應人家的事，如何能够變卦，其實，妳年紀輕，留在爹的身邊，爹才會放心呢！」

若華瞪大了眼睛，道：「怎麼？妳不同意麼？」

瑤華道：「我只是感覺到，咱們答應的事，要守信諾，人家救了咱們，咱們怎能說了不算。」

「我看人家並不是一定要妳……」若華心中不服的說：「如果我問他選誰，我想他會選我。」

「這個……妹妹，去作人家的丫頭，又不

是什麼好事，有什麼好爭的，姐是爲了妳的，才自願犧牲的。」

若華笑道：「妳一向讓我，什麼事都自己吃虧，所以，這一次，該我犧牲了。」

譚文通聽兩個女兒對話，心中大感奇怪，兩個丫頭，怎會爲此事爭論起來，當眞是姊妹情深，爭相犧牲作人女婢……。

年邁的老父，他又怎知女兒心。少女心、海底針，是那麼的不可捉摸。

突然間，奔行的車子停了下來，耳際間響起了車把式的聲音，道：「你這是幹什麼？」

譚文通掀開車簾看去，只見一個二十多歲，一身黑色短褂、長褲的人，擋在車前，右手抓住了馬車右面的木軸，竟然使兩匹馬拉的馬車無法前行。

看清楚了來人，不是西門玉之後，譚文通胆氣一壯道：「朋友當道攔車，是何用心？」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咱們公子有話問你？」

譚文通道：「貴主人是……」

「我……」西門玉突然出現，緩步行來，道：「在下希望見見敢爲你們父女作奥援的是何方神聖？」

譚文通輕輕吁一口氣，心中忖道：今日之局，只怕很難善後了，與其忍受凌辱宰割，倒不如放心一拚，死也死的轟轟烈烈。



他早就想到了魔郎君西門玉可能會在途中截殺，暗中已有準備，隨手抓起放在一側的兵刃，藏在身上，看看瑤華、若華，說道：「爹和西門玉動手之後，妳們立刻逃走吧……」

譚瑤華歎息一聲，道：「逃不了的，西門玉不會放過我們，咱們父女生死同命，再也休提逃走的事。」

譚文通心中知道，瑤華說的話句句眞實，只好苦笑一下，道：「爹如戰死，妳們就自作主意，如何應付那個魔頭吧？」

話中之意，已很明顯，他死之後，二女願戰願降，概由自己決定。

若華姑娘突然挿口說道：「爹，你說那個人會不會在暗中保護我們？」

她雖沒有說出是誰，但譚文通和瑤華都知道她指的是什麼人。

譚文通搖搖頭，道：「不可能的，二丫頭，別再胡思亂想了。」

掀開車簾，譚文通緩步行了出去。瑤華、若華相互望了一眼，拾起兵刃，也跟着躍下篷車。



譚文通看看車把式，已被嚇的面色如土，不住的在車上顫抖着。

他已明白了，這是江湖上的恩怨，這些都是身懷武功的人，一旦動上手，必然刀來劍往的玩命搏殺，他一個趕車的人，碰上了這種事，實在是倒霉的很，不但這趟生意白跑了，說不定還要把老命賠進去。

譚文通輕輕咳了一聲，道：「西門公子，你找的是我們父女，如今，咱們父女三人都在這裏，這檔事和趕車的沒有關係，何必妄傷無辜之人？」

西門玉淡淡一笑，說道：「譚前輩的意思是……」

口中和譚文通說着話，兩隻眼睛却盯在瑤華、若華的臉上瞧看。

二女雖都一臉怒意，但薄怒神態却別有一番嬌媚情趣，看的西門玉心中殺機消減不少。

譚文通接道：「放走車把式，咱們江湖上的事，和人家將本求利，正正經經的生意人無關。」

西門玉微微一笑，道：「怎麼？賢父女不準備再乘這輛篷車趕路了？」

譚文通怒道：「咱們父女縱然戰死於此，也不會束手就縛……」

「嘿！兩位姑娘花樣年華，就算你作父親的不關心她們的生死，在下還不忍傷害她們……」西門玉微笑着說：「在下只是想再和二位姑娘比試一次，而且，這一次，在下出價黃金百兩。」

以兇狠馳名江湖的魔郎君，表現出如此耐心，譚文通倒是有些意外。

看來，二女的美色，確然已使西門玉動了色心。

「你已經試過了……」瑤華姑娘說：「而且敗了……」

譚文通接道：「對！現在，不是擺場子的時間，再說，譚某人已經宣佈不再賣藝混生活，準備帶兩個女兒回去原籍，耕幾畝薄田，以渡歲月……」

這時，那抓住馬車的黑衣人，突然冷笑一聲，接道：「不識抬擧的東西，咱們公子給足了你的面子，你是給臉不要臉……」

西門玉揮揮手，阻止那黑衣人再說下去，接道：「譚老丈，人在江湖，有些事只怕很難自主，在下希望盡量用和平的方法，把事情辦的完美一些，不錯，在下敗過一次，但我付了一錠黃金，在下是如何敗的，我相信譚老丈心中明白……」目光一掠二女，接道：「看在兩位姑娘份上，過往不究，在下只求再試一次，事實上，譚老丈率女賣藝的場子上，也沒有聲明只限一次的規定。」

譚文通道：「這個，這個……」

西門玉接道：「在下如果勝了，彼此之間，也算有了親戚的名份，我也一定會善待兩位姑娘，老丈如不放心，在下破例允准老丈隨行，如若在下敗了，在下回頭就走，此後永不相擾……」

突然擧手一招，一隻正由頭上飛過的雀鳥，似被一股無形的大力吸引，竟然由空中直落下來，投入西門玉的手中。

西門玉右手張開，雀鳥在他掌心之上，不停的展翼，跳動，就是飛不出去。

這等深厚的功力，直看的譚氏父女，呆在當地，作聲不得！

這是炫耀，也是示威。

譚瑤華本來還有放手一戰的準備，西門玉雖然名滿江湖，但眞實的武功如何？瑤華姑娘心中還有些不服，現在，看到了對方的功力精湛如斯，不禁氣餒。

譚文通長長歎口氣，道：「西門玉公子武功高强，在下父女自知非敵……」

西門玉接道：「譚老丈是明白人，這就好商量了。」右手微震，掌中雀鳥，展翼而去。

突聞蹄聲得得，兩騎快馬，疾馳而至，行近篷車時，一勒馬韁，停了下來。

當中一人，年約三十四五，方面大耳，一身青綢勁裝，背揷長劍，馬鞍掛着一個長形包袱。

第二匹馬上，是年紀較輕，一身灰色勁裝，背上斜揷一對判官筆。

判官筆這等兵刃，以點穴爲主，用此等兵刃的人，大都精通點穴功夫。

西門玉原本微笑的一張臉上，突然一變，道：「龍在天！」



龍在天未理會西門玉，却望着譚文通，道：「閣下是譚老丈吧？」

「老朽譚文通。」

「譚老丈和兩位令嫒，沒有受到什麼傷害吧？」

譚文通說道：「眼下爲止，還未受到了傷害……」

「那就好，那就好……」龍在天長長吁一口氣，道：「在下總算來的及時，還未造成錯失。」

翻身躍下馬背，望望西門玉，道：「西門兄，怎會在此？」

西門玉道：「我正要問你，你匆匆跑來，用心何在？」

「噢……」龍在天看了譚文通父女一眼，說：「接生意。」

「什麼生意？……」西門玉四顧了一眼，道：「這裏有什麼鏢貨好保？」

「人頭鏢，就是譚老丈父女三人？」

西門玉呆了一呆，說道：「你說些什麼？龍鳳鏢局揚名天下，怎麼保人頭鏢，再說，譚文通父女只是江湖上一個賣藝的人物，怎會托保……」

龍在天接道：「我說的很眞實，這趟鏢的定金，龍某人已經收到了，所以，這趟鏢非保不可。」

西門玉一皺眉道：「你收了多少定金，我加倍還你就是。」

龍在天道：「行有行規，在下收了定金，就算接了生意，只有按約定行事，保護譚家父女的安全，莫不成你西門公子還會和譚家父女，有什麼恩怨不成？」

「不錯，有恩怨……」西門玉神情冷肅的說：「現在，區區正在和他們談判……」

「這就麻煩了……」龍在天說：「如果西門公子早和龍某人打個招呼，龍某人就不會接下這鏢生意了。」

「哼！不用花言巧語，你分明是趕來架樑子的，不過，我想不通……」西門玉沉吟一陣，接道：「什麼人會托你攔下這件事情？」

龍在天哈哈一笑，道：「隨便西門公子怎麼想吧！這趟人頭鏢，龍鳳鏢局接下來了，還望西門公子賣龍某人一個面子，雙方恩怨，就此作罷……」

西門玉冷笑一聲，接道：「看來，龍總鏢頭完全不把我西門玉放在眼中了？」

「不敢，不敢……」龍在天緩緩說道：「如是西門公子忍不下胸中之氣，至少要等到敝局的保約期滿，找他們父女清結恩怨如何？」

西門玉冷冷道：「如若區區不答允呢？」

「這就爲難了……」龍在天的神情，也變的冷肅起來，接道：「如若西門公子不肯賣龍鳳鏢局這個面子，龍某人也就無話可說了。」

他說的很含蓄，言下之意，那就是任憑你西門公子劃下道來，龍某人接着就是。

忽然間，龍在天趕來架下這場樑子，完全出了譚文通父女意料之外，但二女隨父走動江湖，也有了不少的經驗，心中雖覺奇怪，但神色之間却很鎭靜，冷眼旁觀，未挿一言。

西門玉冷冷說道：「龍鳳鏢局和本公子，結下了這個仇恨，對貴局恐無好處！」

龍在天笑一笑，道：「在下也想奉勸西門兄幾句話。」

「說……」

龍在天道：「西門兄已經有過一次經驗了，難道還希望舊事重演。」

西門玉聽得心頭一凉，原本已被激發的兇性，而準備和龍在天翻目一戰，此刻竟亦强自忍下，緩緩說道：「他是誰，現在何處？」

龍在天笑一笑，道：「以後或有見面的機會，西門兄，又何必急在一時？」

西門玉沉吟了一陣，瞪了龍在天和譚文通一眼，道：「山不轉路轉，這筆帳，本公子記下了。」

突然轉身疾奔而去。

那黑衣人緊隨離去。

望着西門玉遠去的背影，龍在天長長吁一口氣，道：「唉！總算免去一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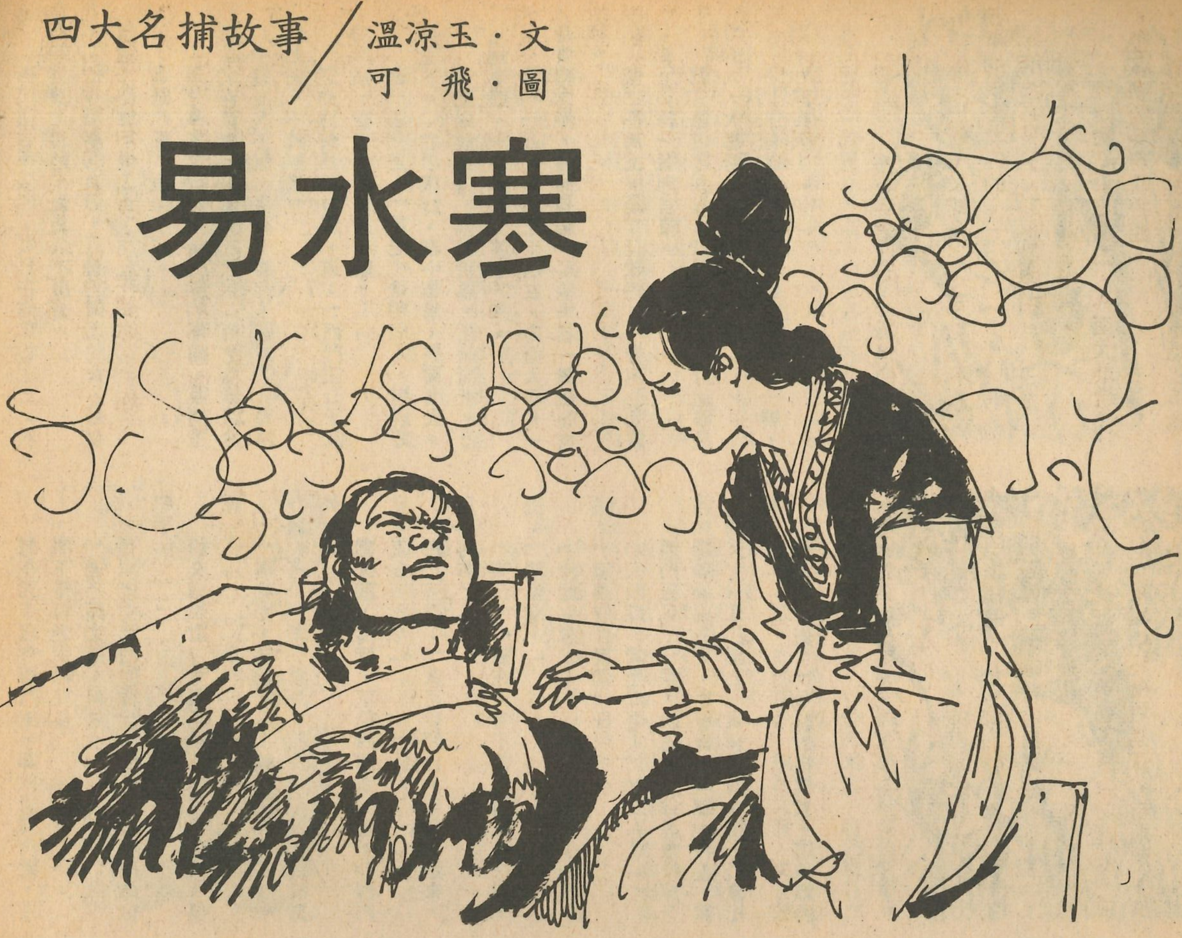
目光轉向譚文通，接道：「眞要動上手，龍某人能否勝他，實是毫無把握。」

譚文通一抱拳，道：「多謝解圍之情，譚某感激不盡，但不知需銀若干？還請總鏢頭賜示……」

（未完．二）

四大名捕故事／溫涼玉·文 可飛·圖

易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孟有威率領連雲寨的叛徒搜索，沈邊兒和秦晚晴像和他捉迷藏一樣，你來我躲，避重就輕，專揀弱的殺，見兩個殺一雙，捉單的殺一個，不久就對着孟有威和他的三個弟子，先殺了三個弟子，兩個人捉對孟有威，白刃徒手相見，孟有威被捉，跪在地上求饒，迫供說出石室雷捲和唐晚詞逃出經過，不久會逃來麥田……使沈邊兒、秦晚晴既喜又憂，喜的是捲哥、唐二娘逃出生天；憂的是文章、黃金鱗、顧惜朝等追來，四個負傷逃命的人怎是敵手……雷捲、唐晚詞的遭遇，一雙男女，患難姻緣，唐二娘見到雷捲，憶起和納蘭初見的一段恩情……

錯認好人　幾乎中計

唐晚詞道：「你這樣出去，不一會又要暈倒。」

雷捲大聲道：「我向妳保證：我決不再昏倒。」

唐晚詞悠哉優哉地道：「我不相信你的保證。」

雷捲爲之氣結，道：「妳！」長吁了一口氣，道：「其實我根本不需要向妳保證。」

雷捲正要行出去，唐晚詞忽又加了一句：「因爲你不敢向我保證。」

雷捲蹩不住，回過身來：「我爲什麼不敢向妳保證，我剛才不是巳經保證過了嗎？」

唐晚詞淡淡地道：「你這是跟自己賭氣？」

雷捲忍不住，問道：「我爲什麼要賭氣？」

唐晚詞道：「因爲你怕我。」

雷捲氣歪了鼻子：「我怕妳？嘿！」又重重地再「嘿」了一聲。

唐晚詞略帶倦意地，笑說道：「你怕我。」

雷捲也不知道自己爲什麼，心中的怒火都化作繞指柔，發作不出來，不想與她爭辯，便道：「好，不管誰怕誰，我出去好了。」

唐晚詞笑問道：「你不怕我，爲何要走？」

雷捲反問：「我爲何要留在這裏？」

唐晚詞道：「我給你治傷啊。」

雷捲覺得這樣辯下去，沒完沒了，便道：「我傷不重，謝謝，我走了。」

唐晚詞道：「你不能走。」說也奇怪，雷捲心裏却很喜歡聽唐晚詞那低沉的但很有女人味道的嗓音。

雷捲止着步，問道：「我爲什麼不能走？」

唐晚詞道：「你不敢走。」

雷捲「哈」地笑了一聲：「我，不敢走？」

「如果你這樣一走，衣衫不整，我就

喊非禮，你說，外頭的人會怎樣想你？」唐晚詞用一雙妙目斜睨着他道。

雷捲的臉又紅了，忙整好身上的衣服，只說了一句：「我……非禮妳……妳……妳……」

唐晚詞微微一笑，嘴腮又有倦慵之意：「我逗着你玩罷了，你走吧，我不留你了。」

雷捲忍不住問了一句：「妳怎麼會認爲我怕你？」

唐晚詞倦懶地道：「我直說，你不介意？」

雷捲認眞地道：「妳說。」

唐晚詞道：「其實，在你心中，你很注意我的，不過，你一向自大慣了，很要面子，不管心裏想什麼，外表都裝得大公無私，像個正人君子，舉手投足，都彷彿要給後世人留個榜樣，圖個好不實際的萬世功名。」她悠悠的問：「這樣做人，不是很痛苦嗎？要是給我，我寧願不做人，天天自己欺騙自己，戴上不同的面具，這又何苦？這又何必？」

雷捲沉默。

他踱出去。

到了門檻，伸手要推門，忽停住，說了一句：「也許妳說得對。」

停了一停，又補充了一句：「不過，我眞的很喜歡妳的。」

唐晚詞笑了，笑得很嫵媚。

雷捲也笑了，充滿了善意。

「可是我必須要出去，外面大敵當前，很多事要等着我去辦。」

唐咋詞瞇了瞇眼，瞧着他，道：「改你那句話一個字。」

雷捲眉毛一挑，道：「請。」

唐晚詞道：「你那句是眞話，但開頭『可是』應作『可惜』，我覺得這才是你心裏的話。」

雷捲深深的望着她，道：「妳改得很對。」兩人都笑了，雷捲正要跨出去，石門忽然裂了，地搖室動，爆炸就在這一刹間發生。

× × ×

爆炸陡起，唐晚詞也着實被吃了一大驚。

就在這時，石床下忽軋地一聲，石板移動，露出一角幽黯的石級。

爆炸震動了甬道開啓的機括，這使得唐晚詞省起那兒有一條地下秘道。

她立即竄過去，扯住雷捲，一齊滾下甬道。

但甬道的另一邊又傳來爆炸聲。

隨後，整個石室都塌了下來。

唐晚詞和雷捲就被困在石室的梯級間，上面的石塊，不住的坍落下來，甬道的另一端，也傳來大崩地裂的倒塌聲，然後就是完全的寂靜。

他們才慢慢感受到四周的壓力和死寂，以及身上碰傷的地方之痛楚。

雷捲身上壓了幾塊石頭，唐晚詞身上也壓了根柱子，雷捲奮力推開身上較小的一兩塊石頭，過去替唐晚詞移開一根石柱，兩人的手緊緊握在一起，大難不死，刦後重逢，幾絲陽光透過石縫照射進來，兩人都有一種相依爲命的感覺，無由地感動起來。

不管外面翻天覆地，風雲色變，但這一場刦，只有他們兩人在一起渡過。

雷捲掙扎把唐晚詞身上重壓移開，但也力盡，兩人的手情不自禁的握在一起，便暈迷了過去。

× × ×

過了很久，他們便被挖掘聲吵醒。

雷捲彷彿醒時，看見唐晚詞正在溫柔而愛憐的注視他，他沒有迴避，小聲道：「謝謝妳救了我。」如果不是唐晚詞去拉他入甬道，那炸力一定把他炸成碎片。

唐晚詞搖頭，低聲道：「不是我救你，是毀諾城的機關救了我們，大娘在城裏設下了很多機關，可惜却教那班賊子這一炸……唉，不知她們怎樣了？」

雷捲道：「好像有人發現我們了。」

唐晚詞道：「却不知是敵是友。」

雷捲道：「如果是敵，那麼，毀諾城就已經失守了。」

唐晚詞臉有憂色的道：「如果是姊妹們，則表示巳打退來敵……」

雷捲冷靜地道：「可是現在掘地的人，似乎都是男聲。」他在這時候顯出他面對大事變亂而毫不惶惑的冷靜果斷。

唐晚詞担憂地道：「那麼，姊妹們……大娘和三娘……」

雷捲心裏一痛：他想到死去的三名雷家子弟，還有現在生死未卜的沈邊兒，但語音十分鎮定：「妳先別急。我們不要說話，以免給他們認出來是敵人。我們先運氣調息，待身上重壓一旦減輕，咱們猝起出襲，看是否能闖出重圍。」

唐晚詞憂傷地道：「如果大娘和三娘都……我偷生苟活，又有什麼意思？」

雷捲緊緊握着她的手，只說了一句話：「妳不想替她們報仇麼？」

唐晚詞咬着下唇，眼眶漾起淚光。

雷捲柔聲道：「衝出去？」

唐晚詞望着他，點了點頭。

於是他們等待。

如果毀諾城巳毀，息大娘等巳死，他們便要衝出去，有一日，必定要爲她們報此血海深仇。

要是息大娘等未死，他們便要衝出去，與她們會合在一起，共抗强仇。

人是爲希望而活下去的。

他們的手緊緊握在一起，巳有個希望了。

至少，要爲對方而活下去。

活下去就得衝出去。

× × ×

等到身上的重壓比較減輕，雷捲和唐晚詞就蓄力以待。

他們知道只要一露面，給黃金鱗等人察覺，便決不會讓他們脫身出來的。

所以雷捲和唐晚詞縮身藏於巨石間，不時作出怪聲，吸引上面的人之好奇，往這方向發掘，當壓力輕減之時，兩人便倏地竄出！

雷捲和唐晚詞驟然出現，形同瘋虎出柙，一上來，就連傷八人，正要闖出去，唐晚詞忽見地上刻字，怔了一怔，身法也同時頓了一頓。

雷捲就在她一怔一頓之間，又傷六人，疾問她：「什麼事——？」

「原來——」唐晚詞眼裏閃着光，杳

腮閃現一絲喜意，即道：「咱們突圍再說！」兩人連環出手，又傷四人。

可是顧惜朝和黃金鱗已趕了過來。

這兩人武功極高，顧惜朝對雷捲，黃金鱗對唐晚詞，交手數招，四人都並未爲對方所傷，但雷捲背後，却吃了孟有威一槍，秦晚晴腿上也捱了鮮于仇一杖。

這時包圍的人已越來越多。

雷捲和唐晚詞混身披血。

雷捲久戰無功，眼見突圍無望，忽然停手，對唐晚詞大聲道：「這不是我作戰不力，而是天亡我也。」

顧惜朝冷笑，道：「這句話項羽也曾說過，可是不久之後他就割下了自己的頭顱。」

雷捲不去理他，逕自大聲道：「我告訴妳，我要殺掉那個連雲寨叛徒，再提他的頭回來見妳，可證實我說的是眞話。」說着向一名小頭目一指。

唐晚詞不知雷捲在這危急關頭，何作此舉，一時茫然失措。

顧惜朝和黃金鱗都是聰明到不得了的人，知道雷捲決非易惹之輩，這瀕死反撲，非同小可，且必有作用，對覷一眼，心中都忖：反正這兩人已肉在砧上，決逃不出去，還是避其鋒銳的好。

兩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禁都退開了一些。

那名連雲寨的叛徒，本就是微不足道的小脚色，無端給雷捲這一指，嚇得臉無人色，想求同僚保護，但雷捲之威，在場人人都見識過，誰也不想先給他踢到森羅殿去報到，大都紛紛讓開。

雷捲長嘯一聲，一路殺了過去，那連雲寨叛徒只想逃走，但給雷捲追上，劈手奪來一把大刀，一刀便砍下了他的頭，沿途還殺了三人，雷捲把頭提到唐晚詞眼前，道：「殺了。」

唐晚詞不明所以，只覺雷捲何必爲這樣一個小頭目耗費了如許精力。

雷捲又高聲道：「的確不是我戰敗！我再殺一人，給妳瞧瞧！」伸手一指，這次是遙指一名士兵，那兵士登時只嚇得七魂飛了三魄，一味搖手叫道：「別別別……救命，救命啊！」

雷捲趁他高叫之時向唐晚詞低聲而迅疾地道：「我第三次掠身殺人時妳就全力突圍我斷後不要管我！」

唐晚詞一楞。

她迅即明白了雷捲的用意。

雷捲不惜耗費體力，殺一些無關輕重的小人物，以吸住全場的注意力，好讓自己獨個兒逃生——雖不一定能逃出去，但仍爲自己增加了生機。

顧惜朝和黃金鱗是何等機警，雷捲趁亂中跟唐晚詞低聲說了幾個字，他們雖聽不見，但也注意到了，越發認定雷捲是有計劃了，心中更加警惕，只要雷捲不是企圖外闖，他們也要謀定後動，免得着了雷捲的計。

這一來，正是雷捲所要的。

他要的是吸住全場的注意力，以及震懾住敵人的胆氣——好讓唐晚詞有突圍的機會！

他當機立斷：眼前情勢，兩人一起突圍是絕不可能了。

所以便是：唐晚詞走！

他則吸住敵手。

他巳決定這樣做。

他飛身撲去，這次引起一些反擊，肩上捱了一劍，但也順利地砍下了那名兵士的頭顱。

他回到唐晚詞身旁，故意大聲地道：「我要三盪五決，然後雖死無憾。我現在要殺的是——」包圍的敵人都怕他指中自己，紛紛譁然散開，雷捲背貼着唐晚詞低聲疾道：「我一掠殺過去，妳就向相反方向走！」

忽聞唐晚詞低沉的語言也在疾道：「你的手一指後立即伏地，有暗器！」

這次到雷捲一怔。

但他是什麼人，雖未弄清楚是什麼事，但神色不變，眼睛四周一逡，衆人紛紛閃躲，顧惜朝和黃金鱗見兩人低聲交談，知定必有詭計，暗自提防。

雷捲沉聲疾道：「我要指了。」

唐晚詞頓足道：「還等什麼！」

雷捲隨便一指，大喝道：「你！」立即伏下。

唐晚詞也同時伏低，手掌一按地上一處小小凹陷的地方，再用力一扭。

突然間，大廳上，在一些未倒塌的殘垣斷柱中，機括聲動，箭如雨下，一時間，很多人猝不及防，被暗器打中，死傷倒下了十多人。

這原本是毀諾城重地，自然裝有機關埋伏，但大都被劉獨峯手下炸毀，息大娘在抗敵時不敢啓用這機括，是怕在混戰中誤傷己方的人，不過，這些機關大都被炸壞失效，所以發射出來暗器的威力，還不及原來的三成。

不過這一下突如奇來，包圍者是傷的不少，一時陣脚大亂，顧惜朝與黃金鱗早有防備，暗器自是射他們不着，但顧忌周遭還有厲害埋伏，急忙跳開一旁，嚴陣以待。

唐晚詞這時就扯了雷捲翻滾出去！

雷捲和唐晚詞這時是盡了全力，所向披靡，闖了出去！

雷捲的背部，因維護唐晚詞，又吃了鮮于仇的一杖，不過趁這一陣亂，兩人已闖出了重圍。

顧惜朝下令道：「追！」他的鼻骨便是被雷捲打扁的，恨之入骨，非要手刃之才能甘心。

雷捲便偕同唐晚詞亡命的逃，他們開始是往西南方向走，後被高風亮領連雲寨叛徒的截擊，退走東南，但仍被冷呼兒的大軍兜截，故再打回正北面。

這一路上跟鮮于仇所率領的兵馬硬拚三次，雷捲與唐晚詞又傷了數處，不過傷得都不算嚴重。

他們左衝右突，都逃不出去，但却感覺到包圍網正在縮小，收緊，只要四面羅網一合，他們就如同困獸，插翅難飛。

他們心中也徬徨無計，就在這時，山道上，來了一頂轎子，兩個抬轎的漢子，碩壯有神，步履輕快，武功似是不低，旁邊跟了兩個衙役打扮的人，看他們身上的官服，便知道其身份在六扇門中，必定甚高。

雷捲與唐晚詞正躲在道旁的樹叢裏。

雷捲一見那頂轎子，瞳孔就開始收縮，道：「轎裏的人不管他是敵是友，肯定都是高手。」

唐晚詞低聲道：「會不會是劉獨峯？」這兩日來她隨着雷捲逃亡，兩人心無隔碍，生死相依，親切了許多。

雷捲一直注視着轎子，道：「恐怕是……」這時轎子經過兩人身前不遠，轎中的人忽然伸出了扇子。

白色的摺扇。

轎夫陡然而止。

轎子行勢甚速，但說停就停，全不震動傾側。

那兩名捕快也倏然止步。

摺扇仍伸在轎帘外，沒有縮回去，只聽轎中人緩緩地道：「外面是不是大熱的天？」這人這麼一問，彷彿他人在轎中，清涼無比，對外面的氣候全然不知似的。

左邊的捕快畢恭畢敬的答：「是。」

轎中人倏然道：「那麼你們在外面疾步，一定很辛苦了？」

右邊的捕快恭敬地答：「不辛苦。」

轎中人溫和地道：「我在轎裏坐，你們則在路上走，心中會不會覺得怨我？」

左邊的捕快滿臉橫肉，但神態十分恭謹，道：「屬下怎敢怨先生？想先生在三十年前大沙漠追拿劇盜霍獨夫，七天不眠不休，滴水未進，獨闖沙漠部落一十三次，終於將之捕獲——那時我們還穿着開襠褲哩！」

右邊那眉清目秀的捕快也笑了起來，道：「說眞的，先生在南極冰天雪地苦寒之處，緝拿叛將馬搜神，深入冰山寒窖，在當地戰士三千一百七十八人拚死相抗中，獨擒馬搜神。不殺傷任何一人，那時候，我們還躱在襁褓中不會叫娘哩。」

轎中人笑道：「日後，你們自然也會名動八表，青出於藍，我，老了。」

雷捲聽得全身一震，臉露喜容。

唐晚詞悄聲道：「怎麼？」

雷捲道：「是他？」

唐晚詞側了側首，道：「誰？」忽然幾乎忍不住叫出聲來：「是他！」

只聽那轎中人又道：「外頭既然這般的燠熱，要是躱在草叢裏、砂石上，豈不是更熱悶難受？」

臉肉橫生的捕快接着道：「簡直熱死了。」

轎中人和氣地道：「追命，你說話未免誇張一些了。」

眉清目秀的捕快道：「奇怪，既然這般熱，爲何不出來涼快涼快，却還要躱在草堆裏受罪？」

轎中人顯然不甚同意，道：「冷血，這可不一定，別人這樣做，總有他的道理和隱衷的。」

雷捲忽然向後面的草堆搖搖手，然後霍地躍了出來，長揖道：「在下雷捲，拜請諸葛先生。」他此刻受傷多處，但語音洪亮，神定氣足。

只聽轎中人微訝地道：「閣下是霹靂堂的雷大俠麼？怎麼會在此地——」

唐晚詞這時也跳了出來，指着轎子好奇地道：「你是諸葛先生？」

轎中人即道：「聽說近日毀諾城爲人所困，妳是息、唐、秦三女俠之中的那一位？」

唐晚詞道：「我是唐晚詞。」痛泣失聲道：「毀諾城巳教人毀滅了。」

轎中人吃了一驚，道：「什麼。唉！」只聽他接道：「我千里跋涉，便是要解毀諾城之危的。」

唐晚詞戚然，說道：「可惜先生來遲了。」

轎中人關懷地道：「息大娘和秦三娘呢？她們可有逃生？」

唐晚詞道：「她們……想必是巳經逃了出去。」

「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轎中人問：「可知道她們逃到那兒去？」

唐晚詞搖頭。

轎中人道：「唉，要是知道妳們會合的地方就好了。」

唐晚詞的眼睛亮了，滿懷希望的道：「請先生替我們主持公道。」

轎中人緩緩地道：「那妳是知道息大娘和秦三娘會合之處了？」

唐晚詞點頭。

轎中人道：「好，妳帶我們去，我會替妳們申寃的。」

雷捲拱手道：「先生之名，如雷貫耳，可否現身一見。」

轎中人笑道：「這個容易。」說着掀開了轎帘，只見一個清癯溫和，雙目神彩如炬，但道骨仙風的人，端然坐在轎內。

唐晚詞襝衽一拜，說道：「納蘭初見的寃獄，全仗先生持正，小女子，萬分感激。」

諸葛先生發出一聲喟嘆，道：「說什麼感謝，老夫只是義所當爲，可惜還是與事無補。」

唐晚詞忽道：「先生照顧周詳，曾遣人送來白銀一百両，使小女子得一時安身，尚未謝過先生。」

諸葛先生遲疑了一下，才說道：「那是應該的，急人之難，本就是我輩該行的事。」

唐晚詞又道：「若不是先生遣鐵大人送來青驄寶馬，那一次官府搜捕，我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兒。」

諸葛先生只答：「不必客氣。」

雷捲道：「我們何不一邊趕程，一邊敍話如何？」

諸葛先生看看他，道：「正好，你的傷……？」

雷捲被他一提，身上的傷似又作痛起來。強作若無其事地道：「不碍事的。」

諸葛先生端詳了一下，「唔」了一聲，道：「看來不輕哩。你過來，我替你瞧瞧。」

雷捲走前去，道：「偏勞先生了。」邊向兩名捕快抱拳道：「請教兩位可是名動天下的四大名捕之二？」

眉清目秀的捕快還禮，道：「我是冷血。」

臉生橫肉的捕快指了指自己，答：「我是追命。」

雷捲道：「聞名巳久，如雷貫耳。」

這時他巳走近走葛先生的轎前。

諸葛先生笑道：「却不知你們是約好在那裏會合？」邊說，趨近察看雷捲身上的傷。

唐晚詞也隨雷捲趨近，這時忽然問了一句：「你也要去？」

諸葛先生怔了一怔，答：「當然。這件事，我管定了，决不讓黃金鱗這干狗官胡作非爲！」

唐晚詞笑了，笑得甚是嫵媚。這女人的一笑，彷彿讓人光是看了舌尖也傳來甜味，只聽她笑道：「那麼就只讓你這狗官一人得逞？」

話一說完，她就出手！

她一刀就捌向諸葛先生的心口去！

冷血和追命本來正迷醉於這個女人那風塵中的一笑，覺得無限艷冶的風塵味，濃得化不開，驀然之間，笑意盡去，刀光冷。

刀鋒已釘向諸葛先生的胸膛！

這一刀要是刺向他們兩人，他們就肯定在這美人一笑間心臟被穿了孔。

× × ×

刀光遽射，刀芒映寒了諸葛先生的臉孔！

他陡地向後彈出，左掌同時拍出！轎後「砰」地碎裂，諸葛先生倒飛而出！

刀尖上有一點血跡，正在滴落。

諸葛先生飛落丈外，站定，右手捂胸，臉上驚訝之色多於痛苦。

另一個人向諸葛先生相反的方面飛出去！

那是雷捲！

他被諸葛先生拍中一掌，震飛丈外。

不過諸葛先生因吃唐晚詞一刀在先，那一掌只有三成功力擊中雷捲。

唐晚詞沒有追擊諸葛先生。

她倒掠而出，護着雷捲。

雷捲傷得更重了。

可是他第一句便是：「妳爲什麼要傷諸葛先生？」

唐晚詞的刀尖閃晃着厲芒，她反問：「諸葛先生爲什麼要暗算你？」

那兩名轎夫已經自轎桿拔出兵器，掠過去護着諸葛先生。

雷捲却無法回答唐晚詞的反詰。

唐晚詞才說道：「因爲他不是諸葛先生。」

冷血和追命向他們前後包抄過來，「追命」手持一枝獨脚銅人、「冷血」則抄了一柄鈎鐮刀，蓄勢待發。

唐晚詞美麗的雙目發出英颯的神采，雙手執刀柄，刀尖輕微顫動着，道：「他們自然也不是追命和冷血。」

眉清目秀的捕快道：「我當然不是冷血。他也不是追命。」

臉肉橫生的捕頭道：「我是鄺速遲，他是舒自綉，武林中、江湖上出了『小四大名捕』，我們就是其中之二。你們總聽說過罷。」

雷捲和唐晚詞當然聽說過。

「小四大名捕」，也是很有名的捕頭，其中「四大名捕」故事之九：「大陣仗」一文中，捕頭郭傷熊便是其中之一。

郭傷熊外號叫做「一陣風」，這是形容他超卓的輕功，鄺速遲和舒自綉也有外號，鄺速遲叫做「梳子」，舒自綉就叫做「咽喉斷」。

這兩個外號十分奇怪。

這兩人也非常奇特。

「咽喉斷」這個名字比較易解，因爲舒自綉擅使的兵器是鈎鐮刀。

「梳子」是指鄺速遲的辦事才幹。

頭髮亂了，用手撥不行，用任何東西去弄都不見得有效，甚至用膠水去黏，也不一定有用——只有用「梳子」，就這樣扒梳幾下，一切都伏伏貼貼了。

鄺速遲正是這樣的人物。

這兩人在江湖上的名頭固然不少，否則也不會被列入「小四大名捕」榜上，但名頭响並不代表這兩人有的是像「四大名捕」一般的清譽。

事實上，這兩人在六扇門中，無疑是丞相傅宗書系的爪牙，不但沒有什麼「清譽」，相反的，還有相當的「惡名」。

因爲傅宗書這一派系人馬也需要兩類人爲他們執行「肅清異己」的任務。

一是以堂堂正正之名，加之以十惡不赦之罪，爲「主持正義」而嚴辦罪犯，實行逮捕——鄺速遲正是這類人物。

二是要「犯人」認罪。「犯人」多半不肯認自己未「犯」之「罪」，而舒自綉却能使任何人招認自己莫須有的罪。

所以鄺速遲和舒自綉一向都十分受重用。

這「小四大名捕」把舒自綉和鄺速遲列進去，當然不是江湖上人的意思，因爲「四大名捕」持正俠義，但却是傅宗書黨人故意塑造這兩人的英雄形象——他們肯定不願意新起一代的「四大名捕」，又是諸葛先生派系的人物。

雷捲慘笑道：「你們來抓我？」

舒自綉道：「不只是抓你。」

雷捲道：「我知道了。」

舒自綉仔細地問：「我很想知道一個人臨死之前知道的事；」他怪英俊的笑道：「因爲，那些話通常對活着的人都很有用。」

雷捲道：「我還沒有死。在敵人還未死之前，死的人就不一定是敵人。」

舒自綉笑道：「這句話就很有用。」

鄺速遲道：「却不知道你知道了些什麼。」

雷捲道：「除了抓我之外，你們還要捉拿戚少商。」

舒自綉有些失望地道：「這倒想當然耳，不足爲奇！」

雷捲道：「不過你們最想抓的人，還不是我和戚少商。」

舒自綉笑道：「難道是息大娘？」

雷捲立即搖頭：「鐵游夏。」

舒自綉向鄺速遲相顧而笑，道：「不見得我們如此痛恨鐵手吧。我們還是老同行哩。」

「就是因爲老同行；」雷捲道，「你們誰拿下他，便可以取而代之。」

舒自綉嘖聲讚歎道：「好聰明，果知我心，就像我腸裏的蛔蟲。」

鄺速遲淡淡地道：「實際上，上頭的意思便是：誰把鐵手或死或活的解回京師，誰便是『新鐵手』。」

雷捲道：「可惜。」

舒自綉問：「可惜什麼？」

雷捲道：「憑兩位這般心腸，如此身手，永遠只配做毒手、辣手，就是沒資格

當鐵手。」

舒自綉不怒反笑：「好評語。看來，今日，咱倆不讓雷老哥你嚐嚐咱們的毒手、辣手，便算是有枉此行！」

雷捲揚眉道：「就憑你們兩位？」

舒自綉變了臉色，鄺速遲却仍笑道：「就憑我倆，的確未必奈何得了二位，但有文大人在，閣下插翅難飛。」

雷捲目光緩緩回掃，正向那轎中人的目光撞在一起，轎中人只覺雷捲目光極厲，雷捲却覺心中一寒。

× × ×

雷捲道：「文章？」

文章道：「雷大俠。」

雷捲道：「久仰大名。」

文章微微笑道：「惡名昭彰。」

雷捲道：「閣下冒充諸葛先生，似模似樣，敢情算準我們就躲在草叢裏，才演出這一齣戲給我們看？」

文章笑笑道：「却不知唐女俠如何察覺？」

唐晚詞直說道：「我也沒見過諸葛先生。」

舒自綉道：「這個我們早已打探清楚了。」

唐晚詞道：「不過，諸葛先生既未送過我們青驄寶馬，也沒贈予一文半分的銀兩。」

文章笑道：「哦，原來二娘在試探下官。」

雷捲道：「以三位的武功，要殺我們並不難，却還要出動暗襲，實在叫人好生失望。」心中却暗自驚慄：文章謙虛寡言，淡定神閒，這才是個最難應付的人物。

文章微微一笑道：「所以反而是在下着了唐二娘的暗算，可以說是現眼報。」

雷捲又說道：「文大人實在是太客氣了。」

文章道：「好說好說。」

雷捲道：「那裏那裏，我要走了。」

舒自綉說道：「雷大俠，你還上那兒去？」

雷捲道：「我要上路去了。」

舒自綉道：「你上路，我打發。」

雷捲道：「謝了。」突然吐氣揚聲，霹靂一聲，一拳打向轎子。

轎子四分五裂，碎片迸射向文章。

他仍是斷定數人中最難惹的是文章。

文章雙袖飛捲，把激噴的碎片盡皆掃落。

唐晚詞也出手了，她一刀就往舒自綉砍去，舒自綉刷地還了她一刀，兩人都是搶攻，兩人各搶攻這一招，身上都有一道血口。

鄺速遲的獨脚銅人呼地一聲，急砸雷捲！

雷捲掠起來，一拳往舒自綉的臉門打去。

舒自綉乍然間背腹受敵，心中驚懼，忙退躍丈外！

這時鄺速遲的獨脚銅人已攻到雷捲背門！

唐晚詞刷地出刀，後發先至，逼退鄺速遲五步。兩人各替彼此擊退了敵人的攻勢。

雷捲一挽唐晚詞的臂膀，兩人急掠而去。

兩人身形剛起，兩股袖風已然攻到。

雷捲與唐晚詞如果要避開，勢所難免會再被鄺速遲和舒自綉纏住，若回身應戰，則會與文章纏戰，但兩人却知道，再打下去，必敗無疑。

所以兩人寧硬捱這一記袖風，藉力飛掠三丈之外，頓也未頓，急掠而去。

鄺速遲和舒自綉各自長嘯一聲，急縱而去，拿住雷捲和唐晚詞，是他們必爭之功。

斜坡十分陡險，雷捲和唐晚詞連跌帶滾的急掠而去，鄺速遲和舒自綉也急起直追，突然間，草叢間冒出一根長矛，在這電光火石間，刺入鄺速遲肚裏，在背脊裏冒出了矛尖。

鄺速遲慘叫一聲，萬未料到這突如其來的一擊，收勢不住，幾乎給開了膛，他畢竟也是極有經驗的武林好手，獨脚銅人急劈而下，碰地擊在那人背上！

那人「哇」地一聲，搖搖欲墜。

舒自綉這時已猛然止步，回手一鈎，嵌入那人胸骨裏，那人慘叫一聲，雙目一瞪，舒自綉被他這一瞪，嚇得放了鐮刀，疾退七尺開外，那人巍巍顫顫，戟指走上前來。

忽見雙袖一舒，一罩住那名大漢臉門，一捲住猛漢頸項，這威武的漢子掙動幾下，終於噎了氣，軟倒在地。

文章收了長袖，看了看地上的鄺速遲，已活不成了，嘆了一口氣，說道：「看來你們還是不能當四大名捕，實在太大意了。」

舒自綉看着那天神般的壯漢，猶有餘悸，道：「這人……」

文章道：「穆鳩平。」

舒自綉吃了一驚，道：「連雲寨的四當家？」

文章道：「他也是逃亡的要犯之一，想不到伏在這兒，要了鄺速遲的命，促成雷捲、唐二娘得以逃脫。」

舒自綉頓足，說道：「可恨！這厮殺了鄺兄，令我好生悲痛！我一定要爲他報仇！」

文章微微笑道：「報仇是假，立功是眞；悲痛在口，高興在心。」他停了一停接道：「舒老弟，我們是同一陣綫的人，所謂眞人面前不打誑語，鄺捕頭死了，少一個競爭，足下大可當令。」

舒自綉脹紅了臉，想發作，但又不敢，終於道：「文大人明察，我實在……」忽又改了口氣，道：「還望大人日後多多提携。」

文章道：「提携則不敢當，眼下還是追捕逃犯要緊。」

舒自綉惋惜地道：「這下佈好天羅地網，却讓那對狗男女逃了，實在——」

文章笑道：「他們逃不掉的。」

舒自綉道：「大人明示。」

文章道：「黃大人和顧公子已佈下十面埋伏，甕中捉鼈，他們最多只能逃到五重溪，决逃不出去。」

他接着又道：「剛才那兩擊，我本可要了他們兩條性命，但雷捲祇宜活捉，所以只好……」

舒自綉道：「活捉？」（未完・十一）

新派武俠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天壤一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千青、聶小香被畢雲秋救出趕走黑衣魔女，豈料又來了常山三怪，畢雲秋先將三怪隗達一劍刺殺，凌千青用「天雷指」擊殺二怪，然後再和大怪任青原對敵，大怪功力不弱，以爲凌千青是天雷指歐奇峯門人，用「玄冰掌力」破解，凌千青改用「乙木神掌」化解對方掌力，用「天壤一劍」將其手掌齊腕斬去，大怪受創之後，知道這一劍是劍神王西神的絕招，不敢再戰，鼠竄而去。凌千青和畢雲秋商議，擬將聶小香帶去義叔管崇墀家，然後再去找尋殺父仇人，見管崇墀不敢收留聶小香，初時懷疑他忘義，經過畢雲秋觀察，知道他有難言之隱……

潛入管家莊　狠鬥蕭壇主

凌千青道：「就這三間好了。」伙計一回送臉水，一回沏茶，巴結得無微不至。

畢雲秋心頭厭煩，揮揮手道：「這裏沒你的事，有事，我們會招呼你的。」

店伙唯唯應是，退了下去。

大家洗了把臉，凌千青朝聶小香道：「三妹，我看妳精神不大好，還是回房去休息一回吧！」

聶小香也確實感到疲累，頗想休息，這就點點頭，回房去了。

凌千青走到畢雲秋房中，畢雲秋倒了一盅茶，坐在椅上，只是在想着心事，看到凌千青走入，起身道：「大哥請坐。」

凌千青道：「賢弟身子不舒服，怎不上床休息一回？」

畢雲秋道：「小弟還不累。」

凌千青道：「賢弟好像有什麼心事，怎麼不說出來呢？」

畢雲秋笑問道：「小弟會有什麼心事呢？」

凌千青望診他，認眞的道：「我看得出來，賢弟平日爲人爽朗，今天從鵝嶺出來，你就一直低首不語，好像在想着心事，我們結義兄弟，情逾手足，賢弟有什麼事，何妨說出來聽聽。」

「眞的沒有。」

「沒有？」

畢雲秋展齒一笑道：「你叫小弟說什麼呢？」

他眼珠一轉，接着說道：「小弟心裏想的，就是管大叔的事咯！」

凌千青道：「賢弟還在想些什麼？」

畢雲秋一笑道：「現在，大哥也去好好睡上一回，等晚飯之後，小弟再告訴你吧。」

凌千青道：「賢弟這時候說出來不好麼？」

畢雲秋說道：「晚上一定告訴你就是了。」

「不成。」凌千青搖頭道：「愚兄心裏放不得事，你不說出來，我那會安得下心來？」

「大哥也眞是的！」畢雲秋白了他一眼，說道：「好嘛，那我就告訴你吧，今晚，我們要去夜探管家莊。」

凌千青一怔道：「爲什麼？」

畢雲秋道：「那時你就會明白管大叔不肯收留三妹的緣故了。」

凌千青奇道：「這麼說，賢弟一定已經想出來了？」

畢雲秋含笑道：「差不多。」

凌千青迫不及待的道：「賢弟既然想到了，那就快說出來聽聽！」

「大哥又性急了。」

畢雲秋道：「小弟已經知道向管大叔尋仇的人是誰了。」

凌千青道：「是誰？是不是柳鳳嬌那賊婆娘？」

「不是的。」

畢雲秋笑了笑，忽然壓低聲音說道：「是紫衣帮的人。」

「會是紫衣帮？」

凌千青聽得一怔，問道：「賢弟如何知道的呢？」

畢雲秋道：「不瞞大哥說，小弟在麵攤的松樹支柱上，看到貼着的一支黃紙符籙。」

凌千青道：「我怎麼沒有看到？」

畢雲秋道：「黃紙畫的符，鄉村大門上到處都可以看到，所以大哥就不留神罷了。」

凌千青道：「賢弟看到的那張符，是紫衣帮尋仇的記號了？賢弟怎麼會認識的呢？」

畢雲秋道：「紫衣帮近年崛起江湖，聲勢極盛，凡在江湖上走動的人，都會知道。」

他這是解說只要經常在江湖走動，自然認識，凌千青初出江湖，自然沒見過了。接着又道：「那爿麵攤，適當去鵝嶺的路口，紫衣帮那張符籙，是警告江湖同道，不得插手，鵝嶺，只是管大叔一家是武林中人，所以小弟猜測紫衣帮尋仇的對象，一定是管大叔了。」

凌千青說道：「管大叔一定已經知道了。」

「不知道，他會不肯留三妹？」

畢雲秋道：「據我想，管大叔大概因紫衣帮在江湖上勢力極强，他不願讓大哥初入江湖，就和紫衣帮結下嫌隙，所以寧可讓大哥誤會，不肯收留三妹的了。」

凌千青臉上微微一紅，說道：「眞要如此，我就錯怪管大叔了。」

畢雲秋道：「大哥現在想通了？」

「管大叔怎麼會和紫衣帮結下仇怨的呢？」

凌千青沉吟有頃，又道：「莫非紫衣帮就是關外的紫衣煞神不成？」

畢雲秋說道：「這個……我也不大淸楚。」

「對了，一定是紫衣煞神了！」

凌千青道：「三年前，柳鳳嬌就是揚言紫衣煞神要向管大叔尋仇，先父才携帶木劍趕上茅山去的，那次只是柳鳳嬌造的謠，這回大概是眞的了。」

畢雲秋微哂道：「就是尋仇，也只是紫衣煞神的門下罷了，又不會是紫衣煞神親來。」

凌千青道：「賢弟如何知道的呢？」

「小弟只是以理度之。」

畢雲秋道：「小弟是聽大哥說的，十八年前，管大叔掌劈紫衣煞神門下，尋仇的自然是他門下了，何況紫衣帮眞要是紫衣煞神所創，他是一帮之主，也不會親自來向管大叔尋仇，於理不是甚明麼？」

「賢弟這話很有道理。」

凌千青點頭道：「賢弟方才說今晚我們要去管家莊，不知是否胸有成竹？」

「夜探管家莊，用不着胸有成竹。」

畢雲秋朝他笑了笑，說道：「這只要隨機行動，需要我們出手的時候，再出手就好了。」

「好！」凌千青說道：「那就這麼辦吧！」

畢雲秋柔聲道：「大哥，現在話都說明了，你可以去休息了吧，睡一覺起來，我們好好的吃一頓晚餐，你不反對吧？」

凌千青笑道：「賢弟也已一晚未睡，你大概也需要休息了。」

說着，果然返身走出。

畢雲秋隨手閂上了房門。

三人一覺醒來，已是上燈時候，在大街上找了一家酒樓，用過晚餐，差不多已快近初更時分，會帳出門，就匆匆往鵝嶺趕去。

路上，畢雲秋叮囑道：「大哥，我看三妹身體較弱，不讓她來，三妹必然不肯，而且大哥也不放心她一個人留在客店裏，但今晚到管家莊尋仇的敵人，必然身手極高，而且究竟來了多少人，我們也一無所知，因此，大哥必須照顧三妹，非萬不得已，不可輕易出手。」

凌千青問道：「賢弟呢？」

畢雲秋道：「小弟不用照顧別人，自然可以隨時出手的了。」

他接着又道：「只是小弟有一點，大哥一定要依小弟。」

一頓，畢雲秋笑了笑道：「小弟和人動手，大哥不要插手。」

凌千青笑道：「你怕我插手？」

「是呀！」

畢雲秋道：「小弟有時縱然落了下風，也有反敗爲勝的機會，但如果給人插上手來，豈不是沒有反敗爲勝的機會了？」

凌千青道：「你是說，就是落敗了，也不要我插手？」

畢雲秋連連點點頭道：「正是這個意思。」

凌千青搖搖頭道：「賢弟眞是好强得很！」

畢雲秋道：「大哥，你到底答不答應嘛？」

凌千青笑着道：「好，我答應，但你也得小心應付，刀劍無眼，再說紫衣帮都是兇人，萬一……」

「不要緊的。」畢雲秋臉上流露出欣喜之容，說道：「大哥，那我們就這樣說定了！」

「好！」凌千青隨口說着「好」字。

聶小香一路都沒有說話，她看二哥畢雲秋說話的神態，有時候稚氣未脫，好像是小孩子。

不！他有許多地方，竟然像一個大姑

娘。

突然，她心中一動，暗暗忖道：「江湖兒女，有不少人女扮男裝，莫非二哥他會是女子不成？」

不多一回，已經趕到中午吃麵的攤子附近，現在時間已晚，那攤子自然早就收歇了，但松棚底下，倚着板桌，翹着二郎腿，坐着一個人。

今晚雖然還不到月望，但半輪新月，清光已有七八分月色，朦朧可以看清那人身上披着短氅，正是紫衣帮人的裝束。

這人看到大路上有三條人影奔掠而來，就大剌剌的站起了身，一抖手，嗤的一聲，擲出一面三角小旗，奪的插到大路中間，人也跟着走出，往中間一站，口中冷冷喝道：「來的是那條綫上朋友？」

畢雲秋回頭朝凌千青道：「大哥，你讓小弟和他答話。」

說着一閃身走在前面，俯身看了三角小旗一眼，說道：「朋友是紫衣帮的？」

那人冷聲道：「你們知道就好。」

畢雲秋問道：「知道什麼？」

那漢子道：「咱們今晚在這裏有事，紫旗封道，三位不用過去了。」

「我們不用過去了？」畢雲秋聲音比他更冷，說道：「紫氣東來，總有個風向吧？」

那漢子聽得一怔，一股狂氣爲之稍斂，問道：「合字，是什麼風？」

畢雲秋沉哼道：「你不用問我，因爲你還不配問，說！你的風頭是誰？」

那漢子臉露驚畏之色，回答說道：「東方甲乙木，東君當令，吹的自然是東風了。」

原來紫衣煞神門下，共有四大弟子，分爲東南西北四壇，他說的東風，自然是紫衣門下大弟子了。

「我當是誰？」畢雲秋冷笑一聲道：「我是士旺用事，應走道路中央。」

伸手拔起三角紫色旗，順手往左邊地上一扔。

那漢子變色道：「你拔旗開道，就該先亮令牌，朋友這還算合字麼？」

畢雲秋目中神光冷然，叱道：「該死的東西，你要我亮令牌？你配麼？」

反手一掌，劈了過去。

那漢子連躲閃的機會都沒有，口中「呃」了一聲，往後便倒。

凌千青雖然聽不懂他們說的是什麼，但可以猜想得到這一問一答，說的一定是切口無疑，但看到畢雲秋突施殺手，不覺皺皺眉道：「賢弟，你怎可一出手就使殺着？」

畢雲秋臉上流露出憤怒神色，冷然道：「這些該死的東西，難道不該殺麼？」

凌千青從未見過畢雲秋有如此厲聲，心中不禁一動，忖道：「看來他好像和紫衣帮有着深仇大怨不成？」

再行里許，管家莊業已在望。

畢雲秋回頭道：「大哥，你們隨我來吧。」

他左手抬手一招，就翩然掠起，避開正面大路，朝左側掠去。

凌千青、聶小香跟着飛掠過去。

三人像流星掠矢，轉眼的工夫，便已繞過廣場，躍登左首民房屋脊，隱入了暗陬。

畢雲秋凝目打量着管家莊院，一片黝黑，不見一絲燈光，也不見人影，不覺低低的道：「好像還沒有動靜。」

凌千青道：「賢弟，你們在這裏稍候，我進去看看。」

畢雲秋道：「大哥，你又要一個人走了，我們來的時候已經講好了的……」

凌千青道：「我只是進去看看，馬上就回來了。」

畢雲秋道：「你馬上就要回來。」

「這個自然。」

凌千青話聲一落，人已長身掠起，凌空飛落地面，就在這一瞬間，只見他人影忽然轉淡，疾如流 ，朝管家莊投出，眨眼就已不見。

聶小香驚詫的道：「大哥這是什麼身法呢？」

畢雲秋笑道：「大哥這身法，無疑是武林中最上乘的輕功了！」

聶小香舉手掠掠鬢髮，忽然回眸叫道：「二哥。」

畢雲秋問道：「妳有什麼事？」

聶小香眨眨眼睛，問道：「你看看大哥爲人怎麼樣？」

畢雲秋道：「大哥武功、人品，自然是最好的了。」

聶小香幽幽的道：「所以有很多女孩子都喜歡他了。」

畢雲秋笑道：「所以三妹肯爲了大哥，脫離仙女廟。」

「嗯！」聶小香羞澀的「嗯」了一聲，抬頭道：「二哥，你呢？你喜不喜歡大哥？」

這話單刀直入，畢雲秋不防她忽然迸出這句話來，一時不由得臉上紅暈乍生，勉強笑道：「我又不是女孩子，難道三妹也要多心麼？」

「我才不會多心呢？」

聶小香溫婉的道：「我只是說，二哥如果是女的，你喜不喜歡大哥？」

她說話之時，一雙大大的眼睛，只是望着畢雲秋，連霎都不霎。

畢雲秋心裏已經驚覺了；但臉上還是一紅，淡淡的道：「這個我怎麼知道？」

聶小香幽幽的道：「我眞希望二哥是女的，那麼我有一個大哥，一個二姐，那該多好？」

畢雲秋神色漸冷，微哂道：「三妹莫要再說傻話了。」

就在此時，但見簷下人影一閃，凌千青已經竄了上來。

畢雲秋急忙低聲問道：「大哥，管家莊情形如何？」

凌千青道：「戒備甚嚴，十幾名莊丁，個個手持鋼刀，隱伏暗處，環守在大廳四周，而且還配備了匣弩，由管叔叔大弟子全長根指揮，管叔叔就守在大廳上，他久已不用的一支金槍，也取出來了。」

畢雲秋又問道：「大哥進入大廳去了嗎？」

凌千青道：「沒有，我只在廳外轉了一圈。」

聶小香道：「那你還說他們防備得甚嚴，大哥如何進去的呢？」

畢雲秋笑道：「以大哥這一身輕功，區區十幾名莊丁，如何能發現他呢？」

聶小香道：「敵人來者不善，大哥能够進得去，別人也可以進得去了。」

凌千青道：「三妹說的沒錯，他們這種防守，側重於面對大門，我是從後面溜進去的，所以戒備稍嫌疏忽……」

畢雲秋道：「既然如此，大哥，我們快走，就從後面進去，這裏距離太遠了，看得到，聽不到，不如進入管家莊去，找一處較近的地方隱身，萬一有什麼事，我們也可以很快出手。」

凌千青想了想道：「好吧，你們隨我來。」

三人同時飛身落地，繞到管家莊左側牆外，凌千青腳下一停，低聲說道：「你們在這裏等一等，我先進去，再來招呼你們。」

說完，身形一晃，飛快的越牆而入。

過了半晌，凌千青又退了出來，招手道：「你們快隨我進去，莫要出聲。」

他領着兩人翻牆而入，落到地面，立即一下閃入暗處。

畢雲秋、聶小香很快跟了過去。

那是由大廳通往後進的一條長廊，凌千青領他們閃入左首一間小屋。

屋中一片黝黑，前面有一排花格子窗，凌千青招招手，低聲道：「這排窗正好面對大廳左後方，也可以看到大廳前面的動靜了。」

聶小香悄聲道：「這裏隣近大廳，怎麼會沒人防守的呢？」

凌千青伸手一指角落上，輕笑道：「他們在這裏安置了三個人，三管匣弩，是防備敵人侵入後宅的，三個人我請他們在那裏休息了。」

原來屋中三個莊丁，已被他一齊制住了穴道，安安靜靜的躺在那裏了。

聶小香道：「大哥，你既然一樣出手制住了人，怎不找到前面去一點呢？這裏離大廳還是遠了些呀！」

「不成，只有這兩邊較後面的偏屋，埋伏的是三個人。」凌千青低低的道：「前面其餘幾處，都是五個人一組，我們一下制住五個人，就會被全長根發現，反而不好，就因爲這裏並不重要，才不會有人進來。」

聶小香說道：「我們待回要不要出手呢？」

畢雲秋道：「那要看來的多少人了，擒賊擒王，大哥，我們先說定了，來的那個領頭的人，由小弟出手，你可不能跟我搶！」

凌千青點頭笑道：「好，我不會跟賢弟搶的。」

聶小香道：「現在該有二更了，照說紫衣帮的人，也該來了呢！」

話聲甫出，突聽大門外有人高聲喝道：「管家的人聽着，紫衣帮蕭壇主拜會你們管莊主來了，你們還不通報進去，快請管莊主出來迎接！」

紫衣帮現在是江湖上聲名極盛的大帮了，身爲紫衣帮壇主，雖是尋仇而來，自然也要堂而皇之的來了，看來管家莊的佈置，倒是並沒有錯。

人家既然公開叫陣，雲中鶴管崇墀豈肯失了禮數，立即吩咐點燈。

四名莊丁當即在大廳上挑起了四盞風燈。

接着大門啓處，管崇墀身穿藍色長袍，從大廳迎了出去。

門外，站着一個身披紫氅的高大長者，生得臉如青蟹，濃眉如帚，顴骨高聳，額下留着連鬢蒼鬚，目光炯炯如電，看去已有六十出頭。

他身後站着兩個四十來歲的壯漢，一身紫色勁裝，肩頭露出紅色劍穗，垂手挺立，一看就知是他門人無疑。

最後面是八個黑色勁裝漢子，生相慓悍，手持厚背鋼刀，一字排開，同樣挺身而立，一動不動。

那自然是壇主的隨從了。

人來得不多。

管崇墀跨出大門，立刻拱拱手道：「蕭壇主光臨寒莊，恕管崇墀迎迓來遲。」

蕭壇主目光如炬，打量着管崇墀，呵呵一笑道：「管鏢頭還認識蕭成化麼？」

管崇墀望望蕭成化，歉然道：「管某三日前接獲蕭壇主手示，聲稱索還昔年一筆舊帳，管某一直心懷疑懼，想不起在那裏開罪了蕭壇主，今晚蕭壇主光臨，管某覺得蕭壇主面生得很，似乎從未和蕭壇主見過面，此事也許是場誤會，蕭壇主且請到裏面奉茶，容管某稍盡地主之誼，再向蕭壇主請教。」

「哈哈！管鏢頭果然貴人多忘事！」

蕭成化大笑一聲，接着道：「管鏢頭毋須客氣，蕭某只是要帳來的，咱們之間的舊帳，算淸了就走，不用到裏面坐了。」說到這裏，回頭道：「伍通，你把帳單拿出來，唸上一遍，看看是否遺漏了。」

站在他左首穿紫衣勁裝的中年漢子應了一聲「是」，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張白紙，朗聲唸道：「南陵管家莊，莊主管崇墀，女兒管秋霜，大弟子全長根，莊丁一十八名，婢女兩名，老婆子一名，廚房司廚一名，火夫一名，雜工三名，共計二十九人。」

蕭成化微微頷首，抬目問道：「管鏢頭，貴莊人數對麼？」

管崇墀神色微變，佛然道：「蕭壇主這是什麼意思？」

「哈哈！」

蕭成化大笑一聲道：「蕭某早已通知你了，今日日落以前，要你遣散無辜的人，日落以後，倘未離開管家莊的，就得仝數賠上，直到此時，貴莊的人，一個不曾離開，蕭某只好照單全收了。」

凌千青聽得心中暗「哦」一聲，忖道：「難怪管叔叔不肯收留聶小香了。」

只聽管崇墀怒笑一聲道：「看來蕭壇主果然和管某有着深仇大恨了！只不知這深仇大恨，究竟如何結下的呢？貴帮崛起江湖，前後不過三年，管某退出江湖，已經十有四年了。」

蕭成化怪笑道：「管鏢頭眞的記不起來了？」

管崇墀大笑道：「管某一生行走江湖，縱或藝技未精，但遇事還沒抵賴過，今晚蕭壇主既是聲稱討還舊帳而來，只要有這筆帳，管某自無話說。」

「很好！」

蕭成化冷肅的臉上，浮現出一絲冷笑

，說道：「管鏢頭還記得十八年前，在蒲城賞了蕭某一記『劈卦掌』的事麼？」

畢雲秋聽他說到這裏，不覺身子微微一震。

管崇墀目光一凝，突然想起來了，問道：「這麼說蕭壇主就是昔年人稱關外一霸紫衣煞神的門下了？」

他原已想到紫衣帮和紫衣煞神有關，只是未能證實罷了。

「管鏢頭現在想到了。」蕭成化陰森的道：「十八年前，蕭某早已告訴過你，必報此一掌之仇。」

管崇墀突然大笑道：「閣下現在是紫衣帮的壇主了？」

蕭成化道：「不錯。」

管崇墀正容道：「管某聽說貴帮崛起江湖，聲威頗盛，閣下既已榮任壇主，就該愛惜貴帮聲名，蕭壇主當年所作所爲，值得你向管某尋仇麼？就算你逞一時之快，報了一掌之仇，對貴帮來說，豈非是白璧之瑕？」

「匹夫住口！」蕭成化大喝一聲道：「十八年前，蕭某已經說過必報此仇，蕭某今晚光明正大尋仇而來，早已要你遣散無辜，凡在管家莊的人，殺無赦，蕭某此種作爲，如何會玷了本帮名聲？」

管崇墀聽得大怒，嗔目道：「因爲你在十八年前是個喪風敗俗的淫徒，欺負寡婦孤兒，意圖敗人名節，管某給你一掌，只是讓你有改過自新的機會，你如今當上了紫衣帮壇主，還居然敢舊事重提，找管某尋仇，難道不辱沒了紫衣帮壇主的身份麼？」

畢雲秋聽到這裏，身軀微發抖，切齒道：「眞是該死的東西！」

蕭成化雙目兇光暴射，冷然道：「管崇墀，你死到臨頭，還敢如此倔强麼？」

管崇墀道：「閣下既是尋仇來的，只要劃下道來，管某都接着就是了。」

蕭成化臉上殺機隱現，伸手一指道：「好，蕭某給你一個便宜，你去取兵刃來，咱們以武功分個勝負，蕭某勝了，你就交出莊中二十九個人的命來。」

管崇墀道：「管某僥倖勝了呢？」

「哈哈！」

蕭成化大笑道：「你勝麼？我只怕要等到下一輩子了。」

管崇墀一雙濃眉揚處，怒哼一聲道：「只怕未必。」

回身喝道：「長根，取我槍來。」

全長根答應一聲，從大廳上取了師父的金槍，匆匆走出，雙手遞上。

管崇墀一手接過，揮揮手道：「你進去。」

他要全長根進去，自然是要他和莊丁保護住大廳，不讓來人闖入管家莊一步。全長根自然明白師父的心意，立即返身從大門退入。

但是就在他返身退入之時，忽見一個青衫少年飄然從大天井中走了出來，這人他午前見過，正是隨同凌千青同來的畢雲秋。

他怎麼會從廳上走來的呢？全長根心頭方自動疑，立即喝道：「你是什麼時候闖進來的，還不給我站住！」

原來畢雲秋看到管崇墀命全長根取槍，就低聲道：「大哥，你和三妹就在這裏等我，小弟出去一下。」

不待凌千青回答，很快的閃身掠了出去。凌千青要阻止，已是不及。

聶小香低聲道：「大哥，二哥他怎麼了？」

凌千青早已懷疑二弟和紫衣煞神門下有仇，這時看二弟突然現身出去，就低聲道：「二弟好像和這姓蕭的有仇，我們快出去，妳先走，我還得拍開這三人的穴道，隨後就來。」

聶小香點點頭，就悄悄的循方才進來的原路，退出牆外。

凌千青拍開了三個莊丁的穴道，跟着越牆而出，兩人繞到管家莊大門左側，閃到暗處，隱住了身子。

再說畢雲秋走近大門，就被全長根截着喝問，不覺拱手一笑，低聲道：「全兄請了，這姓蕭的和在下有仇，在下是跟着他來的。」

這時管崇墀一手執槍，目注蕭成化道：「蕭壇主請亮兵刃。」

只聽大門內響起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且慢！」

管崇墀自然聽得出自己莊上，並沒有這個口音的人，急忙轉身看去，只見從大門中走出一個青衫少年，他中午見過了，自然認識，不覺一怔，道：「是畢少兄，你……」

他如此一說，全長根就不再多言。

畢雲秋拱拱手笑道：「在下是暗中跟着這位蕭壇主來的。」

他指了指蕭成化，接着說道：「在下覺得天下無不可解的仇恨，只要在理字上說得過去，江湖武林，紅花綠葉，都是同道，何必非兵戎相見不可？所以在下想給你們雙方作個魯仲連……」

蕭成化森冷的嘿嘿一笑道：「小子，你是什麼人？憑你配麼？」

畢雲秋說道：「蕭壇主這話就不對了，天下雖大，總有一個理字，在下雖然不知道二位結仇的經過，但是非是愈辯愈明的……」

「哼！本座和管鏢頭的事，不喜第三者插手。」蕭成化說道：「你最好少管閒事。」

畢雲秋道：「魯仲連當然非第三者不可……」

蕭成化濃哼道：「你要擋橫，就是死數。」

「在下並不怕死。」畢雲秋微哂道：「在下記得紫衣神君創立紫衣帮之初，就曾立下十二條禁律，其中有一條，好像是嚴禁門下弟子倚仗帮勢，和武林同道爲敵，不知蕭壇主是不是還記得？」

蕭成化聽得臉色一變，目中寒芒迸射，注定在畢雲秋的臉上，沉聲道：「你是什麼人？」

「在下只是江湖上一個無名小卒。」畢雲秋朝他笑了笑，說道：「行走江湖，專門爲人排難解紛，所以才湊這一場熱鬧的。」

蕭成化嘿然道：「蕭某是向管鏢頭討回十八年前的一筆舊帳，本帮雖有不准和武林同道爲敵的禁律，但蕭某今晚並不是和武林同道爲敵，你不必以本帮禁律責問

蕭某，蕭某身爲東壇壇主，豈有不知本帮禁律之理？」

「這就是了。」畢雲秋道：「凡事都有個起因，二位結仇的起因，可否說出來給在下聽聽，如果在下覺得能力有限，無法替兩家排解，自會知難而退，蕭壇主認爲這樣可以麼？」

他不待蕭成化回答，轉身朝管崇墀抱拳道：「管前輩，你和蕭壇主的結仇經過，可否說出來讓在下聽聽？」

管崇墀道：「畢少兄俠義襟懷，老朽至爲欽佩，但這件事，畢少兄還是不要過問的好。」

他不肯說。

畢雲秋正容道：「事無不可對人言，莫非管前輩有什麼難言之隱嗎？」

這是激將之言！

「哈哈！」雲中鶴管崇墀突然仰首長笑一聲，雙目開闔之間，隱射光芒，朗聲道：「管崇墀一生仰無愧於天，俯不怍於地，有什麼難言之隱？」

畢雲秋冷然道：「既是如此，管前輩有什麼不敢說的？」

「不敢說的」四個字，依然是激將之言。

管崇墀是老江湖了，自然聽得出畢雲秋是在激他，但江湖人，有江湖人的個性，當着蕭成化，這「不敢說」三字，可忍不住了。

他目光一溜蕭成化，嘿然道：「管某有什麼不敢說的？只是說出來了，有碍這位蕭壇主的顏面而已！」

這話當然也是存心相激。

蕭成化陰笑一聲道：「你但說無妨，蕭某是要債來的，今晚這債是要定了，蕭某倒要看看這位年輕人能不能當咱們這個魯仲連？」

「好，那管某就說了。」管崇墀道：「十八年前，管某押運一批鏢銀前往三原回途經過蒲城，投宿逆旅，在客店中有一女客，帶了一個三歲女孩，就住在管某對面的一間房中，中間只隔了一個小天井，二更時分，管某聽到那女客叫喊之聲，和小女孩受到驚嚇的哭聲，在下開出門去，就看到小女孩被人從窗口擲了出來，正好被在下接住……」

畢雲秋臉色漸漸沉了下來，但沒有作聲。

管崇墀接着道：「那時那女客猶在房中嘶聲叫喊救命，在下方知有人意圖强暴那位女客，就大喝：『淫賊還不出來？』那暴徒聽到在下的喝聲，從窗中飛出，在下當時激於義憤，放下小女孩，就發了一記『劈卦掌』，把暴徒擊傷，他自稱紫衣煞神門下，聲言必報此仇，那位暴徒就是現在的紫衣帮蕭壇主，他是找在下報那一掌之仇來的，事情經過就是這樣了。」

畢雲秋身軀有些發顫，轉身朝蕭成化問道：「蕭壇主，事情是這樣麼？」

「不錯。」蕭成化道：「蕭某找他是報一掌之仇，這有什麼不對？」

「當然不對了。」畢雲秋道：「你是紫衣神君門下大弟子，如此行爲，豈不辱沒了你的師門？」

「住口！」蕭成化喝道：「小子，你敢對蕭某如此說話？」

「在下有何不敢？」畢雲秋雙目隱射殺機，凜聲道：「在下仗劍江湖，專爲天下除不平，像你姓蕭的這種禽獸不如的行爲，當年遇上的如果是我，早就亡命劍下了，還容你今晚率衆來尋仇麼？」

「好小子！」蕭成化雙目精光暴射，厲笑一聲道：「你果然是管鏢頭邀來的帮手，那好，蕭某今晚就成全你們了！」

「嗆！」的一聲，撤出劍來，大喝道：「你們兩個一起上，還是那一個先來領死？」

「爹！」大門內忽然有人嬌喊一聲，一個苗條人影，像一陣風奔了出來。

那是一個十八九歲的青衣女子，生得柳眉杏眼，嬌嬈動人，胸前垂着兩條烏黑的辮子，隨着一路甩動，更增加了她幾分的少女的嬌態。

管崇墀一眼看到愛女，心頭大急，忙道：「秋霜，妳快進去。」

管秋霜盈盈秋波，一掠蕭成化，問道：「爹，他就是使跟爹尋仇的紫衣煞神門下麼？」

「妳不許多說。」管崇墀急道：「妳快給爲父進去。」

他是怕蕭成化傷了她，管家莊佈置了十幾名莊丁和許多匣弩，就是爲了保護她這顆掌上明珠的。

蕭成化洪笑一聲道：「管崇墀，你不用担心，你沒有死以前，你女兒不會死的，你死之後，管家莊本來只有二十九人，現在又多了這小子，一共三十個，也不會活到明天的了。」

管秋霜粉臉一沉，哼道：「憑你也配冒這口大氣，你是尋仇來的，那好，姑娘倒要伸量伸量你有沒有來向管家莊尋仇的資格？」

管崇墀聽得大驚，急道：「秋霜，妳不會武功，不可亂說，快進去吧！」

「誰說女兒不會武功了？」管秋霜嬌笑道：「像他姓蕭的這么魔小醜，還不在女兒的眼裏呢？」

畢雲秋搶着道：「姓蕭的，事有先後，在下既然聽了管前輩述說的經過，覺得你不但不配當紫衣神君的大弟子，而且簡直死是餘辜，在下一向在江湖上專誅兇邪之輩，你還不跪下來領死呢？」

這時，蕭成化自然受不住，長劍一指，喝道：「小子，蕭某那就先劈了你！」

揮手一劍，朝畢雲秋迎面劈來。

畢雲秋抬手發劍，鏘然劍鳴，一道白光，迎擊而出。

管秋霜忍不住問道：「爹，他是什麼人呢？」

管崇墀道：「他叫畢雲秋，是凌賢侄的義弟。」

管秋霜問道：「爹，你說的凌賢侄是誰告？」

管崇墀道：「凌賢侄就是妳凌伯父的兒子凌千青。」

管秋霜奇道：「爹，怎麼會認識凌大哥的義弟的呢？」

「唉！」管崇墀輕輕嘆息一聲道：「凌賢侄今午和這位畢少兄一起來的，爲父就是因爲紫衣煞神門下前來尋仇，所以沒留他們……」

「爹也一直瞞着女兒。」管秋霜埋怨

着爹道：「直到方才，李嬷嬷要女兒早些睡，才說出今晚有賊人前來犯莊，女兒才知道。」

管崇墀道：「秋霜，妳還是進去的好，這裏沒妳的事。」

管秋霜嫣然笑道：「爹，你老人家不相信女兒會武功麼？」

管崇墀笑道：「就算妳偷偷練了幾天，也無法和紫衣煞神的門下比呀！」

「爹眞是小看了女兒。」管秋霜披披嘴道：「紫衣煞神邪魔外道，怎麼能和女兒的師父比呢？這些人，還沒放在女兒的眼睛裏呢！」

蕭成化原以為畢雲秋年紀輕輕，在他劍下未必走得出十招，那知道這一動了手，雙劍並擧，劍風豁然，轉瞬就打了二十幾招，畢雲秋在劍術上，居然絲毫不見遜色。

蕭成化心頭不禁大奇，暗道：「自己身為神君門下大弟子，若是連一個乳臭未乾的年輕小子都拾掇不下來，豈不辱了紫衣帮的名頭？」

一念及此，口中嘿了一聲，長劍開闔之間，劍勢突然一變，劍光連閃，一個人青光繚繞，來去如風，撲攻之勢，威猛絕倫。

這正是紫衣煞神獨創的七十二手「紫炁東來劍法」。

畢雲秋自然識貨，緊隨着劍法也為之一變，一支鎮江劍，同樣白光如練，盤空匝地，繚繞全身，和對方見招拆招，封解蕭成化的攻勢。

蕭成化看得不禁呆了一呆，因為畢雲秋使出來的竟然也會是師門的「紫炁東來劍法」。

兩人同使一路劍法，你這一招之後，該如何變法，我已清清楚楚，那麼下一招就該使那一招才能予以化解，也是刻板的了。

這一來，外人看來，果然攻勢凌厲，但實則無異兩個門徒在餵招一般，劍來劍往，無一不可以化解，自然是有驚無險，有狠難使。

蕭成化連發數劍，俱被畢雲秋以本門劍法化去，心頭禁不住又驚又怒，沉聲喝道：「住手，你到底是誰？」

「不用住手。」畢雲秋劍勢倏進，抖手一劍直刺過去，口中喝道：「你已經知道我姓畢了，多言無益，接招！」劍光一閃，由直取心腹，滑奔對方右肩，再一轉橫削頭顱。

蕭成化聽得勃然大怒，厲笑道：「小子，你以為我殺不了你麼？」

畢雲秋冷笑道：「不錯，今晚你不殺我，我也非殺你不可，咱們總得有一個人倒下去！」

劍光突然轉強，一片俱是進手招式。

不！同是「紫炁東來劍法」，他使的竟是硬打硬拚的招式。

古人說得好，一人拚命，萬夫莫當，畢雲秋這一手就是奮不顧身的打法。

蕭成化劍上造詣，雖然比畢雲秋深厚得多，但這下因對方着着逼進，劍劍俱是殺着。

殺着原也不難化解，但這種拚命的打法，就是化解，也得落個兩敗俱傷，是以竟被畢雲秋逼得連退了數步之多。

畢雲秋乘機逼進，右手長劍採取最凌厲的攻勢，左手抬處，手出了五支金針。

管崇墀眼看兩人劍光繚繞，打得如火如茶，心頭也不由暗暗震驚，差幸半路裏鑽出一個畢雲秋來，替自己擋了頭陣，若是換了自己，只怕很難接得下蕭成化五十招。

他究竟在江湖上混了幾十年之久，見過大風浪的人，自己武功不及蕭成化，但看總看得出來，畢雲秋年歲不大，若論劍上功力，自然要比蕭成化遜上一籌，他先前見招拆招，尚可應付，但後來的一派進手招式，却是險中求勝，捨生忘死的拚命打法。

這種打法，要碰上較自己弱的敵人，才好運用，若是對手比自己强，隨時都會露出破綻來，正是予敵以可乘之機，只要對方讓過幾劍，必有殺手，豈足持久？

心中不禁一急，尖聲道：「他怎可使出拚命的打法來？秋霜，妳站着別動，他為了為父和對方拚命，為父不能讓他傷在蕭成化的劍下。」

一手提起金槍，正待掠出。

管秋霜急忙攔道：「爹，不用你老人家出馬，女兒一下就可以打下那姓蕭的劍來。」

她一俯身，從地上撿起一粒石子，扣着中指彈了出去。

管崇墀發現了，凌千青自然也已發現了。

他看出畢賢弟忽然奮不顧身的揮劍進招，心頭不由猛吃一驚，急忙悄聲道：「不好，畢賢弟這樣打法，非吃虧不可，三妹，妳站在這裏不可走動，我去把畢賢弟替下來。」

聶小香道：「二哥不是說：不論如何，都不要你插手的麼？」

凌千青道：「不成，他這般奮不顧身的發劍，太危險了！」

話聲出口，人已施展「乙木遁形身法」，長身掠起，化作一條淡淡的青影，凌空直撲過去。

這可說是四方面同時發動，蕭成化因畢雲秋形同拚命，攻勢銳利，他被逼退了幾步，猛地大喝一聲，揮手劃起一道青光，矯若神龍朝畢雲秋劍影中直刺而入，但他劍到中途，突然發覺畢雲秋左手打出的五支「太陽金針」，急忙中途回劍，劍光一撥，把五支金針一齊擊落，口中大笑一聲道：「你是……」

話聲未落，管秋霜打出的一顆石子已經擊中他的右手脈門，但覺手腕驟然一麻，握劍五指登時失却勁力，長劍「噹」的一聲跌落地上。

但他不失為紫衣煞神門下大弟子，一時之間，反應奇快，雙足一點，一個人離地飛起，往後暴退出去。

畢雲秋殺心已起，豈肯容他後退，口中清叱一聲：「惡徒，你還往那裏走？」

縱身追撲而上。站在蕭成化身後的兩個門人，一見到師父兵刄脫手，心頭一急，不約而同伸手從肩後掣出長劍，正待縱出。

管秋霜叫道：「爹，他兩個門徒想蠢動了呢，看女兒教他們站住了！」

中指連彈，那兩個漢子堪堪跨出左足，果然就停了下來。

管崇墀先前看到凌千青擱住蕭成化去路，還以為他手中長劍，也是凌千青擊落的，人家是木劍道長的門下，自然有此能耐，但此時女兒說要教蕭成化兩個門人站住，他們果然站停下來，心頭不禁大奇，轉臉問道：「秋霜，他們是妳制住的？」

管秋霜咭的笑道：「這還是假的？」

管崇墀奇道：「妳這一手是跟誰學的呢？」

管秋霜道：「自然是老夫子教給女兒的了。」

管崇墀聽得更奇，問道：「姜老夫子，他會武功？」

「咭！」管秋霜笑道：「姜老夫子說：他是姜太公，本領可大呢，封神榜上的神，都是他封的。」

「姜太公……」管崇墀心頭猛然一怔，心中暗暗道：「莫非他會是武林福星不成？」

武林福星姜太公姜竹坡，是近百年武林中首屈一指的奇人。

蕭成化堪堪退出一丈左右，只覺身後微風一颯，有人說道：「蕭壇主請留步，在下兄弟沒說讓你走呢！」

這人當然是凌千青了。

蕭成化急忙側身飄退，回頭看去，擋住自己去路的，竟然又是一個青衫少年，一時不禁惡向胆邊生，冷嘿一聲，左手暴出，一掌朝凌千青當胸印了過去。

畢雲秋看得大驚，急忙叫道：「大哥，小心他使『紫煞掌』！」

蕭成化使的果然是「紫煞掌」，一隻左手色呈青紫，閃電擊到。

凌千青輕輕一閃，笑道：「賢弟放心，他還打不到我！」

蕭成化自然看準了才發的掌，但手掌遞出，明明就站在自己對面的青衫少年，忽然失去了蹤影，一記「紫煞掌」，居然落了空！這一躭擱，畢雲秋已趕到，挑着雙眉，目射殺氣，冷聲道：「姓蕭的，你把命留下了。」

蕭成化雙手當胸作勢，怒笑道：「小丫頭，妳以為我不知道妳是誰麼？」

這話聽得凌千青不禁一呆，暗道：「他，怎麼會叫賢弟小丫頭呢？聽他口氣，似乎認識畢賢弟了？」

畢雲秋手橫鎮江劍，冷聲道：「你知道我是誰？」

蕭成化深沉一笑道：「妳難道不是小師妹霍碧雲嗎？妳使的一手『紫炁東來劍法』和五支『太陽金針』，難道還想抵賴不成？」

凌千青暗哦道：「畢賢弟會是他小師妹，這麼說，畢賢弟果然是女的了，她叫霍碧雲，碧、畢聲音相同，碧雲，畢雲秋，只加了一個『秋』字。」

「我不是霍碧雲。」畢雲秋冷聲道：「霍碧雲是你同門師妹，我却和你有不共戴天之仇。」

凌千青又「哦」了一聲，忖道：「畢賢弟果然和這姓蕭的有仇！」

「不共戴天之仇？」蕭化成驚異的說道：「我怎麼會和小師妹有不共戴天之仇呢？」

「我不是你小師妹！」畢雲秋聲音更冷，哼道：「你怎會和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你想不起來了？」

蕭成化皺皺眉道：「小師妹，這是誰告訴妳的，妳怎可輕信人言？」

「我輕信人言？」畢雲秋長劍一指，咬牙切齒的道：「我從沒輕信過人言，這都是你自己親口招供的。」

蕭成化駭然道：「我說過什麼？」

畢雲秋朝管崇墀抱拳道：「管大俠，今晚我要替先母報仇，想請管大俠作個證人。」

本來是蕭成化尋仇，現在變成畢雲秋替母報仇了。

管崇墀連忙含笑道：「畢少兄有何見教？」

他偕同女兒管秋霜一起走了過來，一面朝凌千青道：「凌賢侄，中午愚叔沒有款留賢侄三位，實因蕭壇主傳書示警，聲言今晚要向愚叔索還舊帳，愚叔自思毫無把握，賢弟又初出師門，不好使你捲入這場是非之中，但賢侄今晚畢竟趕來了，愚叔區區苦心，賢侄不見怪吧？」

凌千青躬身道：「小侄怎會怪管叔叔呢？」

管秋霜聽兩人說話的口氣，眼前這位青衫少年，自然就是凌大哥了！她一雙盈盈美眸，只是望着凌千青，臉頰微赧，口中雖沒叫出「凌大哥」來，心裏已在叫着「凌大哥」了。

畢雲秋朝管崇墀作了一個長揖，說道：「蕭成化今晚向管大俠尋仇，起因於十八年前，這淫賊在蒲城客棧意圖强暴一個過路婦女，此事剛才蕭成化也已經親口承認不諱了，現在在下要請管大俠作一個證人……」

他擧手取下頭巾，就披下來一頭如雲青絲，再從懷中取出一顆蜜色藥丸，柱劍入地，把藥丸在掌中一陣滾轉，就用雙手朝臉上輕拭，不過轉眼之間，他本來的劍眉星目，就變成了眉如新月，眼若丹鳳，一個俊美的俏書生，頓時化作了佳人！

凌千青暗道：「他果然是個女子，自己竟會一點也看不出來！」

其實畢雲秋女扮男裝，只要時間稍久，怎會看不出來，只是他沒去注意罷了，聶小香不是早就發現了麼？

畢雲秋洗去易容藥物，執劍在手，接着道：「小女子就是十八年前，在蒲城客店，被淫賊從窗口擲出來的小女孩，多蒙管大俠伸手接住，救了一命……」

管崇墀方才聽她提及十八年前之事，心中已經猜到了大半，一面只是點着頭。

畢雲秋又道：「先母雖蒙管大俠仗義援手，保全了清白，但經那晚一場驚嚇，又在路上受了風寒，就一病不起！那時小女子不過三歲，不懂人事，不知身世，幸先母臨終之時，刺血成書，托付一位好心婆婆，書上要小女子不忘管大俠大恩，小女子月前曾因蕭成化要到江南來找管大俠尋仇，趕來江南，要想證實昔年這段恩怨，今晚總算給小女子遇上了！」

說到這裏，突然轉過身去，厲聲道：「姓蕭的淫賊，你現在都聽清楚了我是畢秋雲，今晚要替我死去的娘報仇……」

（未完・十一）

現代奇情幻想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經的秘密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黎自添對藏白珠的鐵盒懷疑是近代冶煉出來的鋁合金，明初的遺物怎會有這種東西，鍾楚雄、楊應龍無心理會，爲了避免何通倫等人追踪，三人轉入北平城，又被鄭達、劉白揚發覺追趕，三人亡命奔逃，轉入胡同躲避，無巧不成話，朱三娘也來了北平，住在胡同內，把他引入拜見姐姐朱大娘，留在她的家裏暫避，而帶來的兩箱珠寶其中有一具是「天籟」會發出聲音，黎自添認爲是先祖帶來中國的東西，商得鍾楚雄的同意，讓他藏在身邊，朱大娘知道有兩箱寶物，先將黎自添和寶物携走，將三娘困在地下室，佈下疑陣，使鍾、楊二人疑是何通倫等所爲……

追查失寶　茫無頭緒

楊應龍走出後門，見有個老婆婆在胡同裏晾衣服，便走過去問道：「老太婆，請問您老剛才有沒有看見這院子裏的人出入？」

老太婆搖頭表示沒有，楊應龍再問，「那有沒有外人進去？」老太婆又表示不知道，楊應龍只好回屋向鍾楚雄報告。

鍾楚雄也十分懊喪，罵道：「他媽的，想不到咱們兩個大男人，栽在那兩個女人手中！」

楊應龍道：「也許三娘他們也是被人擄走的！現在怎辦？」

鍾楚雄說道：「我有個同學住在附近，咱們去找他，了解一下北平的情況再說吧！」

「那麼快去吧，要不豈非一場高興一場空？」

兩人乘洋車到黃夢華家，沒想到崔教授也在他家中，原來黃夢華是他得意門生，崔教授回家見老婆沒什麼事，便跟黃夢華回去，向他講述他這次到歐洲講學的經過。

鍾楚雄替楊應龍介紹了後，便道：「老黃，咱們是老同學了，我也不客氣，想請問你幾個問題！」

黃夢華道：「只要我知道，一定告訴你！就算我不知道的，崔教授也會爲你解答！」

「請問北平那個地下組織的勢力最大？我指的是犯罪組織！」

黃夢華抓抓頭皮，道：「我只聽人提過『白虎帮』，它是不是勢力最大的，可不清楚。」

「白虎帮的帮主是誰？他們落脚點在那裏？」

黃夢華苦笑道：「你這是問道於盲了，我向來不去留意這些人與事！」他轉頭望着崔教授。

崔教授反問：「鍾先生，你問這些有什麼作用？可否告訴咱們？」

鍾楚雄道：「我有兩位朋友失踪了，我懷疑是帮會裏的人幹的！」

「那你應該去局子裏報案才對呀！」

「是的，我也有這個打算。」鍾楚雄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問道：「崔教授，你對蒙古的歷史了解嗎？」

「了解說不上，但多少也知道個大概！你有這方面的疑難，大家不妨討論一下！」崔授教可沒一絲架子。

鍾楚雄遞了一根香烟給他，楊應龍連忙替他點火。鍾楚雄道：「崔教授一定知道明朝土木堡之變，也知道有個叫也先的瓦剌首領！」

「明朝英宗就是讓他擄去的！」

「其後明與瓦剌達成協議，瓦剌恢復進貢，崔教授可記得他們進貢過什麼寶物嗎？」

「史書雖有記載瓦剌與明達成協議，恢復進貢的事，但沒有記載進貢什麼。猜想都是些馬匹，布疋之類的東西。也先在位之時，瓦剌勢力很昌盛，料不會進貢什麼稀世之寶！」

「有一顆鵝蛋般大小的珠子，瓦剌自稱是天上之物，他們不知用法，所以貢之大明，但明朝上下亦不知其用處，所以一直放在皇宮……」鍾楚雄說到這裏，故意停住，拿眼望着崔教授。

崔教授道：「我完全沒有這個印象，夢華你呢？」

「我根本不知道有這件事！老鍾，這段記載，你是從那裏看到的？」

楊應龍快口道：「是咱們親眼看到那顆珠子的！」話說出口之後，他才後悔，這句話引起極大的反應。

崔教授立問道：「明朝的東西，你們從那裏看到的？」

鍾楚雄看了楊應龍一眼，只好將長城尋寶的事，簡略述了一遍，當然隱去了許多細節。「本來咱們準備將那兩箱大內珍寶，帶到南京，貢獻與政府的，但現在却不見了！」

楊應龍接着道：「那兩個女人也不見了！」

崔教授問道：「那個黎自添認爲裝放珠子的金屬盒子是鋁合金？這倒奇怪了！莫說明朝，現在咱們也沒辦法冶煉！」

「瓦剌冶金術發達嗎？」

「肯定不如明朝！」

楊應龍道：「也許那怪人看錯！」

黃夢華道：「可惜看不到那個盒子，要不便可證明一下！」

崔教授道：「至於音樂時鐘盒子，西方也是在十九世紀才發明的，明末也不可能有！」

鍾楚雄「啊」地叫了一聲，道：「昨天我倒沒有發現這個問題！崔教授，這次你到歐洲，可有聽說那邊有一家工廠叫天籟的嗎？」

「沒有聽人提過，但並不等於沒有，嗯，他不是就已經關閉了嗎？奇怪，黎自添到底是什麼人？」

「他說是安南人！」楊應龍道：「不過他的話我一向不大相信！」

崔教授問道：「鍾先生，你又認爲如何？」

「總之他這個人很怪，他說他是安南的一個小部落的，那裏盛產鑽石！」

崔教授道：「我到過安南，那裏並沒有出產鑽石！」

「他祖先叫藍星米西西！」

崔教授道：「這個名也不像是安南人！他爲什麼要隱瞞來歷？奇怪！」

「還有，他很痛恨女人！」

鍾楚雄道：「這一點倒可以不去研究，要不咱們可得花更多的精力。」

黃夢華道：「也許那顆珠子跟音樂盒子，本來就是他的，却故意來騙你們！」

楊應龍用力拍一下大腿，道：「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

鍾楚雄不以爲然。「他騙咱們有什麼好處？」

楊應龍呆了一呆，半晌才道：「你難道不覺得他的腦筋好像有點問題嗎？也許他害怕得太多了，嘿嘿，書呆子嘛！」

崔教授道：「現在我也很想見見他，可惜……」

「還有，他讀歷史，看筆記，好像只是爲了研究古代一些傳說中的人物，假如女媧、珞祿子、鬼谷子、陳希夷、麻衣道人等等！他孤獨，不與人接觸……」

楊應龍接口道：「還有一點，他身上有一股異味，可能因爲這股異味，使女人十分討厭，也所以形成他痛恨女人！」

崔教授說道：「我隨你倆回去找他行嗎？」

「歡迎之至，就怕找不到他！」

黃夢華道：「內子已在煮飯，說什麼你們中午都得在這裏吃飯！」

崔教授道：「那就騷擾一頓了！」

吃了午飯，四人乘車到朱大娘家，偌大的一座屋子依然不見一個人，靜得令人吃驚。崔教授道：「假如有盜匪的話，隣

居一定有人發現，咱們就分別去調查一下吧！」

話音剛落，灶房裏忽然傳來「砰」的一聲響，楊應龍首先奔了進去！

忽然他在裏面喚道：「你們快過來看看！」

鍾楚雄忙走過去。只見灶房牆角的青磚倒得一地都是，裏面露出一口水缸來。楊應龍道：「我進來時看見一頭黑貓標出去，大概牠餓昏了頭，撞倒了一疊碗！」

朱大娘是養了一頭黑貓的，那貓兒餓了半天，在灶房裏亂竄，所以把圍在水缸四周的麥桿推倒。

鍾楚雄走過去，見缸裏沒有水，有點奇怪，楊應龍也道：「怎會將水缸放在麥桿堆裏？朱大娘這女人也眞混帳！」

鍾楚雄心頭一動，低頭一看，見缸底陷進磚裏，心頭有點明白，他將水缸提起，地上便多了一個地洞！

楊應龍又咦了一聲：「這女人怎會在家裏挖了個地窖？不簡單！」

鍾楚雄道：「小心下面有埋伏，老黃你陪教授在上面，我跟老楊下去看看！」

他先向下面看了幾眼，却只看見一道木梯，便掏出手槍，慢慢走下去。

楊應龍也握住槍跟在他後面，鍾楚雄一落地便見到朱三娘被縛在木柱上，楊應龍却叫了一聲：「三娘，你怎會在這裏？」他連忙跑過去，替朱三娘鬆縛。

岳公公

鍾楚雄將朱三娘口中的破布拉開，問道：「你大姐呢？」

朱三娘憤恨不平地道：「她逃了……帶着黎自添走了！」

楊應龍叫了一聲：「什麼！那怪人不是說最痛恨女人的嗎？哈哈，原來他是個僞君子！」

朱三娘跺足道：「你別胡說，先聽我說好不好！黎自添是被大姐用迷魂帕控制住的……」她將上午的經過說了一遍。

鍾楚雄望着她，說道：「你大姐去那裏？」

「腿長在她身上，我怎知道？」

「我怎能相信你？」

「我跟她很少來往的，自小咱們便不太咬弦，她不服我，我不服她，我的確不知道她會去那裏！」

鍾楚雄道：「也許這裏你跟她會演的一齣苦肉計！」

朱三娘呆了一呆，怒道：「你大可以再將姑奶奶縛住！姑奶奶根本沒要你相信，你走吧！」

楊應龍忙道：「我相信你！因爲這個苦肉計太危險了，假如不是那頭貓剛好將麥桿推倒，沒人救你，你就會餓死！不會有人這般傻，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吧？」

「咱們不來救她，還有朱大娘！如果她們是一伙的，朱大娘一定會來！」

朱三娘雙手往腰上一叉，說道：「鍾楚雄，人家都說你聰明，你怎會這般笨蛋的！」

楊應龍忙拉拉她的衣袖，道：「三娘，算了吧，咱們先上去再說。」

朱三娘道：「姑奶奶若不挑明，他還會懷疑我！鍾楚雄，我施苦肉計有什麼好處？你們除了身上那兩個錢，還有什麼東西，值得我冒險留下來？你以爲姑奶奶看不出你們是一對窮光蛋嗎？說不定姑奶奶還要白白替你們洗衣燒飯！」

鍾楚雄呆了一呆，無話可答，目送她扭着腰跟楊應龍登上木梯，也只好隨後而上。

黃夢華在上面見到鍾楚雄的臉，才鬆了一口氣，輕聲問道：「老鍾，怎麼一回事？」

鍾楚雄道：「原來黎自添是被朱大娘擄去的！」

崔教授道：「她一個女人，要帶一個男人上路，很不方便，除非是坐馬車！」

楊應龍道：「不錯，何況黎自添還是暈死了的，咱們分頭問問！」

崔教授和黃夢華負責前面那條胡同，鍾楚雄和楊應龍則負責後面的，後面那條胡同只有幾戶人家，當鍾楚雄問第二戶時，便有眉目了。一個孩子道：「我放學回家時，見到她！」

鍾楚雄大喜，急問下去：「你在那裏見到她的？」

「就在巷口，她是在跟一個馬車夫說話！」

「說什麼話？」

「好像說她家有個親戚生病暈倒了，叫車夫送她們去醫院！」

鍾楚雄心中暗過：「果然不出所料！」當下續問：「後來呢？」

孩子聳聳肩，道：「我肚子餓，趕着回家吃飯，還管她幹麼？」

鍾楚雄估計朱大娘溜掉時，正是吃午飯的時間，正想再到別家去查問，但孩子他娘開腔了：「朱大娘在那邊買了間舊宅，你不如到那裏看看吧！」

鍾楚雄的心頭一動，問道：「她只有一個人，家裏的房子又多，還買舊宅幹什麼？」

「誰知道？」那女人道：「她又不是什麼好貨，咱們都不喜歡跟她來往！」

鍾楚雄咳了一聲：「大嫂，請你說明白一點！」

「這女人表面上正經得很，暗中跟幾個不三不四的男人來往……」

鍾楚雄故意道：「她是個寡婦，跟男人來往，也不是什麼……」

那女人截口道：「誰說她是寡婦？誰也不知道她嫁了沒有！以前是姘上一個姓施的老頭，大概後來那老頭年紀大了，還是另外有什麼原因，總之沒見他再來過，不久又有些男人來……不過這是暗的，跟那姓施的，則是擺明的！」

鍾楚雄再問道：「大嫂說的不三不四的男人，是些什麼人，你可以說清楚一點嗎？」

那女人有點猶疑，鍾楚雄怕她說不知道，忙先下手爲强：「大嫂不用害怕，我是局子裏的密探，剛才你孩子說的那個暈迷的男人，是被她綁架的！」

「我只知道有幾個男人是帮會中人，不知道他們的名……」

孩子道：「叔叔，我知道，其中一個臉上有道疤痕的，叫什麼『疤面虎』，還有一個是太監！」

「太監？」鍾楚雄十分驚訝，孩子他

娘不斷向她兒子打眼色，鍾楚雄故意道：「小孩子不要胡說，現在巳經沒有皇帝，還那有太監？」

「是眞的，人家都這樣說的，不信你問娘！」

「大嫂，請您跟政府合作！」

「那個人大家背後都叫他岳公公，聽說以前是在宮裏當太監的。」

「他來找朱大娘幹什麼？是經常來往嗎？」

那女人想了一下，道：「一個月也會來兩三趟的！」

「他家住在那裏？」

女人急急搖手，連聲道：「不知道，您去問別人吧！」鍾楚雄告辭離開，在胡同裏遇到楊應龍。

「老鍾，那女人乘馬車走了，有人認得馬車夫叫周全！」

鍾楚雄邊拉着他，邊將自己調查到的告訴楊應龍。說着巳至一棟舊宅前，門上有「鐵將軍」把守，楊應龍道：「我先進去！」

他爬上屋頂，再跳到天井裏，半晌才呼鍾楚雄進去，屋子裏佈滿了塵埃，但一望地上便知道最近有人進來過，因爲有清晰的鞋印，鞋印很小，分明是女人的！

楊應龍道：「咱們都低估了這個喜於僞裝的女人！」兩人在屋裏走了一遍，找不到什麼便重新出去。返回朱大娘家，崔教授也回來了。他跟黃夢華問不到什麼。

鍾楚雄和楊應龍將得到的情況告訴他們，黃夢華道：「馬車夫周全我認識他，他家就在我家附近，我也常坐他的車！我現在回去問一問他，就知道送他們去那裏了！」

楊應龍說道：「這時候，他怕還未回家。」

朱三娘道：「大家一齊去找吧，反正她也不會回來！」

楊應龍忙問道：「三娘，你肚子餓不餓？」

朱三娘白了他一眼，道：「現在是什麼時候？當然餓啦！」

「我帶你去吃飯！」

五個人走出大街，黃夢華在前帶路，走了一程，街上有家麵食店，楊應龍道：「老鍾，我跟三娘進去吃碗麵，等下你們再來找我！」

周全果然還未回家，三人往來路走去，鍾楚雄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問道：「崔教授，你知道有位叫岳公公的太監嗎？」

崔教授道：「我認識他，早幾年我去過他家兩次，請教他幾件宮幃事件，他跟他侄兒住在一起，現在巳經六十歲了！」

「他經常去找朱大娘！也許咱們可以從他那裏探到朱大娘的底細！」

「他家離這裏頗有一段路，咱們要坐車去。」

黃夢華又說道：「要不要先去找楊先生？」

鍾楚雄道：「他這個人粗中有細，萬一等不到咱們的話，也會回朱大娘家裏等的！」

三人乘三輛洋車，直趨岳公公家。岳公公家在一條胡同裏，這胡同頗寬，可容兩輛車並駛。車子停在一棟四合院外，崔教授上前拍門。他拍了好一陣子門，裏面才有人問道：「找誰呀？」

「請問岳公公在家嗎？我是燕京大學的崔教授，有事找他！」

「您等一等！」

過了半晌，那人在裏面道：「對不起，岳公公去了天津，您過兩天再來吧！」

鍾楚雄連忙在崔教授耳邊道：「他說謊！」

黃夢華在旁，問道：「你怎知道他說謊？」

「很簡單，假如岳公公去了天津的話，同院而居的人不可能不知道，而要進去再問！」

崔教授道：「據我所知，這四合院不大，只住着他侄兒一家，而且還是岳公公買下的！」

鍾楚雄說道：「這分明有蹊蹺！說不定朱大娘就在裏面！崔教授您在外面等一等，我爬屋進去看看！」他不待崔教授答應，便快步標前，雙脚一蹬跳起，一對手掌便觸及門簷，輕輕一扳，身子便翻了上去。

一回，裏面有人喝問道：「你是誰？有賊！」那聲音尖銳而細，聽來有陣怪怪的味道。

鍾楚雄道：「岳公公，賊在你們家裏，不是我！」片刻他便將門拉開，崔教授和黃夢華走了進去。

院子裏有好幾個孩子，還有一個頭髮稀疏雪白，手握枴杖的瘦老頭，崔教授上前道：「公公別來無恙？」

岳公公先發制人，失聲叫道：「崔教授，你是讀書人，爲什麼跟這種鼠輩在一起？」

崔教授老臉發熱，結結巴巴地道：「公公聽我解釋，他不是鼠輩……」

鍾楚雄道：「我是局裏的密探，我來找朱大娘，請你交人！」

岳公公臉色一變，道：「你別用官府來壓人，我岳某人可是見過世面的！」

「不管你有沒有見過世面，任何人都不能窩藏强盜！」

岳公公甩杖道：「誰說我窩藏强盜？你這是侮辱我！我可是個懂王法的人！」

「有人看見朱大娘帶着一個男人到你的家！」鍾楚雄十分鎭靜，不爲其威勢嚇倒！

岳公公臉色再一變，道：「我根本不認識什麼朱大娘，朱二娘的！」

「珠子胡同的居民都知道你一個月要去她那裏兩三趟，難道他們都是胡說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想進去看看！」

「假如找不到人呢？」

「那就證明她是被你放走的，因爲有不止一個人看見她來你家，駕車的車夫叫周全，住在洗衣胡同！」

岳公公一張臉沒一絲血色，整個人都呆住了。鍾楚雄看在眼中，暗暗高興，冷笑說道：「岳公公，她爲什麼來找你，大家心知肚明！我問你，她給了你什麼好處？只要你跟咱們合作，我保證不讓你吃官司！」

岳公公囁嚅地，說道：「您的話能作準？」

鍾楚雄心中好笑，却道：「我從來說

話一是一，二是二！何況你對前朝有功勞，我也不想難爲你！」

岳公公忙陪笑道：「三位請到裏面坐！請！」

黃夢華心中暗暗喝采：「鍾楚雄這小子硬是要得，剛才他兇巴巴的，我還道要遭殃了，沒想到幾句話，形勢便完全相反！」他扶着崔敎授跟岳公公進廳。

岳公公這不男不女的傢伙，倒會享受，廳裏的佈置古色古香，椅，几，桌全是酸枝木嵌大理石。他向裏面大聲叫道：「小慧，還不捧茶出來！」他聲音本已尖細，再這麼出其不意地尖呼一聲，鍾楚雄和黃夢華都受不住地打了個冷顫。

鍾楚雄說道：「茶不用喝了，快說正事，要是讓朱大娘逃脫了，你也得担點責任！」

岳公公臉色又是一變，忙喊道：「小慧，不用茶啦！」他坐了下來，點着水烟抽着。

「朱大娘去那裏？」

朱公公道：「她只來問我一點事，便由後門走了！」

「問你什麼事？」

「嗯……她得到一些奇珍古玩，來問我的價值……眞是笑話，我又不是做古董生意的！女人就是沒見識！」

鍾楚雄站了起來，道：「快帶我去房裏和後門看看！」說着站了起來。岳公公沒辦法，只好推開幾間房的房門，讓鍾楚雄伸頭檢查，然後再去後門。

後門是條小胡同，只能走人，不能行車。鍾楚雄截住一個路人詢問，那人表示剛回家，什麼也沒看到。鍾楚雄說道：「岳公公，她去那裏，你一定知道，請你合作！」

岳公公叫起撞天屈來。「天地良心，我眞的不知道，我跟她又沒什麼交情，她怎會告訴我？」

「你跟她沒交情，爲什麼一個月要去找她兩趟？」

岳公公一張臉登時漲紅，鍾楚雄心中有點奇怪，忖道：「他是個太監，總不會去跟朱大娘幹那回事吧？」當下故意道：「說不定你就是她的同黨！」

岳公公忙道：「沒這回事……我年紀大了，身子又不好，還會去幹犯王法的事嗎？」

「那你什麼事去找她？」

「我……人老了找個人說說話……」

鍾楚雄將他扯到一邊去，道：「現在沒人，你可以說眞話了！」

岳公公垂着頭，半晌才結結巴巴地道：「你不要告訴別人……」

「如果只是你們兩人的事，我自然不管！」

「我……去跟她相好……」

「什麼？」鍾楚雄難以置信地道：「你不是已經去了勢嗎？」

「是的……但，我還有一雙手，可以摸……咳咳，你不知道，咱們雖然不能幹，但心中還會想的……就是這樣沒有其他的！」

鍾楚雄一陣嘔心，幾乎連昨晚吃的麵也吐出來，他吸了一口氣，心中不舒服之感才稍退。「『疤面虎』住在那裏？」

「他是『白虎帮』的人，我怎會跟那種人來往？」

「白虎帮一向在什麼地方活動？」

「爺，您是局子裏的人，怎會不知道呢？」

鍾楚雄心頭一凜，沉下臉道：「我是明知故問！」

岳公公的神情像死了父親般。「我眞的不知道！」

「好吧，我暫且相信你，回去吧！」

岳公公回去之後，崔敎授道：「鍾老弟，以我書生之見，你還是到局子裏報案吧！那是國家財產不能落在別人手中！」

鍾楚雄點點頭，道：「我自有打算，謝謝您崔敎授，讓你忙了一天，以後有機會再答謝你！」

崔敎授笑道：「不要緊！我也想開開眼界哩，希望你找到黎自添之後，能夠帶他到舍下！」

「有可能的話一定！」

說着三人已出了大街，只見街上站着許多路人，議論紛紛，鍾楚雄心頭一動，忙走前問道：「爺，發生了什麼事兒？」

「剛才有個人自馬車上跌了下來，手脚都被縛住，剛被送進醫院！」

「送去那家醫院？是誰送他去的？」

「是局子裏的人，大概是送去市立醫院吧！」

鍾楚雄忙回身道：「老黃，請你去通知一下楊應龍，我去一趟醫院就回來找他！」他不管三七二十一，跳到街中心，截住一輛洋車，道：「送我去市立醫院，快，快！」

車夫拉着車轆小跑着，市立醫院還不近呢，鍾楚雄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剛才忘記問那輛馬車的下落！現在回去，人羣可能散了，只好先查了這件事！

車子停在醫院門口，鍾楚雄付了車資，立即跑進醫院，他問了幾位護士，才知道黎自添住在二樓三七號房。

屋漏更兼連夜雨

當黎自添再次醒來時，他覺得自己好像在天上飄行，耳際又聽到一個「的得」的馬蹄聲，和轔轔的馬車聲。

他還未完全清醒，又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你最好規矩一點，要不我還有辦法令你暈迷！」

這是女人的聲音，黎自添身子一抖，打了一滾，頭腦完全清醒了，睜眼一望，便見到朱大娘倚着廂墊而望，雙臂環抱在胸，正斜乜着他。

黎自添這時候才意識到自己手脚仍被縛着，而且嘴上的布也未被拿開，他用驚恐的目光望着朱大娘。

朱大娘輕聲道：「你怕什麼？這要你合作，姑奶奶也捨不得殺你！」

黎自添下意識地向後縮了一縮，他很想問她要帶自己去那裏，偏偏又發不出聲來。

一回，他又聽到一個沙啞的男人聲音，自前面傳來，「大娘，到了！」

「駛進胡同去，等下你再到後巷口等我，我會加倍給你錢！」

「大娘，您請先付一半吧！」

朱大娘抓了一把銅板，將手伸出帳外

，一忽，馬車便停下了，朱大娘又叫車夫去拍門。

不久，一個男人走進來，把黎自添抱出去，進入一棟四合院裏，朱大娘也跟着進去。只聽她對一個瘦老頭道：「岳公公，我有點事求你，請您多多指點！」

岳公公臉色十分尷尬，道：「是什麼要事兒！」

「到房裏說吧，我不會虧待你！」朱大娘悄悄向他送了個媚眼。

岳公公引他們到書房，朱大娘鬆了黎自添手上的繩索，道：「姓黎的，你乖乖把鐵箱打開，要不姑奶奶可不客氣！」

岳公公問道：「大娘，他是誰？」

「財神爺，」朱大娘解開麻包袋，露出裏面的兩口鐵箱，黎自添乖乖蹲下身去，伸手到懷中掏出一根鐵綫來，插進鎖孔，也不見他撬動，鐵鎖便「得」的一聲响，自動張開了。

朱大娘叫他坐在椅上，把盒蓋打開，岳公公目光一及，驚訝萬分地問：「大娘，你這是從那裏得到的？」

「就是這小子送上門來的！你看這些東西值不值錢？」

岳公公抓起鐵箱裏的東西，無限感慨地說道：「這種東西，只有大內才有可能有！」

「是眞品嗎？」

「應該是的，值錢的東西哪！」

朱大娘道：「我賣掉之後，分一份給你！」

岳公公搖頭道：「錢我不要，只要你以後好好招呼我！」

「行，你每天去我也歡迎，而且不收你一分錢！」

「這種東西不好脫手，尤其是在城內，很容易走漏風聲！」

「那……那裏賣比較安全！」

岳公公抓抓頭皮，道：「你問『疤面虎』他一定知道！」

「讓他知道，他還不會搶嗎？」朱大娘重新將鐵箱鎖上，又拿繩捆縛黎自添的雙手。

岳公公問道：「你準備帶他上路，不是很麻煩嗎？」

「這個人還有用處！」

說着外面傳來岳公公侄兒的聲音：「四叔，外面有個姓崔的敎授要找你！」

岳公公吃了一驚，忙道：「你告訴他，說我去天津！」他在宮裏幹事久了，心思縝密，崔敎授突然來訪，不能不使他提高警惕，便對朱大娘道：「您還是趕快上路吧！」

朱大娘也害怕被人盯梢，推着黎自添去。黎自添脚上的繩子有一尺空隙，所以可以慢慢走動，朱大娘提着麻包袋，在背後不斷地催促着。

當他倆剛出了後門，岳公公着人關上之後，鍾楚雄便跳進去了。

周全那輛馬車便停在胡同口，朱大娘連拖帶拉，把黎自添推上車去，她跳上車，便急道：「快開車！」

馬車只動了一下，周全便問道：「大娘要去那裏？」

「向西駛！」

馬車慢慢前進着，朱大娘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道：「你還有個會响的東西，放在那裏？」說着又拉黎自添嘴巴裏的布。

剛拉了一半，目光一落，見黎自添懷裏拱起，知道必是放在裏面，便要伸手進去拿。黎自添下意識地用力一掙一滾，恰好馬車突然加快，他身子像葫蘆一般，自車後滾了出去！

跌落地上，剛好頭顱觸地，黎自添又暈死過去！

外面傳來路人的驚呼聲，周全問道：「大娘什麼事兒！」

朱大娘不敢冒險下車，忙道：「沒事，快！」周全抽了一鞭，馬車像一支箭般射出！

× × ×

黎自添第三次醒來，鼻端便嗅到一股刺鼻的藥水味兒，他慢慢睜開一絲眼縫，見周圍牆壁都髹了白色，自己却躺在病床上！

他大吃一驚，轉頭四望，房裏並沒有別人，再看自己身上衣服未換，而手脚沒麻繩，嘴裏的破布，都已不見了，便跳下床。

猛聽外面傳來一陣「偈偈」的皮鞋聲，他心急之餘，無暇細思，推開玻璃窗，爬了出去。

窗外有道半尺寬的窗簷，他貼牆而行，經過兩間病房，便聽見遠處傳來喧嘩聲，估計是護士找不到自己而發出的。

牆上有通水的喉管，黎自添不管三七二十一，雙手挾住水管便溜下去，可是他沒有經驗，到一半便跌下去！

他只覺右脚一陣疼痛，自己扭傷了，跑不遠，不敢由正門出去，反而走進醫院的後座。

這時候，醫院因爲不見了一個病人，登時忙亂起來，黎自添瘸着腿，閃進一間雜物房裏。

這是間放毛毡的貯物室，四周都是大櫃，室內沒一個人，黎自添打開一隻櫃門，鑽了進去，再把櫃門拉上，留下一道縫隙。

× × ×

鍾楚雄才走到走廊，便見到走廊上的人行走匆匆，護士和醫院的雜工，到病房裏詢問：他走到三七號房外房，門打開着，裏面空空如也。

剛好有一個護士見到他，問道：「你是病人嗎？」

「不，我是來探病的！請問住在三七號房的那位病人呢？」

「他不見了，咱們正四處找他，你跟他是什麼關係？他到底是什麼人？」

鍾楚雄道：「他是上海人，跟我一齊來北平的！」

「他怎會由馬車跌下來？」

「我跟他失散……不太清楚，是聽路人說他被送來醫院，所以趕來看看證實一下！」

護士跺脚道：「他跑去那裏！」

「也許他醒過來了，見沒有事，便走了！」

「但咱們是有責任的！」

忽然有人叫道：「那病人是由窗子爬出去的，有人看他走進後座了！」

護士一聽拔腿便跑，鍾楚雄跟在她後

面下樓，後座正有人在調查：「他是不是由後門離開了？」

一個穿醫院制服的男人道：「不知道，咱們沒留意！林探長出後門查問！」

鍾楚雄這才醒起，假如再逗留下去，很可能會被扭進局子裏協助調查，到時候痲煩便多了，因此趁他們沒留意的時候，悄悄溜掉！

× × ×

楊應龍與朱三娘在麵店門口等了好一陣，不見鍾楚雄的踪影，心中十分焦慮。楊應龍生怕被何通倫和劉白楊的人發現，便對朱三娘說道：「三娘，咱們先回去吧，老鍾十分聰明，他一定會猜到咱們的去向！」

朱三娘撇撇小嘴，道：「說不定人家有心甩掉你呢！」嘴上這樣說，一對脚還是跟着他。

「三娘，老鍾雖然對你有所誤會，但他絕對不是你說的那種人！他的爲人在我未認識他之前，已經清楚！」

朱三娘冷笑道：「這便是你們男人口中的義氣！女人沒有義氣嗎？」

楊應龍忙堆下笑容，道：「你是女中豪傑，義氣不輸男子漢，假如你沒義氣的，就會跟你大姐合作！」

朱三娘臉上這才有了點笑意，心中尋思，暗道：「瞧他粗豪，一張嘴倒也招人歡喜，我那老鬼……就不會說一句中人意的話！」

兩人邊說邊走，很快便回到朱大娘家。朱三娘到灶房燒火，楊應龍要進灶房跟她胡纏，却被她撵走。楊應龍坐在廳裏抽悶烟。

忽然牆頭上多了幾個人，待楊應龍發覺，牆頭上的人都已亮出槍來，楊應龍依稀認得這些人是劉白楊的手下，一顆心似墜下萬丈深淵。

「姓楊的，舉起手來，否則槍下無情！」當中那個大漢，跳下去向楊應龍走去。「你的腿眞快，但咱們的也不慢！」

楊應龍還能說些什麼話，只望朱三娘不要現身，那漢子來到楊應龍面前，問道：「楊應龍，鍾楚雄在那裏？」

楊應龍道：「咱正在等他，他去找朋友！」

「什麼樣的朋友？」

「大概是老北平吧！」

那人一巴掌摑了過去，冷冷地道：「別拿話嚇人，老子去北平城也是有頭有臉的人！」

楊應龍暗自思索脫走之計，順口問道：「大哥您貴姓大名？」

那人冷笑一聲：「您想以後報仇嗎？可沒這個機會了！告訴你也不怕，老子坐不改姓，行不換名，我叫余大城，你到閻羅老子告我的狀吧！少廢話，把東西交出來，你還有一條活路！」

楊應龍苦笑一聲：「你們來得眞不巧，東西已讓白虎幇的人先拿去了，要不咱們還留在這裏幹什麼？老鍾也不必去找朋友！」

余大城呆了一呆，隨即又摑了楊應龍一巴掌，罵道：「你以爲老子是好打發的嗎？」

楊應龍壓住怒火，道：「你知道這棟院子的主人是朱大娘嗎？她是疤面虎的情婦，那女人設計用迷魂帕迷倒咱們，把東西拿走了！你不相信的話，大可以到房中搜查！」

余大城正考慮，另一個漢子跳下牆，走進房裏搜查，第三個漢子一張嘴巴歪斜在一邊，用混淆不清的聲音道：「二哥，不如抓他回去，要不難向老大交代！」

余大城道：「找根繩子來！」

楊應龍見時機成熟；猝然發難，忽然一掌劈出，掌緣切在余大城的手腕上，余大城手中槍甩出老遠，他猛然受襲，吃了一驚，正想後退，楊應龍左手五指已抓住他的手臂，往懷裏一拉，隨即將他緊緊箍住！

他這幾下動作，快如星火，以至余大城的手下都來不及制止，後來雖已警覺到，又不敢開槍，以免誤傷同伴！

楊應龍把余大城的手臂扭到背後，將他的身子擋在自己的身前，另一隻手已掏出槍來，喝道：「把槍丟下！」

歪嘴七冷冷地道：「相好的，請你先將槍放下，要不怎能夠服衆？」

楊應龍道：「不要忘記，你們二哥還在我手上！」

「二哥不死，咱們那有機會升上去？你開槍呀，說不定咱們還要感激你呢！」

歪嘴七跟楊應龍說話，另一個大漢抬頭見灶房上的烟囱有白烟冒升，心頭一動，忽然閃到一根木柱後面，隨即轉身向灶房裏注視。

他看不到人，但估計對方躲在門後，於是慢慢向灶房走過去，由于楊應龍的視綫被阻，所以完全看不到，歪嘴七等人將槍拋下，各自找個遮蔽的地方匿藏。

那個走向灶房的大漢綽號「兩頭蛇」，心機奸狡。他來到門外，脫下帽子抓在手中，慢慢探進去！

朱三姐早已發覺來了敵人，只是對方手上都有槍，自己手無寸鐵，所以匿在門後，不敢妄動。

這時候，見一顆腦袋探進來，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一掌劈下！不料着手甚輕，却原來是一頂帽子！她知要遭，眼前一花，人影一閃，一管槍已抵在她胸膛上！

兩頭蛇笑嘻嘻地道：「相好的，乖乖別動，要不請你吃一顆『紅棗』！」說着已一把抓住朱三娘的手，扭着她走出去。

楊應龍大吃一驚，忖道：「三娘爲什麼不匿在地窖裏？」當下喝道：「快放了她，她跟我沒關係！」

兩頭蛇笑說道：「既然沒關係，你又緊張什麼？老七，你過來摸兩把給他看一看！」

歪嘴七眞的走過去，伸出巨靈之掌放在朱三娘的胸脯上，朱三娘罵道：「拿開你的臭手！」

楊應龍雙眼紅赤，道：「咱們交換人質吧！」

歪嘴七說道：「那有這樣便宜的事，咱們寧願令老二跟你這花不溜丟的娘兒交換！」

楊應龍忍住怒火，道：「拿開你的爪子！」歪嘴七依言放了手，楊應龍喘着氣，道：「你們有什麼條件？」

「你乖乖跟咱們回去交差，咱答應你

，不動你一根毛！反正你也知道咱們只是求財！」

「但那兩箱東西，的確不在咱們的身上……」

「你去向咱們老大說情吧，也許你不知道，但鍾楚雄知道，他有義氣的，自會拿寶貝來換你們回去！答應不全在乎你，要不你的女人，可得供咱們快樂了！不過如果你有興趣的話，老子們可以當着你的臉表演！」兩頭蛇他們都哄笑起來。

楊應龍道：「好吧，我答應你們，放人吧！」

歪嘴七道：「你先將槍拋掉，咱們就放人！」

朱三娘忙道：「應龍，你千萬不要答應他們！」

兩頭蛇笑道：「楊應龍，你女人對你多情得很哪！」

楊應龍嘆了一口氣，把槍拋掉；兩頭蛇也依言鬆了朱三娘，道：「放人吧！」

楊應龍放了余大城，余大城瞪了他一眼，拾起地上的槍，道：「跟咱們去吧！老七，留幾個字給鍾楚雄！」

歪嘴七用炭灰在桌上寫了字，道：「老二，行了嗎？」

「老二？他媽的，我還是你老二嗎？你一回去，老大就要升你了！」

歪嘴七忙道：「二哥，你知道那是權宜之計！」

「我當然知道，所以對你感激不盡，苦無所報！」

「二哥，自家人說什麼報答！」

「我想到了！」

歪嘴七一呆，不由轉過頭來，余大城揮手摑了他一巴。「五百個大洋也差不多了！」

歪嘴七半張臉立即腫了起來，心中恚怒，嘴上却道：「夠了夠了……」

兩頭蛇等人忙打圓場。「二哥，還是先押這兩個瘟生回去再說吧！」

「走，前面兩個開路，後面三個，將他們夾住！」

× × ×

鍾楚雄離開醫院，只望回去能見到黎自添，不料到朱大娘家，只見到黃夢華一個人！他忙問：「他們呢？」

黃夢華一直都處於緊張中，一有什麼風吹草動，便魂飛魄散，直至見到鍾楚雄才鬆了一口氣，道：「老鍾，你來得正好，再不來我也要走了！你過來看看這桌上的字！」

鍾楚雄走過去，只見上面寫着兩行字：鍾楚雄，如要救楊應龍和她女人的生命，請交出那兩箱寶貝，以後再聯絡。

黃夢華道：「沒有下欵，也不知道是誰幹的！」

鍾楚雄心中有點明白，沉吟了一下，問道：「老黃，你的朋友當中，可有誰是北平通，或者跟三山五嶽的人有來往！」

黃夢華道：「內人的表弟朋友很多，他可能會知道一二！」

鍾楚雄道：「此地你不宜久留，你先回去，請你內表弟到府上，我晚飯時候再去！」他塞了兩個大洋在黃夢華袋中。「晚飯請替我辦豐富一點，當我請你內表弟吃的！」

黃夢華不肯收錢。「老鍾，你這是看不起我！我雖然窮，但還不致無立錐之地！我回上海，你招呼我，到北平應由我招呼你！」

鍾楚雄離開上海時，身上沒帶錢，全靠何通倫給他的「工錢」，所餘無多，是以也不太過堅持。黃夢華離開後，鍾楚雄不斷在廳裏踱着方步，他既掛着楊應龍和朱三娘的安全，也得估計朱大娘的去向！最要命的還是那兩個鐵箱，已不在自己手中，又怎樣去交換？

大門忽然「蓬」的一响，鍾楚雄吃了一驚，連忙拔出槍來，喝道：「誰！」門外沒有應聲，他吸了一口氣，輕輕托開門栓，慢慢將門拉後……

獨闖龍潭

奇怪，外面竟然無人！鍾楚雄倏地用力將門拉後便見到胡同裏倒臥着一個人！

鍾楚雄雖然看不到那人的臉孔，但從衣着和身裁上却可斷定必是黎自添無疑！

鍾楚雄向胡同外望了幾眼，見胡同裏只有幾個孩子，瞪着驚異的神色，便收起槍，把黎自添抱進去。

鍾楚雄把黎自添仰放在桌上，轉身關好了門，黎自添醒來了，立即轉了個身。

鍾楚雄問道：「老黎，你覺得怎樣？」

「水……」黎自添噏動着乾涸的嘴唇，聲音低弱地叫着。

鍾楚雄連忙到灶房去，不管鍋裏水滾了沒有，勺了一碗，捧出去讓黎自添喝下。黎自添喝了那碗水，神色稍爲好看一點，又道：「快替我燒一鍋水，我有用！」

鍾楚雄連忙返回灶房生火，見櫥櫃裏面還有個冷饃饃，也順手拋進鍋裏。他點燃乾柴，才出廳問道：「老黎，你是不是跟朱大娘在一起？她去了那裏？」

黎自添喘了幾口氣，才斷斷續續地把經過扼要地述了一遍。原來他匿藏在木櫃裏，一直等天色將黑，才悄悄爬出來，經過一段時間的休息，他的脚已沒有那麼疼痛了，便偷偷由後門溜出去。

到街上截了一輛汽車回來。他吃過幾次虧，人也學巧了，叫車子停在附近，然後自己跑回來，可是他脚傷未癒，發力便痛，加上整天滴水未進，到門外再也忍不住，一脚滑倒，暈死過去，幸好手臂撞到了大門，否則鍾楚雄也不知道！

鍾楚雄問道：「你不知道她要去那裏嗎？」

「我聽她叫車夫載去西邊……車夫姓周……」

鍾楚雄道：「你要水有何用？」

「我扭傷了脚筋，敷熱水有功效！」

鍾楚雄再問道：「你那兩件寶貝還在嗎？」

黎自添緊張地捂住衣襟。說道：「還在！」

鍾楚雄把蒸熱了的饃饃拿給他吃，再勺了熱水，讓他浸脚。黎自添浸了一陣，走幾步試試，說道：「晚上再浸一次便行了！」

「你肚子餓嗎？」

黎自添點點頭，鍾楚雄道：「我今晚要到我同學家作客，如果你不去的話，便自己留下來吧！」

（未完‧六）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楊羊山對自己手下的高手如鬼神和尙和潘五郎拚殺同歸於盡，其他高手死了很多，便有撤離羊牯坑之想，不作無謂犧牲，如果再和天恨帮纏下去，便連自己的性命也保不着。雖然江東五傑和呂足金等人肯協助堅守，總是化不來，以走爲上着，雙方尙未得出結論，唐門二十四少爺唐飛出現，常掛珠便請求他爲沈必理治療傷毒，唐飛看了一下，知道沈必理是中了自己唐門的淬毒暗器，但沒有解藥，自己亦不懂醫治，只有自己爺爺才能解救，衆人亦無可奈何，先討論目前危機，天恨帮攻打羊牯坑，其目的志在消滅齊、鄔、侯三位刀客……

中篇俠義奇情

岳小玉傳

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撤出原陣綫　約鬥綠水亭

唐飛也同意楊羊山的見解，道：「三大刀客縱使能夠研創出這套刀法，想擊敗恨帝還是大不容易。」

楊羊山道：「但恨帝深謀遠慮兼且心狠手辣，認爲寧可殺錯，不可放過，所以立刻派遣高手追殺齊鄔侯三大刀客。」

常掛珠忙道：「後來又怎樣了？」

楊羊山道：「三大刀客聞風先遁，最後來到了羊牯坑。」

常掛珠說道：「大官人可知道，這三大刀客，實在和三個燙山芋沒有甚麼分別的。」

楊羊山道：「當然知道，但我還是把這三個燙山芋收容下來。」

常掛珠道：「現在後悔不後悔？」

楊羊山嘆了口氣，道：「當然後悔極了，倘若早知如此，楊某早就多找幾百個燙山芋回來，然後組成一座燙山芋大陣來對付天恨帮。」衆人聞言，不禁爲之一陣失笑。

舒一照却接着道：「咱們這一夥人，全都是又熱又燙的山芋，大可以跟天恨帮先拚一拚！」

楊羊山搖搖頭，道：「這裏的事，楊某自有打算，爾等還是速速離去，以免節外生枝，徒添楊某幾分不必要的煩惱！」

肥娘目光閃動，道：「大官人也是久經江湖風浪的前輩了，既然大官人這樣說，咱們也該知道進退，否則反爲會誤了大事。」

鮑正行道：「話得說在前頭，這一次，可不是咱們見風駛悝，更不是甚麼君子不立危牆之下，只是楊大官人逼令咱們早早撤走而已。」

常掛珠嘆了口氣，道：「想不到羊牯坑也和桃源金殿一般，變成血雨腥風，殺機四伏之所。」

鮑正行却對唐飛說：「二十四少爺，咱們一塊兒上路如何？」

「一塊兒上路？上路到甚麼地方？」唐飛盯着鮑正行的臉。

鮑正行向沈必理一指，道：「自然是帶着他去見令祖父大人！」

唐飛搖搖頭道：「我不回去。」

鮑正行怪笑道：「是不是跟唐門鬧翻了？」

「放屁！」常掛珠怒罵道：「別以爲每一個武林大家族也會發生內鬨，二十四少爺不回蜀中，自然有他自己的道理！」

唐飛肅然道：「尊駕深明義理，在下衷心感謝的很！」

常掛珠立時笑了起來，道：「那裏的說話了，咱們後會有期便是！」

說着，跟白世儒扛起担架，率先離開了聚羊廳。

「九省棋俠」錢有多立刻跟着，肥娘也拖着呂足金走了。

未幾，聚羊廳內只剩下了兩個人。

那是楊羊山、唐飛。

這兩人面上都有笑容，但這笑容却都是同樣地凝重……

× × ×

唐飛的手很乾燥，眸子却冰冷得很可怕。

他盯着楊羊山的臉，盯了很久很久，才說：「你眞的決定放棄羊牯坑？」

楊羊山道：「羊牯坑棄不足惜，甚至楊某這條性命也不足惜。」

唐飛道：「齊鄔侯三大刀客的性命，竟比你的性命還更重要嗎？」

「重要得多！」楊羊山沉聲道：「楊某能够活下去也好，活不下去也好，對整個武林大局，都是無關痛癢的，但齊鄔侯三大刀客却不同。」

唐飛道：「難道你認爲這三個人眞的可以擊敗恨帝？」

「不一定。」

「不一定？換句話說，就是他們也同樣有機會可以擊敗恨帝了？」

「不錯，空穴來風，當必無因，」楊羊山緩緩道：「說句眞話，這三人若全無機會可以擊敗恨帝，恨帝也用不着這樣緊張。」

唐飛嘆了口氣，道：「但在下總是認爲，恨帝未免是過於杞人憂天了。」

楊羊山道：「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倘若我就是恨帝，也會殺之而後甘心的。」

唐飛默然半晌，說道：「你甚麼時候走？」

楊羊山道：「馬上就走。」

唐飛道：「走往哪裏。」

楊羊山道：「綠水亭外。」

唐飛一怔：「綠水亭不是在羊牯坑內嗎？」

楊羊山點點頭，道：「不錯，我現在必須先到綠水亭走一遭。」

唐飛皺了皺眉：「所爲何事？」

楊羊山道：「殺一個人。」

「殺誰？」

「一個快刀手，施正月。」楊羊山說完之後，就在牆上摘下了一把看來毫不惹眼的雁翎刀。

這把刀的名字，叫「人字」。

「人字刀」並不是寶刀，也不是一把有特殊名氣的刀，但楊羊山手裏握着這把刀之際，臉龐上立刻便散發出一種充滿着自信的光采。

唐飛吸了口氣，道：「你想用這把刀去殺施正月？」

楊羊山道：「不錯。」

唐飛道：「可以嗎？」

楊羊山道：「也許可以。」

唐飛瞳孔收縮，道：「施正月不但刀快，暗器更快，連我們唐門最精於使用暗器的唐千裘也不敢輕視他。」

楊羊山道：「我全都知道，也正因爲這樣，他才配向我挑戰。」

唐飛道：「你從前好像並不是這樣急躁的人。」

楊羊山道：「我現在並不覺得自己急躁，只知道這一戰無論對他以至對我來說，都是完全無可避免的。」

唐飛道：「爲甚麼這樣說？」

楊羊山道：「你不會明白的，而且也不必明白。」

唐飛面色神情凝重地道：「你說！讓我來評評道理怎樣？」

楊羊山搖搖頭，道：「不必了，天下間有許多事情，都是糾纏不清，無論用甚麼道理去評量也是多餘的。」

唐飛默然半晌，才說道：「我現在明白了。」

楊羊山立刻盯着他的臉，道：「你明白了甚麼？你爲甚麼會明白？」

唐飛微微嘆了口氣，道：「我明白的事，你當然也更明白，爲甚麼一定要我說出來？而我之所以會明白，乃是因爲我和你一樣，都是個江湖人。」

然而這時候，在這裏就只有他們兩個人。

若有第三個人在場，只怕會越聽越不

明白，越聽就越是糊塗起來。

但楊羊山明白了，唐飛也明白了，越是夾纏不清的事，往往也就只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

楊羊山握着人字刀，忽然大步向西北方走了出去。

綠水亭在西北方。

西北方殺氣正濃，彷彿連鳥兒也不敢飛過去，更不敢在那邊逗留。

× × ×

施正月在正月初一出生，也是個獨生子。

在二十歲之前，他不但不殺人，連鷄鴨也從未宰殺過一隻。

但到了二十一歲生日那天，施正月大開殺戒。

他在那一天之內，從晨曦一直到黃昏，總共向十位武林高手挑戰。

這十戰的結果，是九勝一負。

施正月連勝九仗，也連殺九人。

這九個和他決戰的高手，全非泛泛之輩，其中包括了豫南「銀鶴爪」耿楚天、湘北「千條白浪」曲伏、「木屍」柳震、「血眼」任翼等等。

能殺得了「木屍」和「血眼」的人，自然絕不簡單。

但是到了第十戰，施正月終於還是敗了。

是誰擊敗了施正月。

二十年來，衆說紛紜，有人說是綵驚虹，有人說是萬層樓，也有人說是少林寺第一奇僧了陀大師。

直至現在，還是沒有人知道，施正月在二十一歲生日那天最後一仗，到底敗在甚麼人的手裏。

但這並不重要。

最重要的，還是施正月的武功。

施正月最擅長的武功是刀法，但最令人聞名喪胆的却是暗器手法。

連唐門「奪命手」唐千袭都視爲勁敵的暗器高手，當然是絕不等閒的。

楊羊山並不是初生之犢，他比誰都更清楚施正月可怕之處在那裏。

——血眼「任翼」，乃江南神捕，也就是當今名捕「木眼」之授業恩師。

——木眼只知任翼死於施正月之手，却不知道那一戰的戰況，是何等地實力懸殊。

但楊羊山知道，因爲他曾目睹這一場戰況。

他是這場決戰的仲裁人。

任翼在那一戰出手極快，他的第一擊居然就是最厲害也最致命的一擊。

這和他平時的作風，簡直是大相逕庭，江湖上，人人都知道，任翼做事最謹愼，與人爭鬥比拚，也是先留後着，決不肯輕易冒險。

但那一戰，他一出手就已經是鋪天蓋地而來的殺着。

這種打法，通常只會產生兩種後果，第一種是：不是你死便是我亡。而第二種則是：兩敗俱傷，同歸於盡。

所以，任翼一出手，楊羊山就已暗暗嘆了口氣。

任翼雖然是江南著名神捕，但他這次的出手，用的却是有如「死士」一般的打法。

當時，楊羊山居然會爲施正月担心了一陣子。

但他這一陣子担心，完全多餘。

施正月根本就沒有把「血眼」的攻勢放在眼內，「血眼」任翼全力一擊換回來的結果，只是聽見施正月在他耳朵邊發出了一聲輕輕的冷笑。

輕輕的冷笑，輕輕的一刀，隨隨便便的一招反擊，一切都是那麼平淡，就好像施正月這個人根本沒有移動過身子任何一部份一樣。

但任翼却死了，他死在施正月平平無奇的一招刀法之下。

從那一刻間開始，楊羊山便已知道施正月的武功，實在有多麼厲害，有多麼可怕。

那時候，楊羊山還很年輕，但施正月更年輕。

楊羊山但願以後再也不會遇上施正月這一個人。

可是，在幾個月之後，他們又再相遇了，而且這兩人再度相遇之際，中間還夾着一個很漂亮、很秀氣的少女。

那個少女不多情？

而且，那時候剛好正是陽光明媚，連花兒都在含情脈脈地盛放着的春天……

× × ×

今天也是春天，但陽光已不再像當年那樣明媚，甚至彷彿盛開着的花朵也是冷酷無情的。

綠水亭下，早已站着了二個全身上下都充滿着殺氣的人。

施正月！

殺人如麻的施正月已在這裏，他的刀也在手中。

暗器呢？他身上有沒有暗器？

倘若有人告訴楊羊山，說施正月今天連一件暗器也沒有帶出來，那麼楊羊山一定不會相信。

任何人都不會相信。

但奇怪的是，楊羊山居然會首先問了一句：「你今天身上有沒有帶着暗器？」

施正月霍然回頭，淡淡地回答：「沒有。」

楊羊山「哦」一聲，半晌才道：「你已放棄再使用暗器了？」

施正月冷漠的臉孔綻出了一絲冷冷的笑容：「不錯，我在三天之前，就已決定今生今世，以後永遠再也不使用任何類型的暗器。」

楊羊山吸了口氣，道：「是誰令你作出這種決定？」

施正月冷厲的目光直視着楊羊山，聲音低沉但却充滿着逼人的壓力：「你應該知道的。」

楊羊山這次沉默了很久，才慢慢的說：「是以莊？」

「不錯，是以莊，我的妻子姚以莊！」施正月的視綫仍然直盯在楊羊山的臉上：「你不是一直都很想看着她嗎？」

楊羊山乾笑一聲，毫不諱言地說：「是又怎樣？」

施正月道：「她是我妻子。」

楊羊山冷冷一笑，說話也同樣不客氣：「她本該是我妻子才對，是你用卑污手

段得到了她！」

施正月冷哼一聲，道：「所以，你一直都在吃我的醋，一直都想把施夫人變成楊夫人！」

楊羊山毫不畏怯，坦然道：「你說得一點也不錯！」

施正月冷冷道：「好啊！你終於肯承認這段姦情了。」

「姦情？」楊羊山臉色一陣發白，道：「爲甚麼這樣說！」

施正月道：「不必裝蒜了，以莊紅杏出牆，做出對不起丈夫的事，而你就是她的姦夫！」

「放屁！」楊羊山怒不可遏。「楊某已十八年沒見過以莊！」

施正月沉聲道：「你現在可以見一見她了。」

楊羊山吸一口氣，道：「她現在在那裏？」

施正月伸手向上一指，冷冷道：「這賤人就在上面！」

楊羊山一楞，隨即飛躍而起，身如飛鳥般飛上亭頂。

亭頂赫然縛着一顆可怖的首級。

一個女人的首級。

「以莊！」楊羊山倏地發出一下撕心裂肺似的叫聲。

首級雪白得可怖，楊羊山這一聲叫喊更是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慄！

× × ×

以莊的首級，以烏黑細長的頭髮作爲繩索，牢牢地縛在亭頂之上。

楊羊山狂叫了一聲之後，接着便把這顆首級解除下來，縛在自己的腰帶上。

首級血色全無，楊羊山的臉色看來也是一般的蒼白、可怖。

當他再落下亭子後，施正月的刀尖已直指着他的胸膛。

「好一個多情奸夫，連賤人的腦袋也不捨得放棄。」施正月森冷地一笑。

楊羊山狠狠地瞪着他，怒道：「你以爲楊某是甚麼人？」

「當然是姦夫！」

「就算我是個姦夫，也絕不會是個懦夫！」楊羊山咬牙道：「幹得出，不怕認！但這十八年來，楊某根本從未見過尊夫人一面！」

施正月陰陰一笑：「眞不是你？」

楊羊山道：「本來就不是我！」

施正月道：「但那幅畫又是怎樣一回事？」

「甚麼畫？」楊羊山臉色一變。

施正月道：「你自己看看好了。」說着，向亭外一株大樹伸手一指。

楊羊山向那株大樹走過去，只見樹椏之上，不知何時已掛着了一幅畫。

這幅畫只繪着一個人，而這個人赫然正是楊羊山。

楊羊山不由一陣驚愕，道：「這……這算是甚麼？」

施正月冷笑道：「你不會連自己的樣子都不認得罷？」

楊羊山吸了口氣，說：「這畫像的確和我很相似，但那又怎樣了？」

施正月道：「那個賤人，不知道從那裏弄來這幅畫，而且不時偸看，簡直完全沒有把丈夫記掛在心上！」

楊羊山怒過：「就是爲了這幅畫，所以你殺了以莊？」

施正月冷笑，道：「難道這還不足够嗎？」

楊羊山瞳孔收縮，咬牙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姓施的，你好狠毒！」

施正月道：「再狠毒，還是毒不過蛇蝎心腸的女人！」

楊羊山沉聲喝道：「發招罷！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施正月道：「施某也是這麼想！」

決戰已逼在眉睫，看來誰也無法加以阻攔了。

但就在這時候，一個人施施然地含着笑走了過來，淡淡地說：「兩位別動手，以免鷸蚌相爭，漁人得利。」

施正月和楊羊山同時一呆，而且果然眞的住手，沒有展開決戰。

這個自喩爲「漁人」的人是誰？

是唐飛嗎？

不！唐飛雖然一直在綠水亭外瞧着兩人，但他沒有移動過脚步，也不打算插手干涉這場決戰。

雖然唐飛不喜歡殺人，也不喜歡看見流血，但他却也知道，要阻止施正月和楊羊山決鬥，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最少，憑他的力量還辦不到這一點。

所以，唐飛只好無可奈何地站在一角，以無可奈何的心情來觀看這一場生死決戰。

然而，就在此際有人來了。

那是一個瀟洒英偉的年青人，他手裏有一把長劍。

劍鋒雖然藏在鞘中，但這人却似是拿一把已出鞘的利劍。

施正月的眼色忽然微微變了。

「你是誰？」

這人淡淡一笑，道：「我已說過，兩位若再爭持不下，在下便會成爲一個得來全不費工夫的漁人。」

施正月冷冷道：「咱們若打不成？」

這人聳聳肩，道：「那麼，我便是個生意人。」

「生意人？」施正月沉着臉，道：「你幹的是甚麼生意？」

這人說道：「凡是可以賺錢的生意都幹。」

施正月說道：「爲了賺錢，你殺不殺人？」

這人道：「當然殺。」

施正月道：「那好極了，我現在也正想找一個這樣的生意人，但就只怕閣下做生意的本領不够高明，就算有錢也賺不到手。」

這人搖搖頭，道：「不必担心，在下五歲時，就已很懂得做生意，只要我答應，無論甚麼生意都一定溜不掉。」

施正月道：「好極了，我給你一萬兩，要你殺一個人，肯不肯？」

這人道：「殺楊羊山？」

施正月搖搖頭，道：「不是楊羊山，楊羊山留待我親自把他解決。」

這人眨了眨眼，道：「那麼，尊駕要我殺的是甚麼人？」

施正月道：「唐飛！」他這句話還沒

有說完，一叠簇新的銀票已遞了過去。

十張銀票，每張都是白銀一千兩，加起來總共便是一萬兩。

年青人笑笑，伸手便接，唐飛忍不住叫道：「當心有毒——」

年青人宛若不聞，很快便已把十張簇新的銀票全部收下。

他看了看這些銀票，忽然道：「上面果然有毒！」

「當然有毒，」施正月漸漸露出了猙獰面目，「無毒不丈夫！」

年青人却嘆了口氣，道：「眞不知道，恨帝怎會看上你這種蠢材！」

施正月冷笑道：「天恨帝君閱人無數，自然認爲施某大有所長，材堪重用方始寄予重任！」

年青人說道：「尊駕以二十一歲之齡，於一日內連敗九大高手，最後方始敗於恨帝手下，難道你一直不思進取，求雪此辱？」

——昔年一日十戰，原來施正月最後就是敗於恨帝手裏的！

施正月聞言，並不氣惱，反而道：「敗於天恨帝君手下，那又何辱之有了？」

年青人道：「敗是不足爲辱的，但敗後奴顏婢膝，屈居奸邪妖佞之下，却是令人太失望了。」

施正月搖頭道：「兄台言之差矣，正是良禽擇木而棲——」

年青人不等他說完，已截然道：「只可惜尊駕所擇者，乃是枯枝敗木，若說得難聽一點，那便是明珠暗投，實屬不智之又不智。」

施正月乾笑着，接着上上下下地打量了這年青人一眼，道：「看來，你還沒有資格做一個漁人。」

「哦？」年青人星眸閃動。

施正月道：「一個眞正聰明的漁人，絕不會在鷸蚌相爭之前，便已現身甚至橫加干涉。」

年青人淡淡一笑，道：「這又有甚麼結果了？」

施正月道：「結果當然是你甚麼都得不到手。」

年青人不以爲然地說：「你錯了，漁人早一點出現，就算立刻把鷸兒嚇走，但呆呆笨笨的大蚌還是沒法子跑得掉的。」

施正月陡地陰森森一笑：「我是個鷸？還是個笨蚌？」

年青人道：「我不知道。」

施正月道：「你不知道？爲甚麼會不知道？難道你現在還看不出那個是鷸，那個是蚌？」

年青人說道：「因爲這是一齣還沒有正式上演的戲，所以，現在你既可以選擇扮演鷸兒，也可以扮演一隻呆呆笨笨的大蚌。」

施正月「唔」的一聲，道：「你錯了，我既不會是個鷸兒，也不會是個笨蚌，我才是一個眞眞正正的漁人。」

他這句話才說完，綠水亭外就巳忽然殺出了一羣很可怕的人。

一羣人並不可怕。

一羣人之中只有一個人可怕，但那也不一定很可怕。

但在一羣人中，若有六個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那就一定很可怕了。

尤其是在這個時候，更尤其是在這個地方。

此時此地，不要說是六個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就算是六隻猴子經過，也可能引起可怕的衝突。

這六個大魔頭，沒有一個像猴子。

雖然，其中有一個人又瘦又細小，但他的相貌不像猴子，却像個骷髏頭。

這個相貌猙獰可怖的人姓厲名九錚，今年還不到五十歲，但三十年前巳經是一個可怕的汪洋大盜。

在二十年前，他巳擁有十二條船，逾千嘍囉手下。

但在一次凄厲的火併裏，他這十二條船都不見了，甚至連最親信的手下也離開了他。

厲九錚不服氣，也不甘心，立誓要報復。

五年後，終於又爆發一場更可怕的激戰，這一戰，厲九錚殺盡了他所有的仇人，但他也因此變得更孤獨，再也無法在海上立足。

最後，這個大海盜溜到中原來了。

中原武林，良莠參差不齊，厲九錚對於交朋結友，選擇得十分嚴謹。

不久，厲九錚先後結識了五個人，名單列錄如後：

嚴本坤——外號「陰司惡煞」，以一根「碎魂巨杵」橫行江湖多年。

上官銀鵬——人稱「鬼爪秀士」練成一手「閻王百絕爪」邪功，性情陰險歹毒絕倫。

秦樵島——綽號「勾魂君子」，使一條鍊子槍，亦擅用暗器與毒物。

朱世情——外號「閃電太歲」，劍術辛秘詭異，冷酷絕情無比。

麥旋機——人稱「獨臂魔刀」，曾以一柄斷刀殺人無算。

嚴本坤、上官銀鵬、秦樵島、朱世情、麥旋機再加上厲九錚，現巳被江湖中人稱「無情六魔」。

任何一魔單獨出現，都巳經是一件足以令人震撼的大事。

但如今，六魔居然同時在此地突然出現了。

更何況除了六魔之外，還有一個深沉狠辣的施正月！

楊羊山不由冷笑連聲，道：「恨帝似乎很瞧得起楊某！」

「獨臂魔刀」麥旋機首先「嗜嗜」一笑，左手不斷劃着圈子走了過來。

他只有一隻手，左手。

但這個只有一隻手的人，身上却經常帶着十幾柄刀。

這十幾柄刀有大有小，有厚有薄，但無論任何一柄落在麥旋機手裏，都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

刀是麥旋機的，他當然隨時都可以把任何一柄刀抓在手裏。

所以，麥旋機永遠是個充滿危險的人物。

此刻，麥旋機手裏沒有刀，但從眼睛裏射出來的光芒，彷彿比世間上任何一柄刀還更鋒利。

（未完・廿四）

太空飛鏢

（本文承自第56頁）

「可惜那本文件藏在我家裏十分機密的地方，我沒法走出去，想把它送給你，也是枉然。」

他剛剛閉嘴，波里立刻接上去，說：「古密教授，如果你肯冒險，跟我一起逃出拘留所，我很樂意你參加一脚。」

原來「波里」只是蓄意越獄，並非等候受審判罪，服刑三幾年，古密教授聽了，喜出望外，說：「越獄嗎？我也考慮過，可惜孤掌難鳴！」

「其實，逃出拘留所並非很困難的事，這個地方根本上不是正式監獄！既然你肯加入，我介紹兩個朋友給你結交，他們都是越獄的高手，明天我們在足球場上面會面。」

太空總署的拘留所比較鬆懈，被拘留的科學家只是疑犯，沒有宣判他們罪狀也沒有判刑之前，不算是囚犯，故此起居飲食相當優待，還可以在高牆之內的足球場打足球，故此所有疑犯透過中間人互相結識，十分容易，經過三次密談之後，古密教授才知道他們打算掘隧道逃生，這樣做大概要花掉二十天，他知道自己的前途漆黑一團，决心冒險參加，隧道只有二十五呎長，巳經夠了，只要它的出口在高牆以外，便即生效，他們輪流在寢室的床下施工，終於大功告成，在雷雨之夜潛入隧道逃出生天。

本來逃出高牆之後還有紅外綫的隱形光幕，阻止疑犯前進，不過，四個人都是科學家，有辦法闖過這一關。

置身於比較安全的公路邊緣，各自分手，只有「波里」留在他的身邊。

他實踐逃亡之前說過的話，趁着夜色掩護，雷電交加，無人注意，帶了波里潛返他的郊區寓所，很順利的進入客廳，打開酒櫃喝酒。

波里在這方面頗有經驗，叫他從窗口爬入屋裏，絕不亮燈，就可以避免警探的耳目，他依計行事，在客廳裏面舉杯慶祝，仍是沒有扭亮燈光。

一切都很順利，休息一會，他對波里說：「我現時走進寢室搜索以前留下來的秘密文件了，請你帮忙我，留在房間外邊做哨兵，一有風吹草動，立刻走進寢室，到時我們關上了寢室的門，仍可從窗口逃走，我的家所有玻璃窗都沒有裝上鐵枝或窗花。」

「波里」信以爲眞，讓他單獨走進寢室裏，他做夢也想不到古密教授根本沒有繪圖製造太空飛鏢的秘密文件，寢室的床下有一塊地板可以移開，下邊是通道，可以穿過正屋從花徑走出來，因此他受到愚弄，突然發覺草地上面有一條黑影閃過，很像是古密教授，頓有所悟，趕快拔脚追過去，古密教授巳經逃出戶外。

他啣尾窮追，一時衝動，大聲叫喊：「古密教授，你是逃不了的，如果你再走，我放槍射擊！」

跟着有强光電筒向前面照射。

古密教授早就疑心「波里」處處協助他逃走，掘隧道太過容易，不能是太空總署的佈局，誘他交出製造太空飛鏢的圖形以及方程式，那時看見電筒的强光耀目，又聽到槍聲一响，加倍證實他的猜測，走得更快了，他知道「波里」只是向空中鳴槍示威，决不會無緣無故把他射死，半步也不肯放鬆，一直走到幾乎氣絕，然後停步！

他躲在矮而密茂的小樹林，料想對方一時之間不易發覺他藏身之地，不過，再長此拖下去，他仍是難以逃生的，心焦如焚。

突然，他的心裏忽又發生變化，他在無意中發覺小樹林外邊對準的一座園林別墅，正是巴望奇的巢穴，把心一橫，再度投靠邪門份子，疾走過去，扳登圍牆，向花徑飛奔，雖然「波里」從背後趕上，他巳經繞道走到後門那邊。

他記得起「巴達」是他的得意門生，寢室和書房都在地面，有些燈光射出，他索性冒雨走近窗外，伸手拍打着玻璃窗求救。

他的運氣眞好，剛巧「巴達」留在屋裏，知道窗外的人是古密教授，趕快打開後門，把這個不速之客迎入。

他剛走進去，第一句就問：「你的爸爸在家嗎？」

「巴達」在裏面應道：「不在家，他可能是去了非洲。」

聽了這一句，古密教授心定了許多，喘息着說：「我被太空總署拘捕，逃了出來，又被保密局的人追殺，趕快找個秘密地方給我躲藏下來，有話待會再談，此外，在門外按鈴的人，必然是特務，你不必理會他。」

「巴達」雖然年紀很輕，頗有分寸，說：「老師，我可以暫時拒絕他們的要求，不准任何人入屋搜索，假如他們携帶搜査令到來，我是沒法拒絕的，你留下來亦非長久之計，倒不如我駕車把你送到你想去的地方。」

「好極了，如果你徹底帮忙，希望你駕駛快艇把我送到較遠的海岸，巴望奇先生說過，如果我能夠逃出來，立刻使用任何一種交通工具到安哥拉見面，我會依照他的吩咐去做。」

這是古密教授最後一次的賭注，幸而巴望奇佈局誘殺他的計劃，兒子巴達不知情，居然一口答應，先用汽車把他送到岸邊，然後再用快艇把他送到較遠的一處泊岸。

分手之際，巴達還對他依依不捨，再三叮囑他，盡快離開美國。

最後，巴達慨然贈他五千美元。

古密教授終於逃出虎口，沒有人知道他怎樣逃生，他逃到加拿大，跟妻子慧娜團聚，驚喜交集，恍如隔世。

兩人見面之後，翌日就離開加拿大，不知所踪。

他倆雖然受到正邪兩邊的追逐，等於獵物，不過，身邊有二百萬美元，只要他倆找到一個僻靜的地方住下來，仍可十分穩定的過活。

他懂得製造最犀利的秘密武器：「太空飛鏢」，三番四覆被人追殺，終於浪跡天涯，悲慘之至！

（完）

俠情詭異小說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高歡雖然變成幻魔，對鴉劍的破碎一無所知，念念不忘追查，烏鴉說也說不清，只好帶他到劍街去找，其實鴉劍是老幻魔自己鑄造，烏鴉心知肚明，爲了搪塞責任，帶他來到老許的劍店，老許是劍街有名的鑄劍匠，見高歡拿出圖樣要鑄鴉劍，脫口說出杜鐵心也在他店內鑄鴉劍，便將胚劍指給高歡看，杜鐵心只好喬裝出來答話，說是有人定鑄的，一個月內來取，高歡決定要取到手，屆時便來取劍，杜鐵心百密一疏，只好先將燕北和琳琳遷離劍店，到另一處小莊院，高歡暗裏跟踪，先將懷孕的琳琳殺害，再來搶奪杜鐵心的鴉劍……

用心理治療　魔人變好人

杜鐵心一咬牙，順着劍勢衝前，只準備拚命，可是他的身子順着劍鋒尚未滑到劍柄，雙掌還未能够接觸高歡的身子，高歡劍上的內力已然將他的五臟肺腑完全震碎，他要拚盡的那一口氣也同時散盡。

高歡的內力繼續綿綿不絕的湧到劍上，杜鐵心的身子隨即被內力震得脫出了劍鋒，飛摔開去。

環顧再無他人，高歡的殺機才消失，目光落在杜鐵　的屍體上　嘟喃道：「你應該告訴我的。」

到他的目光轉到左手那柄鴉劍，又露出了疑惑之色。「這柄劍到底有什麼作用？有誰能够告訴我？」

細看了一遍又一遍，他眼中疑惑之色越來越濃，然後他移步走進內堂。

那個老僕人驚呆在那裏，到底不是練家子，高歡只一劍便將他解決。

×　　×　　×

燕北來到了老許那間店子，從後門溜進去，找到店堂，老許亦回來了。

燕北也以爲是杜鐵心，到發覺不是，一問老許，知道杜鐵心帶着劍離開，連忙動身趕回去

一路上他也是很小心，唯恐落在高歡派來監視的人的眼中，也是從農圩那座小莊院的後院翻過圍牆進去。

到內堂，看見了那個老僕人的屍體，他的一顆心不由懸起來，一面叫呼着，一面奔出去。

沒有人回答他，高歡經已離開，留在莊院內的三個人都已死亡。

看見倒在院子地上的杜鐵心和琳琳，他簡直要瘋了，大叫着撲上去，那刹那他仍然存着萬一的希望，這一點希望隨即破滅。

他跪倒地上，眼淚終於流下，然後他突然跳起身子，狂呼：「高歡，你這個畜牲給我滾出來——」

連叫了幾聲，他放步衝向門那邊，將門拉開，一個人正站在外面。

「高歡——」燕北大叫，一拳擊去。

那個人伸手擋開，燕北這才看清楚，並不是高歡，乃是烏鴉。

「烏鴉，高歡在那裏？」燕北立即喝問。

「他已經回去自己的莊院。」烏鴉恭恭敬敬的回答。

燕北一聲：「滾開！」便要衝出去，烏鴉却沒有滾開，燕北拳脚齊施，都被烏鴉接下，一股怒氣上湧，拳脚更快。

烏鴉只是招架，沒有還擊，燕北的身手無疑已非常矯活，仍然不能够將烏鴉迫開。一輪拳脚下來，燕北亦冷靜下來，一停，厲聲喝問：「烏鴉，你這是什麼意思。」

烏鴉歎着氣。「奴才只是不想少主人去送死。」

「我是要去找高歡算賬，你別在這裏阻攔。」

「若是奴才也能够將少主人阻擋，少主人又怎會是高歡的對手？」

燕北一怔，烏鴉接道：「少主人這樣找到去，只是送死。」

「我不怕死。」燕北咬牙切齒的。

「只是少主人也死了，還有那一個去對付高歡？」烏鴉很冷靜的提出這個問題。

燕北又是一怔。「你這個奴才！」

烏鴉垂下頭。「奴才雖然是一個奴才，可是一片忠心……」

「那你怎麼去侍候高歡？」

「主人說過，高歡是他的替身，但少爺若是肯收留，奴才便留在少爺身邊……」

「烏鴉，你怎麼只知道做一個奴才，難道你一些骨氣也沒有？」

「我們一家人世世代代都是爲奴爲婢，由懂事我便要發誓一生一世侍候主人以及他的傳人。」

「我難道不可以消除你這個誓言？」

「少主人是主人的兒子，當然可以。」

「你其實並不甘心做一個奴才。」

「也不是，只是看不慣主人與高歡的所爲，少主人若是替我消除誓言，我便不用再侍候高歡這個主人的替身。」烏鴉說來有些傷感，這個人的心地顯然很善良，當然也很固執。

「好——」燕北一正面色。「烏鴉你聽着，由現在開始，你烏鴉再不是幻宮燕家的奴才。」

「多謝少主人——」烏鴉激動的跪下來。

「你還跪下來幹什麼？」燕北一把將烏鴉扶起來。「以後叫我燕北便是。」

烏鴉點頭，方要說什麼，燕北已問：

「你侍候了我爹爹這麼多年，多少當然也懂得他的劍法。」

「少主人……」

「叫燕北！」燕北語聲再一沉。「回答我。」

「懂得。」烏鴉接問：「你要學主……幻宮的劍法？」

「也許只有這樣才能够對付高歡。」

燕北突然跪下。「你教我劍法，我拜你爲師。」

烏鴉立時手忙脚亂，慌忙將燕北扶起來，燕北隨即道：「你這是答應的了。」

烏鴉歎了一口氣。「老實說，我早有這個打算，也只有你才能够對付高歡。」

燕北道：「你這是安慰我。」

烏鴉搖頭。「老主人曾經說過，你天資過人，若非無心習武，早已盡得他的眞傳，而且更進一步。」

燕北回憶着。「爹的確也曾經對我這樣說。」

「只是高歡現在已變成一個魔人，除非他完全知道他劍法上的破綻，否則只憑幻宮的劍法，不會是他的對手。」烏鴉說得很肯定。

「不是說，幻宮的劍法天下無雙？」

「話是這樣說，但高歡體內流的是魔血，內力的强勁無人能及，你若是找不到他劍法破綻所在，根本不能够接近他，又如何將他擊倒？」

燕北道：「這是說，在學習幻宮的劍法同時，我必須找機會去接近高歡，看能否找出他劍法上的破綻了。」

「不必接近他……」

「難道你有更好的辦法？」

「你跟我到一個地方。」烏鴉目光一落。「當然等這裏的事情完結。」

燕北目光落下，頭亦垂下來，一顆心亦沉下去。

× × ×

葬好了杜鐵心琳琳，燕北便隨烏鴉上路，烏鴉也不是將他帶到什麼地方，只是將他帶到幻宮的一座密室去。

那座密室之內掛着百數十柄長劍，形狀各異，其他的兵器也有數十種。

燕北看不出甚麼，烏鴉也沒有賣關子，隨即道：「到現在爲止，高歡一共殺了一百八十七個高手，這些兵器就是那些高手用的，我所以拾起來，就是提醒我清楚記得高歡殺他們的所用的招式。」

「每一次你都在場？」

「我是藏在附近偷看，殺了一百八十七個高手，他却只用了三十六種招式變化，那大概已是他劍招變化的全部。」烏鴉沉吟着。「若是還有第三十七種，他絕不會不用的，那一百八十七個高手雖然都不是他的對手，但每一個都有他厲害的地方，使他不能不轉換不同的招式。」

燕北拜倒在地上。「只求師父將那三十六種招式的變化都教給我。」

烏鴉慌忙扶住。「這是一定的了。」

高歡那三十六種招式的變化烏鴉也果然記得很清楚，他甚至連那些高手的招式也一樣清楚記着，以他們的兵器施展出來，與燕北對拆，使燕北充份了解其中的變化。

有一個這樣的師父，燕北又怎會不清楚明白，事半功倍，烏鴉仍然不放心，反覆指引，一直到燕北滾瓜爛熟，與之同時，還將幻魔所收藏的珍貴藥物全都拿出來，讓燕北服食，一面再指引燕北幻宮的內功心法。

對於那種內功心法燕北其實早已經滾瓜爛熟，幻魔原就强迫他苦練，只是他一心抗拒，總練不好，更無意掌握其中的竅門，現在經烏鴉指點，自然很快便豁然而通，進步神速。

燕北也是眞的在苦練的了。

× × ×

高歡仍然在追殺那些高手，烏鴉的突然失踪，令他非常迷惑，却也沒有追尋烏鴉的下落，他根本不會想到那許多，更不會想到烏鴉與燕北在一起。

他身上仍然帶着那柄鴉劍，不時拿出來觀看，却是看不出甚麼來，劍柄是烏鴉的形狀，那是否與烏鴉有甚麼關係？有時候他也會這樣想。

也就是在這時候他突然考慮到烏鴉的存在，考慮到着人去找烏鴉回來，可是着那些人去？一想到這個問題他便不由自主打消這個主意。

他身邊連一個可用的人也沒有，事實也沒有人願意接受好像一個他這樣的人。

這些日子下來，他考慮的事情已日漸增多，也終於感覺孤獨，因而烏鴉的再出現，竟然令他有興奮的感覺。

烏鴉還是那樣子裝束，看見高歡也還是恭恭敬敬的，也還是稱呼高歡做主人。

「你到底跑到那兒去了？」高歡也不由關心的這樣問。

「奴才是去追尋那柄鴉劍的秘密。」烏鴉竟然是這個理由。

高歡一些也沒有懷疑，甚至追問：「那到底找到了沒有。」

「找到了。」烏鴉應得輕快。

高歡一雙眼睛立時發了光。「那柄鴉劍到底有甚麼作用？」

烏鴉目光一轉再轉，落在高歡手中的鴉劍上。「秘密就是在這柄劍的劍柄。」

高歡反覆細看，搖頭。「我可是看不出來。」

烏鴉探手道：「其實很簡單——」

不等他將話說完，高歡已不由自主的將那柄鴉劍遞給烏鴉。

「到陽光下主人便明白的了。」烏鴉接劍在手，舉步向堂外走去。

高歡跟在烏鴉身後，出到院子，仰天望一眼，很自然的一聲：「我們到那邊去。」半身一轉，走向陽光普照的那邊。

烏鴉的身子却有些後移，到高歡發覺，一聲：「你怎樣了？」烏鴉的身子已倒掛上那邊牆頭，再一個翻身，往外疾掠了出去。

高歡明白事情有些不妥當，身形立即展開，向那邊疾追過去，一面喝問：「烏鴉，你到底在打甚麼主意？」

語聲未落，烏鴉的身形終已消失，高歡身形一頓，急拔而起，亦掠上牆頭。

一股烟霧在牆外湧上來，那是幻魔製煉的迷物，所餘已無多，烏鴉保留到現在才施用，當然已到了非用不可的時候。

燕北也就等在高牆外，頭戴着烏頭面具，完全是幻魔的裝束，在烟霧中看來，與當日的幻魔出現的時候並無分別。

烏鴉落在他身旁，將鴉劍送進他手裏，立即全力往外疾掠，他是有他要做的事情。

燕北接劍在手，披風便疾揚了起來，劍柄向高歡一指，身形亦開始展動，他先已服下解藥，那些迷烟對他一些作用也沒有。

高歡緊接掠出來，看見燕北這個幻魔，立時如遭電殛也似，混身一震。

那刹那他失去的記憶突然回復了少許，眼前又出現幻覺，當日他與一羣江湖朋友追殺幻魔的情景又出現眼前。

一個一個江湖朋友掠過高牆，追在幻魔的身後，埋伏在莊院外的江湖朋友亦紛紛出現，牽着狗隻，狗吠之聲大作。

高歡幻覺中聽到狗吠聲，隨即展開身形，追向幻魔。

燕北這個幻魔亦同時展開身形，在高歡的眼中這個幻魔却是變成了一隻大鳥，飛進血紅色的天空中。

他幻覺原是幻魔的化身，可是這時候却忘記了這件事，突然叫出來，道：「幻魔——」

燕北一聽不由回頭，高歡却隨又叫起來：「我才是幻魔！」

語聲一落，他整個身子凌空拔起，接又嘶聲大叫：「你到底又是甚麼東西？」

燕北沒有作聲，只是學着幻魔的動作，繼續向前疾掠，飛掠向幻魔的方向。

高歡狂叫着追在後面，耳邊聽到的全都是狗吠聲，眼中一個個江湖朋友牽着狗隻彷彿飄浮在半空中似的，緊追着那隻大鳥。

「追、追——！」他叫着突然發覺一個身子彷彿亦飄浮在半空中，完全不着力，身形雖然想加快，還是那樣子，有心無力也似的。

燕北這個幻魔與他始終保持距離，他完全分辨不出，到底是燕北這個幻魔的輕功是這樣神奇還是他的輕功與這個幻魔始終有一段距離。

他只有一種幻覺，就是這是事實，他應該這樣追着幻魔才合理。

這已經在烏鴉的意料中，所以完全不担心燕北的安全，担心燕北的輕功不如高歡會被高歡追上，他也就追在高歡身後。

高歡完全沒有烏鴉的存在，只知道追前去，所有的感受與當日他追着負傷逃回幻宮的幻魔並無分別。

× × ×

幻宮的門被撞毀之後並沒有修葺，燕北一掠而入，高歡却一停才追入。

在他的眼中那扇門仍然存在，是被一衆江湖朋友以樹幹撞開。

撞門聲呼喝聲不絕於耳，他亦跟着呼叫，在門碎開之後才大叫着衝進。

他變得已不再是幻魔的化身，已變回高歡，只是這個高歡乃是當日追殺幻魔的時候的高歡。

戴着烏頭面具的燕北也就停留在大八卦當中那個圓洞的邊緣，掌握適當的時候一個翻身，身形往圓洞躍落。

高歡即時一聲怪叫，連人帶劍離弦之箭也似射過長空，射進那個洞內。

一衝而下，迎面就是那張烏形的椅子，他的身子自然一翻，然後不由自主的隨着椅子的轉動坐進椅子內，四肢同時落在四條凹槽中，到蓋子合上，已然被套鎖在凹槽的當中。

以他現在的身手，絕對可以掙扎開來，甚至不坐進那張椅子內，可是在他的感覺，他現在已經不是幻魔的化身，也不是活到現在，只是恢復當日的記憶，重覆當日的動作，非掉進椅子內不可。

椅子隨着旋轉起來，相連着鐵鍊子的齒輪亦軋軋急轉，燕北到椅子停下之後才現身。

高歡的穴道並沒有受制，却有失制的感覺，一如當日整個身子癱軟在椅子上，目光及處，嘶聲大叫：「幻魔——！」

「怎麼是你？」燕北這個幻魔張目四顧，連聲大叫：「燕北，燕北——」

那是高歡當日掉進椅子中，幻魔突然發覺掉進椅子中的不是燕北的反應。

當日燕北藏在石槽內，看得很清楚，這下子他重覆當日的幻魔反應，也就是要高歡的感覺回到當日，忘掉自己是幻魔的化身。

高歡看在眼內，聽在耳裏，神態變得更怪異，驚惶中帶着詫異。

燕北隨即抓着一條鐵鍊子，大呼：「烏鴉——」

烏鴉從齒輪叢中轉出，穿的是當日的衣服，神態也是與當日一樣，應聲：「奴才在這裏。」

燕北轉向烏鴉。「燕北在那兒？」

「奴才不知道——」

燕北抬手一掌將烏鴉打翻地上，厲喝：「我將他扔下來，你竟然不知道。」

烏鴉的反應與當日也完全一樣，他與燕北爲了要重覆當日的事情變化，反覆已不知排練了多少次。

這若是要完全一樣，當然沒有可能，他們也不相信高歡能够完全記得，只要接近，高歡還有一點靈性，事情便應該有成功的希望。

到高歡癱軟在椅子上，一聲「幻魔」出口，他們一顆心便放下來，那最低限度，高歡已不再將自己當做幻魔的化身，已有燕北這個幻魔的存在。

他們繼續重覆當日的變化，到燕北說：「我索性就將魔血注進你體內，將你變成一個邪惡的魔人。」高歡竟然大笑出來：「你以爲我會答應？」

這完全是他當日的反應，燕北烏鴉一聽更感興奮，一齊迫前。

「由不得你！」燕北接揮手，那張椅

子轉動起來，霍地倒轉。

高歡立即變成頭下腳上，立時狂叫起來。

到那張椅子停止轉動，燕北立即喝一聲：「烏鴉，劍——」

烏鴉將那柄鴉劍送上，燕北抓劍在手，重覆當日幻魔的動作同時，一股內力亦迫到鴉劍上，鳥頭面具上。

那個面具當先蛛網般裂開，終於爆碎，那柄鴉劍亦同時爆碎。

藏在面具後的燕北赫然化裝成幻魔那樣子，他原就是與幻魔面貌相似，只是年紀有異，添了皺紋白髮，與幻魔最少已經有八九成相似，高歡在這種情緒下又如何分辨得出來，他脫口大叫，神態由驚怒急轉成有如白痴一樣。

撞擊的聲响也就在這時候停下來，除了燕北烏鴉，還有那些江湖朋友，他們都被邀請到這裏來，重覆當日的動作，以樹幹撞擊地面。

他們在擊倒幻魔之後，隨即面臨幻魔化身的高歡，向他們追殺挑戰，都覺得苦惱。

高歡完全是因爲被幻魔迷惑才變成幻魔的化身，與他本人並無關係，也就因爲明白了這一點，在設計將高歡抓起來之後，他們同意杜鐵心的提議，將高歡交給那三個大夫醫治。結果却引來另一次更大的傷亡。

這所以對於燕北烏鴉建議他們最初並不同意，但看過燕北的身手之後，經過考慮他們還是答應下來。

燕北的身手絕無疑問在他們之上，足以跟高歡單獨一決高下。

燕北的遭遇與他們一樣悲慘，但仍然忍受着不直接對高歡採取報復的行動，只因爲他們都明白，問題並不是出在高歡的身上。

高歡也只是一個受害者。

燕北武功練好同時，亦考慮深一層，他到底是一個很明白事理的人，本性也非常善良。

這所以他懂事以來，非獨並未受他父親幻魔的影响，甚至拒絕接受幻魔的建議，輸進魔血，變成一個魔人，繼承幻魔的志願，爲禍江湖。

烏鴉並沒有左右燕北的決定，他雖然已得到燕北的同意，擺脫奴才的身份，平日指點燕北練武，也是以師父的身份，對燕北到底還有一份尊重。

這也許就因爲世代爲奴，他甚至有一份衝動，要侍候燕北，在他的眼中，燕北絕對是一個好人。

一個好人也絕對是一個好主人。

燕北多少也看出烏鴉的心意，一直在鼓勵烏鴉，尊重烏鴉，完全不讓烏鴉有奴才的感覺，只有對付高歡這件事，他才堅持着以自己的意思做。

高歡雖然不住追殺江湖上的高手，殺了杜鐵心、琳琳，還有琳琳腹中的孩子，到底不是高歡的意思，只不過受幻魔的影响，迷失了本性。

所以他保持高歡回復本性之後才決定，他也只是堅持這一次，若是失敗他便會全力與高歡決一死戰，在他倒下之前絕不容許高歡傷害那些江湖朋友。

要重覆當日的一切並不容易，幸而在幻宮外有那些江湖朋友的帮忙，在幻宮內發生的事情烏鴉亦清楚記得，而他當日居高臨下，亦看得很清楚。

就在高歡變得有如白痴同時他緊盯着他，學着幻魔的語氣，一字一頓的。「你就是幻魔——」

高歡應聲神態又變，却是由邪魔而變得正直，脫口大呼：「我是高歡！」

燕北仍然再一聲說道：「你是幻魔的化身！」

「我不是！」高歡狂叫着一口眞氣運行，那張鳥形的椅子立時變動起來。

燕北接問：「你怎會是高歡？」

高歡內力都運到雙臂上，凹槽的蓋子隨即被掙開，一個身子一彈而起。

「你到底在打什麼主意？」高歡接戟指燕北。「幻魔，你還要將我怎樣？」

燕北看到這裏，一顆心終於放下來，烏鴉在旁邊也不由自主露出了笑容。

那些江湖朋友在圓洞上看着聽着，不由都一個個從圓洞上躍下來。

高歡看在眼內，大笑。「我們已能够找到這裏來，你還能够跑到那裏去。」

燕北很冷靜的看着他，沒有作聲，那些江湖朋友片刻間都已全部躍下，包圍着他們三人，這當然，只是一種下意識的行動。

高歡目光一轉再轉，揮揮手說道：「對付這種人用不着講什麼江湖規矩，一起上。」

那些江湖朋友完全沒有反應，只是望着高歡。

「大家還等什麼？」高歡再揮手。「上——」

他第一個衝上前去，揮劍刺向燕北，出手便是殺着，一劍緊接一劍。

燕北從容應付，高歡所用的劍式，由於烏鴉的指點，他早已滾瓜爛熟，可是他的內力到底不如高歡，不免被迫得步步後退。

包圍着他們的江湖朋友亦移動，在燕北左右的到底忍不住，拔劍出鞘，迎向高歡的劍。

高歡接連數劍都被擋下，叫起來：「你們在幹什麼？你們都瘋了。」

一個江湖朋友脫口叫出來：「我們沒有瘋，瘋的只是你！」

高歡怔住，劍終於停下來，環顧一眼，看清楚那些江湖朋友的表情，更加覺得奇怪。

燕北也就在這時候拿出一塊汗巾將面上的易容藥物抹掉。

高歡目光回到燕北的面上，吃驚的倒退一步。「你到底是什麼人？」

「幻魔的兒子——」

高歡重複一句：「幻魔的兒子？」

「燕北——」燕北一字一頓。

高歡呆一呆，喃喃的道：「燕北、燕北……」

燕北冷冷的盯着高歡，將高歡在變成幻魔化身後的作爲緩緩說出來。

高歡一面聽，面色一面變，對自己的所作所爲顯然都還有印象，給燕北一說立時全都湧上心頭來。

到燕北將話說完，他的面色簡直有如白紙一樣，突然嘶聲大叫：「我怎會做出這種事情來？」

燕北很冷靜的道：「因爲你身上流的是魔血，變成了我爹爹的化身。」

高歡搖着頭倒退，面色越來越難看，這片刻他想起的事情顯然更多。

燕北與那些江湖朋友隨着移動，面上已沒有敵意，代之而來的是一種傷感的神色。

高歡退到那張鳥形椅子前，頹然坐下，又呆想了一會才抬起頭來，望着燕北。「我殺了杜鐵心、琳琳，還有琳琳腹中的孩子。」

燕北歎息。「雖然是你殺的，却不是你的主意。」

「雖然不是我的主意，到底是我雙手做出來的。」高歡長劍脫手墮地，雙手掩面。

燕北又一聲歎息。「這一段日子你根本已迷失本性，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幹着什麼。」

高歡搖着頭。「我只知道，人是我殺的。」

燕北還得再說什麼，高歡已放開雙手，抬起頭來，目光從衆人面上轉過。「大家要殺我，現在可以下手了。」

那些江湖朋友只是呆呆望着他，沒有人作聲，他們絕無疑問都是頗明白事理的人。

高歡目光一轉再轉。「大家還等什麼？我是絕不會還手的。」

衆人不約而同一聲長歎，還劍入鞘，搖頭，一個也沒有話說。

高歡目光轉到燕北面上。「應該由你來下手的，是不是？」

燕北亦搖頭，手一翻，劍入鞘，高歡突然一躍而起，抓着燕北的手。「我殺了你的父親，殺掉了你的岳丈，還有你的妻子——」

燕北將高歡的手輕輕推開。「這不是你的主意。」

「可是我親手殺的。」高歡揮舞着雙手迫近。

燕北一聲歎息。「歸根到底，你也是受害人，若是這一點是非黑白也分不開，我們根本不會多此一舉，跑到這裏來，令你恢復記憶。」

高歡道：「你們其實用不着多此一舉，乾脆將我殺掉，大家也落得心安。」

燕北道：「我們這樣做也只是要做得心安。」

高歡怔怔的望着燕北，一會目光才轉動，從衆人面上掠過。「大家現在都心安的了。」

衆人知道高歡是什麼意思，不約而同發出了一聲歎息。

高歡悽然接道：「其實我也不應該怪責大家，事情這樣，與大家其實並無關係，我所以變成幻魔的化身，也只能够說是命運的安排。」

燕北點了點頭，說道：「造化弄人，命運既然是這樣安排，又有那一個能够擺脫？」

高歡目光再一轉。「大家是怎也不肯出手的了。」

衆人相顧一眼，苦笑，高歡目光回到燕北面上。「我若是迫大家出手，與無賴並無分別，也沒有什麼意思。」

燕北明白高歡的心意，沉吟着，說道：「我是幻魔的兒子，但我並未以此爲恥辱。」

「這是命運。」高歡沉着聲音，說道：「正如我變成了幻魔的化身，一切身不由己。」

「你明白便成。」

「可是你却不明白，你雖然是幻魔的兒子，從來沒有傷害過什麼人，我現在則已是滿手血腥。」

燕北沉默了下去，高大目光又一轉。「大家既然不肯出手，肯放我一條生路，我很感激，別的話是不用說的了。」

所有的目光集中在高歡身上，高歡接擺手。「大家現在也可以離開，不必再留在這裏。」

衆人都點頭，轉身離開，走在最後的是燕北，深注高歡一眼，終於還是舉步離開。

高歡這才將地上的劍拾起來，捧劍在手，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將劍插進自己的心窩，強勁的內力緊接湧進去。

他的心臟隨即盡碎，也就倒在那張鳥形椅子上，嘴唇仍然留着笑，却是那麼的苦澀。

這樣死亡對一手血腥的他無疑是便宜，大家却都不在乎，他也很明白，也不想怎樣折磨自己來尋求心安。

只因爲這是命運的安排，又有什麼人能够擺脫命運的安排？

（完）

明珠島

千門奇俠故事／馬雲·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許啇堯同律師商量之後，決定簽署了那份協議書給袁嵩，授權他全權處理明珠島發展事宜。袁嵩以「許啇堯特別助理」的身份，陪同考古學家古力克博士到島裏考察，據說發現鄭和太監南下的陶瓷器皿，經過報紙傳播，引起各界注目，許栢堯雖然知道是袁嵩搞的騙局，又怕自己牽涉在內，和太太翁美華商議，準備退出不理，但經過袁嵩苦纏不能脫身，只好由他擺佈，而明珠島發現古蹟，挖出陶瓷，價值不菲，引起債權人大銀行家符子釗注目，不追究債欵反要求商量合作開發明珠島，許栢堯夫婦因瀕於破產，只有信任袁嵩協助……

奇俠出現　老千驚慌

小袁道：「那麼現在呢？」

翁美華道：「今天約你到這裏來，正是要向你坦白一番。」

「我倒願意洗耳恭聽。」

許太太翁美華說道：「我丈夫欠下人家多少錢，他有沒有坦白對你說過呢？」

「曾約略提過！」

「大約數目呢？」

小袁想想，說道：「據他說，大約三億左右吧！」

「你相信這數目嗎？」

「妳這麼說，又是什麼意思？」

「因爲實際的數目，與你所講的相差得太遠。」

小袁忍不住問：「他怎麼會欠下人家這麼多的錢？」

「生意做得越大，風險越大，越是希望賺得多，虧損的越多。」翁美華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眼角一紅，差些兒哭了起來；她立刻咬咬下唇，強忍着，呷了一口橙汁，然後又從小袁的指縫間取過一支香煙去，吸了一口。

這剎那間小袁對她既憐且愛，有點情難自禁地捉住了她的手；她立刻警覺地左張右望，一邊迴避着，一邊低聲說道：「別這樣，萬一讓熟人見到就不好。」

儘管小袁終於也將手收回，但心底裏卻泛起了一陣陣異樣的感覺；過去他也追求過翁美華，只不過最後還是要扮演一個失敗者。時隔多年，他仍然無法忘記她。

小袁態度誠懇地對翁美華說道：「從你們表面上看來，不是很幸福嗎？既有錢，又有地位！」

「但是又有誰會知道內裏原來只不過是一檔爛攤子？」她又噴出了一口煙霧：「其實這幾年以來，眞正知道內容的只有我，也正因爲這樣，我幾乎連睡覺也發噩夢。直至你回到我們面前，我仍看不出你有什麼辦法，只以爲你想混水摸魚而已！」

「香港遍地黃金，要混水摸魚的話，我也不會揀着你們下手。」小袁又訥訥地說：「不過有一點妳可能不會明白，就是我這次出手幫他，也只不過爲了妳！」

「嗯——」她含羞答答地垂下頭來。

他們一度在沉默中僵住！

直至雙方四目交投時，又彷彿產生了一股電流，二人的內心都感到有些震撼！

好一會兒小袁才柔聲地問道：「然則妳想我怎麼樣做？」

「當然是依你擬好的原來計劃行事，我更希望你盡力而爲！」

「當然，我一定會盡力而爲的。」

「同時要請你原諒過去，我對你的無禮。」她又含情脈脈地瞟了他一眼。

他有觸電的感覺，欣然道：「只求妳能明白我的心意，今次就是粉身碎骨，我也會在所不辭。」

「我倒想知道，今次計劃全部成功，大約要什麼時候才可結束？」

「這是沒有準則的，例如發展明珠島，我們初步已獲得好幾間銀行的大力支持，我們如果要作『急流勇退』的話，收穫可能不大！」

「那麼，你原定的計劃到底又是怎麼樣的呢？」

「首先是，先讓那幾間支持我們發展明珠島的銀行泥足深陷，當他們再貸給一個令我們滿意的數目之後，我們才悄悄鳴金收兵！」

「一切依你意思去做好了，我並無意見。」翁美華忽然又問：「你以爲符子釗會不會送上門來？」

「肯定會的。」小袁又說：「早上他見過老許，我們雖則未通過電話，我也不難猜到結果。」

「你似乎對每一個人都非常之熟悉。」翁美華又瞟了他一眼，笑得很含蓄！

「不妨坦白告訴妳說吧，在進行整套計劃之前，我先後花了幾個月的功夫，對每一個可能牽涉入我們計劃中的人都作過十分周密的調查，包括了他們的興趣、心態以及身邊的環境等等……」

翁美華也不等他說完，已忍不住咭咭笑了起來；這情形與他以前所見到的，完全兩樣。

她笑道：「這麼說起來，你當然也把我計算在內吧？」

「是的，這點妳倒沒有猜錯，我的確也把妳計算在內，唯一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就是妳對我的態度，所以，我一度心冷下來！」

「那麼，現在呢？」她竟主動地捉住了他的手。

小袁有如被電殛，渾身一凜！要不是他還能保持一點點理智，要不是他還能記得這兒是公衆場所的話，只怕他早已撲上去，熱烈地擁吻她！

她很快就放開了他的手，用抽煙的姿勢來掩飾她的尷尬。

儘管如此，小袁亦已十分滿足，到底這是她對他的態度轉變後的第一次。

她玉手上的香煙原是他吸過的，但現在那支香煙的濾咀上已印上了她的口紅。儘管她沒有說過半句親暱的話，他也好像已接受了她深深的一吻。

她對他低聲說道：「我們以後還要保持連絡，但絕不可以明目張膽！」

「嗯——」他又是一次意料不到地，怔了一怔！

他仔細咀嚼着她話中的眞正含意，爲什麼既要「保持連絡」，又不可以「明目張膽」？分明是不想讓她丈夫許栢堯知道。

也等於說：她對他不但改變了原來的觀感，還有點餘情未了。

總之經過了山頂之會後，小袁心情也開朗了。

他覺得翁美華絕非他想像中那麼貞潔的女人。

不久之後，大會堂有個展覽會，名爲「明珠島出土文物展」，雖收門劵，仍有大批市民參觀，因爲主辦當局說明：門劵收入是撥作慈善用途的。加上傳播界的大力宣傳，連日來入場參觀的人數十分驚人。

根據宣傳文字上的說明：「鄭和，字三保，乃明成祖時的太監，故又名三保太監，照時間計，當時乃十四世紀初期，約一四〇五年左右，距今最少也有五百八十年。根據歷史記載，鄭和曾先後七次下西洋，他的船隊先後到過南洋、印度、波斯（即今之伊朗）以及非洲東岸等處，開闢對外交通以及最遠的航道……」

另一段介紹文字則說：「三保太監在他七次下西洋的過程中，其中有一次，他的船隊途經香港對開的公海，忽遇大風浪，鄭和於是下令找地方避風；現經考古學家古力克博士等人根據現場考證證實，五百多年前鄭和船隊避風之地正是今之明珠島。今次展出之出土文物正是連日來從島上發掘出之明朝時代製品，包括飲食器皿以及兵器等，內容豐富……」

不過，最引人注目的，還是以下的一段文字：「該批古物價値實在難以估計，因爲它不但反應出五百多年以前，鄭和太監七次下西洋的內容，還可以發現當時的主要動機；從發掘到的明朝兵器考證，證明當時鄭和的船隊滿載精兵，故除了有經濟動機之外，還有政治動機在……」

最令市民感動的，當然是該批「價値連城」的古物，全數被送出，經今次公開展覽後，將存放博物館，一件不留。

另外有些報紙又透露：明珠島本來是一個無名小荒島，經富商許栢堯投得之後，政府以優惠的條件出售，賣地官契亦與別不同。一般賣地契約均聲明：政府出售者，僅地皮而已；至於地下埋藏的一切，包括古物、寶物、礦藏等等，一經發現，即歸政府所有。但明珠島的官地契約中有一條更改，即爲：自交易簽字成交之日起，今後該小島上之一切，盡歸業主所有。

若根據上述情形，現今之物主爲許栢堯，但許氏覺得政府優待他，既然這麼大方，他也以公衆利益爲重，決定將全部出土之古物，撥歸市立博物館。

一連串的宣傳，原爲吸引市民前往參觀，以增加門劵收入，因爲一切收入均盡歸公益金的。但是如此一來，却間接替明珠島做了一次宣傳。因此，除了大批市民向有關部門查詢，能否到明珠島遊覽之外，還有人千方百計，要找許栢堯查詢。

香港人的生意頭腦是世界一流的，不少商人已經開始動明珠島的腦筋，所以這班人紛紛想盡千方百計，希望與島主許栢堯取得連絡。無奈許栢堯是個大忙人，要找他眞的是比登天還要難。

即使有些比較關係密切的親友，難得見到許栢堯，但當問及發展明珠島的事時，他總是支吾以對。也正因爲這樣，才引起更多人的興趣。

其實許栢堯早已將發展明珠島的權益簽妥給袁嵩，但他却故作神秘，目的亦無非讓更多人心存一綫希望而已。而當明珠島的新聞鬧哄哄之際，隣埠的澳門又傳來一項消息：香港考古學會應澳門政府之邀請，前往澳門路環黑沙進行考古發掘工作。發掘的地點乃公元前四千年的新石器時代遺址。

據說：該史前遺址乃七二年發現，一九七七年曾進行初步發掘，發現有五、六十片漆有圓形圖案釉彩的陶器碎片，經小心堆砌還原後成爲三個不完整的碗。此外還發現有石斧頭，顯示出該處在新石器時代中期及後期均有人居住。

　兩宗新聞互相配合，迅速引起更廣泛的注意，想到明珠島去參觀的人更多。

　由於明珠島的考古發掘工作仍在進行中，加上那是私人地方，所以外人暫時不可以前往參觀，也正因爲這樣，希望「一開眼界」的人變得越來越多。

　人的心理就是這樣，越是無法達到的事，就越渴望達到，袁嵩於是就利用這種心理，更加故作神秘。

　不久之後國際考古學家古力克博士，又宣佈在明珠島上更深入的土坑中發掘到一些陶瓷器的碎片，經初步鑑證，竟與澳門路環所發現者，同一年代。由於在此之前香港若干地點亦先後發現過類似陶器，所以古力克博士的發現已不算新鮮。加上港澳只不過一水之隔，說不定早在幾千年前，兩地人民已懂得用獨木舟來往於港澳兩地之間。

　其實凡是近海的地方都有可能成爲古代人類聚居之地，那是因爲覓取海產作爲食糧的緣故。

　刹那間港澳兩地掀起一片考古熱潮，令到更多人集中注意力於明珠島。

　正當各方面紛紛忖測明珠島將來發展之際，幕後活動其實早已展開了。一些資金沒有出路的大財團，先後開出極之優厚的條件給許栢堯；有些仍由他主持直接談判，有些則由他介紹，轉到袁嵩那邊去。

　在財經界的眼光中，毫無疑問明珠島就是一塊等待着開發的金礦。所以銀行家、投資家以及大企業機構紛紛展開明爭暗鬥，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袁嵩把計劃安排得非常巧妙，幾乎每一步驟都依足他事先擬好的計劃和藍圖邁進。

　松栢公司終於宣佈改組，成爲一間多方面投資的有限公司，全力發展明珠島；同時股票公開上市，收集大量外資，由幾個大財團聯合包銷、認購。

　消息一經傳開，松栢公司的股票還未正式上市，已被人黑市炒高逾一倍以上。

　等到正式公開接受申請配作股票時，單是那條輪候領取表格的人龍，就長達一里。

　袁嵩比什麼心理學家還要厲害，他掌握人們的心急反應極之有分寸，難怪許栢堯也越來越相信他百份之百是個有辦法令他翻身的人。

　許栢堯陶醉在名利的熱浪之中，因爲明珠島的關係，他已成爲公衆觸目的名人，直到松栢公司股票公開上市之後，他的名氣更加驚人，甚至外國一些著名的財經雜誌也派人來訪問他。刹那間他儼然變了世界上最有前途、最富有的人。

　可惜許栢堯却不知道名利的背後却蒙上了一層綠色的陰影。

　許太太翁美華經常揀着丈夫最忙碌的時候，在郊區一間別墅與袁嵩幽會。

　小袁過去也追求翁美華，但到頭來仍敗在許栢堯的手上，却想不到如今却可以與她同襟共枕。

　他們閉門熱情擁吻一番之後，小袁有些担心地說：「妳不怕他突然會闖到這兒來嗎？」

　「怎麼會呢？」翁美華吸了一口香烟，悠然自得地說：「此刻他正沉醉於名利之中，那有閒心來管我？」

　「原來妳只是深閨寂寞才來找我。」袁嵩笑道。

　翁美華斜睨他一眼：「你有什麼了不起？床上功夫只算得不過不失而已，要是我爲了解除寂寞，我寧願去勾引一些年青小伙子，最低限度年青力壯活力十足。」

　「那麼，妳與我算得舊情復熾吧？」小袁又狡猾而輕佻地笑了笑！

　「也不見得。」翁美華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故意將烟霧噴向小袁的臉上。「如果我與你算是舊情復熾的話，在你最初向我暗示時，我早該作出反應了。」

　「也許那時候，妳根本就是未了解我對妳這份情多深厚呢。」小袁說道：「但到頭來，你總算明白了。」

　「以其說是舊情復熾，倒不如說我自私，因爲我覺得人生太短促，我必須好好的爲自己的下半生打算一下。」翁美華又說：「許栢堯過去因爲玩得太大，目前虧欠各大銀行及財團的債項，數以億計。你雖然佈局精巧，但能否塡補，尚屬疑問。」

　「這妳反而可以絕對放心，單是發行股票這數目，就已經有數以億元許的數目；問題是目前時機尚未成熟，並非我不知足！」

　「你認爲何時才算得是時機成熟？」翁美華瞪住小袁問道。

　「妳似乎對我佈局的事更有興趣。」小袁笑了笑。

　「你倒沒有講錯，我也早已表白了，我要爲我的下半生打算，所以目前我與你只是講利，暫時還未到講情的階段。」

　小袁急不及待他把手伸過去：「既然沒有情，那麼慾呢？」

　「慾也只是一時的。」翁美華推開了他那隻不規矩的手：「能否維持下去，還要看你對我的態度。」

　「是指公還是私方面？」小袁仍是嬉皮笑臉的。

　翁美華道：「暫時只限於公，遲下可能才涉及到私情方面。」

　小袁道：「我不大明白妳的意思。」

　「我這個人不擅作僞，講眞的，我至今爲止仍未對你發生感情！」

　「那麼，妳爲什麼會跟我到這兒來？」小袁說。

　「正是你所講，爲了慾！」

　「許栢堯不可以滿足妳？」

　翁美華「嗯」一聲，輕輕地點了點頭，「尤其是這一陣，他忙得七顚八倒的，全憑你所賜！」

　「哦！這是好現象啊，我也只是爲了你們好——」

　「不要把我和他混在一起，否則，我下半生可能會變得毫無希望。」

　「爲什麼妳會這麼說？」

　「我早已對你講過了，我要追求美好的下半生。」

　「聽妳的語氣，妳好像打算離開他。」小袁出奇地叮實翁美華。

　「是的，那是遲早的事。」翁美華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氣！

　「嗯——」小袁一下子也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好。

　「但要你助我一臂之力。」

　「妳打算怎麼樣？」

　「我一直佩服你這個人很有頭腦，所以我才把我的眞心話對你直講，至於詳細計劃，仍有待你去仔細地策劃一下。」

　小袁眞不敢相信，一個表面上看似十分貞節的女人，竟會有此不軌企圖，也眞難怪世人都說：「女人心，海底針！」

　要看清一個女人的眞正心事，的確是談何容易。

　唯一令小袁相信翁美華的，就是她直言「自私」——目前只知爲了自己；她坦言並非因爲愛上了小袁，對小袁這種攻於心計的人，想騙他自不容易啊！

　翁美華柔情地瞪住小袁，並主動地去挑逗

他。

　他早已情動，忍無可忍地撲過去擁吻她，幾乎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她吞掉似的！

　翁美華半閉着眼睛，又抓又叫，充份顯露出一個成熟婦人的性飢渴。

　小袁一直盼望着有這麼一天，所以他不但要好好地珍惜，還要細意地享受，可惜越是快樂的時刻越容易過，眨眼間已是天黑時份了。

　翁美華担心丈夫回家找不到她，袁嵩也不想許栢堯對他生疑，否則他的計劃就有可能節外生枝。因此他們惟有依依惜別。

　回到家裏，翁美華發覺許栢堯已躺在床上，動也不動的，她心裏暗吃一驚！難道他已發現了她與袁嵩的姦情麼？他是否正在生氣？

　翁美華很聰明，她早已想好了一個藉口，萬一許栢堯追問起來，就向他解釋。

　她放輕手脚走到床邊，許栢堯却熟睡如豬。她看見這情形才放下了心頭大石。

　原來經過了一天的忙碌之後，許栢堯已倦得動也不想動，所以返到家裏之後就倒頭大睡。等到他醒過來時，發覺妻子已換上了一襲半透明的睡袍，坐在床邊一張沙發上。他懶洋洋地伸了一下懶腰，問道：「妳回來很久了？」

　「是的。」翁美華道：「我怕吵醒你，所以——」

　「嗯！我累的要死啊！」許栢堯翻身坐了起來，又說道：「小袁那傢伙害得我好苦，幾乎所有事情都推到了我的身上來，他却整天不知跑到那兒去了。」

　翁美華心裏一凛，渾身也爲之抖動了一下。可能是她自己心裏作賊心虛，也可能是她丈夫看出了一些蛛絲馬跡。她不敢直接去看他，以免被窺出破綻！

　幸好室內的燈光不太亮，她身上穿的睡袍又是粉紅色的，否則她面上的變化一定更明顯，因爲她自己也可以感覺得到，此刻她的面頰已紅得厲害。

　她故意說道：「香港人心眞難測，這一陣子，許多人都爭着約我，表面是閒聊、茶聚，其實那班太太團都在明爭暗鬥，想我替她們的丈夫拉攏你。」

　「妳千萬不要隨便答應她們任何的事情。」許栢堯道：「我們與小袁之間，必須保持默契，否則，就無法完成我們的全套計劃。」

　翁美華聽到許栢堯這麼相信小袁，心裏大石又可以暫且放下。

　她忍不住又問：「你已知道了小袁擬好的全部計劃嗎？」

　「是的。」許栢堯道：「但是有些令我無法意料得到的事情，就是最近竟有人傳出，我們明珠島發現金礦！」

　「什麼？發現金礦？」翁美華又意外又驚奇，最後她還忍不住笑了起來。「眞虧他們想得出，這裏可不是南非啊！何來金礦？」

　許栢堯苦笑搖頭：「毫無疑問，這分明又是小袁佈下的另一個老千局。妳也懂得說：這兒又不是南非，何來有金礦呢？但是那些自認ＩＱ爆棚的大企業家，大投資家們，竟然一窩蜂似的，信到十足，所以分批找上門來，登時弄得我疲於應付。」

　翁美華幾乎也忍不住笑起來。後來他問她丈夫：「你怎麼樣對那些大商家說呢？」

　「我最初當然是否認——」

　「否認？你瘋了！」

　「妳放心，這世紀的人心就是這麼樣難測，我越是否認，他們越相信那是『眞有其事』，於是迫得我透不過氣來！」

　「我不大明白。」

　「很簡單，他們以爲這是我要太極，將開發金礦的權益悄悄賣給別人，所以什麼條件幾乎也肯答應，只要我開聲即可！」

　「妙極了！」

　「連妳也叫好？」

　「是的，證明你演技迫眞啊！這有什麼不好？」

　「但是，以前妳分明最反對小袁那一套計劃的。」

　「對啊！」翁美華笑了笑：「不錯，以前我對小袁那一套騙人的計劃非常反感。」

　「爲什麼現在又會改變態度？」許栢堯怔怔地盯實他的妻子。

　「嗯——」翁美華作賊心虛地，吃了一驚！但是她很快又强作鎭定地說：「其實這件事很簡單，以前我一直担心沒有人上當，也恐怕你惹禍上身，但現在看見這麼熱鬧，我相信他的確有辦法協助你翻身。我們大可以撈一筆，然後到外地去渡過下半生。」

　「對了。妳終於也想通了。」許栢堯顯然還未知道他妻子與小袁的姦情。他還含笑吻了吻她：「明珠島所出現的『奇蹟』，其實全是假的，但上當的人却越來越多，看來我們的計劃不但可以提前完成，到手的金錢數目也肯定會超乎我們的理想。」

　「錢怎麼會嫌多的？」翁美華忽然又說道：「不過我們與小袁之間的默契，却要給他四成——」

　「算了！」許栢堯不等他妻子說完就說道：「四成雖然似乎便宜了他，但不要忘記，要不是小袁那副腦袋，此刻我們可能已被債主迫到跳樓，甚至已在牢獄之中呢。」

　眞想不到，許栢堯現在竟然反過來，還要替小袁辯護呢。因此，翁美華更加放下了心頭大石。

　「明珠島」先後出現的奇蹟，不但震撼了香港，也轟動全世界。

　考古學家的注意力在乎那批出土的明代古物；投資家的興趣則在乎明珠島的發展潛力。

　總之刹那之間彷彿舉世人仕都把視綫集中到這個原屬無名小荒島的明珠島之上。

　許栢堯爲了應付各大財團的明爭暗鬥，不斷要找袁嵩作他的幕後軍師。偏偏小袁與翁美華在私生活方面打得火一般的熱。

　許栢堯一直以爲他的妻子對他忠心耿耿，一心想着「大功告成」之後，與她溜到外地去雙宿雙棲。下半生即使什麼都不做，也不怕餓死！他發夢也想不到他一生之中兩個他最深信的人，竟然在背後做着最對不起他的醜事！

×　×　×

　有個財團主動來找許栢堯，要在明珠島之上建渡假酒店，還要開發沙灘，在近海處另建家庭式的渡假邨。每幢兩層高的渡假屋，專供一些家庭租來渡假之用。

　更有個財團希望取得「海空交通」的專利權。

　根據財團交來的計劃書，他們打算擴建明珠島上的直升機塲，將來使用最新設計的直升機來往明珠島與港島之間。

　同時財團又會偏重到水路方面的交通，可以兼辦快艇來往明珠島。

　情形就像突然之間有人發現了一塊金礦，只要有權到這塊土地之上的人，就表示他有機會發達似的。

　許栢堯許多時就因爲找不到小袁這個幕後軍師，而借故拖延。

　豈料如此一來，更增加了大財團之間的爾虞我詐，弄得他們奇兵突出，想盡了千方百計，希望取得「專利發展權」。

　最妙想天開的一套「大計」，居然還有人徹查「明珠島」的賣地官契，看看其中還有一些什麼條文規定，以便研究能否在島上開設賭

場。

這構思的起因，乃在於官契中一些外人難明的「例外」。例如其他官契明明規定「所有賣出之土地，除地皮外，下面一切埋藏之物，均屬政府所有。」但明珠島居然可以例外！

這是法治社會，也是很不合情理的事情，所以這件事迅速引起廉政公署的關注；他們有理由懷疑其中必有內情，尤其是在那名高官失蹤之後，他們更加肯定與貪污有關。因此，他們不但在明查暗訪，還發出了通緝令。根據機場和碼頭等處海關的出口紀錄，被通緝的高官郝烈並未離境。

但是如所周知，這裏也有不少偷渡組織，一直都非常活躍。他們不但有辦法把外地的人口偷運入來；同樣也可以把本地一些非法份子偷運出境，甚至包括世界上任何一處地方都可以。的確稱得上神通廣大。

因此一般都相信，高官郝烈已被人偷運出境。

廉政公署的人員惟有向許栢堯着手調查，如此一來，許栢堯自然又着慌了。

他立刻找着袁嵩：「這次我給你害苦了，ICAC人員今天找過我。」

「這是我早已想到可能發生的事。」小袁又問：「你對他們怎麼說？」

「我照你教我的辦法應付，表示沒有時間去接見他們，有事叫他們去找我的律師。」許栢堯又說道：「但是律師告訴我，廉署有權召見我，他們已安排好時間，到時我非見他們不可。」

「你放心！」小袁胸有成竹地說：「他們沒奈你何的，我們聘請的法律顧問自會應付。最重要一點，就是你要夠冷靜，因為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了，你越害怕越麻煩。最怕他們已找到郝烈，但現在既無生口對證，你根本就沒有什麼可怕！」

「但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郝烈已被通緝，在國際刑警的協助下，遲早總是會找到他的。」

「你不要自己嚇自己，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警察未必聰明得過我；差不多可以向你保證，這一輩子他們也找不到那個郝烈。」

「為什麼？」

「嗯—總之我有這種信心啊！」

許栢堯開始領悟到，小袁說話中的玄機；他既提過「無生口對證」，又說「保證這一輩子也找不到他」。難道他已經把郝烈殺了？

許栢堯用凌厲的目光瞪住袁嵩：「你可不是殺了郝烈吧？」

袁嵩苦笑搖頭：「我怎會做出這種事，你不要這麼緊張好嗎？」

許栢堯正與小袁閉門密談之際，突然女秘書傳話入來：「有位尤先生帶同助手前來，正在會客室等候。」

許栢堯這時才急急翻着枱頭上面的日曆，一邊對小袁說道：「糟糕！怎麼我竟忘記了這樣重要的約會？」

小袁也可以清楚看見：日曆之上寫住一些字，最明顯的是「尤」字和「符」字，還有時間等等。但寫得很潦草，只有許栢堯才知道他寫一些什麼。

小袁忍不住問道：「那個姓尤的，到底是誰？」

「剛由非律賓回來的。」許栢堯說：「他是符子釗的朋友。據講此人非常富有，可惜非律賓政局動盪，所以他才決定將資金調到香港來。」

「這頭肥羊你當然不宜放過。」小袁說道：「我先告退了，你自己小心應付吧！」

小袁走了之後，女秘書不久就帶着二名男子入來。

經雙方交換咭片之後，女秘書也奉上了香茶。

許栢堯打量着那個姓尤的中年人，只覺得他土頭土腦的；至於他身邊的另一名男子，年紀較輕，原來是他的堂弟兼助手，自然也是姓尤的。

「人人都說香港是個投資的好地方。」那中年人說：「符子釗說我把錢存在銀行收息太過浪費，勸我參加開發明珠島。但是，在未了解情況之前，我難作出決定。為了避免太過間接，他也贊成我們直接見見面，談談合作發展明珠島的事。」

「是的，老符也在電話中跟我談過閣下。」許栢堯看見對方說話不大伶俐，也同意小袁的說法，這傢伙的確是個肥羊。現在問題是如何令到這頭肥羊對他更有信心，以及上釣。於是他以退為進地說：「我和老符是老朋友，所以有什麼穩賺的生意，一定先找他談談。但是，明珠島牽涉計劃十分龐大。我很高興認識閣下，但講到合作方面，我們必須從詳計議。」

許栢堯認為這是「以退為進」的手法，却想不到那中年人反而面色一沉：「這是什麼意思？」他不高興地說：「老符與我也是朋友，他在非律賓投資，也是靠我指點才賺了大錢。今次要不是他，我才不會找上門來；現在你這麼說，可是推掉我？」

許栢堯想不到這傢伙如此直接了當，於是忙又說道：「不！閣下切勿誤會我拒人於千里，而是因為我是個老實商人，尤其是對待老符這一類朋友，我更加要負責。發展明珠島不但是十分冒險而投機的生意，也無人能保證可以賺錢，所以我才提醒閣下而已。」

那個中年人的名咭上印了「尤華斯」這名字，滿口福建鄉音。據說他到非國營商已有好幾年了。

他聽了許栢堯的解釋之後，面上的肌肉才稍為鬆弛下來，說道：「老符果然沒有介紹錯，閣下的的確確是個難得一見的老實人。」

許栢堯乘機說道：「莫講你是老符的朋友，即使對外間的人，我也一向用這種態度做人處世。」

「那就難怪你終於成為一個成功的商人了。」尤華斯說道：「可否將一份明珠島投資計劃讓我先參考一下？」

許栢堯苦笑搖頭說道：「老兄又誤會了。不過也難怪的，可能老符太忙，沒有對老兄講清楚。其實明珠島並沒有整套的發展計劃，只是有人認為什麼事情可以做，才將計劃交給我。我不是專家，當然不知是否可行，故此必須交給我的顧問公司研究可行性，然後才決定是否由你們做。這也是統籌問題，因為有些項目也許有人比你們更早想到，所以在未起草投資計劃之前，閣下最好先與我的顧問公司商量一下。」

尤華斯又與在他身邊的助手交換了一個眼色。

他的助手尤雄說道：「在未與閣下的顧問公司接觸之前，閣下可否先帶我們到明珠島去看看？」

「可以的。」許栢堯說道：「不過我實在忙不開，讓我叫個助手陪你們到明珠島去一次吧！」

尤華斯和他的助手似乎都很滿意他這種安排。

他們約好了以後再次接觸，尤華斯這才離去。

稍後，袁嵩又來了。許栢堯很高興地告訴他：「又有一條大魚上釣。」

「你不要高興得太早，我正是為了此事而來。」小袁說道：「我剛才根本沒有眞的離去，只在門外車子等候。終於也讓我見到了剛才那兩個熱心於投資明珠島的人仕。」

「他們認識你？」

「他們未必認識我，但最少有一個是我認識的。」

「誰？」

「就是那個年青的助手。」小袁反問：「你可知道是誰？」

「他自我介紹是尤華斯的助手，也是堂兄弟尤雄。他看來十分精明，與尤華斯相比之下，就差得太遠了。」

「他當然精明，因為他根本就是千門奇俠啊！」

「千門奇俠？」許栢堯彷彿觸電似的，渾身一凛！

小袁態度嚴肅地問：「你可知道千門奇俠是誰？」

「我雖然不認識他，但却久聞大名。」許栢堯又說：「聽說千門奇俠是個專門對付老千的俠義之士！」

「對了！所以萬一他插手，我們就麻煩。」小袁担心地說。

「我猜不會是他吧？」

「我也希望不會是他，但剛才我如果沒有看錯，其中那個年紀較輕的，正是我見過的千門奇俠游天虹。」

「嗯——」許栢堯訥訥地說：「尤雄，游天虹，差不多的名字啊！」

「所以我更加相信自己沒有錯。」小袁說道。

「那怎麼辦呢？」許栢堯忽然也變得吃驚起來。

「先看看他們下一步的行動如何，我們再決定對策吧。」小袁又說：「就我所知，游天虹這傢伙不但行動怪誕，做事亦不循常軌。也許他知道你是個出名老實的商人，所以才來了解一下。又或者他身邊的人是個大老千，故此他混入去做了大老千的助手亦未可料。照以往的紀錄，多數是有人先向他求助，他才出手去對付一些老千集團的。」

「無論如何，你能知道這些來龍去脈也是好事。」

「你必須裝作一切不知，若無其事的樣子，我會設法去查清他們的底子。」

「好極了。」許栢堯明知洗濕了頭，能有個好像小袁這麼精明的人在他身邊，到底也是一件好事。事到如今，他惟有硬住頭皮，堅持到底了。

小袁看看腕表，時間已經差不多，因為他早已約好了翁美華在郊外一間別墅幽會。

翁美華之約小袁固然十分重視，但是千門奇俠游天虹萬一插手這件事，麻煩是肯定的，所以小袁不得不親自去處理。

小袁離開了許栢堯的辦事處之後，匆匆趕到他自己的辦公室去；那是一間投資顧問公司，也是充份控制住許栢堯的中央系統，因為一切有關明珠島的投資，均由這裏調配，所以這裏的工作也越來越忙個不了。

小袁剛進入辦公室門口，女秘書已過來對他說：「有兩位尤先生，已經來了好一會兒，他們說是由許栢堯先生介紹過來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見見你。」

小袁聽到了是「兩個姓尤」的，彷彿被電殛了兩下，立刻就呆住在那裏！

小袁眞的想不到，對方會來得這麼快，更想不到他們竟會說謊；要不是剛剛見過許栢堯的話，幾乎也相信眞的是許栢堯介紹過來的。

「他們現在那裏？」小袁回頭問他的女秘書。

「就在會客室！」女秘書說：「還有一位翁小姐，五分鐘之前有個電話找你。」

「妳先去會客室把兩位尤先生帶到我的辦公室來吧。」小袁又說道：「要是那位翁小姐再有電話來，妳就說我已經出去了，明早才回來。」

女秘書答應了一句之後，就轉進會客室那邊去，小袁則匆匆回到他的辦公室去。

他的心情頗緊張，因為他明知「千門奇俠」是個非常强的對手；他發夢也想不到，這麼快就面面相對。不過，醜婦終須也要見家翁的，他要逃避也不可以，只有增加對方的疑心而已。

因此，小袁比較起來，寧願失約於翁美華，也要面對這兩個「不明來歷的人」。他也想過了，要是來者之一是千門奇俠游天虹的話，那麼，對方有兩個可能：一是試探虛實，二是明刀明槍。如果到時再接聽翁美華的電話，只怕會露出更多的破綻呢。

不久，女秘書把兩個男子帶進小袁的辦公室來，只見為首的一人，年約四五十歲左右，正是在許栢堯那裏出現過的中年人，但是另外一個年青人，則並非小袁想像中的游天虹。

為什麼會這樣？連小袁這麼聰明也想不通，他記得很清楚，在許栢堯辦公室所在地的那幢大厦內外，他確會見到千門奇俠游天虹與眼前這個中年人在一起，當時他們正由松柏公司出來，難道是小袁眼花，抑或游天虹當時只不過偶然在他面前出現，根本就與那個中年人無關？

小袁剎那間也弄得腦袋有些模糊起來。

那個中年人已伸手過來與他握了一下，自我介紹，他正是在松柏公司出現過的尤華斯，另一名年青人據講就是他的助手尤雄。也就是他的堂兄弟。

尤華斯開門見山地說：「我知道閣下就是許栢堯先生的智囊人物，幕後為他設計發展明珠島，所以特地過來拜會。」

他又回頭向身旁的助手示意，只見那年青人隨即掏出一個長信封，遞過去給小袁：「這是尤華斯先生的少少見面禮，請袁先生笑納。」那年青人說。

袁嵩接過信封，拆開一看，看見裏面有一張十萬元的支票。

他心裏想，假如這就是千門奇俠的詭計，他絕對不可以接納這張支票，否則因小失大。因為這分明就是行賄，是犯法的。

因此他苦笑着把支票退回：「對不起，我不可以接受閣下的好意，但却可以提供一切有關明珠島的投資資料。」

尤華斯道：「不怕坦白對你說，資料方面我們早已從一間投資顧問公司取得，本人雖則長期在菲國做生意，這裏也有不少商界朋友，今次決定轉移陣地，目的是希望大展拳脚，香港可供開發的地方不多，明珠島位於公海範圍附近，將來必然大有前途，因此才會吸引本人的興趣。」

袁嵩看見他雖然土頭土腦的，但說話却顯得精明，他幾乎忘記了千門奇俠可能插手這回事，說道：「我不知道應該怎麼樣帮你呢？」

「我想帶同我的助手到明珠島去一次，實地觀察一下那兒的環境，才決定投資多少，閣下眞是許先生的顧問，相信一定有些計劃未有人接洽的。」尤華斯道。

「是的，」小袁立即打蛇隨棍上：「不知道閣下打算投資多少呢？在我計劃中，有些確是須要頗為大量資金才可以規劃的事業。」

尤華斯道：「不怕坦白對你說，我是代表菲律賓一個華資財團來這裏攬生意的。因此資金方面絕不成問題，問題是那一項比較有利可

可圖。」

袁嵩道：「明珠島是一塊未經雕琢的玉石，如何塑造仍要看看你們這一班高手的功夫，我們身為顧問的，只可以從旁提供資料，供你參考。」

尤華斯又說：「我以為悄悄地來找着閣下，多少總會有點便宜呢！」他說着又傻傻地笑了。

「我很高興認識閣下，同時歡迎你對我們明珠島充滿了信心！」袁嵩把一叠印刷得十分精美的說明書遞給尤華斯。「請閣下先回去看看我們已擬好的發展藍圖和計劃，我們再約個時間詳談好嗎？」

他又故意看看腕表，這等於向這兩個不速之客下逐客令。尤華斯和他的助手也只好告辭了。

事實上袁嵩看看時間也差不多了，若非迫不得已，他實在不想失約於翁美華啊！何況經過剛才的會見之後，小袁的心情比較早些時輕鬆得多了，因為他發覺尤華斯身邊的助手並非游天虹，而是另有其人。

小袁問過他的女秘書，知道有個姓翁的「小姐」來過電話找他。他怕她等得不耐煩，急急離開他的辦事處。

來到郊外一間別墅，翁美華早已等得有些不耐煩。

袁嵩不等她開腔，就急忙解釋。豈料當小袁講到千門奇俠游天虹可能揷手時，竟把翁美華嚇了一跳！

翁美華說：「千門奇俠這大名我也聽過了，他有個怪癖，只要知道誰在出千騙人，他就會揷手干預，即使他本人一無所獲，他還是樂意去做的。」

「是的，當初我也非常担心，但是現在，我發覺我的担心可能太敏感了。」小袁又說：「游天虹的出現，可能只是罕見的偶然，也許那個姓尤的完全與他無關。」

翁美華道：「無論如何，這件事我們也要以快打慢。」

「妳的意思是：不等計劃完成，我們就鳴金收兵嗎？」小袁感到有些意外地問。

「是的。我以為得些好處須停手，還是早走早着！」

「不！這樣不大好。第一，我們中途退出，一定破綻多多，到頭來即使我們可以安然逃到海外，到底亦會變作逃犯，還是要被人通緝的。第二，以老千行業的規矩，中途退出，這是違反道義的，只怕將來我們去到天涯海角，也難逃他們的追殺！」

「你說『他們』，到底又是指誰？」翁美華出奇地瞪住小袁。

小袁道：「我說的他們，當然是老千集團中人。妳以為我一個人可以獨力去策劃這件事麼？」

「幸好你及時告訴我，我還以為到頭來，一切所得盡歸我你二人所有呢！」

「那當然是不可能的，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啊！」

「但是，這麼樣一分，到底我們又能分到多少？」

「數目暫時未知，因為到底有多少肥羊送上門來，目前尚難估計。」

「唉！」翁美華束着雙眉：「我担心這麼樣拖下去，正是夜長夢多，是禍是福，實難預測。」

「只要我們小心處理，相信一切必可順利完成全部擬好的大計。」

袁嵩這時已有些情不自禁，過去擁吻着翁美華。

翁美華也熱情似火地投懷送抱。二人迅速進入忘我境界！

屋外，不知什麼時候來了一批人。他們鬼鬼祟祟的，摸到別墅外面。

這班人本來由市區開車到郊區來，但他們的汽車只到路上就停住了。然後，他們只留下司機一人在車子裏等候。其他人則徒步走近這幢別墅來。

別墅之內，袁嵩與翁美華二人有如乾柴烈火，正在顚顚倒倒之際，從未留意到門外有人。那班人利用私家偵探搜集「捉姦證據」的手法，悄悄地偷入屋內，將二人做愛的部份鏡頭，拍入錄映帶之內。

翁美華到底是女人比較敏感，只要聽到少許聲浪，她就吃驚地說：「會不會有人偷偷入來？」

「怎麼會呢？」小袁正在享受溫柔之際，那裏理得外面發生的事情？他安慰翁美華道：「這兒是山崗之上，沒有汽車不可以到達的，要是有人開車上山，馬達聲一定引起我們的注意。」

「但是，剛才我確實聽到一些聲音。你不如起來，出去看看吧！」

「放心吧！這裏絕不會有人來的。」小袁死纏住她不放：「我們要爭取時間，絕對不可以在這裏逗留得太耐。」說着他又吻她：「妳實在是天生尤物，有了妳是我的福氣，要不是限於江湖規矩，我恨不得立刻就與妳到天涯海角去雙宿雙棲。」

翁美華看見他如痴如醉的，忍不住又再舊事重提：「我們不可以例外麼？什麼事都有第一次的，如果現在我們立即收手，收穫也夠大吧！」

「不可以的，絕對不可以啊！」袁嵩幾乎要將他的身體離開了翁美華，雖然翁美華雙臂有如兩條蛇一般死纏住他不放！

他又說道：「要是我們現在收手，破綻太多，單憑栢堯那呆子根本應付不了。萬一這個局被揭穿，只怕我和妳也同樣逃不了啊！」

「好吧！」翁美華輕輕嘆息，將她的身體盡量貼住小袁：「其實這世界上沒有誰會嫌錢多的，理論上我當然希望越多越好，但是我總是担心會失去了你。兩者權衡之下，我寧願要你也不要錢！」

袁嵩在肉慾上固然感到滿足，就是在精神上也被翁美華弄得飄飄然。

他發夢也想不到這位「校花」當年令他神魂顚倒，結果也要向他投懷送抱，甚至會死心塌地的去愛他！可惜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否則，只怕他早已聽從她的擺佈，現在就收手，與她逃之夭夭！

無論明珠島那個局後果如何，袁嵩也因為擁有翁美華而有一種滿足感。

他擁抱着翁美華彷彿擁有全世界。

袁嵩終於也停止了他身體的搖動，屋外那些不明來歷的人也悄悄地走了！

整個過程他們似乎一無所知。但是，他們的做愛過程，甚至部份對白都在不知不覺之中被這班人錄下了。

翌日袁嵩回到他的辦公室，就接到了一個電話。

「袁先生，你好。」對方是個女人，但對小袁來說却十分陌生。

「妳是誰？」這是直綫電話，一向很少知道小袁的辦公室之內有這個直綫電話；所以不必經接駁，也可以直接撥入來。

「我是寄了一卷錄映帶給你的人。」那女人說：「你大概還未有時間細看錄映帶的內容吧？」

袁嵩看看他的辦公桌一角，果然放了一個包裹，是郵寄的掛號包裹。

（未完．三）

珠緣佛劫龍鳳配

陰謀送假信 將計對奸徒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年少豐與祝同、彭凌仙三人逃走，此時，逃至一農人家中，農人熱情招待，待吃飽後又上路，而年少豐懷內鴿訊，早被老農盜去……金環三佛正與唐嬤嬤七女展開激烈的拚搏，突然三佛口中同時發出一聲怪嘯，手中杖劃起兇猛杖風，使唐嬤嬤七女均紛紛倒地不起，葉一龍急撲出去，把三僧全打翻在地，回頭探視唐嬤嬤七女，還好，尚有生機，立即找一農家安頓好了，親自為她們療傷……葉一龍月下漫步，突見一番僧走來，手握淬毒戒刀，模樣兇惡異常，番僧突施殺手，葉一龍兩招把他雙臂卸下，逼他招供，番僧無奈，只得一一道出……

菊雲身法迅快，須臾已掠出四五里之遙，忽覺身後颯然破空之聲襲來，情知有人暗算，面色一變，身形左滑兩尺，旋身出掌。

那知眼前並無人影，掌風過處只劈落一截樹枝，呆得一呆，突感肩後一陣奇痛，為暗算之人用聲東擊西之策打中三支暗器。

樹蔭叢中紛紛掠出四個面目兇狠帶刀漢子，認出是在酒棚內與韓仲屛隣席的食客，心中已恍然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冷笑道：「原來四位奉韓仲屛之命，追殺老朽！」

一個馬臉漢子道：「不錯，我等只是奉命而已，不知為何要殺尊駕，尊駕已中了蛇首鏢，無可解救，尊駕不如自刎而死，免得發作時不堪其苦。」

菊雲也是禍不單行，屋破又遭連夜雨，船漏偏遇打頭風，罹受金蛇蠱不說，又中了三支蛇首鏢，只覺肩背上痲辣的灼焚，眞氣微感浮逆，不禁殺氣猛萌，暗道：「殺了這四個也不賠本。」遂慘笑道：「想不到老朽畢命於此。」拔刀作欲自刎之狀。

四匪徒不虞有詐，忽見菊雲身形疾閃，刀光飛虹狂閃，避之不及，如砍瓜切菜般嘷聲未出，已自鮮血噴飛，胸橫兩截倒地。

菊雲用力太過，施展迅雷不及掩耳一擊，只覺腦目一陣暈眩，胸口氣血甕逆，身形搖搖欲傾。

忽見葉一龍身形疾閃而出，目光一掃四個臥躺血泊屍體，冷笑道：「該殺！」右臂疾如電閃伸出，抓住了菊雲，低喝道：「快走！」托起菊雲疾穿入林，在參天林木深處停住。

菊雲目露感激之色，說道：「多謝少主！」

只見葉一龍面色一怔，詫道：「誰是少主，尊駕稱我少主何故？」說時取出一顆藥丸與菊雲服下並代拔起三支蛇首鏢。

菊雲謝了一聲，只覺藥性飛速散開，肩頭傷處痲辣灼焚感覺迅快消失，道：「老朽菊雲來自雙燕堡，閣下與雙燕堡少主葉一龍竟是長得一模一樣，故而老朽不禁失聲呼喚。」

葉一龍原就是他本人，道：「原來如此，天下眞有與在下長得一般無二之人，那眞是奇事！」

菊雲突發覺不遠樹下坐着一個勁裝捷服漢子，面色不勝痛苦，慘白無神，滿面爆出豆大汗珠，認出就是方才向韓仲屛密稟良久之人，不禁怔住。

此時，那人似是苦痛難禁，咬牙大叫道：「罷了，小的願實話實說！」

葉一龍微笑道：「願說就好，只要不再為惡，在下非但可免你一死，且使你永頤天年。」伸手一點，鬆開了被制穴道。

那人深深吸了一口氣，道：「韓仲屛與于冰奉五行院主梁丘皇之命陰謀制住鳳郡主，此乃敝帮家務事，諒閣下不識鳳郡主。」

葉一龍朗笑一聲道：「誰說在下不與鳳郡主相識，異姓知己，彼此切磋，屈指算來，已有五個年頭了。」

那人暗暗一驚，忖道：「鳳郡主在六合門中向有智囊之稱，看來韓仲屛未必能得了好去。」

目光深深打量了葉一龍一眼，接道：「梁院主暗中已至水火積不相容的地步，所以梁院主打算制住鳳郡主後迫使狄院主就範！」

葉一龍搖首太息道：「這又為了什麼？同門相殘，箕豆相煎，未必是六合門之福，尊駕大名可否見告？」

「小的林秋。」林秋苦笑道：「小的位卑職賤，所知無多，梁院主究竟為了什麼？諒與圖霸武林有關，暗曉內情的，倘小的猜測不錯，韓仲屛及陰司秀才必然知道！」

葉一龍點點頭道：「尊駕記得一點不

錯，在下必向他們二人口中問出。」

林秋道：「閣下不可輕視了韓仲屏于冰兩人，他們一身武功高不可測。」

葉一龍微微一笑道：「鳳郡主也非易與之輩，他們打算將鳳郡主生擒活捉，恐難於登天。」

林秋道：「于冰擅於摹仿他人筆墨，魚目混珠，逼肖無二！」

葉一龍也是聰明絕頂之人，恍然已明，詫道：「莫非于冰書寫一封狄洛親筆手函麼？」

林秋讚嘆葉一龍心智超絕，料事如神，道：「閣下說得一點不錯。」

「那書信中寫了什麼？」

「這小的就不知道了。」說時望了菊雲一眼，道：「菊總管遇上閣下眞是命大，看來那四人已身遭慘死了。」

葉一龍聞言不勝驚愕。

菊雲面色一變，道：「尊駕怎識得老朽。」

林秋說道：「奉命誅殺，那有不識之理。」

葉一龍大感駭異道：「雙燕堡菊總管與你有何怨何仇？」他似知內情不簡單，也許林秋知道的事集綴起來，可解其中蘊秘。

林秋道：「閣下定不知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之語，菊雲投効五行院，奉命臥底雙燕堡須覓返魂珠下落，如今雙燕堡少主已罹劇毒成爲廢人一個，葉堡主亦恐自投羅網，留下菊雲反而誤事，不如殺之滅口。」

葉一龍淡淡一笑道：「如此說來，雙燕堡燕雲三梟係梁丘皇所主使的了，那葉楚雄堡主既陷身在五行院內，何愁返魂珠與秘笈不得，又與鳳郡主何干？」

此話不可不謂掩飾得天衣無縫，葉一龍聞知其父陷身梁丘皇魔掌，大感憂急，又恐操之過切，反爲不美，遂不惜盤旋迂迴，似不關心其父之事。

林秋道：「小的離開知雙燕堡主自投羅網，却不知陷身何處，更不在五行院內，恐另有其處，鳳郡主本乃無辜，怎奈狄院主剛正耿直，梁丘皇視若眼中之釘，焉能共存。」

葉一龍略一沉吟，雙掌互擊，道：「在下說話算話，決不難爲尊駕！」只見林中奔出白玉峯趙鼎兩人，趨在林秋之前敍語，似邀約同行。

林秋抱拳道：「恭敬不如從命，兩位請！」

菊雲突大喝道：「且慢！」

林秋呆得一呆道：「菊老師還有何話說？」

菊雲道：「老朽請問那年少豐現在何處？」

「年少豐已趕向夏口找人爲他接一假臂。」林秋言畢即偕同白玉峯趙鼎二人離去。

葉一龍轉面目注菊雲道：「菊老師速離是非之地，免遭不測之禍。」身形一晃，瞬眼疾杳。

菊雲胸中無限感慨，只覺託身匪類，不知省悟，幾乎不得全屍善終，下決心只要不死，誓必伸張正義，綏靖凶邪。

頓了頓足，轉身快步離去。

×　　×　　×

夕陽西斜，清風悠然，萬竿綠篁翠入眉宇，寧謐幽靜，韓仲屏與陰司秀才于冰在林中已等候了一個時辰，尚不見狄雲鳳踪影，微感急躁不安。

于冰道：「少俠，追殺菊雲四人尚未見覆命，恐事有差錯。」

韓仲屏冷冷答道：「你也太多心了，在下已命他四人戮殺菊雲後，立即趕往寧靜庵外聽從林秋之命。」

于冰道：「然則鳳郡主爲何這時尚不見到來！」

話尚未落，只見竹林小徑遠處現出一頂小轎，由四個壯漢抬着，似不費力，慢步抬行。

那頂小轎青布幕垂，並不華麗，但韓仲屏于冰兩人望見不由大感駭詫，互望了一眼，身形倏地隱起。

片刻，小轎已至臨近，忽聞轎內之人朗聲喝道：「放下！」

轎夫立時放落，帷幕一揭，跨出一個面如冠玉，丰神瀟洒手抓摺扇的少年，隨即又躍出一隻獵犬。

犬身有半人多高，渾身毛皮黑中帶黃，獰牙鋸齒，猛惡無比，目光注視韓仲屏于冰兩人藏身之處，躍躍欲撲。

少年冷冷一笑，道：「尊駕可以出來了？」

韓仲屏聞言答道：「你我互不相識，又無宿怨過節，何必相見！」

那少年軒眉一剔，道：「兄弟豢養之犬嗅得尊駕一身賊味，而且帶有淫邪之氣，尊駕藏匿寒舍附近，必有所圖，兄弟除惡務盡，尊駕請立即現身出見，不然尊駕當遭橫死。」

韓仲屏大怒，示意于冰避不露面，陰惻惻一笑道：「好狂的口氣。」疾掠而出，抬目望去，只見那少年正是在酒棚內所遇的與葉一龍神肖無異少年，不禁一呆。

葉一龍似亦感大出意料之外，說道：「原來是尊駕，其他之人何在？」

韓仲屏傲然哈哈大笑道：「有我一人制你死命綽綽有餘，問其他之人則甚？」說時伸拳一拍懷中，掣出一柄短短不足一尺五六鐵劍，却鋒芒犀利，映日生寒，震腕一晃，幻出十數朵銀星，襲向葉一龍周身致命重穴。

行家伸手，便知有無，韓仲屏一式之間，變化無窮，幾乎包涵了各大門派精妙的劍招。

葉一龍心頭一震，頓知遇上了棘手強敵，招扇疾揮，展開了一套曠絕武林的奇學，截、打、點、拏，精奇異常。

兩人身法奇快，跳躍如飛，只見劍光扇影帶出悸耳嘯風，逼起沙飛石走，竹葉簌簌如雨洒落，威勢駭人。

這時獵犬忽狂吠連聲，撲向林中而去，四個轎夫亦追向獵犬之後。

陰司秀才于冰匿身林中，目不轉睛注視着兩人拚搏情形。

韓仲屏根骨絕佳，爲六合門中第一奇才，一身武學淵博精深，身負不凡，出道以來罕遇對手，獨不獲狄雲鳳青睞，情之一字，微妙之極，不知怎的狄雲鳳一看見韓仲屏厭惡之念即油然泛起，從不假以顏色，於是，韓仲屏由愛生恨，誓必將狄雲鳳得到手中，受盡折磨方消心頭之恨。

于冰觀察良久，只覺韓仲屏武功似高出葉一龍一籌，穩操勝劵，心中一寬，忽見獵犬疾撲入林，暗道：「該死的畜生，以爲老夫是好惹的麼！」右腕一番，蓄勢待發。

獵犬突轉向斜撲，領着四個轎夫消失竹林遠處，于冰身後忽掠過一條身影，疾閃而杳，于冰心神貫注在獵犬身上茫無所覺。只見一條身影疾掠入林，認出是五行院弟子萬山虎。

萬山虎身形一定，躬身抱拳道：「院主密命到來，請堂主展閱。」取出一封密緘遞上。

于冰迅快拆開，果然正是五行院主梁丘皇筆跡，密密痲痲寫了三頁浣花貢牋，知有重要交代，逐行凝視觀看了下去。

殊不知看不到三行，心內一陣迷糊，但于冰渾然不覺，好不容易看完，信內囑言必須火焚，取出火摺燃點焚化殆盡。

萬山虎道：「于堂主都記下了麼？」

于冰頷首道：「記下了！」

萬山虎道：「如此屬下告辭趕回覆命。」轉身飛奔離去。

陰司秀才于冰似將韓仲屏與葉一龍生死之搏忘懷了一般，信步走去，口中喃喃自語道：「老朽到了寧靜庵拜見鳳郡主要照書行事！」

身後却遠遠暗躡着兩條人影，正是那巧手翻天衛童及白眉神駝莫潛。

巧手翻天衛童道：「莫老，你我抄前至寧靜庵相參陰司秀才。」

兩條身形潛龍升天拔起，穿空如電，瞬眼無踪。

于冰渾渾噩噩走近一座茅庵，粉堊殘剝，門上橫掛一塊木匾：「寧靜庵」，木已陳舊，字跡模糊。

庵外松竹環植，龍鱗鳳翥，濤聲如吟，闃靜似水。

一株虬松之上傳來一聲斷喝道：「站住！」疾如鷹隼電瀉落下巧手翻天衛童。

陰司秀才于冰已忘記自己在寧靜庵外佈伏了甚多人手，目光直視在衛童，詫道：「尊駕何人？」

衛童道：「閣下可是于堂主麼？」

于冰道：「不錯，正是本座。」

衛童笑笑道：「鳳郡主在庵內相候于堂主已久！」

于冰長長哦了一聲，面色微變道：「唉，本座該死，怎可使鳳郡主久候。」疾向庵門奔去。

兩扇木門忽呀的開啓，內魚貫走出背劍七女，肅然側立，只聽傳出嬌脆如鶯的語聲道：「于堂主請進！」

陰司秀才于冰聽出那是狄雲鳳語聲，不禁心神一凜，乾笑出聲道：「老朽遵命！」跨步進入庵堂，抬面望去，只見狄鳳端坐一張方桌上首，忙抱拳行禮道：「老朽拜見鳳郡主！」

狄雲鳳道：「不敢，于堂主少禮，請坐。」

于冰道：「老朽帶了狄院主手書一封，奉命面呈鳳郡主展閱！」

狄雲鳳道：「不忙，于堂主遠來不易，且請稍坐，我遇上不少怪誕離奇之事，百思莫得其解，于堂主智比諸葛，可否講釋心中愚昧！」說時蘋兒已由堂後端出兩盞香茗擺置桌上。

于冰忙道謝道：「老朽在郡主之前焉能稱之智比諸葛，委實不勝惶愧汗顏！」

蘋兒嬌笑道：「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于堂主不必過謙，誰不知道于堂主學博淵深，胸羅珠璣！」

狄雲鳳舉盞敬客，掀蓋啜飲。

陰司秀才不敢失禮，亦學盞淺嚐，只覺芳香清冽，可口無比，不禁讚道：「好茶！」

他嗜茶如命，不由自主地一飲而盡。

狄雲鳳道：「蘋兒添茶。」

陰司秀才于冰伸手懷中欲取出箋函，不料觸手成空，猛然心中大凜，半晌手臂竟拿不出來。狄雲鳳神色微變道：「家父手諭大概于堂主失落了不成？」

陰司秀才于冰忙道：「不是，老朽與韓少俠同行，狄院主親手筆函現在韓少俠身旁，老朽急於求見郡主，一時忘記了向韓少俠索取。」

狄雲鳳道：「怎麼韓少俠不與于堂主同來？」

陰司秀才于冰心智未曾全部消失，驀然想起韓仲屏與葉一龍正作生死拚搏，忙道：「韓少俠途中遇友稍作敍談，片刻便可趕至寧靜庵。」他不願吐實，狄洛手書本自己所撰，隨口搪塞，意欲俟韓仲屏趕至再相機行事，隨即又笑道：「其實狄院主手書此函之際，老朽就在一旁，無非思念之殷，囑郡主小心謹慎而已，再狄院主與梁院主計議如何尋覓返魂珠之事有所交待，不過老朽均已知情。」

狄雲鳳嫣然一笑道：「原來如此，我以爲家父催我趕回三才院哩！」

陰司秀才于冰恐狄雲鳳追問下去，不愼露出破綻反弄巧成拙，詭笑道：「方才郡主謂有事不明，何妨見告老朽，未必老朽不能略抒一得之愚。」

忽見蘋兒由庵外走入，向狄雲鳳暗示了一個眼色，似甚焦急。

狄雲鳳芳心不由一震，這時取出兩張素箋，道：「于堂主，諸般不明之事我俱已寫下，請費神破解。」

于冰接過素箋，凝目觀看，只覺狄雲鳳一筆工整秀麗的簪花小楷，但字體甚小，看來異常費力，而且無不是驚心駭魄的隱秘，不禁面色沉重，呼吸緊張起來。

殊不知這素箋上附有迷失心神藥味，藉着呼吸熱氣蒸揚，在不知不覺中吸入腹中。

于冰武功絕頂，那萬山虎三張貢牋內附藥物，已使他心神恍惚，蘋兒那杯香茗也動了手腳，雪上加霜，于冰即使再機警也無法不着了道兒。

狄雲鳳盈盈立起，道：「我去內寢有事去去就來，暫且失陪！」隨命蘋兒準備酒食欵待于冰。

于冰立起恭送如儀，再欠身坐下。

狄雲鳳回至內寢時，只見葉一龍躺在床上，面如金紙，口角溢血，身負重傷。

床前站着巧手翻天衛童及唐嬷嬷。

狄雲鳳見狀不禁芳心絞痛，顫聲道：「龍弟是怎麼了。」

葉一龍苦笑了一笑，道：「小弟還死不了，郡主放心。」

「韓仲屏傷的怎樣，他現在何處？」

唐嬤嬤說道：「韓仲屏傷勢比葉公子還要重，雖被他逃去，但短短時日決好不了。」

狄雲鳳幽幽發出一聲嘆息道：「縱虎歸山，終成大患，但我原來主意是打算將韓仲屏和于冰一起迷失心智！」

巧手翻天衛童已喂服了葉一龍三粒丹藥，立卽朗笑一聲道：「鳳郡主打算本好，但說來容易，其實甚難，兩人同時迷失心智，很快的梁丘皇就會知道，如此一來定非苦心圖謀俱付東流了麼？」

狄雲鳳望了葉一龍一眼，道：「前輩說得極是，雲鳳愚昧，所見甚淺，望乞見諒，龍弟傷勢不要緊麼？」

衛童笑道：「不要緊，老朽包你一個對時後還郡主一個活跳新鮮的龍弟。」

狄雲鳳不禁玉靨霞生，嗔道：「前輩說笑！」

忽見蘋兒驚鴻般掠了入來，笑孜孜道：「于老鬼神智已受挫，表面上雖宛如常人，其實却受鳳郡主及我等控制，老前輩這主意眞絕！」

衛童搖首笑道：「不是老朽絕，而是梁丘皇絕，老朽從于冰身旁盜來假信，才猜出梁丘皇已網羅了不少魑魅魍魎，擅使此迷失神智藥物的凶邪，就是當年老朽網開一面的凶邪，蒙他見告泡製迷魂藥物之法，研悟其理加以添減，如法泡製，可說除了老朽無人能解！」

狄雲鳳忙道：「于冰假造家父信函內淬有迷魂藥物麼？」

衛童點點頭。

狄雲鳳道：「那凶邪已受梁丘皇網羅，他姓名來歷前輩可否見告？」

「郡主最好不要知道，依照旣定之計行事。」衛童微笑搖首道：「知道是誰徒亂人意，不如不知！」語聲略略一頓又道：「韓仲屏身手高得令人意料之外，由此可見一斑，前路維艱，令人不勝杞憂。」

唐嬤嬤忽道：「老婆子有辦法可使葉公子成爲宇內高手，可使震懾五行院。」

蘋兒不禁噗嗤一笑，却未說話。

唐嬤嬤雙眼一瞪，冷笑道：「蘋姑娘笑老婆子胡吹瞎捧麼？」

狄雲鳳嫣然一笑道：「唐嬤嬤有何辦法助葉公子成爲宇內高手？目前葉公子武功亦堪稱登峯造極，再上層樓，恐非短短時日內可成。」

唐嬤嬤道：「法不傳六身，俟葉公子傷癒後再說，老婆子方才目睹葉公子與韓仲屏生死拚搏，只覺活了偌大的一把年歲尚沒有瞧過如此令人駭目驚心的一戰，不過……。」

蘋兒道：「不過什麼？」

唐嬤嬤道：「韓仲屏雖非絕頂人物，由此可見受梁丘皇網羅者不乏能人，如不早爲之計，恐噬臍不及。」

衛童點了點頭，道：「唐女俠之言深含老朽之心。」說着向蘋兒打一眼色，轉身走出。

蘋兒會意，悄悄地牽着唐嬤嬤退出室外而去。

室內僅有狄雲鳳葉一龍兩人，四目相對，鼻息可聞。

狄雲鳳靨飛兩朵紅霞，輕聲道：「賤妾急於誘使于老賊入彀，累及公子受此重傷，於心委實難安。」

葉一龍道：「在下這不是好好的麼？姐姐何出此言？」

狄雲鳳輕哼一聲道：「以爲賤妾不知道麼？公子罹受了一種極歹毒的武功所傷，目前雖將傷勢逼入空穴，但只是苟延殘喘。」

葉一龍面色微驚道：「姐姐委實心細如髮，神目似電，小弟並非武功所傷，而是一種細如毫髮的暗器，專破眞氣玄罡，姐姐說得一點不錯，眼前雖逼在空穴內，但不知何時這暗器會突破循血攻心！」

狄雲鳳聞言不禁花容失色，顫聲道：「那要趕緊求治才是！」

葉一龍內心深受感動，微笑道：「姐姐別急，衛前輩說此傷非要以本身體內三昧眞火焚燬不可，旁人難以爲力，小弟武功泛泛，那有這種曠絕神功，只有將來再說了。」說着轉言韓仲屏武功精奇高絕，自己受用不少，把拚搏情形詳細敍出……

× × ×

陰司秀才于冰在前堂自斟自飲，渾然不知所來目的，只覺酒好菜好，味腴可口，齒頰留芳。忽見巧手翻天衛童在庵堂之後走出，陰司秀才于冰不禁一呆，道：「尊駕何人，爲何于某未見過？」

衛童微笑道：「于堂主對方才院中每一人都相識而且熟知能詳麼？」

于冰欠身立起，抱拳笑道：「于某失言，敢問尊駕大名？」

「不敢，在下姓童。」

「原來是童老師，于某失敬。」于冰伸手一讓，道：「童老師請坐！」

「于堂主不必多禮，鳳郡主現正在靜室練功，恐于堂主孤寂無聊，是以命在下相陪。」說着衛童欠身坐下，舉杯相敬，笑道：「于堂主還不知你自身有生命之危麼？」

于冰面色大變，按杯立起，道：「童老師之言何意？」

「無他，鳳郡主已知于堂主把書信遺失！」衛童笑笑道：「而且這封信也是于堂主假造。」

于冰聞言如跌入萬丈冰谷內，一股奇寒泛佈全身，半晌做聲不得，良久才迸出語聲道：「鳳郡主如何知道的？莫非鳳郡主有殺于某之意，于某生死本無足輕重，恐爲三才院帶來一場非常之禍。」

衛童哈哈朗笑道：「鳳郡主不願殺你，但另外有人。」

「誰？」

「韓仲屏！」衛童笑笑道：「于堂主不信麼？韓仲屏與于堂主奉命而來所爲何事？」

于冰似靈智稍明，不禁駭然面色慘變。衛童手掌微擺，含笑道：「于堂主不必驚惶，在下有一萬全之計！」

陰司秀才于冰平時鬼主意甚多，殺人不見血，臨到自己反沒了主意，忙道：「請問高明！」

衛童在兩人杯中滿滿斟了酒後，舉杯相敬，一飲而盡，慢條斯理地，如老友重逢，娓娓傾談。

陰司秀才頻頻頷首微笑，情不自主將自己所知隱秘說出。

× × ×

洞庭湖居湘鄂之間，汪洋萬頃，爲我國第一大淡水湖，風帆沙鳥，出沒往來，水竹雲林，映帶左右，朝暉夕陰，氣象萬千。

湖濱綠葦蔽空，一望無際，似連天碧帷，風送過處清波翻浪，令人怡目奪神。

突然——

一隻水鳥從空直刺入葦中，似是受驚却又噗噗展翅騰空而起，那知離葦僅丈許迅又掉了下去。

綠葦叢中坐着一人，正是那韓仲屏，形容憔悴，蒼白無神，手掌內抓着那隻奄奄一息的水鳥。

他身無長物，僅剩下一隻火摺子，撿拾一些乾枝枯葉，燃點一堆火苗，把鳥慢慢烤熟。一陣香味撲鼻勾人飢腸。

韓仲屏委實餓了，撕裂一隻鳥腿大口嚼食，腦際却映閃過不久之前與葉一龍那塲生死兇搏，只覺自己在五行院內梁丘皇曾許爲後起英傑中第一高手，不料却遇上罕見的勁敵。

三年前獨自一人掌指如飛，頃刻間把三十七名江湖高手悉數斃命，可稱手下無十合之將，是以譽爲玉面小閻羅，又稱玉面哪吒。葉一龍與自己功力悉敵，並無軒輊，最後自己逞險拚受葉一龍一掌，打出五行龍鬚芒。

葉一龍中了龍鬚芒後，仍能奮力逃出，在別人而言，早就倒地斃命了，這使他不禁爲之瞠目結舌不已，雖有心追殺之滅口，但自己拚受一掌之力何啻千斤，氣血浮動，內腑已受重傷，無力再追，欲服藥調息行功，豈料又現可疑敵蹤，玄衣幪面的人數衆多，不由分說，以衆凌寡，自己邊戰邊逃，仍難免遭受三處暗算。逃至連天葦叢藏身。

他服藥後，只覺體內仍感不適，不知爲何種手法及暗器所傷，令他憂心忡忡。

幪面玄衣人放棄追覓搜捕，韓仲屏已五易其處。此刻察覺幪面人並無動靜，敢情搜覓無着自動離去，難忍飢腸轆轆，水鳥誤投以彈指勁力擊傷墜下烤食。

肚子餓了，什麼東西都好吃，那隻水鳥是一隻羽毛初豐的野鴨子，雖然無五味佐料，韓仲屏却嚼食得津津有味，片刻之間，只剩下一堆狼藉肉骨。

忽地，韓仲屏面色一變，他耳力敏銳，聽得似有人隱隱傳來葦荻拂開「颼颼」聲響，忙撥鬆土將鳥骨及方才烤食的餘燼埋下。

只聽一個粗獷宏亮語聲道：「俺就不信，那小子會飛上天了不成！」

另一尖嘎語聲答道：「這是不可能的事，此人身負重傷，我料定他仍藏身荻蘆叢中調息療傷！」

「你何能如此斷定？」

「我等奉命搜覓毒人及金少主的下落，方才所見奄奄一息瀕危的少年蒙其見告，他也是受此人絕毒暗器所傷，此人與毒人有莫大關係！」

韓仲屏暗道：「他們口中所說必是方才與自己作生死兇搏的小輩。」

只聽宏亮語聲又道：「可惜那少年瘖啞無聲，不然尚可多知道一些？」

「小弟看他不過是借刀殺人之計！」

「未必，那少年記得很清楚，說此人也受了重傷，性命難保，倘不在此人氣絕之前尋獲，若想找出端倪，則無異難於登天！」

驀聞遠處忽騰起一聲尖銳長嘯，隨風遠播，嫋嫋不絕。

語聲頓時寂然，諒已隨着嘯聲離去。

韓仲屏暗暗冷笑，忖道：「這小輩說自己性命難保，怎知我福大命大，還死不了！」

他深知這些江湖豪雄絕不會放棄搜覓自己下落離去，還會再度前來，決心以不變應萬變在蘆荻深處，靜候至天黑再說，趁此調息養傷。

果然爲他料中，一頓飯時光過去，又聞嘯聲揚起，彼此應和，竟是越來越近。

韓仲屏易離原處十數丈外隱藏，他雖然負傷，但功力猶在，索性仰面躺下，雙掌抵地，倘然逼近無可避讓，立卽猝然發難。

忽從葉隙中瞥見一條龐大身影一鶴冲天而起，直拔出七八丈高下，暗感駭然道：「好俊的輕功！」

只見那條身形在半空中一個盤旋，揚腕打出一片豆般的暗器，如撒下驟雨般沉勁有力。

韓仲屏身旁墮下數粒，伸指捏起一望，只見一粒鐵蒺藜，稜角尖銳，可破氣功橫練，暗暗心驚不已。

忽聞一濃重的川音語聲道：「不要找了，這人定是傷重不治倒斃了，就算找到，也是死人一個。」

另一語聲道：「說得一點不錯，但咱們好不容易探到這麼一點綫索，就此輕言放棄，甚爲不智。」

「賢弟相信是眞？」

「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好，咱們再散開仔細搜覓！」

人聲遠杳，無邊蘆荻，蕭蕭濤吟。

夕陽沉山，暮靄漸垂，濱湖陣陣歸舟，漁歌晚唱，景色怡人。

韓仲屏仍不敢輕率現身，只覺背脊骨隱隱灼痛，又似蟲行蟻走，自己行功搜穴宛如隔靴搔癢，根本找不到癢處，不禁恨得牙癢癢地，唉聲長吁。

驀地——

忽聞得葦葉遠處隱隱傳來歌聲，只聽得唱的是：

……………

數點落花亂萎，

撲漉沙鷗驚起，

薄句欲成時，

沒入蒼烟叢裏。

他聽出歌聲是誰，不禁大喜，遂循聲慢慢迎去。

果然他聽得不錯，正是陰司秀才于冰的聲音，不由探身而出，低聲地說道：「于堂主。」

只見陰司秀才于冰一身漁翁打扮，目露驚喜之色道：「少俠果然在此。」

韓仲屏詫問道：「于堂主怎知在下行踪？」

于冰道：「本來老朽不知，四處尋覓，無意在一處茶棚歇足，耳聞少俠負傷逃往湖濱蘆荻叢中，有不少江湖人物搜覓少俠下落，後搜覓無着，斷定少俠傷重身亡

，才放棄了搜捕之念離去，老朽堅決不信，是以裝扮漁翁高歌，倘少俠仍活在人世，聽得老朽歌聲必現身相見。」

韓仲屏急道：「于堂主見着了鳳郡主沒有？」

「在寧靜庵見着了！」

韓仲屏不禁一怔，道：「聽于堂主的口氣，似未得手。」

「不錯，老朽根本沒有機會把信取出來。」

「這又爲什麼？難道被鳳郡主瞧出了破綻？」

「那倒不是。」陰司秀才于冰搖首道：「少俠與那小輩激搏，老朽忽發現可疑人踪，竊聽得似欲趕往寧靜庵救人。」

「救人！」韓仲屏詫道：「去寧靜庵救何人？」

陰司秀才搖首道：「老朽先還不知，急急隨後趕至寧靜庵，只見鳳郡主率同手下業已在庵外盡驅來敵。」

「我等在庵外安排的伏樁哩！」

「慘遭屠戮！」

「是誰下的毒手，難道是鳳郡主幹的麼？」

「不是，他們是金府羽黨，謠傳金獨白被囚在寧靜庵內，先將我等佈伏的伏樁人等殺害。在侵入寧靜庵之前被鳳郡主察覺。」

「如此說來，鳳郡主尚未察破我的密謀！」

陰司秀才于冰點首道：「所以老朽臨機應變，答話得體，未被鳳郡主瞧出破綻，鳳郡主一開口就問起少俠何在？」

韓仲屏忙道：「你是怎樣答覆？」

于冰答道：「老朽說少俠應邀金府助拳的一名武林高手正在兇猛拚搏，」說時話聲略略一頓，又道：「所以老朽未將信取出，只說些近來江湖動靜，只覺少俠遲遲未曾趕來寧靜庵情知有異，託言尋覓少俠才匆匆找來此處！」

韓仲屏雖身負內傷，却猶未能忘情鳳郡主，頓足長嘆一聲道：「該死的小輩，害得在下到手的鴨子又飛上天了，于堂主，這封信是否仍需要交與鳳郡主。」

陰司秀才于冰目露憂容道：「老朽認爲相當棘手，信本屬揑造，打蛇不死反成仇，所以老朽來時已想出一計，改造一封書信，或是飛訊本院，請梁丘院主轉狄院主親筆諭示鳳郡主相助你我辦事。」

韓仲屏道：「改造恐弄巧成拙，還是眞筆手諭爲宜，不過遠水難救近火。」

陰司秀才于冰道：「三天便可，你我避開鳳郡主三天不見就是，少俠，老朽攙你到秘密分舵去！」

韓仲屏頷首言好，忽雙眉微蹙，道：「金府羽黨怎知金萬森及金獨白父子先後被本院誘擒。」

于冰笑笑道：「這老朽就不知道了，謠諑謂雙燕堡也是被本院誘擒。」

韓仲屏正色道：「那是眞情，但你我也不知囚在何處？」

「但，風聞不知自何洩露，少俠，咱們辦正事要緊，鳳郡主之事不如暫行穩住，不要誤了梁丘院主大事。」說着雙手攙起韓仲屏，陰司秀才于冰搖首四望了一瞥，快步攙扶離去。

月明在天，夜色蒼茫。

蘆荻叢中巧手翻天衛童探身而出，跟着鐵筆震九州田非吾及川東二矮笑面如來邱浩東、六眼靈獮霍元揆紛紛長身直立。

衛童道：「現在眞象已找出端倪了，從韓仲屏于冰言語中這一切皆是六合門五行院主梁丘皇所爲？」

田非吾道：「究竟爲了什麼，我等尚不得而知。」

笑面如來邱浩東咧嘴一笑道：「武林中人無不有稱霸江湖，獨步武林之雄心，看來梁丘皇亦未能免俗，何況內中尚有甚多複雜原因，六合門主究竟是誰？梁丘皇爲何亟欲以鳳郡主之安危控制其父狄洛，這都是不解之謎。」

六眼靈獮霍元揆笑道：「天下沒有不解之秘，只要鍥而不捨，抽絲剝繭，終有撥雲見日的一天，老朽不放心的就是葉老弟傷勢。」

衛童道：「目前可保無礙，他福澤深厚，日後因禍得福尚未可知。」

蘆葦遠處忽响起一聲尖銳哨音，衛童等人立即循着哨聲迅快掠去……。

× × ×

寧靜庵內寧靜如水。

靜室內葉一龍與狄雲鳳娓娓傾談，紅燭高燒，一雙俠侶，悄語低話，不時傳出狄雲鳳銀鈴悅耳的笑聲。

蘋兒忽掀簾疾閃而入，嬌笑道：「衛前輩傳來的飛訊一點不錯，于老鬼命人帶信，說是他已找到韓仲屏，他們每一名江湖中人死前口中得知燕雲三梟下落，匆匆趕去，少則三日，多則七天一定趕回寧靜庵。」

狄雲鳳冷笑道：「他們未取得家父親筆信函之前，怎敢前來相見。」忽面色微變，低喝道：「門外什麼人？」

「是老婆子。」唐嬤嬤快步掀簾進入，檢衽施禮道：「老婆子本不願驚擾郡主，怎奈非現出不可。」

狄雲鳳嫣然一笑道：「你有事何妨請說。」

唐嬤嬤道：「郡主不妨傳訊令尊，佯作不知實情，應允書函一封由于老鬼轉返，一面請衛前輩阻延韓、于二人行程，最少也要七天。」

狄雲鳳詫道：「這是何故？」

唐嬤嬤道：「老婆子說過，當助葉公子成爲宇內高手，但端視有緣與否而定，不過，有緣無緣七日之期亦可知分曉。」

狄雲鳳雖不知唐嬤嬤葫蘆裏面賣什麼藥，但她知道唐嬤嬤決無戲言，遂令蘋兒取出文房四寶握管修書……。

× × ×

子夜時分——

鐵筆震九州田非吾、川東二矮笑面如來邱浩東、六眼靈獮霍元揆率領門人葛林、李如霜、郝元霸及巧手翻天衛童及駝叟莫潛先後趕至寧靜庵。

他們目睹葉一龍神采煥發，了無絲毫傷病之容，不由大感欣喜。

巧手翻天衛童目注了葉一龍一眼，道：「賢侄係將暗器逼在空穴內，老朽將韓仲屏暗器五行銀鬚芒偷到手中，發現此一暗器打造得巧奪天工，細如髮絲，擅破氣穴循血攻心，中者若不及時封住穴道即不

治身亡，亦無解藥，所以賢侄日後對敵之際，不能施用十二成眞力，以防芒針衝破氣穴！」

田非吾道：「這不是指五行芒無敵天下麼？」

「那也不盡然，功力絕頂之人若誤中五行芒，體內三昧眞火即團束燒燬，而且五行芒配製不易，老朽偷來只有三支，看來韓仲屏視賢侄如生平罕遇勁敵，否則不會發出。」說着取出一拇指大小銅管，傾出三支五行芒。

衆人凝目察視之下，只見五行芒細如毫髮，色作灰白，長約兩寸，軟如魚鬚，全憑內力發出，如非內功絕頂之人也是無用。

狄雲鳳柳眉微蹙道：「這暗器是梁丘院主煉製的麼？怎麼我等毫不知情！」

蘋兒道：「這些暫不商談，衛前輩，目前韓仲屏與于老鬼現在何處？有否良策阻住他們兩人七日行程？」

衛童道：「他們兩人現藏在洞庭分堂內，韓仲屏的傷勢盡癒七日很難平復，最好叫他永遠帶傷心存畏忌，我等也可便於行事，不過，蘋姑娘須七日之期何故？」

蘋兒嬌笑道：「衛前輩，婢子也不知情，請問唐嬤嬤去？」

衛童道：「唐嬤嬤現在何處？」

「現在後庵香積廚下。」

衛童略一沉吟，道：「老朽去找他。」言起抱拳笑道：「暫且失陪！」快步向庵後香積廚走去。

只見唐嬤嬤趺坐在蒲團上，瞑目調息，似聞得脚步聲，倏睜雙眼，精芒電射，喝道：「來的何人？」

「老朽衛童。」

唐嬤嬤慌忙一躍而起立，口稱：「前輩！」

衛童呵呵大笑道：「你我年歲不差上下，爲何叫衛某爲前輩！」

唐嬤嬤神色恭敬道：「老婆子與葉公子乃忘年之交，又是救命恩人，稱呼一聲前輩不算辱沒了老婆子。」

衛童大笑道：「既然如此認眞，衛某就託大了。」即請問延誤韓仲屏于冰七日之內不能前來寧靜庵何故！

唐嬤嬤沉吟久之，才道：「前輩不可說出！」

「衛某應允。」

唐嬤嬤道：「老婆子欲葉公子成爲宇內第一高手，指點他一條明路，但端憑有緣與否，七日之期大概夠了。」繼低聲細說情由。

巧手翻天衛童目露驚容之色道：「竟有此事麼？那就要端憑葉賢侄的造化了，破曉時分，我等立即起程。」抱拳一拱，轉身步出香積廚。

× × ×

安徽青陽縣九華山，乃地藏王菩薩道場，原名「九子」山，因山發脈，散爲九峯，形如蓮華，唐代詩人李白在此讚經悟道，自號青蓮居士，故改九子爲九華。

唐開元末新羅國王子金喬覺渡海棲止此山，苦修七十年肉身成道，現九華尚有地藏肉身殿，每年來朝地藏王的善男信女數達百萬，香火鼎盛，九華佛寺僧院甚多，山勢挺拔，水流雲飛，重錦叠翠，如詩如畫。

那日，葉一龍一襲青衫，手握摺扇神采逸飛，飄然在登山山道上。

狄雲鳳諸女及衛童等人均已巧扮掩飾本來面目，裝成朝佛男女先後登山。

葉一龍由北城寺東行，過旃檀林，天池庵，石級行迴，險道嵯峨，幾經險歷跋踄登上了東崖。

崖下壁立千仞，幽邃晦暗，深不見底，俗稱捨身崖，相傳王守仁在此崖獨身靜坐，靜養心田，悟出知難行易，天人合一學說。

葉一龍到達東崖，只覺天風狂勁，穿峽雲飛，探視崖下，不禁心旌猛搖，暗道：「唐嬤嬤告訴自己崖下潛隱一位奇人，可助自己消除體內鬱傷，僅此而已！但任誰身負曠絕功力，也無法飛落這深不可測的崖底去！」

正遲疑不決之際，葉一龍突見唐嬤嬤、鐵筆震九州田非吾、川東二矮及葛林郝元霸等人，扮作農村，各挑一担篾籮疾奔而來。

唐嬤嬤放下籮担走在葉一龍之前，伸手入懷取出一叠紙頁，道：「老婆子口語不清，恐臨時有什麼遺漏未曾囑咐易出差錯，此行只准成功不能失敗，所以老婆子昨晚一夜未睡，寫下了這些，請熟讀緊記！」遞向葉一龍手中，催促閱讀。

這時田非吾等人取出籮筐內之物，原來每隻筐內取出兩束粗如兒臂麻繩，每束長達二十餘丈。

葛林、郝元霸則用鐵釘套環釘入側崖一株合抱古幹上，並圈牢結紮，每根麻繩結牢綏緩垂向崖下。

原來他們想利用繩索把葉一龍懸落崖底。

那唐嬤嬤的一叠紙頁委實使葉一龍驚心駭魄，倘與他早說明白了，可能葉一龍說什麼也不會輕身涉險。

但，箭到弦上，不能不發。

巧手翻天衛童走了過來，說道：「賢侄，你都記下來了麼？」

他們彼此之間雖有師徒名分，但爲避人耳目却以叔侄稱呼，葉一龍道：「小侄都緊記在胸。」

衛童目注葉一龍一眼，道：「通往崖底原有一條秘徑，爲何捨棄不用，由此徑而入，十有九死，故取懸身下崖，崖後內與其說是隱有一位奇人，毋寧說是狂人，老朽不想再作贅言，紙頁上寫得十分詳明清楚，總是，此行極爲重要，非但爲了賢侄本身，而且可助令師恢復原有功力。」說着取出一囊及一柄帶鞘短劍，接道：「兩物或可相助賢侄，千萬謹愼小心！」

狄雲鳳等諸女均幪在鼓裏，只知唐嬤嬤領葉一龍引見一位武林異人，却不知非常凶險，她們均守在上天梯附近，江湖人物無意撞來壞事，不然，定要偕同葉一龍前往。

當下葛林郝元霸整牢了麻索後，走向前來特別祝賀葉一龍成功。

葉一龍謝了兩人，緣索緩緩而下。

由崖頂直抵下崖，壁立千仞乃屬誇大之詞，但少說也有弍百餘丈，葉一龍心想，只要有落足之處，便可安然無虞。

（未完．十一）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藍田玉·文　可飛·圖

鬼谷天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武家騏在天魔教臥底，最後遇到九夫人更是內三堂的總舵主，便直言意欲拯救魔教捉去的各派弟子和取得神龍寶玦，九夫人亦說明自己是教主的女兒，叫翁木蘭，並非九夫人，對教主所爲不滿，同意武家騏的要求，暗中協助，叫他先到太行別宮拯救各派弟子和取神龍寶玦，並指引離開九轉陣圖。武家騏經過司闍舵見到岑參，他也說明自己是少林逐僧，來此救人爲主，再續佛緣，囑武家騏愼重行事。武家騏離開後擺脫海天碧影糾纏，又和一個自稱顧隱名的人帶一柄七首遻去玄天禪寺交給瘸腿老僧，老僧被七首暗器打傷……

圖治練邪功　毒手施殺着

那老僧喘息了一陣，把手中的七首一擲，恨恨的道：「好吧，老衲也知道你不是參加預謀之人，快把那人的形狀像貌再說一遍，使老衲知道兇手爲誰，也能死得瞑目。」

武家騏大驚道：「老禪師的傷勢似乎並不嚴重，難道……」

那老僧搖頭苦笑道：「你知道什麼，那暗器上淬有劇毒，已經深入內腑，老衲最多也不過只能支持一個時辰了。」

武家騏定神看時，果見那老僧傷處已呈青烏之色，整個面龐也有些黧黑起來，果然中毒已深。

當下只好連忙又把遇到顧隱明詳細經過說了一遍，最後道：「這種施展卑鄙陰謀之人，天地不容，事情由在下而起，在下就要負起爲老禪師報仇的責任，不知老禪師想起這人是誰了麼？」

那老僧搖搖頭道：「沒有……老衲還是想不出來！」

武家騏皺眉道：「那人還有相隨的一名常侍，叫做什麼皇甫重，此人身手不弱，一身輕功尤其有神出鬼沒之能！」

那老僧喃喃的道：「皇甫重，皇甫重……老衲畢竟得出一點頭緒來了！那自稱顧隱明之人可有什麼特徵，譬如說他的手指……」

武家騏恍然叫道：「對了，在下彷彿看到他左手小指缺少一截！」

那老僧面色大變，咬牙叫道：「是他！一定是他……」

目光轉動，投注了武家騏一眼，苦笑道：「你果然有誠意替老衲復仇麼？」

武家騏毫不遲疑的道：「耿耿此心，可矢天日！」

那老僧頹然一嘆道：「可惜你辦不到，不要說你，普天之下，只怕很難找得出他對手之人，只有老夫能夠設法整他，可惜老衲……就要死了。」

武家騏驚疑交迸的道：「他的眞姓名叫什麼，難道他眞的這樣厲害麼？」

那老僧肯定的點點頭道：「老衲絕不

過甚其辭，此人智匹孫吳，力敵項羽，當世之中，實在難以找得出第二個人來。她姓翁名旋坤，聽說過麼？」

「翁旋坤……」

武家騏喃喃的說道：「在下從未聽說過！」

那老僧又道：「此人在江湖中也有一個外號，叫做奪命神卜！」

「奪命神卜……」

武家騏兩眼瞪得滾圓，跳起來叫道：「他就是天魔教教主？」

這眞是不可思議之事。

武家騏做夢也沒想到，他所遇到的那個身着玄色長衫，文士打扮之人就是天魔教的教主奪命神卜。

但那老僧的話卻又使他們無法不信，一時不由迷迷茫茫，如入夢境之中。

忖思之間，只聽那老僧又道：「老衲中了他的暗算，已難與之敵對抗爭，你……你……」

目光凝注在武家騏臉上，沉肅的道：「你也像慣走江湖的武林子弟，且說說你對天魔教的……」

不待他說完，武家騏立刻接道：「不瞞老禪師說，在下目前正在四處奔波，一來營救被天魔教囚禁的無數少年豪傑，二來也在聯絡天下的羣豪，抵制天魔教的蠢動！」

那老僧搖頭一嘆道：「武林擾攘，江湖滔滔，天下羣雄雖多，但沒有一個能放在奪命神卜翁旋坤的眼中，何况他人多勢衆，分壇支舵遍天下，目前他之所以並不侵吞武林，不過是因爲他正在練一種邪門神功……」

武家騏忍不住接口道：「可是碧玉神龍玦寶上的奇功？」

那老僧雙目大睜，道：「不錯，看來你知道並不比我少，這種邪門神功一旦被他練成，武林中必然立刻就是一場腥風血雨，只怕芸芸衆生，皆無噍類矣！」

武家騏雙眉深鎖，道：「他與老禪師有何仇恨，要這樣設計謀害於您？」

「仇恨……」老僧咬牙叫道：「奪命神卜要殺人何必要有仇恨，他之所以設計殺害老衲，只因他對老衲有些顧忌，深怕老衲阻礙了他修練神功侵吞武林的野心，才處心積慮要把老衲除去！」

武家騏試探的道：「老禪師與他定必是有些淵源的了！」

那老僧喟然一嘆，說道：「老衲不能說得太詳細了……你不過……弱冠之年，爲何……卻要四處奔波，與龐大的天魔教爲敵？」

武家騏恨恨的說道：「因舍妹被擄失蹤，已受天魔教『迷心蝕魂大法』禁制，在下也曾一度被擄，幸而機緣湊巧逃了出來……」

那老僧接口道：「就是爲了這些使你與天魔教爲敵作對麼？」

武家騏朗然道：「不！另一個更重大的理由，是在下生爲武林世家弟子，匡正滌邪，責無旁貸，縱使在下無此能耐，也要克盡一己之力……」

那老僧忽然朗笑道：「好，今日遇着老衲，總算有緣……」

仰天悠悠吐了一口長氣，喃喃的道：「翁旋坤差來死亡之使，大概沒料到此子也會爲你催魂，可惜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你這神卜之名也該休矣了。」

武家騏困惑不解的道：「老禪師在說什麼？」

那老僧道：「記住，咸陽正東十五里處有一座伏星嶺，嶺上有一處沉星洞，洞中住有一位天星老人，就說鐵胆僧差你去求見，自有奇遇！」

武家騏皺眉，道：「在下記住了！不過……」

目光困惑的一轉，道：「老禪師能否說得詳細一點！」

鐵胆僧搖搖頭道：「一來老衲不願多提往事，二來老衲劇毒將發，只要見到那天星上人，他自會向你細說一切……」

武家騏關切的看着他，道：「老禪師毒傷……」

鐵胆僧哼了一聲道：「老衲尚有一條最後自救之法，不過……今後將是半人半鬼，不能復食人間烟火矣！」

武家騏大是同情的道：「老禪師是說什麼？怎會……」

鐵胆僧滿面痛苦之情，咬牙叫道：「躲開一些，老衲要施術自救了！」

囁囁向天，發出了一縷尖銳的呼嘯之聲。

嘯聲甫落，但聽在殿中立刻傳來了一陣咯吱咯吱之聲，眼前黑影一閃，兩具殭屍已經併立面前。

武家騏不由又是一驚！

只見那兩具殭屍是一男一女，肉身早已腐爛，但卻另外長出了一身高低不平的紫黑肉瘤，鼻歪眼斜，外面則是一層綠毛，形狀駭人已極。

鐵胆僧苦苦一笑，說道：「世間最毒之物，厥爲屍毒，這兩名殭屍死後未久即爲老衲收用，是以腦髓未腐，經過年餘豢養，劇毒盡入腦髓之中，正是世間毒中之毒。」

武家騏皺皺眉，問道：「老前輩之意是……」

鐵胆僧苦笑道：「最佳療毒之法，應爲以毒攻毒，眼下老衲就要把他們兩人腦髓吃下！」

武家騏愕然道：「這……這……」

鐵胆僧並不稍待，驀然振臂一揚，兩縷指風點了出去。

但聽到卜卜兩聲，那兩名殭屍，同時倒地。

鐵胆僧大步搶了過去，駢指如戟，敲開了那男屍的腦袋。

一股噁心之感襲上武家騏心頭，使他情不自禁的把頭轉了開去。

不知過了多久，只聽鐵胆僧呵呵一笑道：「可以轉回頭來了。」

武家騏强壓噁心之感，轉過身去看時，只見兩具殭屍腦殼已空，顯然已被鐵胆僧完全吃掉。

鐵胆僧已經面色大變，模樣完別改觀，只見他面孔黧黑，口歪眼斜，與方才的兩具殭屍實在沒有多大分別。

武到騏怔怔的道：「老禪師，你……這是怎樣麼！」

鐵胆喟嘆一聲道：「老衲現已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毒人，今後只能日以百毒爲食

，不能復食人間烟火了。」

武家騏有些愧疚的道：「這都怪在下不察，以致老禪師……」

鐵胆僧雙手連搖道：「這些事不說也罷，記住老衲之言，去訪天星老人！」

武家騏忙道：「在下記住了，老禪師今後……」

鐵胆僧呵呵一笑，說道：「老衲既得不死，總要眼看着翁旋坤倒了下去才能甘心。」

微微一頓，接道：「老衲就要離開此地，你我有緣再會了！」

武家騏尚欲再說一些什麼，却見鐵胆僧早已身形一長，雙肩晃動，有如猛虎出柙，一躍而去，兩個起落之間，已經踪影全無。

時光已是二更之後，遼闊廣大的古廟之中，就只剩下了武家騏，他看看在殿中的數十具棺木，與眼前的兩具綠毛怪屍，不禁神凜心寒，當下並不多停，縱身躍起，也向廟外馳去。

武家騏馳出廟外，略一辨識方向，立刻向山林之外撲去，及至天明之後，他已踏上了南北的官道。

他急於趕往太岳山附近黃河兩岸，去與點蒼三子等人會合，故而一路曉行夜宿，急急趲行。

爲了行路方便，他依然化裝成一位老夫子的模樣，僱了一輛帶篷馬車，白日躲在車廂之內，夜晚則藏的店房之中！故而一路行走得平平安安，並沒有任何事故發生。

但他却也暗暗心急，因爲他不論是在旅途之上，或是客店之中，他都暗暗留下一個個的「卍」字，欲圖與點蒼三子等一般俠義道羣雄取得聯絡。

然而使他失望的是一路之上却沒有發覺任何一點關於俠義道羣豪的消息。

最後，他把「卍」字加到兩個，甚至三個，表示他有緊急的事故需要與羣豪急取連絡。

但是這也毫無效果，羣雄依然消息杳然。

在路非止一日，他終於到達了那座與鐵面神行客以及點蒼三子等人聚會而又分手的小鎮。

那小鎮已在太岳山下，與天魔教外三堂總舵相距不足二十里，故而武家騏心中雖急，但却更加小心謹慎。

他仍在原來任過的旅店中開好房間，然後急急的奔到鎮中較大的一座酒樓之上，點酒要菜，獨自吃喝。

自然，他的目的仍在於與羣豪取得聯絡。

但使他失望的是，酒樓上座客寥寥，搜遍所有座頭，不見一個相識之人，而且其中大都是過往客商，武林人物，簡直絕無僅有。

他心中大爲煩悶，幾個月來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故，爲什麼那麼多遍佈黃河兩岸偵察天魔教動向的武林羣豪，會完全銷聲歛跡，一個不見。

於是，他在桌子上不停的畫着「卍」字，其實，這不過是他一種煩躁的舉動，因爲他看得出座客中並沒有他要找之人。

但是，就當他意欲會賬離去之際，却見一個行商模樣之人，在他的對面悄悄坐了下來。

武家騏心中一動，只見那人在桌子上也輕輕畫了「卍」字，而後繼續悄悄寫下去道：「請教大名？」

武家騏怔了一怔，縱目四顧一眼，也用指尖悄悄寫道：「武家騏！」

那人面色頓時一變，忙又寫道：「請隨在下一行！」

寫完，看也不看武家騏一眼，轉身下樓而去。

武家騏大惑不解，但却毫不遲疑，連忙會清賬目，舉步下樓，跟了上去。

只見那人俯首疾行，逕向鎮外走去。

武家騏遙遙隨在後面，走出大約五里左右，到了一座破落的小莊之內。

那小村共約四五十戶人家，但是窮苦百姓，雖然此刻入夜未久，但已熄燈關戶，皆入睡鄉。

那帶路之人在一處板門之前停了下來，輕輕扣響了三下。

不久，板門開處，一個五旬左右的老人，傴腰而出，把兩人接了進去。

武家騏目光四掠一下，只見那裏不過是一處普通小戶人家，農具柴草，雜亂不堪，他雙眉微鎖，向那帶他而來之人雙拳一拱，問道：「兄台將在下領來此處，不知……」

那人連忙深施一禮，說道：「小可是丐帮三代弟子李成，方才多多簡慢武少俠了！」

武家騏困惑的道：「這裏是……」

李成忙道：「這裏暫時算敝帮太岳分舵，小可權代舵主！」

武家騏忙道：「原來是李當家的，失敬了！」

說着又復抱拳一禮。

李成還禮不迭，長嘆一聲，道：「少俠南行數月，這裏一切都變了……」

言語間一片感慨之情。

武家騏忙道：「這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故，李當家的可知鐵面神行客戴大俠，以及點蒼掌門人等各位老前輩……」

李成雙眉深蹙，咬牙道：「小可就是受點蒼程掌門人之囑特別在酒樓候着武少俠的……」

武家騏大急道：「他們呢？」

李成長嘆道：「點蒼三子中的趙無極、蔣石樵，與太行雙傑熊氏兄弟，太原雙燕馬氏姊妹，俱都不幸遇害身死……」

「啊……」武家騏跳起來，大叫道：「這……這是眞的，可是被天魔教之人所害的？」

李成頻頻點首道：「除非天魔教之人，誰又能害得了他們這些成名人物，在他們被害後的屍身之上，俱都放着一塊木製的八卦……」

武家騏咬牙道：「那是萬萬不會錯的了，想不到這些殘暴之徒，竟然是如此兇狠……」

李成繼續說下去道：「鐵面神行客戴大俠雖然僥倖逃過一刧，但也已受了很重的內傷……」

武家騏大急，道：「他老人家去了何處？」

李成道：「走了！戴大俠與點蒼程掌

門人走時曾向小可說明，散佈在黃河兩岸追查天魔教動向的羣雄，已由鐵血神君申公明會同程掌門人等人下令撤回，特命小可等候武少俠通報消息……」

微微一頓，又道：「另外，鐵面神行客戴大俠還曾要小可特別告訴武少俠，洞庭湖與斷魂羅刹之約已說妥改期了！」

武家騏忙道：「可知延期多久？」

李成道：「據戴大俠說，斷魂羅刹日後自會與武少俠連絡！」

武家騏心頭略定，悠悠嘆口氣道：「這樣看來，俠義道的羣雄是要向天魔教低頭服輸，只有任憑他們宰割，只有坐以待斃了！」

李成道：「那也並不盡然，因爲這樣追踪偵查，除了使衆多的羣豪不幸慘死外，並沒有多大的好處……」

武家騏忙道：「那麼，戴大俠等是另謀途徑了，不知……」

李成連忙接道：「點蒼程掌門人說，他已接到少林、武當等飛羽傳書，各大門派就要在嵩山集會，選拔高手，共議對付天魔教之策！」

武家騏聞言大喜道：「武林同道如能共謀團結，迅籌良策消滅天魔教，救出被擄的少年羣豪，也並非不可能之事……」

微微一頓，道：「這樣說來，點蒼程掌門人以及戴大俠等都趕往少林去了？」

李成頷首道：「一些不錯……」接着把聲音壓得低低的道：「程掌門人一再告誡小可，此事務須嚴守秘密，絕對不能傳到天魔教徒的耳中！」

武家騏頷首道：「這個不勞費心，在下知道！」

目光黯然一轉，又道：「貴舵就在虎口之旁，李當家的多多珍重，在下就要告辭了！」

李成皺皺眉道：「武少俠要去何處，是否也要趕去少林？」

武家騏忖思着道：「程掌門人還曾交待過什麼，可曾要在下也去少林？」

李成吶吶的道：「這倒沒錯，據戴大俠說武少俠自會斟酌區處……」

武家騏頷首道：「不錯，在下也許要先去一趟洞庭，也許另外辦一件緊要之事，趕赴嵩山少林則是遲早必行之事！」

微微一頓，又道：「如有必要，在下自會再與李當家的連絡！」

雙拳一拱，飛身而出。

正當他意欲趕回旅店之際，忽然身後傳來了一串嗥慘之聲。

武家騏聞聲一驚，急忙返身一躍，趕了回去。

但他畢竟晚了一步，一幕慘劇已經發生。

只見李成倒臥血泊之中，已經氣絕身死，另一名駝背的丐帮之人，同樣的死在房間之內，身旁俱皆安放着一塊木製的八卦。

十分明顯的是，又是天魔教徒所爲。

武家騏牙根緊咬，探手拔劍，迅快的繞室搜索。

但見夜風颯颯，虫聲唧唧，那裏還有一點人影，可以想見的是逞兇的不但是天魔教徒，而且還是教中的高手。

他知道是無法搜查得到了，只好身形倒縱掠出，二度出院，又向小鎮上的旅店撲去。

旅店中寂靜如常，他在房間中仔細看了一番，發覺不似有人過來的跡象，當下掩上房門，瞑目調息。

但他知道，自己的行踪必然已被天魔教徒偵悉，否則絕不會那樣巧法，當自己一離開李成居處之時，他就遭了毒手。

那麼，自己在這旅店之中，必然也在天魔教徒的監視之中了。

瞬息之間，意念百轉，心中無法決定行止。

他要去洞庭踐斷魂羅刹之約！

他要去咸陽城東見天星老人！

他要去嵩山少林與俠義道羣雄商談聚唔……

要辦之事極多極多，一時却無法決定何去何從。

忖思之間，忽然觸到了懷中那枚翠玉扳指。

他茫然取了出來，戴於手指之上。

那是天魔教主奪命神卜翁旋坤送與他的，據說到太行別宮可得到別宮總管的特別欵待。

於是，一個意念電光石火般的衝入腦海之中，他何不去一趟太行別宮一探虛實，那樣一來，趕到嵩山之時，也可向俠義道羣雄有個交待。

念轉心動，登時將一錠紋銀放在桌案之上，反掩房門，展開雲絮身法，有如一縷黑烟一般飄然出店而去。

× × ×

一路急急趲行，逕奔太行。

好在路程並不太遠，第二日黃昏之後，就到了太行山之下。

他雖已疲累不堪，但仍強打精神，掙扎着向山中深處走去。

但一個難題立刻抓住了他。

他雖知太行別宮必在太行山內，但却不知究在山中何處，太行山方圓數百里，如想找遍全山，也不是一件易事。

忖思之間，不由放慢脚步，茫然向山中而行。

忽然——

一縷燈光遙遙射了過來。

武家騏心中一動，立刻輕提急縱，向燈光傳來之處撲去。

他原認爲那可能是山中獵戶人家，或是樵子所點的野火，詎料撲到近前時，却驀然聽得一聲大喝：「站住！」

武家騏應聲止步，只見兩名持劍的青衣少女各自長劍平伸，怒道：「你的胆子不小，竟敢滿山亂闖！」

武家騏淡淡一笑道：「這山是妳們的麼？」

兩名青衣少女怔了一怔，其中一人哼道：「你大約活得不耐煩了，還敢在此放刁！」

另一名青衣少女道：「如你識相一點，趕緊退下山去，永勿再來，我姊妹體上天好生之德，就饒過你了！」

武家騏仍是平平淡淡的笑道：「在下千里迢迢而來，豈是被妳們三言兩語唬得住的！」

那兩名青衣少女奇怪問道：「這樣說，你是有意而來的了，你可知這裏是什麼

地方？」

武家騏大笑道：「想必是天魔教太行別宮了！」

二女大驚道：「既然知道，爲何還敢亂闖？」

武家騏的手指一伸，道：「妳們識得這個麼？」

二女湊近一看，相偕花容失色，驚道：「不知使者駕臨，奴婢該死！」

說話之間齊齊檢衽拜了下去。

武家騏奇道：「妳們叫我什麼？使者？什麼使者？」

二女皆兩眼瞪得滾圓的道：「你不是教主所派的巡查使者麼？」

武家騏大笑道：「不錯，不錯，在下我就是天魔教主所派的巡查使者……」

聲調一沉，道：「妳們兩人是否要聽本使的令諭！」

二女俯首道：「使者儘管吩咐，奴婢不敢不從！」

武家騏眼珠一轉，道：「本使者此次巡查太行別宮，主要的任務是查看所擄的武林少年羣豪，看妳們總管處理得是否恰當！」

二女應道：「是！」

武家騏喝道：「還不快帶本使者前去查看？」

二女吶吶的道：「這……這……」

武家騏臉色一變道：「怎麼，是不聽本使者令諭麼？」

二女忙道：「奴婢不敢，不過……此事必須稟明總管之後，才能前去查看！」

武家騏皺眉喝道：「本使者奉教主密令，要秘密查看，難道妳們胆敢違抗教主之命麼？」

二女兩眼瞪得滾圓的道：「奴婢萬死不敢，但藏人的地穴，除開總管之外，並無別人知道，奴婢實在不知該帶使者到那裏查看！」

武家騏怔了一怔，心想，倒沒料到有此一着，當下只好強笑道：「這樣也好，妳們總管呢？」

二女同聲道：「總管在前山等候迎接教主大駕！」

「迎接教主……」

武家騏大感意外的道：「怎麼，教主要來這裏麼？」

二女同聲道：「不但教主要來，連各位夫人也都要來，大約現在已經到了！」

武家騏心中不由又打起鼓來，他萬料不到天魔教主會帶領各位夫人同來，自己的此行只怕又要落空了。

忖思之間，只聽二女催道：「請使者入宮！」

武家騏恍如夢醒，暗暗一咬鋼牙，道：「有勞兩位帶路了！」

於是隨着兩位侍女，向山中行去。

他不願就此而退，原是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之心而來，也就一無所畏的向別宮走去。

不久——

只見兩排燈火照耀如同白晝，原來已到別宮之外。

但見人影如穿梭，燭影搖紅，在山峽谷道之中，樓閣高聳，巨廈連雲，不啻人間仙境。

在一道大閘門前，二女首先收住脚步，向箭樓上高叫道：「教主駕前巡查使者駕到，請值日驗關！」

但聽軋軋連聲，一道巨大的閘門打了開來，一個留有山羊鬍子的老者疾步而來，把武家騏打量了一眼，又向他手上看一看，忙躬身一禮道：「老奴盛萬庸見過使者……」

微微一頓，又道：「教主已等候使者多時了！」

「等我……」武家騏吃了一驚，道：「教主已來了麼？」

那自稱盛萬庸的老者俯首道：「半個時辰之前，就與各位夫人一同駕到了！」

武家騏皺眉道：「你可知教主因何來此麼？」

盛萬庸困惑的投注了武家騏一眼，道：「難道使者不知麼？」

武家騏勉強一笑道：「本使者不過隨便問問而已！」

盛萬庸有些傲然的道：「教主明的是帶各位夫人來此賞菊，暗中却有些重大之事要在此處理，至於什麼事，老奴就不得而知了……」微微一頓，道：「老奴爲使者帶路了！」

健步如飛，當先馳去。

武家騏並不遲疑，舉步跟了進去。

在燈燭如晝，高樓崇閣之下，不一時就到了一座戒備森嚴的垂花拱門之前。

那垂花拱門之內是一片廣大的庭院，假山魚池，美侖美奐，但處處皆是一盆盆的菊花，萬紫千紅，花香四溢。

拱門之前，雁翅般排列着十六名佩刀掛劍的天魔教教徒，氣象森嚴，一個個如臨大敵。

那留有山羊鬍子的盛萬庸，在拱門前收住脚步，悄聲道：「巡查使者武家騏報到！」

武家騏倒不由一怔，心想這老兒怎的知道自己名字，難道他們……

困惑不解之中，只聽十六名侍者之中，有人向內稟道：「武使者報到！」

只聽遙遙的大廳之中，立刻傳來一片喝聲：「傳了進來！」

武家騏把心一橫，暗暗蓄聚功力，大步走了進去。

穿過一道花徑，逕登大廳之中，及至看清了大廳中的情形，不由又是一怔。

原來大廳中雖然十分寬大，但却擠得水洩不通。

只見迎面是一乘軟轎，四面俱用黑布遮覆，花枝招展的十一位夫人每人背後站立着兩名婢女，分別坐在那頂軟轎兩側。

使武家騏覺得吃驚的是不但十一位夫人俱已駕到，連他所認識的天魔教中的所有重要人物，包括外三堂總舵主袭無忌，內三堂中的福壽堂主，司刑舵主等俱已悉數到來，各按地位高低分別站立兩旁。

武家騏心頭暗忖，這倒是一場盛會，看來天魔教的重要人物大約都已到齊了。

忖念之間，忽聽軟轎之中發出一串呵呵大笑道：「武家騏，本教主所給你的職位，還能使你滿意麼？」

一聽就知，那正是僞冒什麼顧隱明的天魔教主所發，原來他隱身軟轎之中，根本不曾現身。

武家騏目光轉處，立刻也發覺了那名天魔教主的駕前常侍皇甫重，正站在軟轎之旁，向自己微微而笑。

武家騏目光轉動，冷冷一笑道：「在下尚沒有入教之心，此來就是要辭去這份使者的差使……」

說話之間，除下指上翠玉戒指，暗運內勁，抖手向軟轎之中射去。

大廳中之人雖多，但却俱皆肅立無嘩，像一尊尊的石像一般。

說也奇怪，那扳指像遇到了強大的吸力一般，牢牢的貼在了軟轎的門簾之上，一動不動。

只聽天魔教主大笑道：「本教主所賜的職位，還無人敢於拒絕……」

聲調一沉，大喝道：「還不快把扳指收回去！」

只見那貼於軟簾上的翠玉扳指忽然冉冉的平飛而起，向武家騏射來。

大廳中靜得落針可聞，氣氛沉悶到了極點，也緊張到了極點。

天魔教主的桀驁專斷之言，使武家騏有一種受了屈辱的感覺，在憤懣激動之中，他擲出扳指，大有不惜翻臉動手，一決存亡之心。

但他立刻就有了悔意，因爲，他記起了父親在世時所教訓過他的幾句話：「暴虎憑河，智者不爲，挺身就死，是勇者所棄。」

眼前的情勢十分明顯，倘若激怒了天魔教主，自己立刻就是死定，爲了洩一時之憤，這代價實在太大了。

是以當那枚扳指被天魔教主以內力震回之後，他微鎖雙眉，又伸手把它接了過來。

耳際間只聽天魔教主一陣呵呵大笑道：「識時務者爲俊傑，你既沒傻得定要以死相拚，仍不失爲可造之材，本座求才若渴，惜才如命，自然虧待不了你……」

語聲微微一頓，又笑道：「玄天禪寺的鐵胆僧怎麼樣了？」

武家騏恨得暗暗咬牙，冷笑說道：「教主應該想像得到，一切都在你的意料之中，他被那假七寶刃柄中暗藏的毒弩射傷了！」

天魔教主聲調突然一冷，道：「那是他自不量力，居心找死，本座只好成全了他！」

武家騏也聲調一寒道：「教主認爲他死了麼？」

天魔教主道：「在本座所用的絕毒之下，難道他能逃生麼？」

武家騏平平淡淡的道：「偏偏這事出了意外，他仍好好的活着！」

天魔教主的聲音突然變得獰厲陰森，沉聲喝道：「除非那暗藏的毒弩沒射傷他，否則他是必死無疑……武家騏，還不快把實情仔細說了出來！」

武家騏故意慢悠悠的道：「教主也應該想得到，縱然劇毒難解，那鐵胆僧也仍有活得下去之法！」

只聽天魔教主哦了一聲，忽又笑道：「那老鬼刁鑽古怪，這倒也有可能……」

聲調又恢復了冷凜之色道：「他只有一個辦法……以毒攻毒，但那樣一來，劇毒永聚體內，將使他變成了一個永遠見不得人的毒人！」

武家騏心頭暗暗一驚，道：「教主一猜就中，那老僧確然變成了一個毒人！」

天魔教主重重哼了一聲，道：「這倒出於本座意料之外了……他可曾向你說過什麼？」

武家騏心頭一震，道：「沒有。」

天魔教主有些不信的道：「那老鬼難道連是誰託你送的匕首都沒追問麼？」

武家騏淡淡一笑道：「鐵胆僧也精明得很，一猜就猜到了是教主所爲……」

微微一頓，又接下去道：「他雖也說過些什麼，但在下却不便覆述！」

天魔教主不自然的道：「不論他說過什麼，都可據實稟報本座！」

武家騏說道：「他曾大罵教主，說你卑鄙陰險，殘暴不仁，他之所以變成毒人，就是想在有生之年，親眼看着你倒了下去……」

在他認爲，天魔教主必會因這些言語而勃然大怒，殊料事實並不如此，天魔教主對這些辱罵他的言語，恍如未聞，却急急追問道：「他可曾提說過他的過去？」

武家騏怔了一怔道：「他說他不願去提當年的舊事了！」

天魔教主像是鬆了一口氣般的釋然一笑道：「好吧，這件事撇過不提，管他毒人也罷，不是毒人也罷，本座也不再去追究他了……」

聲調一沉，又威凌無比的道：「本座命駕行宮，固然是爲了一年一度的太行賞菊，不過，順便還要處理幾樁瑣碎之事，有的且須借重你一下！」

武家騏皺眉道：「借重我什麼？」

天魔教主陰沉沉的說道：「當一個證人！」

由那陰鷙凌厲的話聲中，可以聽得出有些不同尋常的事故要發生了，一時大廳之中，更加沉寂，氣氛沉重得令人窒息。

武家騏轉首四顧，只見廳中之人個個神色凝重得像一尊尊的石像，明知那軟轎四面遮擋得密不通風，但一雙雙目光仍然悄悄的向那邊飄去。

武家騏不言語了，同時心中不禁也有一陣忐忑之感。

忽然，軟轎中天魔教主的聲音又傳了出來，喝道：「淳于總管！」

只見侍立在右側的一羣天魔教徒中，立刻走出了一人，一閃身跨至軟轎前一丈之處，單膝點地，俯首朗應，道：「屬下在！」

武家騏定神看時，只見那人五短身材，矮小精悍，頦下留着一撮小羊鬍子，雙目精芒四射，一看就知是個內外兼修的武林高手，原來此人正是太行別宮總管淳于靖。

只聽天魔教主沉聲吩咐道：「準備刑具！」

淳于靖朗應道：「屬下遵命！」

長身而起，後退三步，一旋身向廳外喝道：「教主有令，速備刑具侍候！」

只聽大廳外沉雷般一片暴響，似是數十人同時朗應之聲，而後是一片整齊的脚步奔走之聲，漸漸遠去。

大廳中的氣氛更加沉肅了，武家騏目光四掠，只見每個人俱都面色如土，彷彿

就要大禍臨頭一般。

不久，只聽整齊的脚步聲又復由遠而近，其中並夾雜着車輪軋軋之聲，齊向大廳擁來。

別宮總管淳于靖又復向軟轎單膝一點，禀道：「刑具已經備齊！」

只聽天魔教主桀桀一笑道：「搬入廳內！」

淳于靖應命而退，立刻指揮着把五輛木架般的輪車推了進來。

武家騏皺眉看時，只見那些架上有繩索、有鋼鈎、有鞭有棒、有刀有叉，另外還有一盆燃燒着的熊熊炭火，當眞的五刑皆備。

最奇的是最後還有一個一人多高的瓷缸，安放在一架四輪平車之上，也推入了大廳之中。

由於那瓷缸用鐵皮密封，不知裏面裝了一些什麼，但想來必然也是刑具之一。

武家騏心頭暗忖：這些刑具不知要對付那個，難道天魔教主已發覺了自己與俠義道的圖謀，是對付自己的不成？

一念及此，戒心大增，登時暗暗蓄聚功力，準備必要時，猝出煞手，與天魔教主一決存亡。

沉寂多時，只聽天魔教主悠然一嘆，沉聲道：「欲求攘外，必先安內，本座一向忙於外務，疏忽了內部之事，幾乎衆叛親離，使慘淡經營的基業毀於一旦，這實在是使本座深感痛心之事……」

大廳中無人應聲，誰也不敢吭一聲大氣。

只聽軟轎中天魔教主的聲音繼續傳出來道：「本座有鑒於此，故而假賞菊之便，把本教中大部份本座親信集中於此，做一次徹底的清查……」

聲調一沉，喝道：「如今按地位尊卑，在本座之前，各自把愧對本座之事說上一說……內三堂湯總教練……」

只見一個臉蒙黑紗，身材中等之人連忙站了起來，趨至軟轎之前單膝一屈，道：「屬下在！」

武家騏看得心頭一動，暗道：原來這人就是內三堂的湯總教練，地位高出於九夫人之人。

天魔教主淡淡哼了一聲，道：「就從你開始吧！」

湯總教練誠惶誠恐的道：「屬下無能，深負教主寄恩之重，但屬下赤胆忠心，絕無二志，這一點可矢天日，……」

天魔教主的聲音喝道：「好了！下一個……」

另一名臉蒙黑紗的老者，應聲站了起來。

於是所有在大廳中的天魔教徒，按照地位高低順序，各自述說一遍，連十一位夫人也不例外。

唯一例外的只有武家騏一人。

衆人所說的俱都大同小異，一方面自責無能，一方面自表忠忱。

天魔教主耐着性子等衆人一一說完，大笑道：「這樣說來，倒是本座大驚小怪了，原來本教之中俱是赤胆忠心之士，太值得告慰了，不過……」

聲調微微一變，道：「本座還要再行查問一下……」

大廳中之人俱面面相覷，觳觫失色。

良久良久——

方聽軟轎中陰陰的聲音喊叫道：「婉婷！」

喊聲雖低，但在衆人心頭上却像被重重擂了一下。

只見七夫人立刻站了起來，顫抖着叫道：「敎主……是叫賤妾麼？」

蓮步輕搖，向軟轎走了過來。

天魔教主笑道：「妳不但是本座愛妾，又是本座親信之人，本座自然是先叫妳了！」

七夫人花容慘淡，强壓着心頭的恐懼，嗲聲嗲氣的道：「賤妾蒙教主青睞，實在……惶恐得很！」

只聽天魔教主挑逗一般的笑道：「妳惶恐什麼？」

七夫人嬌軀震了一震，吶吶的道：「不論才貌、能幹，賤妾都當不起教主如此寵信……」

天魔教主哼了一聲，忽然冷冷的道：「那麼妳方才說的都是實話麼？」

七夫人忽然雙目蘊淚，嬌啼道：「賤妾怎敢欺瞞教主！」

武家騏偷目看過去，立刻就發覺了人叢中的外三堂總舵主龔無忌，只見他面色一片青白，雖然是顯不出什麼驚惶之色，但武家騏心中明白，他必然也已亡魂皆冒了。

只聽天魔教主翁旋坤忽而爆出一片震天的長笑，說道：「婉婷，可惜妳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怎的忘了本座的『奪命神卜』之名，這神卜兩字，豈是讓人白叫的麼？」

七夫人面如淡金，忽而噗通一聲，雙膝跪地，嘶聲道：「教主莫非聽了什麼人的胡言閒語，疑心賤妾做出了什麼對不起教主之事，教主難道不知那是別人妒恨賤妾受到教主的寵信，編排出來的……」

天魔教主厲叱道：「住口……」

這兩字似是有無上的威嚴，七夫人的哭訴頓時停了下來。

只聽得天魔教主沉聲喝叫道：「武家騏！」

武家騏怔了一怔，勉强答道：「有事麼？」

天魔教主冷聲喝道：「把你所知道這賤人的醜事說了出來。」

武家騏倒反而怔住了，他原是期盼着天魔教中造成內閧，更切盼着把龔無忌與七夫人除去，看眼下情勢只要自己輕輕一語，就可決定他們的生死。

然而他却猶豫了起來，他雖把七夫人恨得牙根發癢，但看到她那鬢髮散亂，淚眼模糊，觳觫失色，跪地苦求的模樣，心中反而有些不忍起來。

當下輕輕嘆道：「在下沒有什麼可說的！」

「沒有什麼可說……」

天魔教主陰陰一笑道：「不論本教內外，任何大小事故，本座無不瞭若指掌，爲何你不敢說？」

武家騏朗聲道：「並非不敢說，在下只是不願說……」

目光一轉，又道：「既是教主瞭如指掌，何不直接說了出來？」

天魔教主翁旋坤怔了一會，忽而大笑道：「這也是你的優點之一，旣不願說，也就算了，不過，本座自有辦法使她說了出來……」

聲調一沉，喝道：「方堂主！」

只聽一聲朗應，內三堂刑堂主方子玉已經單膝點地，到了天魔教主的軟轎之前，朗聲道：「屬下在！」

天魔教主淡淡笑道：「這是你的職責，把這賤人的口供快些追問出來！」

司刑堂主忙道：「屬下遵命！」

但武家騏聽得出來，方子玉的聲調之中，也有些顫抖之意。

只見他面色慘白得不帶絲毫血色，轉身喝道：「把她吊起來！」

兩名勁裝大漢應聲而至，俯首應道：「可要去衣？」

司刑堂主有些茫然的、隨即道：「不用……」

跪伏於地的七夫人忽然慘厲的叫道：「不用你們動手……教主，賤妾只有一死以表心跡了……」

纖掌疾揚，就向自己天靈之上拍去。

司刑堂主見狀大驚，五指疾出，扣住了她的腕脈，沉聲喝道：「快些動手！」

兩名大漢不再怠慢，抖出一條白色細繩，以熟練無比的手法，縛住了七夫人雙腕，把她吊到了一座木架之上。

七夫人似乎已知道她將要遭到什麼樣的命運，面白如紙，瞑目不言，一副靜待誅戮之態。

軟轎中只傳出了天魔教主一串不自然的笑聲。

七夫人懸空吊在架上，口唇緊閉，司刑堂主疾步跑了過去，皺眉道：「下座不便對夫人用刑，最好還是夫人向教主坦白明講！」

七夫人輕嘆一聲，又復咬牙不語。

司刑堂主困難的道：「夫人還是不肯說麼？」

七夫人雙目緊閉，仍是一言不發。

司刑堂主輕吁了聲，搖搖頭道：「夫人如此固執，請恕下座失禮了……」

轉頭喝道：「動用鞭刑！」

司刑堂主喝聲未畢，兩名大漢立刻各持一條鵝卵粗細的皮鞭，一左一右，雨點一般向七夫人抽了下去。

只聽劈劈拍拍之聲不絕於耳，不多時間，至少已抽了百鞭以上。

但一任那兩名大漢如何用力抽打，七夫人仍自銀牙緊咬，一語不發。

忽然——

軟轎中又傳出了天魔教主的喝聲，道：「住手！」

司刑堂主急忙跨上兩步，單膝一屈，說道：「屬下無能，無法問出七夫人的口供！」

天魔教主淡淡的哼聲說道：「這樣問法，就算問上三天三夜，大概也問不出什麼……」

繼而聲調凌厲的喝道：「爲何不用重刑？」

司刑堂主方子玉連連俯首道：「屬下該死，屬下即刻再用重刑！」

屈膝一禮，退了下去，在七夫人懸吊的架前一站，道：「把她鞋襪褪去！」

兩名大漢齊應了一聲，立刻一人抓住一足，三扯兩扯，把七夫人的鞋襪盡皆褪去，兩隻金蓮立刻筍尖一般完全裸露了出來。

司刑堂主雙眉擰在一起，沉聲叫道：「夫人可知下座要用什麼刑法麼？」

七夫人忽然雙眉一睜，咬牙道：「方堂主，我只求你一事，快些把我……弄死算了……」

司刑堂主苦着臉嘆吁一聲，無力的叫道：「火刑！」

兩名大漢齊又應一聲，立刻由那一盆熊熊烈火中拉出了兩隻燒得赤紅的火箝，仍是一左一右，向七夫人雙脚脚心之上烙去。

但聽一聲慘吼，夾着一陣皮肉焦灼的嘶嘶之聲，七夫人登時暈死了過去，只餘下一股刺鼻的臭味。

司刑堂主急喝道：「快些噴水！」

兩名大漢早已各持一盆冷水，聞言齊向七夫人頭上潑去。

不久，嚶嚀一聲，七夫人又悠悠的醒了過來。

司刑堂主沉聲喝道：「夫人還是不肯實說麼……請恕下座又要用刑了！」

兩名大漢又已由火盆中各自拉出一把火箝，慢慢向七夫人已經皮焦肉腐的雙足遞了過去。

七夫人掙扎了一下，忽然嘶聲大叫道：「我說……我……說……」

司刑堂主忙喝道：「停止用刑！」

兩名大漢立刻肅然而退。

只聽天魔教主呵呵一笑道：「婉婷，畢竟妳受不住了……」

厲聲大喝道：「帶她過來！」

兩名大漢立刻放七七夫人，抬到軟轎之前，仆伏在地。

天魔教主聲若寒冰的道：「賤婢，快說！」

七夫人顫聲道：「是……龔……」

眼前但見有青影一閃，向大廳之外掠去！

但聽軟轎中一聲厲喝，道：「向那裏逃！」

但聽叭噠一聲，那條青影已經摔下地來，正是外三堂總舵主龔無忌，四肢僵挺，已被點了穴道。

武家騏大驚失色，龔無忌雖未與他交過手，但他深知此人功力高不可測，他更料不到天魔教主會有這樣驚世駭俗的神功，那軟轎動也不曾稍動，但猝然掠出，意圖逃走的龔無忌却被凌空點了穴道摔下地來。

大廳中不由發出嗡的一陣驚呼，顯然這變化太過出人意料，誰也沒料到外三堂總舵主會與七夫人有染。

天魔教主有些頹然的長嘆一聲，道：「這倒眞是出於本座意料之外，一個是本座愛妾，一個是本座得力助手，料不到兩人却都是叛徒……」

沉聲喝道：「方堂主，依本教刑律，這兩人該怎樣處置？」

司刑堂主吶吶的說道：「罪應……處死！」

天魔教主哼了一聲，道：「好吧！用火烤成灰炭，撤入污水之中！」

司刑堂主面色慘白的應道：「屬下遵命！」

於是，一幕慘絕人寰的慘劇又在大廳上演，在司刑堂主指揮下，四名大漢分別服侍七夫人與裘無忌，把兩人完全剝得精光，高吊架上，把那一盆烈火攞在兩人的脚下。

一時慘呼之聲與火燒皮肉的嘶嘶之聲大起，使人更加難耐的是那股活烤生人的焦臭之氣，瀰漫全廳之中。

但所有在大廳中之人仍然個個有如木雕泥塑，沒人敢吭一聲大氣。

至少過了兩盞熱茶之久，只見烟雲臭味漸消，吊在架上的兩個活人已經成了兩團黑炭。

司刑堂主嘿然下令道：「停刑，將兩人骨灰撒於汚水之中！」

四名大漢應聲，小心翼翼的把兩具屍炭取了下來，裝在一個巨大的木盒之內抬了出去。大廳中恢復了短暫的靜寂。

一位是得寵的夫人，一位是得勢的外三堂總舵主，兩人都是天魔教中炙手可熱的人物，料不到却在頃刻之間化爲灰燼。

這事故實在太大了，以至所有在場的天魔教徒俱像落入了一個可怕的夢境之中，尤其是心懷鬼胎之人，更是嚇得早已丟了三魂，去了七魄。

不久，只聽天魔教主輕輕叫道：「司徒教練！」

但見一個蒙面青衣人立刻趨前單膝點地道：「屬下在！」

天魔教主道：「外三堂總舵主一職，暫由你兼代，俟有適當之選，本座再另行委派！」

那神秘蒙面人正是外三堂中不出面的總教練司徒春元，聞言忙應道：「屬下遵命！」

又復輕施一禮，退了下去。

天魔教主沉聲一嘆，自語般的道：「本座一向誤認有自知之明，太過放縱屬下，這也是應有的結果……」

聲調一揚，喝道：「玉雯！」

玉雯是大夫人梅玉雯的名字，她就緊傍依軟轎而坐，聞得教主喝聲，立刻嚇得癱在了座椅之上。

只聽天魔教主冷冷一笑道：「妳怎麼了，病了麼？」

大夫人掙扎着叫道：「教主恩典，不要……殺我……」

顯然她已驚嚇過度，近乎瘋痴。

只聽天魔教主冷冷的喝叫道：「方堂主！」

司刑堂主方子玉觳觫失色，强打精神道：「屬下……在！」

跟跟蹌蹌，奔到軟轎之前，原本要單膝一點地面，不料却咕咚一聲，整個的跪了下去。

天魔教主呵呵一笑道：「怎麼啦，你也病了麼？」

司刑堂主吶吶的道：「屬……下沒……病……」

天魔教主仍然笑道：「那很好，把大夫人也刑訊一下，問出她的隱情！」

司刑堂主怔怔的站了一會，結結巴巴的說道：「屬下……不敢對……大夫人無禮……」

軟轎中的天魔教主停頓了一下道：「這也是好辦，本座即刻廢去她的大夫人身份，貶爲侍婢……」

聲調凌厲的喝叫道：「還不快些行刑麼？」

司刑堂主面如土色，只有咬牙吩咐道：「來人，把她也吊起來！」

大夫人早已嚇得說不出話來，在兩名大漢橫拖豎曳之下，立刻也高高的吊到了大架之上。

司刑堂主跟跟蹌蹌奔到架前，突以傳音入密向吊在架上的大夫人道：「玉雯，妳聽着，看情形妳我無法逃得出毒手了，我們同時死了吧……」

大夫人雖嚇得半暈半死，但她心中還十分明白，知道姦情敗露，不論說與不說，結果都不會比七夫人好得了多少，當下銀牙一咬，慘然投注了司刑堂主方子玉一眼，唇角間却泛起了一絲感激的微笑。

司刑堂主面色平板，已經狠下了心腸，沉聲喝道：「梅玉雯，教主已下令把妳貶爲侍婢，快些把妳背叛教主的事實說了出來，否則，本座的嚴刑大約不是妳能受得了的！」

大夫人雙目緊閉，一言也無。

司刑堂主方子玉並不再問，驀然喝道：「取鐵鞭來，本座要親自烤問！」

只聽一聲暴喏，一名勁裝大漢迅快的遞上一支鐵鞭。

武家騏遙遙看去，只見那鐵鞭不過是一條鐵環相連的軟索，但在每一環節之間，却有無數犀利的鐵刺，抽到身上，必然血肉糢糊，骨斷筋折。

司刑堂主接鞭在手，立刻抖手一揚。

但他並沒有抽了下去，却在鐵鞭一揚之際，抖手撒出，而後驀然一掌，向吊在架上的大夫人拍去。

同時，另一掌却拍向了自己。

原來他存心與大夫人同歸於盡，少受痛苦折磨，故而欲圖以閃電之勢，使自己與大夫人同時一死了之。

殊料他如意算盤雖好，却沒有達到目的。

就當他出掌拍向大夫人與自己天靈的同時，遽見黑影閃動，兩縷指風已經點中了他的左右肩井穴。

定神看時，那撲到的人影却是天魔教主駕前常侍皇甫重。

司刑堂主雙手下垂，頹然長嘆一聲，瞑目不語。

軟轎中的天魔教主又發出一串桀桀大笑。

由那笑聲中極難分辨出他是什麼心情，但武家騏心中有數，天魔教主心中的滋味絕對好受不了。

只聽他大笑過後，輕聲喃喃道：「內三堂司刑堂主又已出缺，該派個人代理才好！」

不論地位尊卑，沒有一人應聲，實際上這話等於他自語一般，也沒有徵求任何人的意見之狀。

但他立刻就有了決斷，沉聲喝道：「施堂主！」

內三堂福壽堂主施全立刻趨前恭立道：「屬下在！」

（未完・十二）



常服

氣全身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